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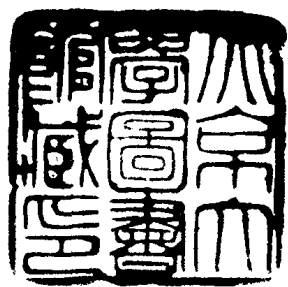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四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EB95/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四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8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四一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古今叢語十二卷

〔明〕汪應蛟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七年汪會刻本

史書纂畧二百二十二卷目錄二卷(原缺晉列傳卷六)(一)

〔明〕馬維銘輯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刻本

古今彙語十二卷

〔明〕汪應蛟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七年汪翕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今彙語

十二卷》提要

古今彙語序

昔叔孫氏論三立德功而外言
繼之此其所謂言必非雕蟲篆
刻之技已也。上之原本性命次
亦闡釋經綸命指摛詞表章經
史。或爲經國之業或爲名山之
藏。在泉爲珠着壁成繪。其旼騷
人墨客擊悅之文直猶驚款蛩
唵之於夔鐘鼙鼓耳。星源大司
徒登源汪公生平著述甚富有

古今彙語序

撫畿海防奏疏司農奏議及中
詮詩禮學略讀庸寤言學脉咏
語密齋語諸編皆其歷官之所
建白。夫講學之所闡發。一一
有關於家國身心是彙是訓。乃

若古今彙語則公讀史蒼撮其
機要手輯而成書者也。閱歷幾
數十朝上下凡數千載。諸凡哲
后名臣摩切治道碩畫良箴燦
然具在。典而則核而有體。展也

冊廣之精鑿而典籍之總龜矣。
余嘗謂士大夫立身行道尊主
庇民。未有不得之于學問者。不
從此出。雖賢如漢之霍子孟。忠
如宋之寇萊公。猶未免不學無

術之譏。公早成進士。數歷中外
所至有異績。屢忤權貴。不悔嘗
以邊警備兵天津。造舟轉餉。赫
濯遠愴。遂晉填撫。躬歷旅順。置
戍要害。橫海爲防。移鎮恒山。葛

沽白塘一帶闢田若干頃歲入
不貲津門爲山海咽喉烽火不
至梗塞賴公遺畫居多泰昌庚
申以求舊起家南大司徒尋改
北未幾

古今叢書序

四

予告馳驛歸猶上封事具陳堯舜
敬脩心學諄諄以親講幄遠婦
寺爲言若豫憂逆璫之亂政然
者識者服其先見蓋公自宦遊
以迨家食手不釋卷多識蓄德

孜孜實踐之學墨守紫陽家法
此其鴻猷偉樹卓有所本卽如
是編名言如屑試舉其中單辭
隻事無不可砥躬而砥世者大
都其人如北斗南車可儀可嚮

古今叢書序

五

其學如高山巨澤可佃可漁其
議如金鏡玉尺可鑑可準其用
如菽粟布帛可被可咀固經世
之典要而稽古者所必須也諸
公子能讀父書雅有父風孝廉

元兆任子元泰賚書問序其有
羹墻彙訓之思乎夫彙者法也
信乎其足法矣

賜進士第撫治郎陽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後學畢懋康撰

古今彙部序

六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登源汪公傳

公諱應蛟字潛夫號登源南直婺源
人生而穎異總角能文矢志為聖賢
識者規為海內偉人萬曆癸酉舉于
鄉明年登進士第觀政日數從耿天
臺諸公講學于世俗聲色貨利澹如
也除南駕部主典船政以抑囑託失
貴人意引疾歸辛巳起南客部表方
正學先生墓立碣置祀田甲申再以
給由入都感憤時事抗疏忤當路當
路亦有以要秩招公者公弗應復引
疾歸歸而究心性命學益力久之陞

興泉憲副繼改四川督學力行古道
以身爲學人鵠雖播州越在徼外亦
駸駸趨步儒雅今士所家吟詩禮學
畧其遺範也甲午參政濟南修成憲
而督姦吏備兵易水威愛並行直筆
正繩礦墻震肅以是受知

雅序

二

神廟有天津填撫之命當是時朝鮮被
圍甚棘廷議防海必需有律之師公
詣登萊申明軍政置戍旅順耕作自
是海柝希驚而撫真定之

命下矣公策葛沽白塘地汗菜可田田
之歲充戍卒常額數萬斛奸弁奏括

緩稅十三萬業下所司公力爭之得

日減半會歲饑澤竭稼敗公檄州縣發
廩賑民凡極貧次貧面給有差民賴
以濟壬寅晉貳司空尋子告歸時尊
人兩峯公蟠蟠稱大耋同朱夫人具
慶下公承事以婉顏愉色庭除間陶

雅序

三

陶如也里居聚徒講所學十有九年
薦起南大司農未幾改北時遼蜀黔
交用兵餽運旁午公請勅督撫覈虛
冒以蘇邦本三方布置議起歲其供
餉百二十萬公力請減半有悍將藉
募兵餌重糈者公請自募七千練爲

一軍度可省費二十萬悍將亦俛首
 帖服而言者顧謂越俎公遂乞休疏
 凡七上乃以太子少保致仕因陳堯
 舜敬修心法且箴及壺幃暫御蓋豫
 慮闢尹之畜禍云至其學宗誠敬不
 希頓悟嘗曰仰鑽至欲罷不能乃見
 卓尔敬信至篤恭不顯纔是闇然中
 正純粹真克繼程朱而頡頑薛胡諸
 君子矣先謚文敬定謚清簡以追叙
 藺川功晉太傅公所著有中詮古今
 彙語等書行於世而彙語尤上下千
 古博綜無遺讀史家咸奉爲拱壁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大理寺右少卿
 前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通家眷
 侍教生程國祥頓首拜撰



重刻先太傅清簡公古今彙語序

先太傅清簡公至畚益五世於茲矣

太傅萬曆甲戌捷南宮旋跡學四川

叅藩濟上備兵易州填撫真保歸起

大司農敷歷中外鴻猷碩畫具載史

冊迨曾伯祖元兆公再以崇禎甲戌

序

先後成進士編纂先代文集勸諸家

乘往者先贈公檢理遺書將次第削

剔身任繼述之責未幾謝世至余兄

弟宦游四方又鹿鹿無間今追憶庭

訓以慰先志念太傅居官有撫畿海

防奏疏居里有詩禮學略讀庸寤言

學脉詠語密齋語存重訂浮溪文粹

及中詮與古今彙語等書卷帙浩博

中詮季弟暉已經重鑄而彙語猶覈

於數十朝上下于數千禩手擷菁英

薈輯機要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者輒

爲紀載語有默契不必已出意有獨

序

二

裁不必人同剖是非析疑信昭鑒戒

翼風教當日子告上封事惓惓具陳

敬修心學表方正學先生墓碣置祀

田從耿天臺諸公講學敦勵名節以

道義自重中正純粹是皆彙行也而

無一不從彙語中來也命時出誦讀

如見高曾築範如服先農疇畝手澤
炳然修輯繕梓詩曰戎雖小子而式
弘大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用是
益兢兢滋思矣

肯

康熙三十七年歲次戊寅蜡月朔五

序

世孫會百拜識



古今藝語卷之一

新安五霞山人汪應蛟登源甫編輯

帝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

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罔之也百姓戴

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唐帝堯

帝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曰南風之

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

民之財兮虞帝舜

王巡狩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

道君王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

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夏大禹

大戰于甘不勝六卿請伐之啓曰不可吾地非淺民

非寡也今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

為於是班師琴瑟不張鐘鼓弗考不因席不仍味

親親長長尊賢委能隱神期月而有扈服遂滅之

帝啓

關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

而社稷宗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

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祐。蓋少俊手，桀曰：吾之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矣。遂囚逢而殺之。殷湯聞之，嘆息使人哭之。桀怒，囚

湯於夏臺。履癸

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解其三而止，置一而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商湯

湯遂放桀于南巢，諸侯大會。湯退而就諸侯之位，曰：

古今叢語卷一

二

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可以處之，可以治之。三讓，諸侯皆推湯。於是湯乃即天子位。

大旱凡七祀。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余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始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不盛於土簋。將作犀玉之盃，玉盃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於

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堂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與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帝紂

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去。箕子諫亦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恐也；殺身以彰君之惡，而自悅於民，吾不忍為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乃解衣披髮，佯狂為奴。紂又囚之。比干見微子去，箕子佯狂，乃嘆曰：王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乃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進諫不去者三日。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為聖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比干，剗視其心。

古今叢語卷一

三

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周文王

鑿靈沼，掘地得死人之骨，西伯曰：葬之。吏曰：此無王

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矣，又安所求主乎？遂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西伯澤及枯骨，况其人乎？西伯嘗寢疾，謂世子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起也。世子再拜受教。

武王伐紂，載西伯木主以行。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周武王

王以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紂之子武庚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

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吐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

寶玉，命闕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饗祠于軍。微子

膠鬲皆委質爲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况生者乎？王之於仁賢也，亡者猶表其廬，况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昔復籍乎？

王乃罷兵西歸。

賤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師尚父對曰：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有之曰：勝勝意者古，怠勝敬者滅。義

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几、盤、盥盤、櫪、杖、帶、履、觴、豆、戶、牖、劍、弓、矛，各爲銘焉。

伯夷、叔齊耻食周粟，隱于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

王與其弟叔虞削桐葉爲珪，戲曰：吾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虞叔於堯之故墟。

曰：唐侯。周成王

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譯而來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

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諺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考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

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靈神致薦於宗廟使者還
迷其歸路周公錫以駟車五乘皆爲向南之制越
裳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其年而至其國故
指南車常爲先導

王嘗問於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
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
之則臣不善則讎也夏殷之民讎桀紂而臣湯武
若之何其不懼也

初召公治西方其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召公曰不勞

古今要語卷一

六

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鄉
邑聽斷於隴陌阡畝之間處於棠樹之下以蠶桑
耕種之暇乃弛獄出諸民使得反業自侯伯至庶
人無失職者及召公卒人思其政懷棠樹不忍伐
作甘棠之詩歌咏之 周康王

初王得八駿馬有造父者以善御得幸王欲肆其心
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
之詩以止王心曰祈招之情情式昭德音思我王
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以
是獲沒於祗官 周康王

趙簡子問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

何矣對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
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
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
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
惡使神無怨痛於楚國又有箴曰雲連徒洲金木
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毛羽乃所以備賦
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供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
者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訓詞有不虞之備而
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

古今要語卷一

七

此楚國之所寶也若夫白珩者先王之玩也何寶
焉

榮夷公好利王任之大夫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
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王
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
得其極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獨專利其可乎
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
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用事諸侯不享 周厲王
王行侈傲國人謗王召穆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
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

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彌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宜之使言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胡可塞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爲社稷憂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

後三年萬民弗忍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于虜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乃罔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爲讎而對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對怒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王在虜不敢歸二相周公召公以太子靜尚幼乃相與協和其理國事故稱共和

王不籍千畝號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棗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則能媚於神而和於民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

古今叢語卷一

八

棄其大功匿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川民王弗聽周宣王

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所由興也原亂之興自婢子始故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于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王伐姜戎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

古今叢語卷一

九

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又審之以事王治農于籍蒐于農隙耨獲亦于籍獮于既烝狩于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且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嘗于政而妨于後嗣王卒料之

初杜伯爲大夫王將殺之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不誅王曰汝別君而異友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

伯之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西周山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逆而不能蒸。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

古今要語卷一

十

崩。周其及乎。周幽王

初武公年九十有五。猶饒傲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交戒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普御之箴。臨事有替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平武姜惡莊公。而愛段。段居京。將襲鄭。姜將啓之。公命公子呂伐京。段入于鄆。公伐諸鄆。段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穎。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

之穎考叔為封人。公賜之食。食舍肉。曰。小人有母。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寡我獨無。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

初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不聽。遂及文姜。會齊侯于濼。齊侯通焉。公誦之以告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周莊王

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以德綏諸侯。

古今要語卷一

十一

誰敢不服。若以力。楚國方城為城。漢水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師退。盟于召陵。周惠王

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致胙於齊桓公。使無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遠。願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登受。周襄王

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晉侯受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于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

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初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其言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翟人立叔帶為王居于溫是時晉文公始返國王告急于晉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侯迺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入于王城取叔帶于溫殺之晉

古今叢書卷一

十一

侯入朝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橫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乃出其民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初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

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

命周頂王

齊侯侵魯遂伐曹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弑公以其寶玉奔魯宣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公問其故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

古今叢書卷一

十一

鷹鷂之逐鳥雀也夫僕弑君父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是以去之

晉靈公不君厚飲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觸熊蹯不熟殺之趙盾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在寢門闕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後趙穿攻公於桃園盾未出境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

示于朝盾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楚伐陸渾之戎觀兵于周郊定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欲逼周取其鼎滿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物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子羞懼而退周定王

初趙夙事晉夙生成子衰衰生宣子盾人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古今要語卷一

古

盾生朔朔娶晉成公姊屠岸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子賈索之不得朔客程嬰公孫杵臼相與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子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乃取他兒匿山中嬰出謬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喜乃使人隨嬰殺杵臼及兒而趙氏真孤在嬰與俱匿賈宮中名曰武後十五年武長嬰具實告方謀族賈報之衛孫桓子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敗績新築人仲叔于奚齊救之獲免賞之邑辭請曲懸繁纓以朝許

之其後孔子讀史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各與器不可以假人

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周簡王鄂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陣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晉卒敗楚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請納虎豹之皮以和戎晉悼公曰戎狄無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

古今要語卷一

五

陳和戎有五利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畏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監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晉侯乃使魏絳盟諸戎周襄王鄭人賂晉以歌鐘鐃磬女樂悼公以其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諧戎狄以正諸華九年之中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九合諸侯諸侯無怨君之重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仰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

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故以此規公曰
子之教敢不承命夫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

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壽夢見
札賢欲立之札辭乃立諸樊復讓札謝曰曹人欲
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
臧之義諸樊卒餘祭立及餘昧欲傳以次必致國
于季札卒不受封去之延陵故號延陵季子

鄭使公孫僑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
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
斃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

古今叢書卷一

去

我田疇而伍之就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
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
產而死誰其嗣之周景王

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然明請子產毀鄉校如何
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
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
豈不違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
揀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
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若果行此鄭國寔賴

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之曰謂子產不仁吾不信
也

晏子出其御之妻從門間窺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
氣揚揚自得既而歸妻請去曰晏子身相齊國各
顯諸侯觀其志嘗有以自下子爲人僕御自以爲
足妾是以求去也御者乃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
以定對晏子以御者能改過故遂薦爲大夫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已爲蠶尾
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苟利社
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

古今叢書卷一

去

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
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
涼其敝猶僉作法于貪敵將若之何

鄭人鑄刑書叔向貽子產書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
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
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
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
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
謂矣復書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

僖子誠懿子曰孔丘祖弗父何以有宋授厲公及正考父佐宋三命滋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僂于是粥於是糊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有明德者雖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獲沒子必師事之僖子卒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古今叢書卷一

大

魯以孔子為大司寇魯侯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以從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既會有司奏請四方之樂於是旌旄劍戟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視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夸之伴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心忤麾之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景公懼歸語其臣曰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

于是歸所侵魯耶謹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孔子相魯三月大治齊人聞之懼而歸女樂焉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遂適衛初為政民謗之曰磨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磨裘投之無邾五月民誦之曰衮衣裳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于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烏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

古今叢書卷一

九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其庭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

擾也。

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于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初，范蠡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遺種書曰：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共安樂。子何不去？種稱疾不朝，或讒種且作亂，賜劍死。蠡裝輕寶珠玉，乘舟江湖。

古今叢書卷一

子

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至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懷重寶間行，止於陶。又謂陶朱公，賞累鉅萬，魯人倚頓，往問術，蠡曰：畜五牂，乃大畜牛。羊十年間，貲擬王公。故天下言富者，稱陶朱、倚頓。周元王。

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者其難者也。惟有道之王，為能持勝。周定王。

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髯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辨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君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周威烈。

古今叢書卷一

主

初，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智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蜻蟻蜂蟻皆能害人。

况君相乎弗聽。

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致萬家之邑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復與之萬家之邑智伯又求蔡臯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從者曰宜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決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窳產蛙

民無叛意。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讎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于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于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

古今彙詩卷一

三

之

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他日問於群臣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璜名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遠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克出翟璜曰君名卜

古今彙詩卷一

三

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無守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負于魏成克曰魏成舉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乃謝之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

秦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周安王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侵。昔日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

古今叢書卷一 語

大夫及左右嘗譽者。子是群臣。悚懼莫敢矯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于天下。
齊魏會田于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南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

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周顯王
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嘔。一笑。今敝袴豈特嘔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子思言苟變于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為吏賦于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匠不棄。今君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開於鄰國也。

古今叢書卷一 語

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為相十年。人多怨之。趙良見商君。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段大夫賢。趙良曰。五段大夫。乃荆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其為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五段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今君之從政也。陵轢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驪。而黔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危若朝露。而

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

樂毅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縊死周報王

淖齒之亂潛王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傭敫女奇法章貌憐而竊衣食之因與私通潛王從者

古今叢書卷一

三

王孫賈失王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潛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乃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潛王子法章立以爲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出

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耻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弩獨畏廉將軍哉頗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田單將攻翟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翟不能下也田單弗謝而去及攻翟三月不克懼乃復問于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坐則織簞立則杖鉞爲

古今叢書卷一

三

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志衝城立于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翟人乃下趙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子孫乎趙王乃止而封毅于觀津號望諸君燕惠王恐趙用之以乘其敵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捐燕歸趙自爲計則可矣而何以報生

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殺報書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惟毀辱之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以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燕乃復以殺子開爲昌國君。

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趙魏之師。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蘇代曰以地事秦如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事已行矣。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

古今叢書卷一

夫

初趙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疆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賦。

范雎日益親用事因私說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玉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玉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玉制殺生之謂王今

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未之有也臣又聞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淳齒管齊而弑湣王李兌管趙而囚主父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齒兌之類也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爲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華陽君羊戎高陵君市涇陽君悝於關外以范雎爲丞相封應侯。

古今叢書卷一

夫

秦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不如歸趙趙受地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獻之趙趙王以問平原君豹對曰聖人甚惡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豹曰秦欲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之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顧能得之於强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封馮亭爲華陽君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之地而食之也。

秦之始伐趙也魏諸大夫皆以爲便孔斌曰不然秦

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于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哺啣焉自以爲安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忠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諸侯放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又使新垣衍入邯鄲說趙欲共尊秦爲帝以邦其兵魯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卽肆然而爲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

古今要語卷一

辛

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也秦梁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柰何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膾之地乎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又使女子譏妾爲諸侯妃嬪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

趙王欲以五城封公子無忌公子聞之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

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令奪兵以救趙于趙則有功矣于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矯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自責若無所容趙王與公子伙至暮以公子退讓竟不忍言獻五城

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亦不受乃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爲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乃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辭去終身不復見

古今要語卷一

壬

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王曰請問爲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畏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

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陳轅問曰。先生論兵。當以仁義為本。然則又何以兵為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兵者所以禁暴除亂。非爭奪也。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

古今要語卷一

三

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

安陵人縮高之子。仕秦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高將。以為大夫。使攻管。高曰。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辭。信陵君怒。使安陵君生束縮高而致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襄王詔。以守此城。手受大府之憲。其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有大赦。降城亡子。不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

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猛。而自用。此時反。必為國禍。吾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對使者。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編素辟舍。而遣使謝安陵君。上奈莊襄

古今要語卷之一終

古今要語卷一

三

古今要語卷之二

沛公至灞上秦王子嬰奉皇帝璽符節以降諸將或

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

已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漢高祖

沛公見秦宮室重寶婦女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

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

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灞上沛公不聽

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

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為助桀

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藥苦口利于病願沛

古今要語卷之二

公聽噲言沛公乃還軍灞上

沛公入咸陽還軍灞上除秦苛法書法沛公悉召諸

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諸侯約先

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

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諸吏民皆安堵

如故秦民大悅惟恐沛公不為秦王

漢王怒欲擊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

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誦於一人之下

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

養其民以致賢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德

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各其為賊敵乃可

服項羽無道放殺其王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

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

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

漢王發喪哀臨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

面事之今項羽弑之大逆無道寡人今欲悉發關

中兵收三河士願從天下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

者

古今要語卷之二

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台人武涉說信欲與連和

三分天下信曰臣事項王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

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于我數萬眾解衣衣

我惟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

親信我我倍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去蒯徹

又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

君之背貴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徹曰楚漢分

爭智勇俱困當今兩王之命懸於足下誠能聽臣

之計莫苦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據

齊之強以從燕趙則天下相率而朝齊矣信曰漢

王遇我甚厚，吾豈可鄉利而背義乎？蒯曰：勇畧震王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王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安居手信曰：先生且休矣，蒯徹復說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信與蒯不忍信漢，遂謝蒯徹。

季布爲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求布急。布乃髡鉗爲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

古今叢語卷二

三

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荊南，走越耳。夫棄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君盍爲上言之。滕公待間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爲項王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世爲人臣無效丁公也。張耳之子放尚公，王耳趙王執子塔禮甚卑。上箕踞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辱王也，乃說王請殺之。放尚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

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何滂王爲？事成歸王，事敗則獨身坐耳。

貫高等壁人於廁中，欲殺帝。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赦及諸反者。趙午等皆自刎。高獨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輓車詣長安田叔、孟舒皆髡鉗，以從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寔不知。榜笞刺剔，身無復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曰：趙王果有謀不？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愛吾親哉？願謂

古今叢語卷二

四

王寔不反，其道主所以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赦。廢爲宜平侯，而徒如意王趙。上賢高救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吭，遂死。上召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守相。

梁大夫樂布使於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願一言而死，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榮陽，成阜間，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天下已定。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

一徵兵。彭王病不行。而陛下誅滅之。臣恐功臣人自危也。上乃釋布罪。拜爲都尉。

陸賈時時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帝曰。試爲我者。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帝有疾。臥禁中。詔戶者無得人。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

古今叢書卷二

王

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其憊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亂者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二世自是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必欲廢適而立庶。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上猶未決。呂后使呂澤。劫良畫策。良曰。此難

以口舌爭也。願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固請宜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使人奉太子書。迎四人至。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卅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各言其姓名。上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四人出。上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竟不易太子者。本良招此四人之力也。

古今叢書卷二

六

相國何。以長安地陝。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得入。且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下廷尉繫之。王衛尉曰。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帝即使使持節赦山。何入謝。帝曰。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紂桀王。而相國爲賢相。吾固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蕭何病。上親臨視。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王。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尋

幾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曹參聞何幾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姦人何所容乎

參子宙為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宙私問之參怒答宙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臣孰與蕭

古今叢書卷二

七

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

清淨民以寧一漢惠帝

帝以朝長樂宮數踣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

時諸呂欲為亂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知其陰謀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為內應以誅諸

呂於是齊王發兵遣諸侯王贊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前奔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其謀之

太后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者太后喜罷朝陵退讓不勃曰始與高帝歃血盟諸君不在耶今縱欲阿意何而目見高帝于地下乎不勃曰

古今叢書卷二

八

今面折廷諍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漢高后

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宴飲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為耕田歌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稀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太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後諸呂憚朱虛侯劉氏稍強

陳平忠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陸賈直入謂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

謂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亦衰。

諸大臣相與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代王高帝子最長。仁孝寬厚。乃召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

古今要語卷二

九

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王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王乃命昌參乘。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太尉。勃請問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乃即天子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誅子弘等。赦天下。

漢孝文

陳平謝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

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從之。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袁盎問丞相何如人。帝以爲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也。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皆失禮。後上益莊丞相益畏。

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私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古今要語卷二

十

有司請蚤建太子。不許。又固請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今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乃許之。

立竇氏爲皇后。后太子母也。故立之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傳賓客。於是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二月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鮮寡孤獨困窮之人。或沾而莫之省憂。爲

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八十已上賜米肉九十以上賜帛各二疋絮三斤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扇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令四方無復來獻

帝既益明習國家事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夾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浹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王者陛下即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王

古今叢書卷二

十一

者何事也平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裔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平專為丞相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各日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使不開導以求諫和顏色而受言則人主不得問其過而社稷危矣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誦

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身死幾數月天下四面而攻之而宗廟滅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天下莫不悅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瘠疾扶杖而行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今功業方就四方嚮風乃從方正之士直與之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切悼之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切愍之上嘉納焉由是上每朝即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

古今叢書卷二

十一

輦受其言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悅乃召語慎夫人賜益金五十斤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何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

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上感誼言，詔開籍田，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民今年田租之半。

除誹謗妖言法，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

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古今叢語卷二

七

張釋之初爲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爲謁者，朝畢因前言事。上曰：單之母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上說，拜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園諸夫從旁代尉對，甚悉。帝曰：吏不當若是耶？詔釋之拜齋夫。爲上林令，釋之曰：周勃張相如，稱爲長者，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齋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以齋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寔，舉措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不拜齋夫。

頃之帝就車，召釋之使參乘，徐行。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勃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

釋之爲廷尉，上行出中涓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罪，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川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

古今叢語卷二

七

有益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頓首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自太后許之。上召河東守季布，欲以爲御史大夫，有言其使酒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進曰：臣無功，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必有毀臣者。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恐天下有以闕陛下。

之淺深也。上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是時邊境多侵擾，諸侯王僭擬淮南濟北，皆以逆謀。梁太傅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臣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

今天下之勢，莫大於諸侯。在人主善制之。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鈍者，其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髡髡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厚恩，人主

古今要語卷二

主

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衆髡髡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爲不餓。則折欲天下之治安，不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其子孫以次受之。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才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治定而已。夫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今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莫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則天下不亂。

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不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爲奸邪，不可得也。

商君棄禮義，遺仁恩，分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諍語，抱哺其子，與公併俎，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不同禽獸者，亡幾矣。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今其甚者殺父

古今要語卷二

主

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知怪，以爲是適然耳。筦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哉。

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有道術者，使與居處。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

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古今叢語卷二

七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士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照例之罪，不及於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

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減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繫縶之輪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帝深納之，是後大臣有罪皆令自殺不受刑。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妾願沒爲官婢，以贖父罪。帝憐之，詔除肉刑，有以易之，其爲令，帝懲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化行

古今叢語卷二

六九

天下吏安其官，民樂其業，刑罰太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

晁錯言於上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借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器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

之務莫若使民歸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誠使天下人人粟於道，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

時寇入上郡雲中，以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之。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直馳入，已而之細柳，先驅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又不得入。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上乃

古今叢書卷二

手

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若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

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而內寔殺人。笞五百者率多死。是歲詔曰：「加笞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笞律五百減為三百，三百減為二百。」

漢孝景

梁孝王以竇太后幼子有寵，至是來朝，上因宴飲言

萬歲後傳位於王，王辭謝，然心喜。太后亦然。之寶嬰引卮酒進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出此憎嬰王，以此益驕。」

謁者鄧公上書言曰：「吳為反計數十年矣，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吾亦恨之。』」

古今叢書卷二

主

初楚元王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常為穆生設醴，及孫戊即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去。至是戊果敗。

初榮太子廢竇太后，請立梁王為嗣。袁盎諫不立子而立弟，不可。梁王由此怨盎，乃與羊勝、公孫詭謀使人刺殺盎。事覺，帝遣田叔往按捕詭勝。詭勝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泣諫，王王令詭勝自殺。出之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等還至霸昌廐，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帝曰：「梁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

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所知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以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詣闕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帝以田叔為賢，擢為魯相。

以直不疑為御史大夫。初，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疑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人或疑不疑以為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古今叢語卷二

三

詔曰：雕文刻縷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今歲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甚無謂也。令二千石各脩其職。

廣川董仲舒對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豈欲扶持全安之乎？在彌勉而已。彌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彌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

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漢孝武

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不任刑。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

古今叢語卷二

三

莫不備至，而王道終矣。

夫萬民之趨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正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偏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

名可及也。

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亂世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春秋大一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相。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王。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句踐與大

古今叢書卷二

論

夫泄庸種蠶。伐吳滅之。寡人以為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惠猶且羞之。况設詐以行之乎。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由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

上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上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至。

則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暖歷服色事。

上使吾丘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陞海之地。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今規以為苑。上乏國用。下奪農桑。其不可一也。壞人塚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騎馳車。驚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其不可三也。上悅。乃拜朔為大中大夫。

古今叢書卷二

論

上又好自擊熊豕野獸。司馬相如諫曰。輕萬乘之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亂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上善之。以太守汲黯為主爵都尉。始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饑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

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慙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諫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延何黯多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貴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時馬邑豪屠壺因太行王恢言方外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上召問公卿

古今叢語卷二

主

韓安國曰高帝圍平城七日及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上從恢議

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弘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固遂以老罷歸

帝曰朕深詔執事與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閭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廉不奉詔當以不做論不察廉不勝任當免奏可

王父偃諫上北伐其辭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化外行盜侵襲天性固然虞夏商周固弗程督來則撫之去則聽人今上不觀虞夏商周之統

古今叢語卷二

主

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偃同郡嚴安亦上書曰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內北窮邊南盡越宿兵於無用之地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焚畧葭州建城邑深入不毛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無終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開者關東殺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民宜有不安處者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

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銀尤親幸

王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制削之則逆節萌起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自弱矣上從之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古今叢語卷二

夫

王父偃說上曰天下豪傑并兼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消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青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平生所殺殺人甚眾上問之下吏捕治遂族解

公孫弘為布被汲黯言其詐上問弘弘謝曰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以釣名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為謙讓愈益厚之
以張湯為廷尉湯多詐辨智以御人汲黯數責責湯

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子之邪心何空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為黯時與湯論議湯辨常在文深小苛黯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面立側目而視矣

是時漢北歲發十二萬眾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贖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古今叢語卷二

夫

淮南王安謀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爾也
下公卿治安自殺

時有渾邪王降漢發車一萬乘以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貫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杖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渾邪叛其主而降漢何至疲敝中國以事境外之人乎上默然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於是項之乃命徙降者邊五郡因其故俗為五屬國
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次以為歌立樂府以宦者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汲黯曰先王作樂上以承祖宗下

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悅。

上招延士大夫。常若不足。然性嚴峻。羣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輒按誅。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以殺之。以有限之士。悉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治乎。上曰。賢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

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

古今叢語卷二

手

治第。令視之。對曰。臣無以家爲也。由此帝益愛重之。

以汲黯爲淮陽太守。黯曰。臣嘗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願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長臥而治之。居淮陽十載而亡。

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俸賜。無他。濟後。日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初。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汗惡書而死。何厚葬乎。

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

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倪寬勸農桑。緩刑罰。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潤。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羈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

以下式爲御史大夫式。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式未幾。以式不習文章。貶秩爲太子

古今叢語卷二

手

太傅。

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僊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僊人將自至。乃止。

時小阜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列市肆。販物求利益。弘羊天乃雨。

上以各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

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斲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單于使漢降人衛律誘蘇武以富貴欲降之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時王昔親爲降酋於邊外何以汝爲見律知武終不可脇自單于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咽之數日不死單于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

古今叢書卷二

三

時暴勝之爲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至渤海間郡人僞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曰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爲青州刺史王賀亦以繡衣御史逐捕羣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間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共有與乎江充與太子有隙因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治巫蠱獄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問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

所從出從其少傅石德計收補充等自臨斬充罵曰趙奴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乃復亂吾父子耶因白皇后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時帝在甘泉蘇文亡赴上言太子反帝大怒詔丞相屈髦捕斬反者太子兵敗南奔皇后自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皇太子承萬世之業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以閭閻之隸臣御至尊之命迫蹙太子造備奸詐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困於亂臣寃結無告不忍忿之心起而殺充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書奏天子感悟然尚未顯言救之也

古今叢書卷二

三

太子自度不得脫乃自經初上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悟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上又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恩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上諭羣臣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

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請罷斥方士候神人者從之。後上每對羣臣嘆曰：「鄉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僞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桑弘羊請遣卒田輪臺以威西國，上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有司奏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母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又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

古今叢語卷二

語

民皆便之。

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爲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是歲鈞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蔡琴臣惟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壽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之圖賜光，光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鈞弋夫人卒，賜死，頃之帝問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

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王少母壯也。女王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母。」令外人輕漢，詔立弗陵爲皇太子，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光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

古今叢語卷二

叢

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桀始以材力得幸，爲未央廡令，上嘗體不自安，及愈見馬，馬多瘡，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耶？」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愛已，由是親近。」

諫大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

納其言。漢書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獨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鐵鹽之議起焉

蘇武還自外國初武既徙北海上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說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王必欲降武請單今日之歡效死于前陵

古今叢書卷二

美

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及壺衍鞬單于立國內乖離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單于謾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武留外國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拜爲典屬國

上官桀之子安有女卽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以其幼不聽安遂因帝姊蓋長公主內入宮爲婕妤好月餘立爲皇后年甫六歲於是桀安深怨光而

德蓋王知燕王且以帝兄不得立常怨望乃令人

詐爲燕王上書欲共執退光書奏光聞之不入上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文學魏相對策以爲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強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

古今叢書卷二

美

爲諫議大夫

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爲尚書令志行純篤乃自用安世爲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又以延年有忠節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時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

大將軍光與羣臣迎立昌邑王賀賀哀王之子在國素狂縱中尉王吉諫不改及卽位淫戲無度諫多不聽光憂懣問所親故吏田延年延年月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

之光曰於古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出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光召問勝勝言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光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

昌邑王既廢昌邑郡臣坐誅殺者二百餘人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滅死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

古今要語卷二

美

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也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亦得滅死論

昌邑王廢霍光與諸大夫議所立未定占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者至今年十八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大策光遂奏太后迎曾孫即位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玉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曰立許嬖好為皇后霍光

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古今要語卷二終

古今要語卷二

美

夏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膺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羣臣皆曰。如詔。獨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吞秦無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於是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同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漢孝宣

夏侯勝黃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息。

以于定國爲廷尉。定國決獄平法。務在哀緩。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

初。定國父于公爲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養其姑。姑以年老妨婦嫁。自縊死。姑女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自辯。誣伏于公。爭之不得。孝婦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來。公告其故。祭孝婦。遂雨。于公治獄。

有陰德。門閭壞。治之。令少高大。能容駟馬。曰。吾後世必有興者。至是定國果爲廷尉。

魏相奏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今光死。子復爲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驕奢放縱。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皆從之。

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難。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厚加賞賜。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其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賜至闔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初，孝武之世，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謀，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網寔密。律令煩苛，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寃

古今要語卷三

三

傷之。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今治獄吏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惟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詔置廷尉平四人，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

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

初，霍氏奢，後茂陵徐福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及霍氏誅滅，而告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傭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殺牛置酒，謝鄰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請賞，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

古今要語卷三

四

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旣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十疋，後遷爲郎。

朱邑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吏民愛敬之。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惇厚篤於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爲列卿，居處節儉，祿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先是渤海歲饑，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上拜爲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對曰：「海

瀕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益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非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盜遂單中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於是悉平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以勸民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

古今美語卷三

五

上選博上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爭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尹翁歸為人公廉明察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曰此賢

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各有記籍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畏服改行其入為扶風選用廉平娥去奸吏在公卿間清潔自守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

馮奉世使西域會莎車王弟呼屠徵自立為王畔漢奉世遂以節發諸國兵擊斬之上甚悅議封奉世蕭望之曰奉世矯制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花生事於西域漸不可長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

古今美語卷三

六

帝以王褒有俊才使作聖主得賢臣頌其畧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吝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太少而就効衆故巧冶鑄干將使離婁督繩公輪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潤者工用相得也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人馬相得也服絺絺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易海內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

巨魚縱大壑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响嘘呼吸如喬松哉時帝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

丙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廷官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詔封丙吉史曾許舜皆爲列侯故人嘗有阿保之功者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愈

古今叢語卷三

七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稱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俱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或勸以爲子孫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若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

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霸守潁川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之長吏許丞老病冀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徒相易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

古今叢語卷三

八

初扶揚節侯韋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玄成爲後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友人侍郎章奕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疆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帝高其節以爲河南太守

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王吉亦上疏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將興太平致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會期簿書斷獄聽訟而

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馭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以其言為迂濶。吉謝病歸。

先零與諸羌皆畔。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復問將軍度羌事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充國至金城。常以遠斥埃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羌數挑戰。充國欲以威信

古今要語卷三

九

招降罕开。及劫畧者。解散羌謀。微其疲劇。乃擊之。時寇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遂上屯田奏。帝報曰。卽如將軍計。寇當何時伏誅。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計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下公卿議。魏相任其計。可必用。上嘉納之。於是報充國屯田。

司隸校尉蓋寬饒。剛直公清。數于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任中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寢微。

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聖賢。書奏。上以寬饒怨謗。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魏相薨。丙吉為丞相。吉尚寬大。好禮讓。嘗出。逢羣闖死傷不問。逢牛喘。乃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鬪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熟。而牛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為知大體。

古今要語卷三

十

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以東郡太守韓延壽為左馮翊。如延壽為隸川丞。趙廣漢構會之後。俗多怨讎。延壽更改教。以禮讓黃霸代延壽。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好古教化。接待下吏。恩施甚厚。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曰。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至自刺。自剄。其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翊。延壽出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因閉閣思

過於訟者自悔願以田相移不敢復爭郡中猶然相勸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穎川太守黃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是歲鳳凰神爵集郡國穎川尤多詔賜爵關內侯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

時河南太守嚴延年為治陰鷲酷烈論囚流血數里

河南號曰屠伯素輕黃霸為人及比郡為太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義素

古今藝語卷三

十一

畏延年恐見中傷上書言延年罪驗得怨望誹謗數事延年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責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自元康以來比年豐稔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清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

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徵之吉道病卒

禹至拜為諫大夫上虛已問以政事禹言古者人

君恭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天生聖

人蓋為萬民臣愚以為宜做古以自節焉上善其

言詔令諸官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

水衡省肉食獸 漢孝元

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弘恭石顯與樞機蕭望之等

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

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

古今藝語卷三

十二

人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因奏望之與周堪劉更生朋黨毀離親戚欲與專擅權勢請召致廷尉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使使者召望之望之仰天嘆曰吾嘗備位將相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上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祁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是歲恭死以顯為中書令初武帝滅南越置珠崖儋耳郡幸數年一反漢輒發

兵擊定之至是珠厓山南縣叛連年不定上博謀於羣臣欲大發兵擊之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東漸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言欲預聲教則治之不欲預者不强治也臣願遂乘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從之

秋上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

古今叢語卷三

三

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就橋

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朝廷者天下之楨榦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此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治天下者審所尚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郡

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傲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陛下宜省靡麗考制度近中正遠巧倖以崇正仁匡失俗然後大化可成禮樂可興也上悅其言遷衡爲光祿大夫

以匡衡爲太子太傅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傅昭儀及濟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傅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

古今叢語卷三

南

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所以原情性而明人倫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傅曰正家而

天下定矣

是時石顯顯權魏郡太守京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然爲亂者誰上曰不知也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上曰已論竟亦不能退顯也京房又對上曰古之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琴臣議皆以房言頗確令上下

古今叢語卷三

五

相同不可訐顯充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出月餘顯奏其誹謗徵下獄死初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

以召信臣爲少府信臣先爲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爲民興利躬勸耕稼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

其延壽陳湯旣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上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遠方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

而重違衡顯之義久之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小瑕武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僅獲駿馬二十四匹雖斬宛王母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海西侯今康居之國強於大宛邠支之賊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武師功德百之於是詔赦延壽湯罪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

古今叢語卷三

六

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而山陽王康有材其母又愛幸上好音樂或置鼓殿下自臨軒檻上賸銅丸以擲鼓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山陽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駙馬都尉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鞀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上默然而笑成帝時爲太子幾廢賴史丹伏青蒲涕泣諫止至是卽位匡衡上疏曰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願陛

下留神勅諭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
植天下幸甚

十二月朔日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谷水上對皆以爲後宮

女寵太甚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漢孝成

陳湯以言事不實下獄當死谷水上疏訟湯曰君子

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湯前斬郅支威震百

蠻今坐言事非是久繫欲致之大辟夫大馬有勞

于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

忽於鼓鼙之聲而忘帷蓋之施非所以厲九難之

古今要語卷三

十一

臣書奏詔出湯

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

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

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氏類

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

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

不能奪王氏權

冬下京兆尹王章獄殺之時大將軍鳳用事章素剛

直敢言雖爲鳳所與非鳳專權不親附乃奏封事

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前丞相商內行

篤有威重國家柱石臣也守正不隨爲鳳所罷身

以憂死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選忠賢以代之上令

章試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薦馮野王忠信質直

上數聞名欲倚以代鳳鳳聞之使尚書劾奏章致

之死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

以王音爲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

皆出其門下音通敏人事傾財施予賓客競爲之

聲譽劉向上封事極言王氏與劉氏勢不並音如

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壘卵之危陛下守持宗廟

而令國祚移於外親繼不爲身奈宗廟何宜援近

古今要語卷三

太

宗室黜遠外戚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書奏天子

召見向嘆息悲傷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

能用其言

初上微行過陽阿王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及其女弟

召入宮皆大被寵幸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

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爲佞

貴傾後宮於是譖告許皇后與班婕妤呪詛主上

許后廢處昭臺宮班婕妤受考而不怨但曰脩正尚

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上善其對赦之婕妤恐久

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立使行趙氏爲皇后。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宮，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光祿大夫劉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乃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與國顯家及孽嬖爲亂亡者，次序爲列女傳，及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每嗟嘆之。

上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時乘輿帷坐，屏風畫紉，醉踞姐已，待中班伯久疾新起，入見，上顧指畫問曰：「此圖何以示戒？」對曰：「沉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

古今彙語卷三

五

式號式譏，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乃左遷放爲北地都尉。」

故南昌尉梅福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王，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治平。孝武好忠諫，說至言，天下布衣各勵志竭精，以赴闕廷。漢家得賢於此爲盛。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臣數上書求見，輒復報罷。臣聞齊桓

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夫爵祿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

時吏民上書言災異，多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親問禹，禹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天驕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

古今彙語卷三

五

誤人，宜無信用。陛下宜脩政事以善應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直，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

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然後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師丹復建言。聚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畧爲限。天子下其議。貴戚近習皆不便。竟寢不行。

大司馬莽乞骸骨罷就第。衆庶歸望。傳喜。喜傳太后從弟也。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乃以師丹爲大司馬。而喜養病歸。何武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脩潔。忠誠憂國。今遣歸。衆庶失望。忠臣社稷之衛。百萬之衆。不如一賢。上亦重之。尋復進用。

古今要語卷三

圭

冷褒段熲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宜皆稱皇。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大司空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爲共王立後。奉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今欲立廟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空去一國。太祖不毀之祀。而就無主不正之禮。非所以尊

共皇也。丹由是寢不合上意。遂策免唐林。上疏曰。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耆。親傳聖躬。位在三公。宜復邑爵。詔賜丹爵關內侯。漢孝哀

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爲庶人。以朱博爲丞相。博臨廷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爲衆所惑。空各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上不聽。

古今要語卷三

圭

王嘉爲丞相。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乃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或居官數月而退。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而顧。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此方今急務也。

侍中董賢得幸於上。貴震朝廷。鄭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遊。疑有奸。上責崇曰。君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死獄中。

諫大夫鮑宣上書言。幸臣董賢等。在首戶下。陛下欲

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孫寵息夫躬奸人之
雄宜以時罷退急徵傅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
光彭宣龔勝可大委任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
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宜語雖刻切帝以宣
各備優容之。

正月日食息夫躬言天有變可遣大將行邊斬一郡
守以立威應變上問王嘉嘉對曰臣聞動人以行
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天之見異所以勅戒人
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
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上不聽。

古今要語卷三

三

以鮑宣爲司隸宣上書曰陛下因日食而內深自責
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衆庶莫不說喜天
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白虹干日連陰不
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董賢以
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豈天意與民
意邪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免遣
就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以應天心建立大
政興太平之端上乃徵何武彭宣而拜鮑宣爲司
隸

上託傳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石王嘉封還詔書

諫曰臣聞溥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尤
宜慎之高安侯賢侯倖之臣而損至尊以榮寵之
四方皆同怨疾陛下宜思正萬事以順天人之心
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
之於無窮哉書奏上不能平及封還董賢事上怒
召嘉詣廷尉嘉仰天嘆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
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
死。

古今要語卷三

三

丞相光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
鈞止沒入其車馬推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
史欲捕從事宣閉門不納遂以距使者下獄諸生
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人遮
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上竟抵宣罪

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官等咸
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孫寶曰周公上聖
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悅善於經典兩不相損今
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
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陳崇劾奏寶坐免終於家
漢孝平

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

及汜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海內震焉
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
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

策免大司馬驃騎將軍明就第明素重王嘉以其死
憐之帝方欲極董賢位恨明如此遂策免就第以
賢爲大司馬衛將軍帝故令賢私過孔光光知帝
欲尊寵賢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却入既下
車乃出拜謁迎送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帝
喜立拜光兩兒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
主侔矣後置酒麒麟殿帝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
堯禪舜何如時王氏衰廢惟平阿侯譚子閔爲中
常侍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陛下承宗廟統業
至重天子無戲言帝默然。

古今要語卷三

三

莽自稱新皇帝廢孺子爲定安公置衛使監守勅乳
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畜莽
又隄小漢家制度乃曰古者一夫田百畝什一而
稅秦壞聖制廢井田疆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
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關繆於天地
之性人爲貴之義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
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

分餘田與九族敢有非制者投諸四裔

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迎龔勝拜爲太子師友祭酒
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謂
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
誰豈以一身事二姓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
四日死。

是時清信之士又有紀遂薛方郁越郁相唐林唐遵
皆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紀遂兩唐皆仕莽封侯
貴重郁相爲莽太子四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對
使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王方隆唐虞

古今要語卷三

三

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彊致之郭
欽爲南郡太守蔣詡爲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
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

陳咸爲尚書見何武鮑宣死歎曰易說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卽乞骸骨去職三子參豐欽
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
臘人問其故咸曰吾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欽
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

莽遣將軍廉丹擊赤眉召其椽馮衍以書示之衍因
說丹曰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

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爲將軍計，莫若納雄傑之士，以除萬人之害。俾功烈著於不滅，丹不聽引兵與赤眉進戰，戰敗被赤眉誅之。

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續與秀俱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衆推王常，續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續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與餘將言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誦吟思漢，非一日也。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

古今要語卷三

毛

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佑吾屬也。卽引軍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

岑彭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降。迎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續曰：彭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

淮陽王

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爾。秀因留宿，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常才，而諸將皆庸人，志在財帛，朝夕自觀之，快而已，非有深慮遠圖，欲尊王安民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毋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

古今要語卷三

毛

秀自見續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寬譬之，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藏夫人久饑渴，易爲飲食，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循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

更始委政於趙萌，日夜飲讌後庭，以至羣小膳夫皆濫官爵，長安爲之語曰：宦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王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

是教令所行也乃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大司馬秀引兵東北拔廣阿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紛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

寇恂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彭寵軍合行定郡縣會大司馬秀於廣阿秀以寇恂吳漢等為將軍進拔

邯鄲斬王郎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古今要語卷三

无

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救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悉令罷兵耿弇進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起兵莫不歡喜如去虎口

得歸慈母今更始為天子而諸將擅命貴戚縱橫元元叩心是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母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

吳漢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沈勇有智畧將突騎來會悉上兵簿於幕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

蕭王擊銅馬悉破降之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勅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陣降者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手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故關西號秀為銅馬帝

赤眉西攻長安蕭王將北徇燕趙乃拜鄧禹前將軍分麾下精兵三萬人遣西入關王以河內險要富

古今要語卷三

手

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眾之才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毋令北渡禹既西

王引兵而北恂調餼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瘡重王大驚曰賈復有折衝千里之威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子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於薊相見甚歡

漢光武

王還至中山諸將請上尊號王不聽行至南平棘請將固請之王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留時逆眾不正位號純恐上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大眾一散難可復合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鄴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議會儒生疆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闕野四七之際火爲王羣臣因復奏請王乃從之

古今叢語卷三

三

初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哀平問爲密令視民如子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凡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汝歸念

之茂爲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密人涕泣從之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卽位先訪求茂茂時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彭復往告鮪卽降拜平狄將軍封扶溝侯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

古今叢語卷三

三

劉盆子數暴虐吏民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禹輒停車駐節以勞之民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勸禹徑攻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戰者少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所到郡邑皆開門歸附援少家貧辭其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材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

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奴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夾籌策

悉封諸功臣鄧禹等為列侯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臣托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從之

鮑永馮衍知更始已亡乃悉罷兵來降既而永以立功為帝所用衍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天道

古今叢書卷三

三

難知人道易守守道而已何患死亡

以宋弘為大司空弘薦桓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頓首辭謝後大會羣臣帝又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時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其論朝臣微觀其意王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王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

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王曰事不諧矣

漁陽太守彭寵反初上討王郎寵發騎突轉糧不絕自負其功意望甚高不能滿幽州牧朱浮與之書曰遼東有豕生子白頭將獻之道遇羣豕皆白以子之功論於朝廷遼東豕也上徵寵寵自疑遂反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察恂戮之於市復以罪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當所陷今見恂必手劔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

古今叢書卷三

三

谷崇曰崇將也請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蕭相如不畏秦王而用於廉頗者為國也乃勅屬縣盛供其備酒醪執金吾軍人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勅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帝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羣臣曰此家幸下江諸軍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漢中將軍使

與彭率七將軍討奉。

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乃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於是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

帝謂大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川未附子陽稱帝道里

古今叢語卷三

美

阻遠諸將方務關東西州方畧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魏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囂乃奉奏詣關帝報以殊禮

囂乃使援奉書洛陽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遊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爾臣與公孫述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判

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魏囂問於班彪曰在昔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橫之術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者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王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咸稱劉氏漢必復興已可知矣

古今叢語卷三

美

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之符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故雖勇如信布彊如梁藉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烹醢分裂又况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鬧奸天位者乎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事決矣

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運衝合從亦宜以時定今之議者必有任器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步至臨菑城東將攻兪是時帝在魯聞之自將兵往救未至陳俊謂兪曰劇賊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兪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

古今叢書卷三

毛

官反欲以賊寇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復大破之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周黨王良等使者三聘乃肯就

車及陛見帝庭黨懼蹇驕悍不以禮屈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犬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疋罷之

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卽位以物色訪之齊園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卽日幸光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乃張目然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

古今叢書卷三

毛

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大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去耕釣於富春山中

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太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復徵至營陽過其友人友人拒不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慚自後連徵不應

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王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念卒

蕪菱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
曰臣聞管仲謂齊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
檄車齊國賴之臣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
不敢忘中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
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官所
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
四十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
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問者守宰數換

古今彙語卷三

三

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
其職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
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竇融遣弟友詣闕上書曰陳至誠帝復賜融友書慰
籍之甚厚融乃與隗囂書曰將軍負虛交而易疆
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爲忠甚易
得宜實難置不納遂降蜀

三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

大中大夫鄭典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頃
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

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
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
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

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
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
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
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陛下宜脩文武之聖典饗
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可使有司
察公輔之罪帝從之

古今彙語卷三

三

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
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以方召信臣南陽爲
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帝自將征隗囂光祿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
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召馬援問
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
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
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口在吾目中矣
明日遂進軍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
拜邯大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
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

帝謂執金吾冠恂曰：穎川道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穎川間陛下有事，隨蜀故狂狡，乘間相誣，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穎川盜賊悉降。冠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一年，乃留恂。鎮撫吏民，愛納餘降。

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帝自將而征。冠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可安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穎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幸汧，遣冠恂在降之恂，至岐遣軍師皇甫文出謝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遺其副歸告峻。峻惶恐，即日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順，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八景述以王元爲將軍，拒河池來欲與蓋延等攻破之。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卽死。歙馳召蓋延，延悲哀不已。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

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裏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延收淚受誠，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投筆抽刀而絕。

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郭曲故，伋言及之。郭伋守穎川，近帝城，上勞之曰：河潤九里，京師蒙福。

帝以睢陽令任延爲武威太守，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願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帝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侯鄧曄拒關不問。上令從者見而於門問曄曰：火明燎遠，遂不受詔。上從中東門入，明日曄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如宗廟社稷，何賜曄布百匹，貶中東門侯爲參封尉。

郭后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廢后，立貴人陰氏爲皇

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邪揮
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
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
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帝曰僅善恕
已量主知我必不有聽左右而輕天下也

帝幸章陵脩閣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
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
不欺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
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邳惲說太子曰久處疑

古今叢語卷三

聖

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
子從之因左右諸王以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
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
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
子之情重久違之其封疆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
子改名莊

陳留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
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
候之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
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

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
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
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
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
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
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擣
擊豪強京師莫不震慄

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
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漢每從征伐見陳不利意
氣自若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脩戰攻

古今叢語卷三

聖

之具乃嘆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初劉昆爲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
爲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爲光
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
比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爾左右皆
笑帝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武陵蠻寇臨沅馬援請行帝怒其老援曰臣尚能披
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
矍鑠哉是翁遂遣行
援兄子嚴救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還書

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
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
所大惡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
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
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
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
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
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會季良仇人上書訟良爲行浮薄以援書爲証季良

免官上婿梁松坐與季良遊幾得罪松叩頭流血

古今要語卷三

聖

乃解由是怨援至是援卒軍中松因搆陷之收新
息侯印綬援前在交趾嘗何蓋苴實能輕身勝瘴
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
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
還舊坐棄葬城西前雲陽令朱勃上書訟之帝意
稍解監軍謝石朱均矯制告諭之於是武陵諸蠻
悉降

帝因臧官馬武上書欲興兵北伐詔報曰黃石公記
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
遠求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

疆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自
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初馬援與呂种論諸王交通賓客將有大獄及壽光
侯之難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
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神人也
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
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
爲陰氏子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
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
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卽拜佚爲太

古今要語卷三

聖

子士傳以博士桓榮爲少傅

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宜封禪泰山詔曰卽位三十年
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
放乎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於是羣臣不敢復
言

京兆椽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奸枉每讀
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及守會稽爲
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

帝每日視朝日晏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
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石

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養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帝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已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乾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古今彙語卷三終

古今彙語卷三

畢

古今彙語卷之四

立賈人馬氏為皇后，子煜為皇太子。后援之女也。德冠後宮。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謁望見后袍衣疎麤，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綉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漢明帝

時大旱，尚書僕射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詔策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屨勿謝。

古今彙語卷四

十一

又勅大臣止作諸宮，減省不急，遂應時澍雨。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嘗以事怒郎樂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

松坐怨望，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初，上為太子，大中大夫鄭興子眾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繼，眾請之。眾曰：太子乃儲君，無外交之義。漢

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道
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住及松敗賈
客多坐之惟衆不樂於辭

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尚書令宋
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
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恤之
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義可一去檻穽除削課
制其後無復虎患帝問均名故任以樞機

東平王蒼來朝月餘還國帝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
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

古今要語卷四

二

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
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
王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命帶之

楚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廢徙丹陽英自殺
連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是時上
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無敢以情恕侍御史寒
朗心傷其寃上疏力言其無辜馬后亦以楚獄多
濫乘間爲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
所降宥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按楚
王英獄事條別上之得宥出者四百餘家

楊終上疏曰聞者北征荒服西開三十六國百姓
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
下宜留念省察帝下其章第五倫亦同終議卒融
鮑昱皆以爲孝子無改父之道征伐邊外屯戍西
域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
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
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帝從之漢
章帝

古今要語卷四

三

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陳寵上疏曰臣
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毋
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
濟之以寬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嗟
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全廣至德以奉
天心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可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
外戚之故太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
塞不開澍雨之應故先帝慎防舅氏不令在樞機
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
以馬氏比陰氏乎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
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吾豈可上負先帝下虧先

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帝省詔悲歎重請
之太后曰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憂儉再實之木
其根必傷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若
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令俗
美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

太后見衛尉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
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多費
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
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痍楚王
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

古今要語卷四

四

高一尺城中好廣肩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
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太后深納之

諸馬既得罪竇氏益貴盛皇后兄憲弟篤喜交通賓
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自人
省闈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
廢綱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臣愚
願陛下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祿此臣所至願也
時憲恃官掖之勢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田園發
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王田園時何
異於趙高指鹿爲馬乎久念使人驚怖國家棄憲

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爲毀服深謝乃得解
使以山還公主

帝拜班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
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窠不敢前因上書陳
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
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二至
之譏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
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
師幹謂超曰邑前毀君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
其吏送侍子乎超曰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
之非忠臣也

古今要語卷四

五

韓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邑人許伯
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
責輟耕相讓其治邑也有三異焉蝗不入境化及
禽獸豎子有仁心是也

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
事寢疏詔公卿朝臣議夫鴻臚韋彪曰夫國以簡
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
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
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厚鍛鍊之

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閭閻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而問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喬夫提給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帝皆納之

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及復脩武帝均輸之法朱暉固執以爲不可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歸官則下民窮怨

古今彙語卷四

六

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赦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

魯國孔僂涿郡崔駰同遊大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駰僂誹謗先帝事下有司僂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陛下卽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因應修改儻其不

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書奏詔勿問拜僂蘭臺令史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各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造均諫不聽均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賊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仕爲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

古今彙語卷四

七

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安靜之吏個個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其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帝耕於定陶進幸魯祠孔子於闕里謂孔僂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重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闕里此乃崇禮先師增榮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僂郎中

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
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慈少文采在位以
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
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
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
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寐若是者豈可謂無私
乎

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皆在親要之地崔駰以書戒
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
不驕傲者未之有也昔馮野王稱爲賢臣近陰衛

古今彙語卷四

八

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漢興外家二十保族全身
者四人而已書曰鑿于有殷可不慎哉

初梁貴人既死官省事秘莫有知帝爲梁氏出者舞
陰公王子梁扈奏記三府太尉張輔言狀帝感慟
良久會貴人姊上書自訟乃知貴人枉歿之狀三
公奏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曰
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
復議乃追尊母梁貴人爲皇太后封梁棟三子爲
侯梁氏自此盛矣

漢和帝
帝因朝會召見諸儒曾不買進黃香等相難數事帝

善不說特賜不冠不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
言非從已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
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
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也

自假司馬入西域以功封定遠侯至是以久在絕域
年老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
關乃徵超還以任尚代爲都護請教於超超曰君
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
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
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

古今彙語卷四

九

超言

仲長統昌言曰光武皇帝愷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
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
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至於中世權移外戚
寵被近習水旱爲災此皆戚宦致然也反以策讓
三公至於死免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積
加於生民不亦遠乎

漢安帝

弘農楊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
孔子楊伯起騰聞而辟之累遷荆州刺史東萊太
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爲昌

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
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
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去震性公廉子孫常蔬
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
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鄧騭會公卿議欲棄涼州并力北邊曰譬若衣敗壞
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
皆以爲然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
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勞而後定今憚小費舉
而棄之一也涼州旣棄卽以三輔爲塞關陵單弱

古今要語卷四

十

二也烈士武臣多出涼州羌口所以不敢入據三
輔爲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今割地而棄
之民庶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口卒然起
謀驅氏羌以爲前鋒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
漢有三也西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椽屬拜
牧守長吏子弟爲椽以安慰之

以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
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
之秋也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白椽吏以下
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

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
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
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
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

尚書陳忠以詔書旣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
不能容乃上疏豫廢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
大網切直之諫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
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羣吏必承風響應爭爲切
直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從之

古今要語卷四

十一

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治
以去穢爲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克庭宜速出阿
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帝不聽
時居延都尉范滂犯賊罪吏議方增錮二世劉愷以
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
於善也今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祥刑之意
也詔從之

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竊聞使者所過威重郡縣王
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伯榮之威重於陛
下矣昔韓嫣托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

一拜而媢受殿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
乾綱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幾書奏不省

初汝南太守王龔好才愛士以袁閔爲功曹引進郡
人陳蕃黃憲等憲不屈蕃遂就吏憲世貧賤父爲
牛醫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異之謂
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閔所問曰子國
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
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
失也其母問曰子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
叔度自以爲無不及旣睹其人瞻之在前忽然在

古今叢語卷四

三

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及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
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
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
還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
挹叔度汪汪若干頃波澄之不濁清之不濁不可
量也

耿寶薦李閔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
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勅寶
大恨而去閔顯亦薦所親震又不從司空劉授閔
而辟之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爲王聖修第樊

豐周廣謝暉等傾搖朝廷震上疏曰方今災患滋
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而爲阿母起第
爲費巨億廣暉兄弟依倚近倖與之分戚屬託州
郡傾動大臣招徠海內貪汚之人受其貨賂復得
顯用白黑混淆天下謹譁臣聞財盡則怨方盡則
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上不聽

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帝
以羔幣聘之燮宗族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爲
國君獨何爲守東崗之陂乎燮曰夫脩道捨羣
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載至近縣桐

古今叢語卷四

三

病而還
樊豐令耿寶奏震怨望卽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
遣歸故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
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言疾姦臣狡猾而不
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而日復見日月
飲散而卒

周舉謂司徒李郃曰韓嬰常欲殺舜舜事之愈謹鄭
莊公秦始皇怨母隔絕後感穎考叔茅蕉之言復
脩子道今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
主上何以令天下宜密表請朝卽上疏帝從之

太后意乃安 漢孝順

司隸校尉虞詡彈劾權貴百官側目三公劾詡下詡
獄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
御轡臣所發舉罪非一三公恐為臣所奏遂加
誣罔臣將從史魚死節以尸諫耳乃出詡獄詡上
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
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伏見議
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
匡弼之益由是拜左雄尚書

南陽樊英以學行有名前後禮請不應帝復以策書

古今叢語卷四

古

玄纁備禮徵英待以師傅之禮英始就聘及應對
無奇謀深策譚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
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
輔是君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
主及其受爵祿又不問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遣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
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詎
曰曉曉者易缺傲傲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近樊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既而毀
謗布流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

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
服一雪此言耳

李固郃之子也少好學嘗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
從師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
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昔宣帝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
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今典城百里轉動無
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
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帝感其言復中無故
去官之禁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

古今叢語卷四

古

洛陽宣德亭地拆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對策李
固對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
喉舌尚書亦為陛下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
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
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
流必潔猶叩樹木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
令豈可蹉跌且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今隄
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
州郡者四肢也心腹痛則四肢不舉故臣所憂在
心腹之疾非四肢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

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憂矣上覽衆對以李固爲第一。

以梁商爲大將軍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李固爲從事中郎固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災異屢見天道無親可爲祗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外戚凡輩就榮耀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

扶風法真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

古今要語卷四

十六

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初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至是雄爲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污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悟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

時宦官競賣恩勢惟大長秋良賀清儉厚退及詔舉

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莽長於官掖旣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者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楊徐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爲廣陵太守綱獨單車詣嬰壘門以書喻嬰請與相見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嬰聞泣下曰荒

古今要語卷四

十七

喬思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蘇章爲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欲索其姦贓乃請太守爲設酒餞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吳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嵩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

伏罪性慙懼自首具譚父言祐曰緣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示遺之

皇甫規以梁冀并不疑專政諷其增修謙節對曰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機者也若其平志畢力以廣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盤鼎之趾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冀忿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托疾免歸

絲纒皆章帝曾孫絲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

古今叢語卷四

九

歸心焉而纒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年長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纒入南宮卽皇帝位罷絲歸國

廣桓帝

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疋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上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

遊畋宜有節况今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與馬之觀乎書奏不省

秦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周遊郡國茅容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暎容獨危坐秦見而異之因請寓宿且日容殺雞食母餘半皮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秦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

古今叢語卷四

九

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秦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秦曰吾夜觀乾象畫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秦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爲師表

陳留仇香至行純默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爲蒲亭長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卽爲孝子

考城令王奐署香爲王簿謂之曰開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香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爲也奐曰枳棘之林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俸資香使入太學郭泰符融齋刺謁之因留宿明旦泰拜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

徵東海相劉寬爲尚書令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古今叢語卷四

辛

大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衆禮之中婚禮爲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考壽之福臣切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乖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

岑暉逃竄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曰傳言相

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幸以要君致戮自遺其咎吾何容隱之乎暉竟獲免

河南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憤憤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大學遊士共爲部黨誹訕朝廷於是朝廷震怒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郤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愛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各不彰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

古今叢語卷四

壬

辭所連及杜密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滂曰臯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

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耻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太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

杜密素與李膺各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爲北海相
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
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
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對曰劉勝位爲
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
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
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
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陳蕃既免朝廷震慄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乃西
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等使訟之武

古今叢書卷四

五

上疏曰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曠年拘錄事無
數驗膺等誠陛下稷契伊呂之佐而虛爲奸臣賊
子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書奏霍諝亦爲表請
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甫曰卿等
更相拔舉迭爲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有言見
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
同其污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脩
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
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甫愍然
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引宦官子弟

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乃赦黨人二百餘人放
歸田里禁錮終身

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譏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
奚吾何謝焉

初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惟
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從事坐傳
舍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
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
同五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
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
能也

古今叢書卷四

五

汝南督郵吳道受詔捕范滂至征菴抱詔書閉傳舍
伏床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
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
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
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
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
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
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問之其
不流涕後漢帝

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曠烏爰止於誰之屋爾蔡雖好臧否人物而不爲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曰選伯玉耻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孔褒不

古今叢語卷四

五

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獄之詔書竟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

夏穰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已出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髮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爲治家傭人無知者黨禁未解而卒初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

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間自同傭人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惟蟠超然免於評論

適黃巾賊反事發上乃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角通皆叩頭求退已而其語曰強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怒曰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侍中向栩譏刺左右張讓誣栩與角爲內應殺之郎中張

古今叢語卷四

五

鈞上書曰張角作亂其源皆由十常侍侵掠百姓故聚爲盜賊也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寇自消矣帝以鈞章示諸常侍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涼州從事蘇正和案致武威太守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自解訪於漢陽長史蓋勳勳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報之勳不從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隼欲其鷲也鷲而烹之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使君謀非爲正和也怨之如初後勳爲羌所敗身被三創墜坐不動羌滇吾以身

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爲負天勳仰馬之
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羣差服其義勇遂還漢
陽

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崔烈本
冀州各士至是因傅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爲司徒
而聲譽頓衰及拜日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少甄
可至千萬烈問其子鈞以外議何如鈞曰人嫌其
銅臭耳

帝使宦者趙忠論討黃巾功傅燮有功未封忠遺弟
延謂燮曰傅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

燮正色拒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燮豈

求私賞耶忠愈惡之由爲漢陽太守

涼州賊韓遂閻漢陽太守傅燮欲徇國難其子幹年
十三勅之逃燮謂幹曰聖達節次守節吾必死馬
子有才智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與戰死之
前太丘長陳寔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寔在鄉閭
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
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楊賜
陳耽每拜公卿輒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

關東諸將以帝幼冲運於流卓遠隔關塞不知存亡

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爲主議上虞尊號
虞厲聲叱之曰王上蒙塵吾未能清雪國耻諸君
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汚
耶韓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欲
奔邊外以自絕袁紹乃止

孫堅進屯陽人與董卓戰擊破之或謂袁術曰堅若

得洛不可復制此謂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

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爲國家

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讐而將軍受浸潤之言

還相嫌疑何也術即調發軍糧復進軍大谷卓自

出與賊賊走堅追至雒陽掃除陵廟得傳國璽引

軍還魯陽

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

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爲友嘗共

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

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寧

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

也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每見度語

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

無見也由是度稱其賢民化其德

王烈器業過人名聞在原寧之右善於教誘鄉里有
盜牛者王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
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
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知耻惡則善
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
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
事告於烈烈使人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
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
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度欲以爲長史烈辭之爲
商賈以自穢乃免

古今要語卷四

无

荀淑有孫曰彧少有才名何顛見而異之曰王佐才
也及天下亂彧恐穎川有難獨率宗族去依韓馥
會袁紹已奪穰位待以上賓之禮彧度紹終不能
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畧乃去從操操與語大悅曰
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

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張遼從之留弟張超
守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惟臧洪當來救吾衆曰
袁曹方睦洪爲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
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木但恐見制強力不能及
耳洪果徒跣號泣從紹請兵赴難紹不從雍丘遂

潰超自殺洪由是與紹絕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
令陳琳以書諭之洪復琳書曰僕蒙主人傾蓋遂
竊大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
郡將邁屣請師見拒辭行受拘使洪故君遂至淪
沒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行矣孔璋足
下微利於境外賊洪投命於君親子謂余身死而
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遂增兵急攻城陷
洪被執據地瞋目數紹曰諾袁事漢四世五公可
爲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多殺忠良以立
姦威惜洪力劣不能爲天下報仇耳紹殺之洪邑

古今要語卷四

无

人陳容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
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山謂
曰汝非臧洪儻空復爾爲容頤曰仁義豈有常蹈
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願與臧洪同日
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
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楊奉韓暹奉車駕至雒陽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
墻壁間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楊
奉韓暹負功恣肆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
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

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鑿輿旋軫東京秦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乘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操遣曹洪西迎天子值董承忠暹矜功自恣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操引董昭問計昭曰惟有移駕幸許耳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笑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馬東遷於許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

古今叢語卷四

手

孫策取會稽自爲會稽太守會虞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獵輕出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夫白龍魚服困於豫且願少留意策答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劉備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公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

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詔以備爲豫州牧

初備在豫州舉袁煥茂才至是爲布所留使作書罵辱備煥不可布大怒以兵脅之煥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煥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耻將軍之高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彼且煥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

古今叢語卷四

手

楊彪與紹爲婚操惡之奏收下獄孔融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可以袁氏歸罪楊公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乎操卽赦之

袁紹益驕簡精兵使攻許祖授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且廟笑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鍊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病爲公懼之賈詡勸張繡降曹操繡以爲袁強曹弱又先與操有仇詡曰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曹氏

眾弱得我必喜，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十一月，繡幸眾降。

袁紹使人求助於劉表，表竟不至，亦不援。操韓嵩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可也。如不然，固將擇所宜從。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此萬全之策也。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許曰：君為我觀其變。嵩曰：嵩守節者也。今君臣各定，以死守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

古今要語卷四

三

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表強之，嵩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將斬之。嵩不為動。徐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乃囚之。

孫策襲廬江太守劉勳，取之，因徇豫章。謂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卿便在前，具宜孤意。翻乃往見華歆，說之曰：竊聞明府與鄱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也。翻

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敢，孰與鄱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意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談耳。精兵不如會稽賓如尊教，孫討逆智畧超世，用兵如神。今君守孤城，資糧不足，不早為計，悔莫及也。歆乃夜作檄，明且遣使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策向歆拜禮為上賓。

曹操自引兵擊劉備，備進，拔下邳，擒關羽，使張遼說羽降。羽表三約，以明已志，操從之。時備妻甘糜二夫人為操所獲，操欲亂其臣主之義，使羽與夫人共居一室，羽避嫌，秉燭侍立至天明。

古今要語卷四

三

曹操壯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也。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拜書告辭，而韓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孫策既定江東，欲乘虛襲許都，詔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守許貢之奴，因其出獵，伏而射之，中頰，創甚。呼弟權代領其眾，謂曰：舉江東之眾，夾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

保江東我不如卿策卒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其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仇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孫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周瑜薦魯肅於權權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

袁紹自軍敗愆憤發病卒紹有二子譚熙尚衆以譚

古今要語卷四

舌

長欲立之審配矯紹命立尚譚不得立自將軍屯黎陽欲攻尚譚別駕王脩諫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譚不聽

曹操責孫權質子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將軍承父兄餘貲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人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見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自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

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袁譚袁尚治兵相攻時曹操擊劉表軍西平譚遣辛毗詣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君子違難不適譬國交絕不出惡聲况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遺同盟之耻哉又與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當先除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毗至西平操羣下多以爲劉表疆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

古今要語卷四

舌

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使二子和睦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操遂擊尚破之自領冀州牧

袁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故出奔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守令背袁向曹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處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

時政歸曹氏荀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申鑒五篇奏之其大畧曰爲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宜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乘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教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徵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

古今叢語卷四

三

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劉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之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

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

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感

古今叢語卷四

三

悟求出表乃以琦爲江夏太守及操擊表會表卒琮嗣未幾遂舉州降操備大驚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備將其衆去過襄陽州人多歸備北到當陽衆十餘萬人日行十餘里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曹操以江夏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兵五千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乃棄妻子走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

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

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詣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詣孫權。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羸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而事之。權曰。劉豫州何

古今要語卷四

亮

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安能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曹軍必矣。操軍破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

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

法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益州土沃財富。大業可成。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受。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自將數萬人入益州。備至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劉璋往會之。增備兵。使擊張魯。

古今要語卷四

亮

備未卽討。韓玄。備恩德以收衆心。董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荀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彧勞軍於譙。或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備之自新野。奔江南也。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詣魏公。操請葛亮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爲恨。巴遂入蜀。依劉璋。備攻成。掇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望風景。

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
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
彭萊璋所損棄劉巴宿昔所忌恨備皆處之顯任
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
和

法正一殄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
法正大橫宜稍抑之亮曰王公之在公安也北畏
曹操東懼孫權近前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
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翔翔不可復制今奈何禁止
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

古今叢語卷四

望

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者法正謂曰昔
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緩刑弛禁以慰
民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
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
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上人士專權自恣君
臣之道漸以凌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
恩竭則慢所以致敵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
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
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劉備以零陵蔣琬爲廣都長備嘗因遊觀至廣都見

琬衆事不治時又沉醉大怒將加刑戮諸葛亮請
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
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
乃不加罪

操擊權留少子植守鄴以那願爲植家丞願防閑以
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禪有文辭植親愛
之禪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
招謗其罪不小恐實懼焉

古今叢語卷四

望

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五官將仁孝聰敏宜承
正統琬以死守之他日操屏人問貴詡謝然不
對操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本
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丕既立抱議即幸毗頸
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妻憲英英曰太
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至剛
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
其不昌乎

權遣陸遜討丹陽山越平之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
枉取人民遜後過都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

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遜豈可復毀以亂聖聽乎？權曰：此誠長者之事，人不能為耳。

時有金禕者，自以世為漢臣，乃發憤與紀晃起兵，挾天子以伐魏。南援劉備，不克而死。

古今叢語卷之四終

古今叢語卷四

望

古今叢語卷之五

帝耻關羽之役，將擊孫權。群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嘗戒飛曰：卿刑殺既過矣，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帝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州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張達、范疆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漢昭烈

古今叢語卷五

一

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帝不聽。時吳人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相問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陸遜亦表明瑾必無此權，報曰：立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何不留之子瑜？言亮已委質於人，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能間也。

吳王權遣中大夫趙咨入謝，魏主不問咨曰：吳王何

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魏王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丕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丕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丕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古今要語卷五

二

遜初為大都督，諸將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拔劍曰：僕雖書生，然國家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耳。各任其事，豈得復辭？諸將乃服。權聞之，謂遜曰：公何不啓諸將違節度耶？對曰：諸將或任腹心，或任爪牙，皆國家所當與共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帝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嘆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將軍黃權叛降魏，帝既敗退，黃權在江北，道絕不得

還，率其眾降魏。有司請收權妻子，帝曰：孤負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主丕謂權曰：君欲追蹤陳韓邪？對曰：臣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非古人之可慕也。不善之拜為鎮南將軍。

魏文帝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及橫受茅土。後世有背違者，天下共誅之。

曹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

古今要語卷五

三

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削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丕不納，軍竟無功。漢昭烈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為詔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惡

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勿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
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太子禪卽位封丞相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
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脩法制下教曰夫衆
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雖相違覆職闕
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
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察署上
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
反幼宰之勤渠有裨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
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勸見啓誨幼宰每

古今叢書卷五

四

言則盡傳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
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嘗自校簿書王簿楊順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
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
行之謂之士大夫故兩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
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王者彼誠達於
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
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時三公無事希與朝政廷尉高柔上疏曰公輔國之
棟梁而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廉儉有進納誠非

朝廷崇用大臣大臣獻可替否之義也自今有疑
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朝望者可時延論博盡
事情庶有補益魏主不嘉納之

遣尚書郗芝脩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不得見
芝芝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王
權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王幼國小爲
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
亦一時之豪傑蜀有重險吳有三江合此二長共
爲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若委質
於魏魏必望大王入朝求太子內侍若不從命則

古今叢書卷五

五

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
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
事與漢連和
張溫少以俊才有盛名薦同郡暨藍爲選部尚書藍
好爲清議彈射百僚嚴奏三署貶高就下十不存
一其居位貪鄙志節卑污者皆以爲軍吏多揚人
暗昧之失以顯其論陸遜弟瑁與書曰聖人嘉善
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今王業始建乃漢高棄
瑕錄用之時汝南月旦之評恐未易行也藍不聽
於是怨憤盈路言藍及選曹郎徐彪用情憎愛皆

坐自殺温斥還本郡以卒始温方盛用事虞俊嘆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未幾果敗漢後帝

丞相亮率衆討雍閭參軍馬謖送之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傳入斬雍閭孟獲收聞餘衆以拒亮獲素爲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問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卽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古今叢書卷五

太

亮平南中用其渠帥或諫之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留兵則無所食一不易也爰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又成禍患二不易也爰累有廢殺之罪自嫌爰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爰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不復反郭后無子魏主不使母養平原王胤胤母被誅故未建爲嗣胤事甚謹后亦愛之不與胤獵見子母

鹿既射其母命胤射其子胤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不釋弓矢爲之惻然及是疾篤立爲太子遂崩太子胤卽位

太子胤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卽位後群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曄出或問何如曰秦皇漢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洼政之始陳群首上疏曰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固國之大患然若不和睦則有讐黨而毀譽失實二者不可不深察也

古今叢書卷五

七

魏徵處士管寧不至寧在遼東三十七年魏主丕徵之乃浮海西歸以爲大中大夫不受至是華歆爲太尉讓位於寧不許徵爲光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寧復不至吳遷都建鄴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南陽劉廙嘗著先刑後禮論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辨而詭先聖之教君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與江陵都督步騭書求見啓諫騭上疏曰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各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在

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願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魏主聽訟觀置律博士尚書魏頌奏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者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從之

魏尚書諸葛誕等有罪免誕與鄧粲等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玄等為四聰誕輩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衛臻子烈以父居執位容之為三豫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

古今叢書卷五

人

天下者莫不貴樸忠之士疾虛偽之人以其敗俗傷化也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群互相褒嘆此皆法之所不赦也願善其言仍免誕粲等官

魏作洛陽宮陳群諫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邊境有事乎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而止後復作之謂群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願為之少省又欲平北芒作

臺觀以望孟津王基上疏曰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勞役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水舟之喻漢文之時唯有同姓諸侯賈誼憂之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

魏作凌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魏主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今始構閣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得歸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今宜休罷百役增修德政

古今叢書卷五

九

則可以轉禍為福矣魏高堂隆上疏曰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重臣風也玉臺瓊室夏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大葦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祇符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威魏主赦不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叔意乃解

司馬懿為兖州刺史王昶應選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沉名其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

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久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黜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幾也。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陳矯爲尚書令。尚書郎廉昭以才能得幸。好發摘群臣。細過以媚上。嘗奏左丞罰當關。不依詔抵罪。矯

古今要事卷五

上

當連坐。杜恕上疏曰。陛下憂勞萬幾。而庶事刑禁。日弛原其所由。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也。魏主叡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黜退。叡慙而還。叡嘗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

魏主叡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虞毓曰。選舉勿取有名。辟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

名。非所當疾也。但當有以驗其後耳。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爲進退。故真僞混雜。虛實相蒙。叡納其言。

詔故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詔下百官議。崔林曰。考課之法。存乎其人。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欲

古今要事卷五

上

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若使容身保位者。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者。抱見疑之勢。公議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課。猶不能盡一才。又况於世俗之人乎。議竟不行。

魏衛臻典選舉。將濟遺之書曰。漢祖以亡臣爲上將。周文拔漁父爲太師。布衣斯養。可登王公。何必試而後用。臻曰。子欲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盧毓論選皆先性行而後言才人或問之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時人服其言

大司農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性情好尚於秘書郎郤正正曰奉親虔恭舉動仁恕有古世子之風光曰此皆家戶所有耳吾欲知其權器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安有施為智調藏於胸懷權器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儲君讀書寧當放吾等竭力博識以備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

古今叢書卷五

十一

爵位耶當務其急者止深然之

以蔣琬為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簡畧琬與言論戲時不應或謂琬曰戲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而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貸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耳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憤憤誠不及前人王者請推治之琬曰吾實不及前人無可推王者請問憤憤之狀琬曰苟共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矣後敏坐事繫獄衆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魏欲廣田畜穀於楊豫之間鄧艾以為昔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溉灌通漕運計除眾費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古今叢書卷五

十一

管寧卒於魏寧各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卽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皆化服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間之無不嗟嘆子逸拜郎中後為博士

魏宗室曹問上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疎並用故能保其社稷今州郡牧守皆跨有千里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王空虛之地君不使之民曾無一人問廁其間與相維制非所以疆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偃以其扶之

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何欲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用。

帝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諫曰。世祖初入河北。馮異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遂理冤獄。崇節儉。故能以弱為強。而成帝業。洛陽嘗欲小出。姚期進諫。即時還車。及潁川盜起。寇恂請身往臨賊。聞言即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帝者之欲善也。如此。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以副人望。省減樂官。以成先帝之志。不聽。

古今叢語卷五

古

吳王權詔徙武昌。材瓦脩建業宮。有司奏故宮歲久。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伐。權曰。大禹以甲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賦歛。若更通伐。恐妨農桑。武昌材瓦。自可用也。

曹爽既為司馬懿所誅。其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無子。其父欲嫁之。令女截耳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又斷其鼻。其家驚惶。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至自苦乃爾。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時。尚欲保全。况今衰亡。何忍

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乎。懿聞而賢之。

何晏方用事。自以為一時才傑。嘗為名士。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自况也。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座。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作一卦。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鼻上。何也。輅曰。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

古今叢語卷五

古

惠謙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眾。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侯莫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輅舅問之。責其言太切。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及晏等敗。其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暎。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稿木。此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晏素以貌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不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王弼之徒。就為清談。祖尚虛

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魏光祿大夫徐逸卒盧欽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或問欽當武帝時人以爲通自爲涼州刺史還人以爲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耶。

古今叢書卷五

七

吳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乃徙齊王會於豫章瑯琊王休於丹陽奮不肯徙恪遺之牋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仇讐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大王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廢諸將私殺左右小大驚怪莫不寒心俚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若棄忘先帝法教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懼遂行詔昶等三道擊吳恪與戰於徐塘魏人敗走吳獲資

器山積振旅而歸朝廷欲貶諸將師曰此我不聽公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惟削其弟昭爵而已後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討胡未集而鴈門新興以遠役驚反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

夏侯玄及何晏鄧粲俱有盛名欲奪傅嘏嘏不受苟彘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家之人也鄧玄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讐如前無親以吾觀此

古今叢書卷五

七

三人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况朕之乎卒如其言嘏又以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僞而多疑矜小智而昧於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吳大司馬呂岱親近徐原賜以巾襦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岱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責德淵者也及原死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何所聞過乎諸葛誕素與夏侯玄等友善玄及王凌毋丘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賑施以收衆心司馬昭

初秉政道賈充至淮南見誕論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克然還言於昭曰誕在揚州得士衆心名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名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名之詔以誕爲司空不就徵遂會吳起兵司馬昭奉魏主髦攻之吳遣人救誕

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率數萬人出駱谷郿

艾進兵據之以拒維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誰

周作仇國論以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強者

古今叢書卷五

大

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勾踐恤衆以弱斃疆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強漢弱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深根者難拔據周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

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贖征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魏司馬昭拔壽春殺諸葛誕議者以淮南仍叛吳兵家在江南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得亡還適可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安處之

魏地井中屢有龍見群臣以爲吉祥魏主髦曰龍首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非非嘉兆

古今叢書卷五

九

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自出討之遂拔劍升輦率殿上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克自外入逆與髦戰於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抽戈刺髦殞於車下昭入殿中召群臣會議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毋毋笑曰人誰不死但恐不得其所以此非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慟一市太傅孚等請以王禮葬髦許之昭言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

中常侍黃皓用事士大夫多附之唯尚書樊建不與皓往來秘書令郗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所憎吳使薛翽來聘及還吳王問漢政得失對曰王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毋相樂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聞鄧艾已入平土譙周乃白帝遣使奉璽綬詣艾降北地王謀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

古今要語卷五

平

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謀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艾至成都帝率群臣面縛詣軍門降姜維等得帝敕命亦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艾收黃皓將殺之皓賂左右得免

鍾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屍昭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會為叛逆而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骸仁流朽骨當時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關法立於上

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悅與宴談而遣之魏元帝

初鍾會伐漢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任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不聽憲英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

古今要語卷五

主

魏詔晉公昭進爵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顛共詣晉王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疑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顛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顛之重也

魏王禪位於晉出舍金墉城太傅司馬孚拜辭流涕歛歎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晉世

諫官傳玄以魏末士風頹敗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

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隆
典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
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是以猶敢有言晉
主嘉納其言然亦不能革

有司奏東宮施敬二傳其儀不同晉主曰崇敬師傳
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不臣乎令太子申拜禮
晉主徵李密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固辭其表曰
臣以險巖夙遭閔凶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
無臣無以終餘年祖孫二人更相爲命臣密今年
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
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帝許
之

古今叢語卷五

五

濟陰太守艾立言故蜀名臣子孫宜量才敘用以慰
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晉主從之詔曰諸葛亮在
蜀盡其心力子瞻臨難死義其孫京宜隨才署吏
免傅食子奴爲庶人又以立爲散騎常侍漢故尚
書程璜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晉主聞其名以問立
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
時之望故不以上問耳璜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
矣此吾所以善夫人也

吳大將軍陸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
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併於
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廣於秦漢而
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非西楚之疆議者所恃徒
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
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食忘念夫事
君之義犯而勿欺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吳主不
納

古今叢語卷五

五

晉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荷最馮統之徒皆惡之從
甥王衍嘗請祜陳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行拂衣
去祜顧謂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
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祜以軍法將斬王戎
行戎之從弟也故皆憾之時人謂之語曰二王當
國羊公無德
賈充與朝士晏河南尹庾純醉與充爭言充曰父老
不歸養卿爲無天地純曰高貴卿公何在充慙怒
上表解職詔免純官齊王攸以爲純於禮律未有
違者詔復以純爲祭酒
晉以嵇紹爲秘書丞紹以父康得罪屏居私門至是
山濤薦徵之紹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

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况於人手緒乃應命初東
關之敗文帝問祭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司馬
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
斬之儀子哀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
就未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旦夕攀栢悲號涕淚
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
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業我家貧許口而田度
身而蠶人或饋之不受遂不仕而終

晉立后楊氏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晉王初聘后后
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

古今彙語卷五

語

晉王弗聽竟立后駿驕肆自得鎮軍胡奮謂曰卿
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
者但早晚事耳

晉詔遣諸王就國封功臣爲公侯羊祜封南城郡侯
固辭不受祜每拜官晉多避讓誠心素著故特見
申於分列之外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
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
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

晉王與張華圍碁預表適至華推枰歛手曰陛下聖
武國富兵強吳王淫暴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

勞而定願勿以爲疑晉王乃許之山濤退而告曰
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爲外懼豈非
筭乎

晉司徒長史傅咸上書以爲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
當今之急在并官省役務農而已遂議省州郡縣
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爲省吏不如省官
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
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畧
苛省小失變常以微利者必誅所謂省事也以
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天下之

古今彙語卷五

語

悉省其半恐郡國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也
吳王使丞相張悌諸葛說等帥衆三萬渡江逆戰大
敗親迎悌欲共遁去悌垂涕曰我爲兒童時便爲
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願今
以身殉社稷復何遁邪說流涕而去悌遂爲晉兵
所殺

晉賜孫皓爵歸命侯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
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
曰問君於南方鑿人目割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
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

默然甚愧。

王渾與濟爭功渾表濟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有司奏請檻車徵濟帝弗許濟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濟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王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此而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濟曰吾始懲邠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造

古今叢語卷五

美

諸胸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濟功重報輕為之憤已

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使人崇儉惜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晉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為太子傅寔以時俗善進趣少廉讓嘗著崇讓論以為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而優劣難分讓則競推於勝已而賢

知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則讓之者多矣馳騫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

何晏等祖述老莊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廢弛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絕無也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是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恃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以有為分者也故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然習俗已成頠論亦不能救

音孝惠

裴頠后之親屬且雅望素隆乃拜尚書僕射又詔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回辭或謂曰君可以言當盡言

於宮中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顧不能從時顧薦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愆而無厭乘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褰裳而就之哉

齊王問既得志驕奢擅權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墮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問孰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

古今要語卷五

天

三臺選舉不均驛寵用事南陽處士鄭方上書諫曰大王安不慮危燕樂過度一失也宗室骨肉互相疑貳二失也一不靜不以爲意三失也百姓困窮不問賑救四失也義兵有功久未論賞五失也孫惠亦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強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各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爲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

之道委重二王長揖歸藩則太伯子臧不得專美於前矣阿不能用惠辭疾去

成都王穎以陸機爲都督兵敗初機與宦者孟玖有隙至是譖於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穎怒使率秀將兵收機機問秀至爲機辭穎既而嘆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收其弟雲皆殺之又收機司馬孫拯下獄獄吏掠拯數百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何不愛身也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乎玖等令獄吏詐爲拯儻亦喪三

古今要語卷五

天

族匡門人費慈宰意請獄明拯冤拯嘗遺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因言拯冤玖又殺之雍州刺史劉沈及順戰敗死之沈被獲謂順曰知己之惠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違天子之詔重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沈臨之戮其甘如薺順怒斬之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穎遣兵戰於滎陰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冠衛乘輿死生以

之佳馬何爲及石趙軍至乘輿敗績百官侍衛皆
散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被殺血濺帝衣穎迎帝
入鄴左右欲浣帝衣帝曰稽侍中血勿浣也陳珍
上官已奉太子單守洛陽越走還東海

漢王淵遣劉曜寇太原取涇氏喬喻寇西河取介休
介休令賈渾不降喻殺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
喻而哭喻又殺之淵聞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
喻望有種乎追還降秩四等收渾屍葬之

陳敏據江東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討之時侃與敏
同郡又同歲舉吏或謂弘曰侃脫有異志則荊州

古今叢語卷五

手

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
侃聞之遣子洪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參軍資而遣
之曰匹夫之交尚不負心况大丈夫乎至是擊破
敏兵

諸名士相與登新亭游宴周顛中坐歎曰風景不殊
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
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眾
皆收淚謝之晉孝懷

太子洗馬衛玠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爲人有不及可
以情恕非意相于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怒之

色

琅邪王睿參佐多遊事自逸參軍陳頴言於睿曰今
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
車又將隨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不從
晉孝愍

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
鷄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睿以
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師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
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口相魚
肉遂使戎狄乘隙奔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

古今叢語卷五

手

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逖董統之以復中
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
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
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
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
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
進琨謂人曰常恐祖生先吾着鞭
王敦徙陶侃爲廣州刺史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
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
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

漢劉曜陷北地進至涇陽獲將軍魯充梁緯飲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爲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爲幸曜曰義士也與之劍令自殺緯妻辛氏美色曜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寇乎乃自殺曜送帝於平陽漢王聰以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

古今叢語卷五

垂

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盟期以翼戴晉室琨遣溫嶠奉表詣建康勸進謂嶠曰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王以慕容廆爲龍驤將軍大單于處士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廆從之亦遣使勸進東晉元帝

征南軍司戴逸上疏以爲喪亂以來庠序廢廢議者或謂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主

從之始立太學。

太子紹爲皇太子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容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爲布衣之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之聘其妹爲紹妃使亮侍講東宮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嶠之詣建康也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既至屢求返命朝廷不許會琨死除散騎侍郎嶠問母亡阻亂不得奔喪固讓不拜詔曰今桀逆未梟諸軍奉迎梓宮猶未得進嶠可以私難而不從王命

古今叢語卷五

垂

那嶠不得已受拜。

詔州郡秀孝復試經策時詔郡公卿士各陳得失鄧史中丞熊遠上疏以爲梓宮未返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群臣不以警賊未報爲耻務在調戲酒色二失也選官惟白衣請託三失也古之取士敷奏以言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茲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尚書陳頌亦上言宜循舊制試以經策從之。

時宇文氏攻慕容廆廆大敗之遣長史裴疑獻疑

至建康盛稱庖之威德賢傳皆爲之用帝欲留疑
疑曰舊京淪沒山陵穿毀各臣宿將莫能雪耻獨
龍驤竭忠王室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不返必孤
其嚮義之心使懈於討賊也帝然之遣使拜庖爲
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趙王曜作鄴明觀及西宮凌霄臺又營壽陵侍中喬
豫和苞力諫曜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
可謂社稷之臣矣其悉罷諸役

祖逖鎮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鎮戍歸逃者
甚衆境土漸蹙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

古今要語卷五

書

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
結以恩禮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於晉逖練兵積
穀爲取河北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修
祖父墓置守塚二家因與逖書求通逖牙門童建
降於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
讐將軍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
皆不納禁諸將不使暴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
息

敦將作亂謂謝琨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
側之惡何如琨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

君庸才豈達大體遂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
刁協帝大怒詔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
五千戶侯

譙王丞甘卓起兵討王敦敦遣魏乂攻長沙城池不
完資儲又關人情震恐或說丞南投陶侃或退據
零桂丞曰吾之志欲死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爲奔
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
守虞望戰死甘卓亦遣丞書勸之且云當以兵出
沔口斷敦歸路則湘隔自解丞復書曰足下能奪
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

古今要語卷五

書

矣卓不能從
帝畏王敦之逼以郗鑒爲外援使鎮合肥敦忌之長
鑒爲尚書令鑒還過敦敦與論西朝人士曰樂彥
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彥輔道韻
平淡慙慙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能擬
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
敦惡其言不復見敦當皆勸殺之不從鑒還臺遂
與帝謀討敦

晉明帝

晉以陶侃都督荆湘等州軍事荆州士女相慶侃性
聰敏恭勤終日歛膝危坐軍府事檢攝無遺未嘗

少間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間於後是自棄也諸蔡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備博之具悉投於江嘗曰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洗足自謂宏達邪。

宣城內史桓爨起兵赴難初爨欲起兵赴朝廷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宜且案甲以待之爨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攻

古今叢語卷五
宣城爨退保廣德晉成帝

義

蘇峻攻青溪柵卡壺帥諸軍拒擊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珍盱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屍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

溫嶠將起兵討蘇峻遣督護士愆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爲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之侃遣都督護興登帥兵詣嶠嶠於是列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侃復追登返嶠遣侃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且峻約無道人皆切齒今之進討如石投卵若復召兵返

是爲敗於幾成而或者遂謂仁公緩於討賊侃深感悟卽戎衣登舟晝夜而進。

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強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卽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同趣建康峻聞四方兵起自始熟返還帝於石頭導密令張闓以太后詔諭三吳使起義兵會稽內史王舒使庾冰將兵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盧漚吳國內史蔡謨義興太守顧衆等皆應之渾母孫氏謂諱曰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盡遣家僮從軍環珮以給軍費郗鑒遂帥衆渡江與陶侃等會舟師直指石頭峻望之有懼色。

古今叢語卷五

老

蘇峻分兵陷宣城內史桓爨死之初爨聞京師不守進屯涇縣裨惠勸爨與峻通使爨曰吾受國厚恩義在效死焉能忍耻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爨遣將軍俞縱守關石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恩厚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遂進軍至是城陷執爨殺之。

時侃嶠討峻於石頭相持不決嶠軍食盡貸於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臣子肝膽

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俱受國恩。事若濟。則臣主同
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
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
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毛寶殷美等皆
勸侃。乃分米餉。嶠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
循師步兵萬人。復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
逆戰。馬躡侃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
斬首。縛割之。焚其骨。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護。策其
立峻弟逸爲主。閉城自守。趙循遣將擊。祖約于歷
陽。約奔後趙。

古今要語卷五

堯

趙王勒大享群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占何等。主對
曰。陛下神武謀器。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
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
事之。真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
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縮補落落。如日月皎然。終
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
天下也。

張駿遣使上疏。請北伐。初張軌及寔。茂保據江右。軍
旅之事。無歲無之。及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修庶
政。總御文武。咸得其周。民富兵彊。遠近稱爲賢君。

駿遣使上疏。以爲勒雄既死。虎期繼逆。元老消落。
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鑒征西
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舉。

丞相王導以李充爲樞。充以時俗崇尚浮虛。嘗以爲
老子絕仁棄義。蓋患乎懷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
衆耳。而凡人見形逐迹。離本逾遠。乃作學箴。以祛
其蔽。曰。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
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耻。仁義固不可遠去。
其害仁義者而已。

時論者以王導爲帝之師傅。百僚宜降禮。太常馮懷

古今要語卷五

堯

以問合。合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
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
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
德乎。郭璞嘗欲爲之。筮合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
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
命。無勞耆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

封慕容皝爲燕王。初皝遣長史劉翔來獻捷。爲求大
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爲不可。翔曰。慕容鎮軍心
存本朝。屢殲疆敵。使石虎畏懼。功烈如此。而惜海
北之地。不以爲封邑。何哉。尚書諸葛恢獨主異議。

以爲讐敵相攻中國之利唯器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發婦猶知恤宗周之損今晉室阨危君位俾元凱曾無憂國之心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倡邪惑之言四海所以未壹良由君輩耳何充等因奏從之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相繼相尚嘗因宴集謂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爲墟生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沔奢靡做誕蹇謬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

古今彙語卷五

早

王濟民乎充等甚慙乃遣使持節册命與翔偕北公卿餞之翔曰昔少康齊一旅以滅有窮勾踐憑會稽以報強吳蔓草猶宜早除况寇讐乎今石虎李暹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曰是吾心也

古今彙語卷五終

古今彙語卷之六

會稽王昱欲以桓溫弟雲爲豫州刺史僕射王彪之曰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萃於一門非深根固蒂之宜也昱乃更以謝萬代之王羲之與溫牋曰謝萬才流經通使主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荒餘則違才易務矣又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群佻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議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共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東晉秦大旱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綺開山澤

古今彙語卷六

一

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早不爲災秦燕既結好燕使郝晷梁琛相繼如秦嘗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晷東方之事晷知燕將亡陰欲自託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使琛從兄爽館琛於爽舍爽數問琛事琛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其美恐非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琛曰天子之子尚不敢臣其父之臣况他國之臣乎乃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晉帝爽詔進溫丞相大司馬留京輔政溫固辭仍請還鎮姑

熱秦王堅問溫廢立謂群臣曰溫前敗瀨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舉動如此將何以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溫之謂矣晉文帝

秦楊安進攻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送母妻趣江陵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堅欲以虓爲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後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遂不仕晉武帝

謝安好聲律暮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

古今乘語卷六

二

成俗坦之屢以書苦諫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安不能從又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賞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肝食口不暇給今四郊多勦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王猛寢疾上疏曰臣聞報德莫如盡言伏惟陛下威烈震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

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瞻前聖天下幸甚秦王堅覽之悲慟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言終而卒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邪何奪吾景畧之速也

謝安欲增修官室王彪之曰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官室敝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修室屋爲能邪安不能奪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

古今乘語卷六

三

郗超黨於桓氏以父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高我死之後若以哀悼害寢食者可呈此不爾卽焚之超卒惜果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惜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秦王堅與羣臣飲酒以極醉爲限趙整作酒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悅命書以爲酒戒自是宴羣臣禮飲而已

秦韋鍾拔魏典太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梁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言祖冲開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

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餘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秦王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秦王以國士遇我後復爲王猛所賣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

古今彙語卷六

四

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

慕容農謂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善其言行至浞池言於堅曰北鄙之民間王師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畧過人世東夏顧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饑則附人每聞風颺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所欲哉堅曰卿言是

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天命有廢典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還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

慕容冲稱帝於阿房冲頗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曰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成而驕已甚殆難濟乎

燕慕容麟攻秦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荷踰城出聚衆以應麟博陵守將王亮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而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時之功則可矣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罪乎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麟拔博陵執亮殺之

古今彙語卷六

五

秦王登擊安定後秦王苻裝破其輜重秦后毛氏死之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兵入其營猶彎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爲後秦所執其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已殺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汝容乎萇殺之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

委政於瑯琊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酣歌爲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欲，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寶范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國寶遂與道子譖甯，出甯爲豫章太守。甯臨發，上疏曰：「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始無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臣恐社稷之憂，厝火積薪，不足喻也。甯好儒學，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爲貶之太過，竊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沉仁義，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爲後世戒，豈能徇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爲一時之禍輕，歷代之禍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古今彙語卷六

六

萇疾甚，還長安，召太尉姚萇、僕射尹緯等受遺輔政。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輔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萇與秘不發喪，自稱大將軍，帥衆伐秦，執秦王登殺之。

秦太后虵氏卒，秦王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

依漢魏故事，既葬卽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尹緯駁曰：嵩矯常越禮，請付有司論罪。典曰：嵩忠臣孝子，有何罪乎？」晉安帝

秦王興以僭擅內外多難，欲因而取之，使韋宗往規之。僭擅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雄，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興曰：「涼州雖微，僭擅權誦過人，未可圖也。興不聽，使其子弼襲僭，擅僕射齊難討，勃勃果皆敗績。」

古今彙語卷六

七

魏王嗣因羣盜蜂起，引八公議之曰：「朕欲爲民除蠹，而守宰不能撫綏，使之紛亂。今犯者旣衆，不可盡誅。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城侯屈曰：「民逃亡爲盜，不罪而赦之，是爲上者反求於下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王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較勝負也。夫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赦，要爲兩不能去。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也。」嗣從之。旣而遣于栗磾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

劉裕拔廣固，執南燕主超，送建康，斬之。南燕城久閉

劉裕悉衆攻之南燕尚書悅壽開門納晉師超突圍出走追獲之裕忿廣固久不下欲坑之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疆則附之彼皆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坑之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送超詣建康斬之

秦王與命羣臣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世可謂乏才矣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於昔人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昉安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

古今要語卷六

八

劉裕攻司馬休之密以書招休之錄事韓延之延之復書曰夫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混濁當與滅洪遊於地下耳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勰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勰以示不臣劉氏裕遂使參軍檀道濟等率兵乘之休之兵遂大潰

宗室司馬楚之據長社時劉裕誅崩宗室有才望者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乃亡汝穎間聚衆以謀復仇屯據長社裕使沐謙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未得

間乃夜稱疾欲因楚之問疾而刺之楚之果自齋藥往視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七首以狀告曰將軍深爲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以身事之爲之防衛晉恭帝

劉裕至建康中書令傅亮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室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乃書詔遂遜於瑯琊第百官拜辭秘書監徐廣流涕哀慟裕爲壇於南郊卽位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

古今要語卷六

九

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
宋臺始建謝瞻爲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過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而汝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至是病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啟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爲國爲家南北朝宋武

魏光祿大夫崔浩不好老莊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

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爲改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胡爲事此胡神左右多毀之魏主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

宋營陽王

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而有慙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觀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宋太祖文

魏主還平成羣臣請峻京城修宮室曰此蕭何所謂天子以四海爲家不壯麗無以重威者也魏主曰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工之事朕所未爲蕭何

古今彙語卷六

十一

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爲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賞賜皆死事動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晉徵士陶潛字淵明潯陽人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羣爲州祭酒不久解歸召至簿不就後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在官八十日郡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徵著作郎不就自以先世爲晉臣耻復屈身後代不復肯仕宋卒後號靖節先生

浩善占天文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嘗謂浩曰卿

才智淵博著忠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引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庭織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致也

魏主詔舉逸民盧玄等皆賢雋之胄冠冕州邦遂徵玄等數百人差次叙用崔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

古今彙語卷六

十一

黎古弼輔之弼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圃太廣乞減大半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圍碁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摔樹頭歐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免冠請罪魏主曰卿有何罪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所顧慮也

魏主吹於河西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弱馬給之魏主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於遊敗

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強。南寇未滅。吾爲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爲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問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二襲。他日復敗於山北。獲麋鹿數十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既而謂左右曰。弼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表曰。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烏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弼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魏主使高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入言。高允

古今彙語卷六

主

小心慎密。且制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允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逃亂失次耳。臣婦問皆云。浩所爲。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徇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允。詔誅浩夷其族。餘皆誅其身。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

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慙。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爲將來勸戒。崔浩孤負聖恩。不爲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宋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逢竣。齒簿。卽屏在道。傍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

古今彙語卷六

主

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伏如此。其能久乎。竣丁憂。踰月。起爲右將軍。丹陽尹。如故。

宋世祖孝武

高允好切諫。事有不便。輒求見。屏人極論。時有上事。爲激訐者。魏主謂羣臣曰。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切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乃拜允中書令。嘗呼爲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余與高子遊處。

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

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為中書舍人三人權重

當時門外成市顧觀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觀之

善嫌其風節太峻觀之曰辛丑有言孫劉不過使

吾不為三公耳觀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非智

力所移惟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遠妄意僥倖徒

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宋主畋遊無度嘗出夜還勅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

乘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勅乃開宋主曰卿欲效

郵君章耶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

古今彙語卷六

古

陛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仗

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宋策孝秀於中堂揚州秀才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

潔神聖則形全躬化易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上

惡其諒投策於地

宋主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

罷還宋主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故

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

佛若有知當慈悲為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宋

主怒使人驅下殿 宋明帝

魏罷門房之誅詔曰下民克戩不顧親戚一人為惡

殃及闔門朕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

逆外叛罪止其身於是始罷門房之誅魏顯祖勃

於為治賞罰嚴明慎擇收守進廉退貪尤重刑罰

大刑多令覆鞠或囚繫積年羣臣多以為言上曰

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憂苦

則思善故智者以困囹為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

悔而加矜恕耳 宋廢帝

宋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江陵討蕭道成初攸之與

道成同直殿省相善至是道成一旦專權攸之不

古今彙語卷六

五

平謂元琰曰吾寧為王陵死不為賈充生又遣道

成書曰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

遂起兵討道成不克 宋順帝

宋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謀既定粲

以告褚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遣戴僧靜等攻粲

乘踰城走粲下城謂其子最曰木知一木不能支

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僧靜踰城獨進最以身

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

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諱曰可憐石

頭城寧為袁粲死不為褚淵生乘父子亦為追者

所殺

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或親為賸食
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又著神
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於形猶
利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形亡而神在哉子良
使王融謂之曰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
刺如此甚可惜也宜急毀之縝大笑曰便縝賣論
取官已至令僕矣齊世祖武

魏詔均田給事中李安世上言田業多為豪右所占
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魏王善之

古今要語卷六

七

由是始議均田詔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
畝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三十畝盈者得賣其盈
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

魏光祿大夫咸陽公高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
餘年未嘗有譴為人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
素諱人以善恂恂不悅篤親念故無所遺棄薦舉
隨其才行議者多以初附間之允曰任賢使能何
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

魏以高祐為西兗州刺史魏主問祐曰何以止盜對
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况

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又言
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非
所以盡人才也若停薄藝棄朽勞惟才是舉則官
方穆矣又勸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
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
者也魏主善之

齊詔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
齊王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
宗諸鄙薄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
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刊除

古今要語卷六

七

齊以陳顯達為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
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
多事豪俊顯達曰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
提此取而燒之

魏以韓顯宗為中書侍郎顯宗上書謂願早濟北京
以省諸州供張之苦洛陽故基前世已譏其奢宜
加裁損陛下還洛陽輕將從騎涉履山河至於景
晏而食夜分而寢又非所以畜神養性保無疆之
祚也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魏主頗納之
顯宗又言若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所私比來

頗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寡孤獨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始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魏王善之。齊明帝

齊王昭文在位年方十五，起居飲食皆詔宣城王鸞而後行。至是鸞以皇太后令，廢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尚書。虞悺稱疾不陪位，齊王鸞欲引參佐命，悺力辭，因慟哭。朝儀欲料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

魏御史薛聰強劾不避，彊禦魏王，或欲寬貸，聰執爭之。魏主每曰：「朕見聰不能不憚。況諸人乎？自是貴戚斂手。」魏主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術為寄。每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魏主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所能榮也。」

古今要語卷六

大

魏主以久旱不食三日，羣臣請見。魏主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王蕭對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庶人未乏一餐，而陛下撤膳三日，臣下惶惶，益復猜懼。魏主應之曰：「比來中外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寬免，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為？當以身為萬民寒暑耳。是夕大雨。」

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通亡乃制一人通亡，閭門充。後光州刺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閭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魏主從之。

高祖友愛諸弟，始終無間。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物，朝夕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於物，能是二者，則吳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卒無得踐傷粟稻，或伐民樹，皆留絹償之。官室非不得已，不修衣冠，洗濯而服之。幼多力善射，及年十五，遂不復啜，獵常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權在己，無能制之者。若史策不復書其惡，將何所畏忌耶？」齊東

古今要語卷六

九

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梁主雅好儒術，下詔曰：「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固樹，抑此之由。其置五經博士，招內後進州郡立學。」梁高祖

魏有芝生於太極殿，崔光曰：「氣薰成菌，生於墟落，濕穢之地，不當生於殿堂。今忽有之，誠足異也。願陛下側躬聳意，維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嶽矣。」因魏主好宴

樂故光言及之。

魏罷鹽池之禁初魏御史中尉甄琛言曰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今縣官郡國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錄尚書事魏尚書繼奏曰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古之聖人歛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竊謂宜如舊式魏主卒從琛議

古今叢書卷六

主

梁王祀南郊時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於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記號此緯書之曲說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爲法也上嘉納之

魏壽陽大水城不沒者三板楊州刺史李崇勸兵泊於城上將佐皆勸棄城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係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吾豈以愛身而取愧

於至尊哉治中裴綸叛降於梁崇遣從弟神等討執之綸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崇沉深寬厚有方略得士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披靡郝敞謂之卧虎

魏以崔亮爲吏部尚書立停年格時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乃更以崔亮爲尚書亮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沈滯者稱其能洛陽令薛琰上書曰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選曹惟取年勞不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

古今叢書卷六

主

其後甄琛等繼亮爲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魏以房景伯爲東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爲椽令論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愴過求還崔氏曰此雖而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魏爾朱榮既廢立議欲遷都尚書元湛爭之榮怒曰
河陰之役君應知之湛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
奈何以河陰之酷恐元湛元湛國之宗室位居常
伯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後數日榮與魏
主登高見洛陽官闕壯麗乃歎曰元尚書之言不
可奪也由是罷議

魏以高道穆爲中尉魏主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道
穆擊破其車公主泣訴之魏主曰中尉清直豈可
以私責之道穆見魏主免冠謝魏主曰朕愧卿卿
何謝也

古今叢語卷六

五

陶弘景博學好養生仕齊爲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
梁主早與之遊及卽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
虔受屢以手勅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大議必
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爲詩曰夷甫任
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官時士
大夫競談玄空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梁武帝
右丞高綽博士封軌素以方面自業及高肇爲司徒
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歸乃歎曰吾平生自
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
琛起陳四事一曰民不堪命各務流移牧守之過二

曰守宰貪殘由風俗侈靡誠宜禁制節儉三曰斗
筭之人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惟務吹毛求疵
四曰天下無事猶不服給誠宜省事息費養民聚
財啟奏梁主大怒切責之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
言

魏度支尚書蘇綽性忠儉嘗以喪亂未平爲已任薦
賢拔能紀綱庶政嘗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
訓人如嚴師及卒泰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
吾欲全其素志則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
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爲而可令史麻璠越
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載
以布車一乘泰與羣公步送之酬酒言曰爾知吾
心吾知爾志方欲共定天下遽舍吾去奈何因舉
聲慟不覺卮落於手

古今叢語卷六

五

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修梁朝略曰侯景自生猜貳
遠託關隴依憑奸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
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今乃受之以利器誨
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奸時堪乘便則必自據淮
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
殃及池魚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侯景為東魏慕容紹宗所敗自求貶削梁主以景兵
新破未忍移易即以景為南豫州牧蕭介上表諫
曰竊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侯景以凶
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
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棄鄉國如脫
屣昔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
乎梁主不能用

梁散騎常侍韋粲及東西道都督裴之高柳仲禮等
各以兵入援推仲禮為大都督裴之高自以年位
耻居其下粲抗言於眾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

古今乘語卷六



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
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年位皆在粲下直
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若人心不同夫事去矣粲
乃切讓之高遂推仲禮為大都督諸將各有據守
魏太師秦殺其國臣王茂非其罪左丞柳慶諫秦怒
曰卿黨罪人亦當坐執慶於前慶辭色不撓曰慶
問君蔽於事為不明臣知而不爭為不忠慶既竭
忠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耳秦悟亟使赦茂不
及乃賜茂家錢帛曰以旌吾過
侯景使侯子鑒寇吳興吳興兵力寡弱梁太守張暉

不聞軍旅或勸暉效袁君正迎降暉歎曰袁氏世
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墮之吾豈不知此難久全
但以身許國有死無二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
鑒執送建康景欲活之暉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
危不能匡服速死為幸景猶欲存其一子暉曰吾
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奴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
御史中丞沈峻

梁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起兵討侯景郡人
侯安都張偲等各帥眾千餘人歸之霸先遣杜僧
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

古今乘語卷六



霸先曰京都覆沒君好臣死君侯體則皇枝任重
方岳不能赴援遣僕一軍猶賢乎已而更止之乎
乃遣使問道詣湘東王釋受節度
東魏徐之才來景業善圖讖因高德政勸齊王洋受
魏禪洋以告婁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
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
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故
宜早升尊位耳洋至鄴使侍中張亮等見東魏主
通以禪位王洋遂即位國號齊梁簡文
齊王初立留心政務又能以法馭下故戰爭所向有

功後以功業自矜遂事淫樂典御史李集而諫比
之桀紂齊王令縛置流中久之引山山曰吾何如
桀紂集曰彌不及矣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
四集對如初齊王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
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梁敬帝

陳安成王項自周歸於陳周遣杜杲送項南歸陳王
謂杲曰家弟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
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
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怨
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

古今彙語卷六

美

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
所敢問也陳王甚慙陳世祖

周王養老於太學以于謹為三老進饌禮畢周王北
面立而訪道謹對曰未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
至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言行者立
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
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王
再拜受言

陳廣州刺史歐陽紇反紇先召陽春太守馮僕誘與
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

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
章昭達共討平之僕以其母功遷石龍太守遣使
者册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初紇之反也士人流
寓者皆惶駭前著作郎蕭引曰管幼安袁曜卿但
安坐耳君子直已以行義何憂懼乎至是陳王徵
以為侍郎陳宣帝

周太子贊納妃楊氏太子好昵近小人周王嘗問樂
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王曰百官佞我惟
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
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刁輔之則亂可與為善

古今彙語卷六

毛

可與為惡周王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宦官以輔之
周太后叱奴氏殂周王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詔曰
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
之飾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

周王下詔禪位於隋實殺之女問周王禪自投堂下
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殺及襄
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由是奇之及
長以適唐公李淵

隋以蘇威為納言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
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

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從之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辨無雙至於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威嘗言於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惟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隋主深然之

突厥寇幽州隋總管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師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圍之城荒頽不可守軍士苦饑死亡略盡突厥諭之使降崇令其士卒曰崇喪師

古今叢語卷六

夫

徒罪當萬死今日效命以謝國家乃挺刃突陳而死陳長城公

隋主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忽君人之道好雕蟲之小技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廂盡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推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鼎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故文華日繁其政日

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詔以諤所奏頒示四方

侍郎郎茂嘗爲衛國令有民張元豫兄弟不睦承尉請加嚴刑茂曰元豫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甚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豫等各感悔請罪遂相親睦隋文帝

帝如洛陽上遣左右問民食得豆屑雜糠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爲之不御酒肉暮年至是帥民就食於洛陽遇扶老携幼者輒引馬避之至艱險處見負擔者命左右扶助

古今叢語卷六

夫

韋世康和靜謙恕爲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意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惟有四總管并揚益荆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爲之

龍門王通獻策不報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養孺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

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謂通於素曰彼晉愷公
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
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秘
弟子賈瓊問息誦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乎通嘗
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
聞誦而怒者讒之國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
圖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
子

李密遣徐世勣取黎陽舍據之聞公恣民就食漢句
間得勝兵三十餘萬在山道主徐洪客獻書於密

古今要語卷六

十一

以爲大眾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
當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南向江都
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
不出莫知所之

古今要語卷之七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聞其過天
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期年而登帝位徒
知得之之易而不知隋失之之難也臣謂宜易
其覆轍務盡下情唐主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爲
治書侍御史唐高祖

魏公李密獲東都國子祭酒徐文遠以故嘗受業備
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將軍之志欲爲伊霍以
繼絕扶傾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則
無所用老夫矣密曰康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

古今要語卷七

一

遠曰將軍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不遠而復猶不
失爲忠義之臣王世克亦門人也其人殘忍必有
異圖將軍非破世克不可入朝也後文遠入東都
見世克必先拜之或問曰君倂見李密而敬加王
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
也能殺故人吾何敢不拜耶

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久
不爲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乘傳至黎陽遣
徐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郭孝恪
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王之

敗自爲功以邀富貴也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唐主聞之歎曰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歔久之食盡又聞江東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

時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李素立殺之素立諫

古今叢書卷七

二

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是陛下甫制鴻業奈何棄法臣不敢奉詔唐主從之命所授七品清要官擬雍州司戶唐主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唐主曰此官清而不要乃擢授侍御史

唐太子建成漸昵近小人以秦王世民功高忌之李綱屢諫不聽乞骸骨歸唐主罵曰卿向爲潘仁長史乃耻爲朕尚書耶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大臣諫之則止爲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水投石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从汚天臺

辱東朝乎唐主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拜爲太子少保。

唐總管徐員朗舉兵應劉黑闥執唐盛彥師使作書與其弟令舉虞城降彥師爲書曰吾奉使無狀爲賊所擒爲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善侍老母勿以我爲念員朗初色動乃笑曰盛將軍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

劉黑闥取唐定州執總管李玄通愛其才欲以爲大將玄通不可故吏有以酒肉饋之者玄通飲醉給守者曰吾能劍舞願假吾刀守者與之玄通舞竟

古今叢書卷七

三

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引刀自刺而死

以張鎮周爲舒州都督鎮周以舒州本其鄉里到州就故宅多市酒殺召親戚與之酣宴凡十日既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官民禮隔不復得爲交遊自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悉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

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偽起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且生死壽夭出于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夫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羗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衰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詔百官議之唯大僕卿張道源是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

古今要語卷七

四

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也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說正為是人上從奕言命有司沙汰僧道

長孫氏為皇后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及為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妾婦人安能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

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上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嘗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嘗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譁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已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以

古今要語卷七

五

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更受賊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耶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徒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勉為人所笑

上問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

隋王自專庶務不任羣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何憂不治上善其言擢爲侍御史

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亭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晁旒蔽目而視于未形雖齷齪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

古今要語卷七

六

東帛除大理丞

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勅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曹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勅者出于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旣執法朕復何憂曹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湧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唐太宗

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百

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蠲者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政事得失

上令德彛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彛慙而退

古今要語卷七

七

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時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仁師止坐其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爲本豈可知其寬而不爲伸耶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罪亦所願也及勅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關內旱饑民多賣子詔山御府金帛贖以還之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

者賊良民故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下又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

上謂侍臣曰鼎者突厥之疆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不逮

上入苑中見蝗撥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

古今叢書卷七

人

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上曰此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怨愁而多瑞不害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之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上嘗問陸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取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

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上問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盧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盧江納之爲是耶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卽出之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

古今叢書卷七

九

問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其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懼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上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

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晏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群臣群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諫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

古今叢書卷七

十

西突厥僭號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爲安撫大使時糧積口以賑之夫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裔如枝葉城中國以本四裔猶根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不如罷之上從之

上之初即位也常與群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

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書生不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昔皇帝征蚩尤顛項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耶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王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

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耶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久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古今叢書卷七

十一

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備遠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也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大安宮在城西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爲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溫清之禮臣竊有所未安焉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宜速示返期以解衆

惑

長樂公主將出降。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於長主乎。上入告皇后。后歎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

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珪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徵

古今叢語卷七

七

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群臣。爾無而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而從也。豈稷與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斌媚。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奸詐。或以諂諛。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傳。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

之。此其所以難也。

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耶。但以天下之治。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泣涕流咽。不能止。

古今叢語卷七

七

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畧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鞠。因命囚繫。俟上怒息。徐為申理。由是宮壺之中。刑無枉濫。訓諸子。常以謙儉為先。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言於上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願勿棄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惡。省徭役。止遊畋。死不恨矣。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及崩。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為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官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

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復其位。

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僊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黜萬紀使還家。

上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侍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煽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

古今叢語卷七

尚

乎上驚曰非公不問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餼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為誦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行婦禮

詔曰隋故擊虜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開敷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以其諫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

古今叢語卷七

五

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悲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上嘗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就難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

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上謂敬德曰人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瘕瘕上流涕撫之上又欲以女妻之敬德曰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所願也乃止

上既詔宗室羣臣襲刺史于志寧以爲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上疏以爲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

古今要語卷七

六

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樂壓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封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

魏徵以上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遂上疏極言曰陛下在貞觀初清靜寡欲化被方外今萬里巡使市索駿馬并訪珍怪此不克終一漸也初護民之勞向民如子不輕營爲頃既奢肆思用民力乃曰

百姓無事則爲驕勞役則易使此不克終二漸也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此不克終三漸也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於君子也恭而遠之小人也狎而近之此不克終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此不克終五漸也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卽信而任之比年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此不克終六漸也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今志不克固晨出夕返馳騁爲樂此不克終

古今要語卷七

十七

七漸也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問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伸此不克終八漸也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今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此不克終九漸也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無一亡去今疲於徭役關中勞弊怨離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今旱暵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明時難再得明王可爲而不爲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乃以所上疏列爲屏

幃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
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說偽尤多命呂才判定上之才
皆爲之序質以經史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
五姓各屬五音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
祿命曰長平坑卒未開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
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
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叙
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
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窮
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

古今要語卷七 六

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
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晏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
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
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
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
遂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
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
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識者以爲確論
上曰朕爲兆民之主日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
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賦使之各治

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
其中矣
上嘗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徵對曰
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
福也

古今要語卷七 九

太子承乾謀反廢爲庶人立晉王治爲皇太子貶魏
王泰爲東萊郡王初承乾喜聲色及畋獵所爲奢
後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太子知之陰
養刺客紇于承基等謀殺魏王泰會承基坐事擊
獄告太子謀反勅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廢
爲庶人侯君集等皆伏誅乃立晉王治爲皇太子
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
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
孫永爲後法
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
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
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有斯乘之矣見其乘舟則
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
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
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

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群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岑文本既拜中書令，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語賓客曰：今受弔，不受賀也。

古今叢語卷七

千

上好文學而辭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懸絕，陛下降恩，有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上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謙言，虛懷以改。

上問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爲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

古今叢語卷七

壬

玄齡常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爲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爲最。不可遐棄，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上遽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久之。上幸芙蓉園，玄齡勅子弟汎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項上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謹，更無所言矣。又曰：汝

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不遠致行遊四方俱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爲是而法之願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可不惜哉。

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于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

古今叢書卷七

圭

手詔曰五嶽凌霄四海巨地納汗藏疾無損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黠日何損於明

帝如玉華宮上營玉華宮務爲儉約惟寢殿覆瓦餘皆茅茨然所費已巨億萬計徐惠妃上疏曰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營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象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环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作法

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其禮重之

時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爲陛下每失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無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遣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耻外爲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

古今叢書卷七

圭

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儻蒙錄此死且不朽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裴謚曰文昭

上嘗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爲則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上悅爲之罷獵

唐前宗

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於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官中既受顧托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爲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

非有大故不可棄也。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
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
武氏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
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何如因置笏於殿階解巾
叩頭流血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
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
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問奏事
泣涕極諫上疏曰姐已傾廢褒姒滅周每覽前代
常與歎息不謂今日塵黜聖代陛下不信臣言臣
恐宗廟不血食矣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

古今叢語卷七

唐

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
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
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
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豫諸
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間貶遂良爲
潭州都督
韓瑗上疏訟遂良寬曰遂良體國忘家風霜其操鐵
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
咸嗟願鑿無辜稍寬其罪上亦不納

時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有美色繫于

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嘗
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
王義方欲奏彈之乃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
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憂及其親則不孝
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
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舉義府事劾之對仗
此義府令下義府猶顧望不退三叱義府方始趨
出上以義方毀大臣貶之

古今叢語卷七

唐

太常博士袁思古以許敬宗嘗奏流其子於嶺南又
以女嫁豪酋多納其貨按謚法名與實爽曰謬請
以謚之敬宗孫彥伯訟請改謚博士王福時曰何
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得謚爲謬敬宗忠孝
不逮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謬無負
許氏矣

九月大酺上御翔鸞閣觀之分音樂爲東西朋使雍
王賢王東朋周王顯王西朋角勝爲樂部處俊諫
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
一今分二朋遙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
上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

理內天之道也。陛下柰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稭之等使之撰列女傳等書，時密令參決表奏，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栢，當除名，上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爲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爲難。臣以爲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

古今叢語卷七

三

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椀，士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椀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爲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差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爲侍御史。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請長史簡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輟睦。

李敬玄與吐蕃戰，敗績。上以爲憂，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知方畧。故陸機著論，辨亡無救，河梁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鄆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兵無疆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畧爲本，勇力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關外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上善其言。

古今叢語卷七

三

尉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爲托。是時制弟勃與華陽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玄尤重之，以爲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揚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渡海墮水，炯終於益川，令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劇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

上旣封泰山，欲遍封五嶽，監察御史襄行李善感諫。

曰數年以來救粟不稔餓殍相望四夸交侵兵車
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
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
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謹無敢逆意直諫
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太后大殺唐宗室潛謀革命因韓王元嘉等謀舉兵
匡復唐室欲悉誅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珣按之無
驗太后召詰之珣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
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使周典等按之於
是收韓王元嘉等於東都迫使自殺時狄仁傑爲

古今叢語卷七

天

豫州刺史貞黨以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
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誣誤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

唐中宗

太后殺同平章事魏玄同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
爲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典素惡玄同誣之曰
玄同言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賜死
於家或教之告密冀得召見自陳玄同飲曰人殺
鬼殺等耳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

初太后問陳子昂當今爲政之要子昂上疏以爲宜
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至

是又上疏曰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
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惡臣初謂皆寔去月
陛下特察李珍等無罪又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
變爲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
天天亦助聖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陛下嚴懲
獄吏使天下咸服豈非至德克明哉

太后策貢士於洛陽殿貢士殿試自此始補闕薛謙
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寔才取舍之間風化所
繫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至於才應經邦
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昔漢武帝見司馬

古今叢語卷七

天

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知其不
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
提鼓揮桴臨難決疑一劍之任非將軍也然則虛
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
行能武吏觀其勇畧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之賞
罰而已

時法官競爲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
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初
爲蒲州司法以寬爲治不施敲朴累遷司刑丞階
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

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道州刺史李行襄兄弟爲酷吏所陷當族執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尋復起爲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厨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聞者相賀。

古今叢書卷七

三

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諸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有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諸者名太后深歎美之。

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格元輔等不從大忤武承嗣武坐誅慶之復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杖殺之昭德因言於太后曰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侄爲嗣乎自古未聞侄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

顧托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

禁天下屠殺採捕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死者甚衆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社蕭懷一倭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古今叢書卷七

三

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昭德密言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侄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始侄之親何如父子子猶篡弑其父者况侄乎太后矍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昭德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彼代吾勞汝勿言也。

補闕朱敬則上疏曰李斯相秦川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伏願覽秦漢得失奎羅織之源掃刑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

須反但被告者不勝楚毒而自誣耳周用仁而昌
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
采其言刑獄稍衰。

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
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
爲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曰自
今雖有人唾某而某拭之而已師德愀然曰此所
以爲吾憂也人唾汝而怒汝凶汝拭之乃逆其意
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太

古今叢語卷七

重

常工人安全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旣不信金藏之
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卽引佩刀自剖其胸五
臟皆出流血被地太后聞之卽命俊臣停推睿宗
由是得免。

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以爲瑞杜景
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
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殿中侍御史遠近聞
者無不相賀宗城藩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
固守誠節不以貴賤生死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

公於今誰與爲比王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
匿跡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
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王人曰釋之所行
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
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
公逢革命之秋屬維新之運人主有疑於上酷吏
恣虐於下而徐公守死守道幾陷囹圄數掛網羅
豈不難哉客曰使爲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王人
曰吾子得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睹其
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

古今叢語卷七

重

司刑而已哉

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太后意未決狄仁傑遂從
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栴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
天下傳之子孫太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
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
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
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
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
之內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况元首股肱義同一體
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

廬陵王太后意稍寤。

狄仁傑之入相也，妻師得寤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太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出，歎曰：妻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仁傑

古今叢語卷七

審

對曰：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幸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三月雨雪，蘇味道以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平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

寒雪為災，賀者皆諛諛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

迥秀母本微賤，妻叱媵婢，母聞之不悅。迥秀即時出之，或問何遽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忤顏色，安敢留也。

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寔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太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古今叢語卷七

重

魏元忠為相，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私議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使元忠與昌宗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問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害正以求苟

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環當叩關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汗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傍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寔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爲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大失天下望太后不聽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殿中侍御史王駿復奏申理元忠朱環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昌威怒得無狼狽乎駿曰魏公以忠獲罪駿爲義所激頓沛無恨環嘆曰環不能申魏公之寃深負朝廷矣

古今叢語卷七

美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爲上所信拾遺李邕上疏曰若有神僊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爲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爲帝王首者亦脩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不聽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爲姦慝所噬矣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立平王隆基爲太子

古今叢語卷七

美

古今叢語卷七終

古今要語卷之八

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術數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唐肅宗晉陵尉楊相如上疏曰隋氏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

古今要語卷八

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疎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佞邪者多順旨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疎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上覽而善之唐玄宗

時姚元之為同州刺史召詣行在上歡甚咨天下事袞袞不知倦上曰卿宜遂相朕元之知上銳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因跪奏曰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之以為可行否帝曰試為朕言之元之曰垂

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

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闕人之口臣願豈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寢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飲融韋月將以忠得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皇上造金

古今要語卷八

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願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開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監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元之乃頓首謝上特拜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足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無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更無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

時有人上言海南多珠玉奇寶因言市舶之利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

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奸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上遽引咎慰喻而罷之

山東大蝗人皆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都督州縣捕而瘞之盧懷慎以爲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敖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

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

古今叢語卷八

三

非人力所能及宜脩德以禳之劉聰時嘗捕埋之爲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傷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脩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爾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後說脩史見之謬曰劉五殊不相借競起對

曰此競所爲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忍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競改數字競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爲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嘉貞請杖之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所以養廉耻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竊巡北邊聞張皎杖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皂隸待之事往不可還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爲仙先乃爲天下

古今叢語卷八

四

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脩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徒費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

車駕還幸孔子宅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上酒酣謂張說曰羈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又謂說曰懷州刺史王丘儼牽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崔沔供帳無

錦繡示我以儉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置之座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又顧謂刺史寇泚曰此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

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為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

同平章事韓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守正不阿甚允時望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

古今叢語卷八

五

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問左右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嘗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張九齡請不禁儲錢勅百官議之裴耀卿曰一啓此門恐小人乘農達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沔曰若稅銅折役計估度庸則官治可成而私鑄無利矣且錢之為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

後足用乎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曰夫人富不可以賞勸貧不可以威禁若許私鑄貧者必不能為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也上乃止

正月耕籍田御五鳳樓酺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虎豹犀象之狀晉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於為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

古今叢語卷八

六

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

上欲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非數萬人不能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諫之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今受責天子不過以將軍克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

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貶忠嗣為漢陽太守時哥舒翰入朝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宛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為

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楊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峻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時祿山至棗城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

古今要語卷八

七

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乃使守常山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衣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會從弟真卿遣人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

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邪杲卿頓首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

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為反也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於此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為賊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圍之

清河客李尋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肢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尋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

古今要語卷八

八

以觀大賢之名義耳真卿奇之欲與之兵眾以尋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尋復為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托將為公西面之疆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以兵六千借之遂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兵軍于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

哥舒翰既敗降賊上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黎明出延秋門至咸陽日向中上

猶未食國忠自市胡餅以獻于是民爭獻糲飯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遠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賄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慰諭而遣之

上將發馬嵬父老皆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

古今叢語卷八

九

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太子不可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鞶諫曰逆賊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命分後軍二千八及飛龍廐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

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西北諸鎮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又宣古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

朔方留後杜鴻漸迎太子於平涼說之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居也太子至靈武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漠者冀尺寸之功願陛下勉徇衆心爲社稷計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即位於靈武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至德

古今叢語卷八

十

令孤湖圍雍丘張巡擊走之湖與巡有舊于城下相勞苦湖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湖慚而退

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湖相問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湖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遂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

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
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

上皇賜張良姊七寶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
約示人良姊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
戰功上遽從之

以房琯為招討節度等使與賊戰于陳濤敗績琯喜
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
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言於上曰晉用王衍為
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琯專為迂濶大
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

古今彙語卷八

十一

上由是疎之

饒陽裨將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賊攻饒陽彌年
不能下及諸郡皆陷史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絕
賊酋擒興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
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劫之人耳願一言
而死恩明日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
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與兵指關塗炭生人大丈
夫不能剪除凶逆乃北而為之臣乎且足下所以
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乘
間取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鋸

殺之罵不絕口

尹子奇復圍睢陽城中食盡日蹙巡乃令南霽雲犯
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
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
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
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
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
中皆為泣下唐肅宗

古今彙語卷八

十二

上謂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脩
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
自然上曰為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
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今日成功聖上思戀晨昏
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
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因
請去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樂奈何遽
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
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
也上曰卿所以欲去者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
對曰非也乃建寧耳曰建寧為小人所教欲害其
兄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對曰若有此心

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泣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必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姊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

古今叢語卷八

七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大敗之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時光弼屯中潭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保爲諸君破之乃命出戰以短刀置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到不令諸君獨死也幸諸將致死擊之賊衆大潰思明方遯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

也上泣然泣下然畏張后竟不敢詣西內

禮部侍郎楊瑄上疏以爲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事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備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二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卽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明經進士並倖事雖不行識者是之唐代宗

古今叢語卷八

七

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爲逆黨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至者此將帥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上謂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

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乃以子儀爲關內河內副元帥。河中節度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

河東租庸使裴誼入奏事。上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誼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怨愁。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

古今叢語卷八

圭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問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天下之士。從此銜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亦無及矣。載以爲誹謗。貶真卿爲峽州別駕。

盜發于儀父塚。捕之不獲。人以其爲魚朝恩素惡于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爲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于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東甲。以從于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古今叢語卷八

圭

郭子儀入朝。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言。子儀謂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入朝。朝廷以爲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問之。減座中聲樂五分。四京兆尹黎幹。駟從其盛。卽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上方倚楊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薨。上悼痛之甚。

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隴右節度使朱泚獻捕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爲瑞常衰率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甫不賀曰物反常爲妖猶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爲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逆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

子儀嘗以副使張曇剛率輕已孔目官吳曜因而搆之奏曇弱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子儀不聽奏貶郢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

古今叢語卷八

七

上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誦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誦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爲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澤州刺史李鸚上慶雲圖詔曰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先是諸國累獻馴象上曰象費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

中外皆悅潘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潘青節度使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潘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慚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古今叢語卷八

大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言於上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官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卽日下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湖南賊帥王國良阻山爲盜遣都官員外郎關播招

撫之播辭行。上問以爲政之要。對曰。爲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爲理。上曰。朕比已下詔求賢。又遣使搜訪矣。對曰。此惟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

帝召陸贄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畧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

古今要語卷八

九

無紆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著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永平漸久。武備寢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陛下豈不爲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

之兵。繼出關外。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官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有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及郎將子弟。悉可追還。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防守。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仍降德音。罷閒架等雜稅。則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唐德宗

古今要語卷八

十

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爲陛下徵兵日滋。賦歛日重。內自京邑。外洎邊郵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禦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脩之。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蕩滌妖氛。旋復宮闈而已。

將軍高重捷。與朱泚驍將李日月戰於梁山。破之。乘

勝逐北賊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上哭之盡哀結蒲爲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東蒲爲身而葬之日月亦戰死於城下歸其屍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

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紕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上曰朕本性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奸人賣弄今所致忠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大抵皆是雷同道聽途說試加質

古今叢語卷八

主

問遽卽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贄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爲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陛下所謂失於誠信斯言過矣夫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若誠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衆必息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夫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惟以改過爲難不以無過爲貴又曰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

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問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疆慢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諛諛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怨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上頗用其言

古今叢語卷八

主

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上言以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乃下詔曰朕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伐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猶昧省已遂用典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

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蒼
庶痛心颯顏罪實在子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
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
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朕實
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
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如能效順亦
與維新朱泚盜竊名器暴犯陵寢獲罪祖宗朕不
敢赦其脇從將吏百姓等去逆效順並從赦例其
所加執陌錢稅間架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
心大悅後李抱真入朝爲上言山東宜布赦書士

古今叢語卷八

重

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
陸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效匹
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
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如
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是乃散
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上卽命去其
榜
李懷光旣脇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潛
與朱泚通謀欲反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

之事覺懷光責之曰我以嗣爲子奈何負我死甘
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
腹心太尉旣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
鄙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已死甘
心矣懷光使左右饗食之皆曰演芬義士也以刀
斷其喉而死

古今叢語卷八

重

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李晟得除官制
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
諸將皆從行誰敢滅賊者乃治城墮繕甲兵復爲
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
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
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解
禮卑遜而論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而
未忍擊之
上在道民有獻瓜菓者欲以散官授之陸贄上奏其
畧曰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
獻瓜菓者亦授職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
而獲官此以進瓜菓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
命同於瓜菓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
加李晟諸道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

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爲賊開立斬之

唐安公王薨上欲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上使謂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處之贄上表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王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諍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

古今要語卷八

五

哲王以諫諍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上意猶怒罷公輔爲左庶子

上問陸贄近有卑官邢建自山北來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奸計贄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奸欺復胥彌積失道彌遠項籍納秦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谿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疎矣然而項氏以昌蕃疑之與推

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宇之意謀吞衆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矣願陛下以前車之覆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古今要語卷八

五

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使合兵攻朱滔武俊從之軍於南宮抱真自瑞洛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真曰今日之舉係天下安危乃以數騎詣武俊營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武俊亦悲不自勝遂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抑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引兵去甚憂之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乃

上奏其畧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舍相碍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綬之志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晟大陳兵論以收復京城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再戰又破之賊衆大潰姚令言帥餘衆西走晟屯於含光殿前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官掖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公私安堵秋毫無犯乃

古今叢語卷八

毛

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簾不移廟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

朱泚既平上問陸贄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曰如此則事同脇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今犖路所經首行脇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此古今所

以多喪亂而長茲邪也不如俟莫寔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能復勞誅鉅哉

李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瓘爲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瓘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當爲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力竭不能回也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懷光死瓘亦自殺

古今叢語卷八

天

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爲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其畧曰禍不可以屢徵幸不可以常覲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又曰竊謂之而愈叛今釋之而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主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上乃詔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其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

晨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儒者事非勳德所宜也。晨歛容曰司馬失言矣晨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爲臣哉。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沉密未嘗泄於人。

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讐對曰臣素不與人爲讐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間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恐中外憤惋其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

古今叢語卷八 无

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爲然晨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罰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科兵科舍人則有六把。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渾與張延賞議事數異同延賞使人謂渾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得矣。渾曰爲吾謝張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乃罷爲左散騎常侍。

幽部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爲太子妃李昇等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上怒幽主於禁中流李昇等於嶺南切責太子欲廢之乃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復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無他臣敢以家族保太子。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

古今叢語卷八 手

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寃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問一旦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諭不許。

上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李泌諫之曰古者天子不求私財願陛下勿受貢獻上復徵歛且勅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上從容與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雖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

古今叢語卷八

圭

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畧其母訓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

贊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贊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贊上奏曰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請多士今日臺省官長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

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誦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上竟追前詔不行

陸贄以大水請遣使賑撫上曰淮西闕貢賦不必遣也贄曰昔秦晉管敵穆公猶賑其饑况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宣武軍亂逐其節度使劉士寧陸贄請選朝臣宣勞徐察事情此安危疆弱之幾不可不審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上不

古今叢語卷八

圭

從陸贄奏論備邊六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選制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

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贄又諫曰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仿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

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係異同之趣是猶舍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

贊又上書極諫延齡奸詐數其罪惡其畧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掎剋欽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正卯也昔趙高指鹿為馬鹿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營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

古今叢語卷八

重

所恤裴延齡日短贊於上遂罷為太子賓客

義城監軍薛盈珍欲奪節度姚南仲軍政上知之召盈珍還南仲入朝上問曰盈珍擾卿也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祜杜預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

立廣陵王純為太子百官睹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泣者而王叔文獨有憂色先時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婿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群臣請太子監國執

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啟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唐順宗

賈耽鄭珣瑜以王叔文黨川事惡之稱疾不出故事丞相方食百僚無敢謁見叔文至中書欲見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之直省懼入白執誼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叔文索飯執誼遂與同食閣中杜佑高郢心知不可而莫敢言鄭珣瑜嘆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願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等益無所忌

古今叢語卷八

重

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推官林蘊力諫闢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使噉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頭豈汝礪石邪闢曰忠烈士也乃黜之唐憲宗

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時夙夜憂勤故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綱紀有序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

盡力何求不獲哉。明王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爲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繁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王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於事。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上深然其言。

高崇文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克成都。擒劉闢。開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擊。擒之。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寶山積。秋毫不犯。樞劉闢送京師。并獲其

古今叢語卷八

姜

黨誅之餘。無所問從容指麾。一境皆平。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爲先。遽納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

上問翰林學士李絳曰。諫官多謗。詔胡政皆無事實。朕欲論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如何。對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上常稱太宗玄宗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何

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尊道貴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如是則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紳。

裴瑄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瑄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瑄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瑄則必不可。

古今叢語卷八

姜

南方旱饑。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爲宣慰使。賑恤之上。戒之曰。朕官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賑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游山而已。

中丞李夷簡彈楊憑貪污僭侈。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厚矣。無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君加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後數日。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制削奪。王承宗官爵。命桓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瓘爲招討處置等使。翰林

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不聽。

上問宰相權德輿爲政寬猛何先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杖人背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而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白居易因論事

古今叢語卷八

毛

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名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嘗欲游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也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叱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

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絳又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政令不及兩河河隍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財爾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耶

上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生藥作疾此古今明戒也苟道盛德克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上問李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歛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况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喜其直益重之

古今叢語卷八

美

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刃不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寇攘跋扈近接涇隴烽火屢警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李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刑威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

京兆尹元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絳惡其爲人。出爲鄜坊觀察使。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上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策。登科而後相識。於情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

古今叢語卷八

美

之中。猶當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狗公也。上曰。善。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昃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官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上嘗於延英殿。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

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正如卿言。

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爲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此皆羣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

古今叢語卷八

卑

上以韓弘爲淮西都統。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遣李光顏一美婦人。光顏辭之曰。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賊同戴日月。死無二矣。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以度兼彰義節度使。仍克淮西。宣尉招討處置使。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

天有期賊在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

裴度耻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天下治亂係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王承宗欽手割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隳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由是錙益無所憚程异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爲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

古今叢語卷八

聖

裴度上疏曰錙异皆佞巧小人陛下一旦置之相位

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鎗叢體上不知省

史官脩撰李翔上疏曰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適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四方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爲其易乎

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

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及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皇甫鎛言於上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罷羣

古今叢語卷八

聖

上見翰林侍書學士柳公權書跡愛之問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其下立弟承元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表請除帥詔以田弘正爲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喧嘩不受命承元以詔旨諭之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命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

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

古今彙語卷八終

古今彙語卷八

星

古今彙語卷之九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謀為宰相由是有寵積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關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關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解積翰林而恩遇如故唐穆宗

庭湊圍牛元翼于深州官軍救之不能進朝廷不得

古今彙語卷九

已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節遂往至鎮庭湊拔刀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方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才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邪自安史以來子孫無存而田令公等以地歸朝廷皆為美官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曰侍郎來欲何為愈曰神策諸軍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

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于是元翼突圍入深州
命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稱
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取制書
手裂之

上視朝每晏左拾遺劉栖楚進言曰陛下嗣位之初
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
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
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
已上命中使宣慰令歸唐敬宗

古今叢書卷九

二

先是鄂令崔發開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以入曳之於
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給事中李渤
救之諫議大夫張仲方亦上言曰鴻恩將布於天
下而不行御前滯澤徧及於昆蟲而獨遺崔發上
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
大不敬然其母垂年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
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
但言發究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
言朕何爲不赦之仰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
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牛僧孺罷爲武昌節度使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

藥聽候於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高於夏口此禮
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
尊朝廷也竟行之

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
見李德裕獻丹辰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
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
好四曰納諫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
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上優詔答之

古今叢書卷九

三

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息貸錢
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至是裴度章處厚
始奏用高瑀爲忠武節度使中外相賀曰自今債
帥鮮矣唐文宗
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
其畧曰陛下宜先憂者官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
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社稷殺之漸則居正
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
專其任庶政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親近五六人總
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
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關寺持廢立之
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

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襄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又曰：陛下誠能擢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考官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乞回臣所授以旌黃直不報。

鄂岳多盜，剽行舟，鄂訓卒治兵，悉討誅之。初，鄂在陝，以寬仁爲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

古今叢語卷九

四

或問其故，鄂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慄狡爲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畧以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爲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

破，人人自愛，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柄統輕重，制彰表裏，聖筭神術也。至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搏四令，於是府兵內削，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熾然矣。蓋兵居外則判居內，則篡使外不判，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又作戰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有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國家無

古今叢語卷九

五

河北則精甲銳卒，良弓健馬，無有也。誠能懲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戰士離落，甲兵鈍弊，是不蒐練之過。一也。百夫荷戈，千夫仰食，是不責實之過。二也。小勝則張皇邀賞，貴極富溢，則不肯搜奇出死，此厚賞之過。三也。喪兵不罪，此輕罰之過。四也。大將兵柄不得自專，此不專任之過。五也。今誠欲調持干戈，灑拂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又註孫子爲之序曰：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分爲二道，縉紳之士不敢言兵，豈知自古

主兵者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耳。

李德裕李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收召還京師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揚言入城凡備服者盡殺之時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

古今要語卷九

六

同平章事李固言薦崔球為起居舍人鄭覃以為不可上曰公事莫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上與宰相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問王者為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上甚重之上嘗欲置詩學士李珣曰詩人浮薄無益於理乃止

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上取之入宮拾遺魏奉疏

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上即出之擢替為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替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後為起居舍人上就取記注觀之替不可曰記注兼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上曰朕每嘗觀之對曰此曷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又嘗命替獻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古今要語卷九

七

上對公權等於便殿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眾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未節耳

太和之末杜悰鎮鳳翔時有五色雲見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兔監軍又欲奏之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悅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悰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有甘露之變及悰判度支河中奏駱虞見百官

稱賀上謂宗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兔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書八卦洛出書大禹以叙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爲國慶其餘不足取也上善之遂詔諸道勿以祥瑞聞

上問學士周鼎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鼎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

古今要語卷九

八

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自是不復視朝

李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上嘉納之

上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唐武宗

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域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自爲吐蕃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憑陵近甸肝食累朝臣初到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維州空壁來隴南閩震備山西八國皆願內屬當時不與臣者望

古今要語卷九

九

風疾臣詔送悉怛謀等命彼自戮絕忠欸之路快克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薨其子積遜監軍奏請命積爲留後上謀於宰相李德裕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對曰積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積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

以河朔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積必成擒矣。上喜。遂決意討積。命德裕草詔。以元逵弘徽為招討使。討澤潞。

上問揚州倡女善為酒。令勅監軍選而獻之。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表其狀。上曰。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速勅勿選。召悰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古今叢語卷九

十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遂命掩而策之。景讓宦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及為浙西觀察使。浙西有牙將。逆意杖之。而繫軍中。憤然將為變。母聞之。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為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毋。衍差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

冠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弟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關節乎。

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唐高宗

起居郎鄭顥以文學著稱。上以愛女尚之。舊制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勅公主執婦禮。

古今叢語卷九

十一

上召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口外間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其策安出。對曰。若與外庭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上又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官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上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上欲以韋澳判戶部。澳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為辭。

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漢曰主上不與宰輔
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故得之何以自明
遂出鎮河陽

上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
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
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以劉瑑同平章事瑑與崔慎山議政於上前慎山曰
惟當甄別品流上酬萬一瑑曰昔王夷甫祖尚浮
華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當循名責實使百官
各稱其職而遂以品流為先臣未知致理之目慎

由無以對

古今要語卷九

圭

翰林學士盧攜上言曰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
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今關東旱饑人無
依投待盡溝壑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
勅州縣一切停徵仍加賑給勅從其言而有司不
能行

唐僖宗

河南盜賊蜂起兵馬使李肅忠與牙將康君立等謀
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行此乃英雄立功名
取富貴之秋也李國昌子克用勇冠三軍若輔以
舉事代北不足平矣眾以為然乃殺文楚而推克

用克用表求勅命朝廷不許其父國昌上言請速
除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
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乃以盧簡方為防禦使詔
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
宰相有好施者常以囊貯錢自隨行施旬者每出祿
襍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敝寇盜克
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
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
相大怒

時黃巢陷長安周岌降之嘗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

古今要語卷九

圭

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曰丈夫所感者恩義
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
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戰故貌奉而心圖之
今日召公正為此耳因灑酒為誓分軍八千人遂
克鄧州

上曰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昭圖
上疏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
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
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
開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

入令致屏絕不奏矯詔貶耶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墓頤津聞者氣塞。

王緒以漳州道險糧少令軍中毋得以老弱自隨惟王潮兄弟扶其母以從緒責之潮等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乎緒怒命斬其母潮對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爲之請乃捨之

平盧節度使王師範和謹好學每本縣令到官師範輒往謁之自稱百姓拜於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

古今叢語卷九

南

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柳玘爲御史大夫上欲以爲相宦者惡之故久謫於外玘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類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齊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王建屢請殺敬瑄令致朝廷不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令致通鳳翔書皆殺之章詔奏曰開狎出虎孔

宜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放蓋非利已專殺不行於閫外先機恐失於穀中

盧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行密討儔斬之左右請發儔父母塚行密曰此儔之罪也吾何爲效之

詔免克用入朝將佐或言今掃清闕庭豈可不入見天子克用猶豫未決蓋寓曰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渡渭竊恐驚駭都邑人臣盡忠在於勤王不在入覲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朝况天下之人乎乃表曰臣總帥大軍

古今叢語卷九

五

不敢種人朝覲表至京師上下始安

崔胤欲盡除宦官上獨召韓偓問之對曰陛下詔書云四家之外餘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夫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况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爲者上深以爲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韋貽範以母喪去位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請兩中尉樞密及茂貞求爲相上命韓偓草制偓曰吾腕可

斷此制不可草。卽上疏論之。明日班定。無白麻可。宜宦官誼言韓侍郎不肯草麻。茂貞入見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學士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卽出。至是竟起復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卽視事。

平盧節度使王師範發兵討朱全忠。克兗州。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爲治有聲迹。全忠聞。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入。援師範見之。泣下。霑襟曰。吾屬爲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遂發兵討全忠。

古今叢語卷九

七

同平章事崔胤復奏宦官典兵預政。不剪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出使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

溫公曰。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未有劫脇天子。廢置在手。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蓋其禍始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憲。極於昭宗。而唐因以亡。夫寺人之官。所以謹閭閻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

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彊之直諫。曹日升之救患。馬存亮之彌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乃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以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惡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豈不益多哉。

古今叢語卷九

七

上嘗謂韓偓曰。崔胤雖忠。然頗用機數。對曰。凡爲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口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

劉仁恭求救於河東李克用。恨其反覆。未之許。存勗諫曰。天下之勢歸朱溫者十七八。自河以北。能爲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之。非我之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克用以爲然。乃遣周德威等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唐昭宗
梁主復與宗戚飲博宮中。其兄全昱謂曰。朱三汝本陽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

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王不懌而罷。後梁太祖

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和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徐皆稟梁正朔。稱臣奉貢。蜀王遣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溫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歸藩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

唐進士梁震歸蜀。過江陵。高季自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耻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官。明公不以為愚。必欲使參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自許之。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

古今叢語卷九

大

蜀王王建議稱帝。將佐皆以為然。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昧爽稱臣。賊在則不同。為惡不從。涓杜門不出。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王禮而用之。使脩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

蜀州刺史王宗弁稱疾罷歸。杜門不出。蜀王疑其怨望。加檢校太保。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王嘉其志。許之。

晉王大破梁軍於柏鄉。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

人亦吾人。父子兄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鬻聲動天地。

晉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蓄積金穀。軍民肅清。饋餉不乏。王或須錢。給賜伶人。承業斬之。王乃置酒庫中。令子繼岌為承業舞。指錢欲賜之。承業曰。此錢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為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上自取用之。何問僕為。王怒。索劍。曹太夫人聞之。召王。王惶恐叩頭謝。請承業以分其過。承業不肯。未

古今叢語卷九

十九

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梁末帝

蜀以諸王領軍使。翰王宗鼎謂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王小臣疆。譏問將興。繕甲訓兵。非吾輩所宜為也。因固辭。但營書舍。植松栢。自娛而已。

時吳禁民私蓄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盧樞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吳宣王隆演卒。弟溥立。徐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為副

者。或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顛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

晉得傳國寶。蜀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曰。昔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效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放問也。因泣既而將佐及滿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得魏州僧獻

古今叢語卷九

辛

傳國寶。張承業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招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即歸。

晉陽。悒悒成疾。不復起。

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來奔。唐主問以梁事。對曰。梁地不為狹。兵不為少。然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俟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大悅。及聞梁人數道入寇。遂以大軍濟河至鄆州。遇梁軍一戰。敗之。追至中都。擒王彥章。唐主欲其降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

古今叢語卷九

壬

命斬之。後唐莊公

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章侵市官馬者。徐知誥遣王稔代之。以泰章為饒州刺史。召至金陵。使陳彥謙詰之。三不對。或問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五千。苟有他志。豈王稔單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點為縣令。亦行况刺史乎。何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唐主嗣源立。李紹真等請改國號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先帝。垂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先帝之天下。即吾

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宮安所托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曹為人臣者，能自安平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卽位之禮，眾從之。唐明宗楚王殷遣使入貢，唐王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李與執而奪之。自貢於吳，徐溫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游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

古今彙語卷九



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唐主欲召請，關趙鳳曰：玄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疎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唐主問趙鳳曰：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唐主曰：先朝受此賜者，三人崇韜、繼鱗、壽皆族滅，朕得脫如毫釐耳，因歎息久之。鳳曰：帝王存心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殷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嘗記昔在先王幕府，奉使中山，歷非陘之險，臣憂

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遂至平地，放轡自逸，俄而傾覆。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為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語雖鄙俚，而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

古今彙語卷九



初董璋為梁將，唐將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將兵戍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廁，城陷，璋讓之曰：汝何相誘。洪曰：老賊汝昔為李家奴，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耻，吾義士豈忍為汝所為乎。吾寧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令壯士剖其肉，自嚼之。洪至死罵不絕聲。

唐勅解縱五方鷹隼，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禽獸矣。唐主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耳。唐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

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孟賊傷稼不足懼賢人匿藏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茂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脩而勿失唐王優詔獎之

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北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八年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為小康

古今叢語卷九

唐

唐王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位高責重事亦堪憂孟知祥聞明宗殂亦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為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而俟也

唐從珂舉兵鳳翔唐王以康義成為招討使將兵拒之從珂至陝諸將及義成皆降唐王憂駭不知所為遂出奔潞王從珂引兵將至馮道謂中書舍人盧導曰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

進平道曰事當從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連以大位勸人邪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能數矣唐廢帝

太常丞史在德上書歷詆内外文武之士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皆請加罪唐王謂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乃下詔畧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輪安可責也

古今叢語卷九

手

誨曰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法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歛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築室於土洲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

晉以和凝為端明殿學士凝署其門不通賓客張誼致書於凝以為切近之職為天子耳目宜知四方

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為便如負國何凝奇
之薦於桑維翰除左拾遺上言北人有援立之功
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啟戎心晉王
深然之後晉高祖

晉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駁赦論以為帝王遇天災多
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
直者銜冤冤氣升開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彌災也
詔褒之

晉停兵部尚書王權官晉王因契丹加已尊號至是
遣權使契丹稱謝權耻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

古今要語卷九

宋

窮廬屈膝乃辭以老疾晉王怒停權官

自黃巢犯長安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
有分土兵革少息及唐王即位江淮比年豐稔兵
食有餘羣臣爭言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
王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
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

唐王嘗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
心治身乃治國家今陛下尚未能去饑嗔飽喜何
論太平凡所賜予皆不受音齊王

桑維翰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

丹功也今安重榮恃勇輕敵叱咤谷渾假手報仇非
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
民然後觀變而動必有成後晉高祖

契丹大舉入寇以兵環晉營杜威與李守貞遂降軍
士皆慟哭契丹遣兵入大梁執晉王重貴以歸初
杜威之降也皇甫遇不預謀契丹王欲遣遇先入
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賊不能死忍
復圖其王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
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

古今要語卷九

宋

用此物後周太祖

唐馮延巳孫晟罷削邊鎬官爵流饒州初鎬從查文
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
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而政無綱
紀惟日設齋供盛音潭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
馮延巳孫晟上表請罪皆釋之晟陳情不已乃與
延巳皆罷

周罷戶部營務除租牛課或言營田蠲之可以資國
周王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
北漢王劉崇開太祖晏駕自將兵三萬與契丹兵

餘騎入寇周王自將兵禦之戰於高平之南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於北漢周王見兵勢危自引兵親犯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謂同列曰王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乃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以當百北漢兵大敗愛能等聞捷稍稍復還周王責之曰汝等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

周世宗

周王違眾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

古今叢語卷九

手

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曰四海之廣萬幾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一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偏迫疑忌舉不信羣臣耳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乎不從

周簡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初宿衛之士累朝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且驕蹇

不用命每遇大敵不走則降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王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能養甲士一奈何腹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無所勸乃命大簡諸軍升精銳去羸弱又詔募天下壯士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皆捷

周世宗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

古今叢語卷九

无

一宜命近臣者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朕將覽焉此部郎中王樸獻策以為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民邪兵驕民困今欲取之莫如反其所為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德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歛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壤其勢易擾矣擾之當以無備之處

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
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疆弱然後避虛擊實避
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
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
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悉爲我有
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既
得江南則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
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捲可平矣惟河
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疆兵制之然
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

古今叢語卷九

手

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矣世宗
欣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倫安所對少有可取惟樸
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世宗意世宗
由是重其器識

周始毀佛鑄錢周王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
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
况此像豈其所惜哉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
也

世宗召隱士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爲
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乃遺還華山

唐壽州城中食盡唐遣兵救之周主大破唐兵清淮
節度使劉仁贍病甚不知人監軍使周廷構作仁
贍表昇贍出降周主慰勞賜資復令入城養疾又
制曰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
比其以爲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是日卒周主復
以清淮軍爲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

周主自將伐唐攻濠泗州唐郭廷謂知唐不能救命
奈軍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擲筆曰大丈夫
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城降周
周淮南饑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也
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
安在責其必償也

古今叢語卷九

手

叢語卷九終

古今藝語卷之十

都指揮使石守信等次陳橋驛相與謀曰主上幼弱

我等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

子然後北征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都知趙匡

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共以事理警曉之

諸將不可夜五更軍士擐甲執兵直逼寢所曰諸

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匡胤驚起披衣未及對

黃袍已加身矣眾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擁逼

還汴匡義曰夫濟天下者當使百姓戴若父母京

師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禁戢攘奪匡胤曰甚善

古今藝語卷十

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能

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皆下馬曰願

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而事者不得驚犯公

卿皆我北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

有重賞不然當族誅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至汴

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宋太祖

帝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韓重

贊董其役營繕既畢帝坐寢殿命洞開諸門皆踞

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

人皆見之矣

宋令大辟諸州不得專決太祖謂宰臣曰五代諸侯

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

息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

覆視之

蜀王孟昶舉族與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

帝備禮見之封昶為秦國公及昶卒其母李氏不

肯哭但以酒酌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

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耳今汝既死吾何用生不

食數日亦死

宋王全斌等有罪皆徵還各貶其爵王仁贍等歷詆

古今藝語卷十

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

一人爾彬自蜀還橐中惟圖書衣裳又能賊下秋

毫無犯帝深嘉之以為宣徽南院使彬辭曰征西

將士俱得罪臣何敢獨受賞帝曰卿有茂功又不

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焉

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那名在

第六太祖謂左右曰問穀不能訓子那安得登第

遽命中書覆試而那復登第因下詔曰進士之選

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始開黨與頗容竊

次文衡公器豈宜斯濫自後舉人凡關食祿之家

委中書覆試

遣李繼勳伐漢大敗漢兵於城下太祖自發汴至太原築長城圍之城中大懼固久不下殿前都虞侯趙廷翰率諸班衛士叩頭願先登擊以盡死力太祖曰汝曹皆我所訓練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以鋒刃乎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請曰葢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取怨黔黎豈若開鑿復都屯兵上黨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征便是蕩平之策太祖從之命解圍而還

古今叢語卷十

三

宋徽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昭素有學行者易論三十三篇學者多從之帝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矣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欽容對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諷諫徽旨帝大悅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帝愛其言書于屏几
御史中丞劉溫叟性重厚方正事繼母以孝聞五代以來言好古執禮者推溫叟焉開封尹光義問溫叟清介嘗遣府吏齎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却貯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角

黍統扇所遺吏即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受况他人乎乃命董歸府中他日光義因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叟辭錢事太祖嘆賞久之溫叟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太祖難其代不許及卒有司請除中丞太祖曰必得純厚如溫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純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授中丞其不輕用人如此

古今叢語卷十

四

五月大雨河決帝焚香禱天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時政所關使朕恐掖庭幽閉者衆昨令編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賜遣之
永寧公主帝衣貼繡鋪翠入宮中帝謂曰汝後勿復為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王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寢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帝笑曰我以四海為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

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

初帝屢遣使喻江南國入朝不至乃命曹彬伐之將行帝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自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

曹彬頓師城下未嘗急攻而城中日迫城將陷彬忽

古今叢語卷十

五

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其焚香爲誓彬即稱愈城陷唐主煜出降彬待以賓禮請治裝赴汴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江南賴以保全捷至群臣稱賀帝泣曰字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

詔賜李煜爵違命侯時帝御明德門煜至樓下待罪帝釋之授煜爲光祿大夫帝召徐鉉責以不早勸煜降鉉曰臣爲江南大臣國滅當死不當問其他

帝曰忠臣也又責張洎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謝曰大吹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有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帝奇之以爲太子中允

帝欲留都洛陽群臣咸諫帝弗從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晉王叩頭切諫帝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諫曰在德不在險帝不荅晉王出帝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遂還東京

古今叢語卷十

六

遼王闌瓦橋關帝自將禦之敗績會遼王引去帝還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其畧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古疆場之難多由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

趙普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晏長春殿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以處之因詩與普意

參知政事宋琪對曰昨日嘗至中書執御詩涕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幾來世得效犬馬力臣昨聞德音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

田錫好言時務既居諫職上疏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以議平漢之功駕馭武臣爲要機而大體之一乞修德以來遠宜罷交州之師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軒紀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有職官而無圖籍願陛下擇人各司其局其三言關西苑

古今叢語卷十

七

廣鄉地而尚書令無木屬郎曹無本局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耶臣願陛下別修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枷杻鉗鎖皆有定式未聞以鐵爲枷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五臚背麗於背遂戒徒刑况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也疏入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或謂錫今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一賞可奪耶

以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帝第五子元傑也嘗作假

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美坦獨俛首王彊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爲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敎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汝輩敎之杖乳母于後岡召坦慰諭之

古今叢語卷十

八

帝謂宋琪等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卽無不治謂爲飾喜怒之具卽無不亂卿等慎之又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耳况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怏怏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或未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罔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帝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禍昔秦彭守穎川教化大行境內多瑞宋琪曰秦彭一郡守政善而天應若此况君天下者乎

知州田鈞上疏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舍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昇平天下混一故陛下以功業自多然四方雖寧而刑賞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幸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

華山隱士陳搏入朝帝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

古今叢語卷十

九

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升天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以其語白帝益重之詔賜希夷先生還華山尋卒
耶律斜軫入賓州兵勢甚盛楊業欲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不可謂業曰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不得已乃戰身被數十鎗士卒殆盡馬重傷不能進被擒其子延玉死焉業因

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
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而除侁名

布衣翟穎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為作大言使穎上之改穎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於是穎擊登聞鼓訟昉居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為途備徒知賦詩遂罷昉為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

古今叢語卷十

十

恩也故峻絕之使歸恩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主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
鄭州團練使陳利用以變幻之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

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賢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賜死商州

準為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早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問以不平狀準請召二府至而言之二府至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叅政汚之弟盜至守財至千萬止杖之又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

古今叢語卷十

十一

汚汚頓首謝於是以準為可大任故有是命

上修正殿頗施綵繪謝泌為右正言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赭墜賜泌金紫拜左司諫泌入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如唐末孟昭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帝動恚久之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適時得位紆朱拖紫足為榮矣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學士錢若水對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

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帝然之

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寇準自鳳翔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對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曰壽王可乎準曰知子者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為開封尹封壽王以寇準叅知政事

古今叢語卷十

十二

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論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朕窮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

帝謂叅知政事李昌齡曰中書政本當進用善良博詢衆議以正道公議臨之即怨謗無由生矣初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傍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使趨

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卽給繼恩使入書閣鎖之。巫入宮，后問端曰：「宮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后默然，乃奉太子卽位。太子旣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焉。

昔出營室，詔求直言。田錫上疏曰：「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爲趙保吉，是時事舛誤之大者。密院公事宰相不得與聞中書政事，樞密使不得與

古今要語卷十

吉

議。致兵謀不精，國計未善，疏奏。卽日召對，將行，又上封事。帝曰：「卿第去，不半歲召卿矣。」事有當面論者，聽乘傳赴闕。宋真宗

帝常問沈以治道所宜，先沈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沈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沈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嘗以沈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則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閏三月旱，求直言。轉運副使朱台符上言曰：「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慎守令之選以惠民，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爲計矣。」

彬疾，帝臨問，因詢以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委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卽久遠之利也。」

契丹隆緒入寇，侵瀛州，圍之數重。左右請都部署康保裔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死之。

古今要語卷十

吉

陳恕久領三司，帝初卽位，常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節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耳。」恕薦寇準準代，恕無不循其舊貫，恕精於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

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肝食，王且嘆曰：「我輩

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沈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且以爲不然。沈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沈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

沈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卽所傷多矣。沈嘗讀論語，或問之，沈曰：沈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

古今叢語卷十

五

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而之可也。沈性直諫，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沈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視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及卒，謚文靖。

畢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對曰：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三司使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材也。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殉國，秉道嫉邪，朝臣

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林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不閱月，與準俱相。

契丹主侵澶州，遣書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駭。寇準飲笑自如。帝問之大駭，以問準。準對曰：陛下欲下此，不過五日。願駕幸澶州，帝難之。乃召羣臣問方略。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聞州人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曰：爲陛下畫此策，罪可誅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奈何棄宗社，幸楚蜀遠地，敵若深入重地，天下可復保耶。

古今叢語卷十

去

帝乃決策幸澶州。

曹利用自契丹還，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歸地事，極無名。若欲貨財，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宜許之。準不欲賂之，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彼且生心矣。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帝方厭兵，乃曰：數十年常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契丹遣使持書來請盟。準不從。會有諸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

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懽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定和議南朝爲兄北朝爲弟交盟約各解兵歸自是南北弭兵冠準之力也。

吏部侍郎平章事畢士安卒帝謂輔臣曰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遠此淪沒深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之所知矣帝感嘆賜其家白金五十兩謚文簡。

古今彙語卷十

七

初張詠在成都開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術不足耳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嚴供帳大爲具以待詠將別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喻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帝將有事汾陰而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事且曰陛下才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不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時羣臣爭奏祥瑞奭上言方今野鷄山鹿並形奏

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陛下何爲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冠準數短旦於帝而且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且曰埋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選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書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

古今彙語卷十

大

還密院而已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陵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且所以薦準愧歎以爲不可及。

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張詠卒詠遺表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萬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等以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

先是張旻爲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

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且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旻爲樞密副使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且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會有詔以王偁爲會靈觀使偁以推欽若帝不悅謂偁曰大臣宜傳會國事何遽自異耶偁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篤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古今叢書卷十

九

王且爲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且以爲如何且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群臣異同且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嘗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審籍其名不復與之相見遇有差除必先疏白三人姓名以請所用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且奏入無不命允丁謂因是數譖其專而莫知其故也且凡薦人人未嘗知謙讓大夫張師德兩詣且門不得見意爲人所

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言之曰且且處安得有毀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薄耳及議知制誥且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且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常靜以守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張士遜轉運江西見且求教且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遵其言不求美利人稱士遜識大體薛奎發運江淮辭行且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嘆曰真宰相之言也

古今叢書卷十

十

堂親政皇后裁決於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后深納焉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聽政丁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開機政潛結內侍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群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書可王曾曰兩官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丁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王曾正色立朝

時倚爲重。

司天監邢中和謂都監判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貴橫人不敢違后命與山陵使丁謂議謂唯唯而已既而改穿上穴有石石盡木出衆懼不能成功內侍毛昌達白陵還奏之詔遣王曾覆視曾還對因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并誅謂馮拯曰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南京。

古今叢語卷十

圭

京師大水壞民舍溺死者數百人時宰執方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先歸者咸愧服焉宋仁宗

龍圖學士孫奭侍講久每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因畫書無逸爲圖以進帝命施于講讀閣下時太后臨朝參政管宗道屢有獻替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止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遊慈孝寺欲乘輦先帝而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

后遽命輦後乘輿宗道輔政七年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鯁也。

時冬至日帝率百官朝皇太后于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初帝之將朝會寧也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願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之可乎非所以法後世也帝不納既又上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爲河中府通判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等使契丹有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輒然徑出契丹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

古今叢語卷十

圭

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令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爲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道輔還言者以爲生事且開爭端帝問之道輔曰每漢使至彼輒爲侮慢若不校恐益易中國帝然之

帝始親政罷創脩寺觀裁抑僥倖中外大悅劉太后愛帝如已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間隙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訓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

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
傍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薛奎謀議正直或志不伸歸輒歎咤不食家人笑曰
何必如是奎曰吾恐仰慙古人俯愧後世耳尤能
知人范仲淹張明鎬自爲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
之卒如其言

夷簡有限于后主廢后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
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傷陛下甄乎
帝意遂決將廢后夷簡勅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
于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宋庠等十人詣

古今叢語卷十

垂拱

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黜廢願賜
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至中書令夷簡以皇
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
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顧父出母
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及仲淹曰光武
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代皆君所爲人臣
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邪夷簡不
答卽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詔然道輔等皆
知遠州道輔顯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
以直道許之至是名益重簽書河陽判官富弼言

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御史裏行孫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籍

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衛

山縣沔未知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

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艷冶之色宸禁盡嚴乘輿天

遠未見欵召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

廷之得失徒脩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願

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逐刺史

縣令老懦貪賤之輩以利于民罷公卿大夫諂佞

詭誕之士以肅於朝簡掖庭之幽賸以求錫美之

慶抑宦侍之重任以防昵近之私書奏再責監丞

州酒務

正月有衆星西北流雷發不時下詔求直言大理評

事蘇舜欽言陛下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府庫

空竭欵科無虛日此用度不足也二者誠國大憂

願陛下因此災變脩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

斷舍宴安放優諧近習之織人親剛明頓直之良

士以恩承國疏入詔復日御前殿

王曾初舉進士發省禮部廷試皆第一人或曰狀元

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曾曰曾平生志不在溫飽

曾資性寬厚。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已。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帝之初卽位也。少而太后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以立於朝。由是宦官近習不敢窺覷。而帝德日就。太后亦全。今名曾可謂社稷之臣矣。

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盡除越職言事之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

古今叢語卷十

奎

仲淹言關中無備。若元昊之賊乘虛深入。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爲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寔其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不得大戰。關中稍寔。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八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

自西方用師。帝爲肝食。然元昊亦困斃。漸有自悔之意。知諫院張方不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却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

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以呂夷簡章德象兼樞密使。加晏殊同平章事。張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蓋起于後唐。權宜之制。而事柄遂與中書均分。軍民爲二體。別文武爲兩途。政出多門。自古所患。乞特廢樞密院。或併本院職事于中書。從之。

富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開一男生。皆不願。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故能成兩國之好。帝復申擢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計。元昊未暇

古今叢語卷十

美

與爭。故忍死耳。敢受賞乎。諫院蔡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言。脩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正諫。必造爲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曰。好進。彰君過耳。願陛下察之。

初。范仲淹貶饒州。歐陽脩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群邪因目之曰。黨人。脩乃進朋黨論。以爲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皆自然之勢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

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

初以樞密使召夏竦，諫官歐陽脩等論竦在陝西，畏懦苟且，喪師無效。御史中丞王拱辰對帝極言，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前後言者凡十八疏，帝乃罷竦而用杜衍為樞密。蔡襄言於帝曰：陛

古今叢書卷十

老

下罷竦而用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且一賢進則其類並進，一邪退則其類並退。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

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以韓琦、范仲淹等同時登用，而歐陽修、蔡襄等並為諫官，夏竦既罷，因大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大姦

指竦也。詩出其師孫復，問之曰：介禍始於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為此鬼怪輩害事也。

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勅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于是宋郊等奏，教不本于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律，學者專于誦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

古今叢書卷十

夫

學者修飾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于治亂矣。簡程式，則閑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于記誦矣。帝從之。

杜衍在樞密，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百至十數，輒納帝前，帝數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還內降邪。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皆所封還也。

韓琦以杜衍、范仲淹、富弼罷去，乃上疏曰：陛下用杜衍為相，方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

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命弼爲使。以正辨屈強敵。忘身立事。古人所難。陛下兩命弼爲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辭避不受。逮押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爲陛下立萬世之業耳。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惟陛下察之。疏入不報。琦懇求補外。罷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偁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羣邪忌修。尋左遷知滁州。

古今叢語卷十

无

帝幸後苑觀割麥。帝御寶岐殿觀之。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知無爲軍茹孝標獻芝草三百五十木。帝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至于草木蟲魚之異。焉足尚哉。免標罪。戒天下勿獻。

張貴如寵冠後庭。其伯父張堯佐驟除宣徽使。唐介力爭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爲首相。介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閣侍通官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

富弼。帝怒。却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罪釁不避。何辭于請。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聲色俱厲。衆恐禍不測。修起居注蔡襄趨進言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伏望全貸。遂貶介英州別駕。而罷彥博知許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者甚衆。獨待制李師中一篇。頗爲傳誦。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由是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

古今叢語卷十

羊

唐介南行。挈家渡淮。至中流。大風波濤泛濫。舟人恐不免沉溺。介兀坐舟中。吟詩云。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舟楫顛危甚。魚龍出没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蓋其忠君愛國。卽景寫情有如此耳。

以孫抃爲御史中丞。韓絳奏抃非糾繩才。抃卽手疏

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託人為風采提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并舉吳中復為監察御史并未始識其面或問之并曰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豈薦識而臺官邪。

趙抃為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有過尤當退而絕之君子不幸誣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呂景初吳中復蔡襄吳奎韓絳等皆以直言居外并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誦事權要傷之者眾耳由是悉得名還。

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帝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宜官官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耳至是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脩頓首賀會契丹使

古今叢書卷十

五

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為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以張昇為御史中丞昇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帝為感動。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項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古今叢書卷十

五

初帝暴疾三皇子皆早夭雖有宗室宮中而未育建儲之意文彥博因言于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以係億兆人心章累上不報鎮復上疏言之愈切見帝而陳者三帝曰朕知

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鎮退復上疏以請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鎮諫職。

以翰林學士歐陽脩知貢舉時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驅扇浮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歛才備治具之意歐陽脩知貢舉痛抑新體時所推譽皆不在選僥薄之士候脩晨朝群聚詆斥之然文體自是亦少變。

時帝春秋高且以疾不能御殿而儲副未建平章事

古今叢書卷十

書

韓琦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帝不答宰相富弼以母喪去位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乃許之

諫院司馬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

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對曰臣言及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者復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切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道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芸也武而不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其二論御臣曰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置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寔諫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僞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難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畧者爲將帥有功則

古今叢書卷十

書

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民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其三論揀軍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戒揀官軍又曰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又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進謀四曰謹微五曰務寔帝深納之

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

古今要語卷十

堯

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半夜出寸紙以某人爲副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此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曰宗寔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

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

悅乃共爲譏間兩宮遂成嫌隙內外洵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又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爲縮頸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

古今要語卷十

堯

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命侍臣講讀經史于通英閣翰林侍讀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
琦卽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
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却每日在此甚非
得已琦卽稱前代如馬邵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
太后使能復辟誠馬邵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
撤簾太后遽起琦卽照聲命鸞儀司撤簾簾既落
猶于御屏後見太后衣也 宋英宗

初仁宗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內侍任守忠建議欲援
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卽位又乘帝疾語言妄誕
交構兩宮一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簽

古今叢語卷十

彙

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槩不敢違
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
謫蘄州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
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咸快
之

詔稱濮王爲親立園廟貶侍御史呂誨等于州縣初
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翰林學士范鎮上言曰
陛下旣以仁宗爲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細宜
如王珪等議執政惡之侍御史呂誨范純仁呂大
防等復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章七上而不報

誨又與純仁大防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妄引經
據陷陛下於過舉請下修于大理正琦傳會之罪
亦不報旣而太后手詔尊濮王禮爲濮安懿皇稱
親夫人並稱后呂誨謂長君臨御萬幾出自宸斷
何必假母后命以徇公議之口皆繳詔待罪誨純
仁大防鎮堯俞等皆罷濮議亦寢

古今叢語卷十

彙

命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跡光奏曰
紀傳之體文字繁多切不自揆嘗欲上自戰國下
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生
民之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帝王所宜知者畧
依左氏春秋傳體爲編年一書名曰通志伏見翁
源縣令劉恕將作監王績趙君錫皆有史學欲望
特差二人與臣同脩詔從之其後君錫父喪不赴
命太常博士劉敞代之

帝有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
早建嗣以安社稷帝頷之卽召學士承旨張方平
至福寧殿帝憑几言不可辨方平進筆帝乃書曰
立大大王爲皇太子琦抗言曰必穎王也適長而
賢方平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方平退草制太子
旣立帝因泣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

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情也。

以吳奎參知政事。奎入謝進治說三篇。又嘗言帝王所職。惟在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爲度。未有顯遇。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近要地耳。帝然之。以司馬光爲御史中丞。光上疏論心術之要。三曰。仁明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信賞必罰。言甚切至。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事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

古今彙語卷十

堯

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中丞王陶因劾琦。不押朝班。琦求去。益力。帝以琦爲司徒兼侍中判相府。入對。帝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於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歎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與富弼並著勲業。故

時人稱賢相者。必曰富韓。

古今彙語卷十終

古今彙語卷十

畢

古今彙語卷之十一

司空侍中平章富弼自汝州入覲帝從容語弼道

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

可窺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

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寔矣又問

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

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邀功干戈一起所繫禍

福不細帝默然欲留之方辭赴郡至是召拜是職

時帝以災變避正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于帝曰

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嘆

古今彙語卷十一

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治

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仰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

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及入

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陛下好

使人伺察外事故奸險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

更張此必小人獻說于陛下也願深燭其然無使

有悔宋神宗

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

為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

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安石遂與之絕

開封府滕甫在帝前論事言無文備帝信之因召問

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

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

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綱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

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

殆帝以為名言

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人呂誨獨言其不

可大用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請經筵相遇並行

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

光愕然曰眾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是

古今彙語卷十一

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

佞已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必

受其禍上疏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樸

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今畧疏十事誠

恐陛下悅其才辨久而倚毗大姦得路羣陰彙進

則賢者盡去亂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

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安石亦求去位帝詔

視事宜如故誨遂去乃出知郴州

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捨克財利民心不寧

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

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其言皆禹湯文武周公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及薛向行均稅法于六路純仁言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已者爲賢人乞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職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預也

古今要語卷十一

三

載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帝初卽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謀之呂公著薦張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校書一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未幾稱疾屏居南山下

安石稱疾乃以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往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疏凡七上收還誥勅

監察御史程顥乞罷許之時新法行中外皆以爲非攻王安石甚力顥被旨赴中臺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

古今要語卷十一

四

光讀資治通鑑至張釋之論齋夫利口光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其人能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以爲然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坐光蓋指之也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從之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蔣蘇軾諫官孔文仲制舉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反爲之罷舍人及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

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及御史謝景溫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椅擔其過執政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顛乃白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表謝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平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

古今叢書卷十一

五

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右諫議大夫呂誨乞致仕上疏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藥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抵憚跋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諫病亟手書屬司馬光爲募銘光往省之至則且且瞑光呼曰更有見屬乎誨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寔勉之遂卒

劉摯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閭勳擢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粥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各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僥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爲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爲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獨與一掾屬夾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巧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八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木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詔貶謫

古今叢書卷十一

六

時詔監司各定所部賦役錢數利州轉運使李瑜欲

定四十萬判官鮮于侁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爲奏。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諭會布頒以爲式。因黜瑜而擢侁。旣爲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彊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唐荆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荆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一一陳之。遂召升殿。乃指筵展疏。目王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荆訶之曰。陛下前翁敢如

古今彙語卷十一

七

此在外可知。安石疎然而進。啊大聲宣讀。凡六十餘條。大要以安石專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威權。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且讀且日珪。珪慙懼俯首。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頗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瑒。李定爲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至詆安石爲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荆慷慨自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十相頓失色。安石諷閩門糾荆。潰亂朝儀。貶潮州別駕。

文彥博久居樞府。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于帝曰。朝

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及市易司立。至果寔。亦官監賣。有傷國體。凡衣冠之家。罔利於市。縉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爲物議所非者乎。不報。因求去。益力。遂以司空判河陽府。

遼使蕭禧來議疆事。帝手詔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問琦。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郵。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

古今彙語卷十一

八

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罣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貢。契丹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契丹必謂行將及我。二也。植榆柳於西山。制其蕃騎。三也。剗團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臣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可以鞭笞四國。復唐故疆。然後制作以文太平。故新制日下。更改無常。此爲陛下下謀者大誤也。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其言朝廷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豈有他意。如將官之類。

因而罷之。以釋其疑。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之宿憤矣。帝因遣太常少卿劉忱如遼報之。

時久旱。歲饑。征歛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糠噎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寔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監安上門鄭俠。乃繪所見。爲圖發馬遞上之。言陛下觀臣之圖。以行臣之言。一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帝反覆觀圖。長吁歎四補。以人內。是夕寢不能寐。

古今叢書卷十一

九

翌日命罷新法。青苗免役等凡十八事。民間之譴呼相賀。是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外間始知所行之由。蔡劾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邵絳言於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聞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蠲罷。學士陳襄。少與周希孟陳烈鄭穆爲友。相與倡道於海濱。人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調知仙居縣。以德教化民。富弼帝之薦擢侍御史。上疏論青苗之害。

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寔則稱貸以取利。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安石諷御史劾之。遂知陳州。

時司農鬻祠廟於民。應天府宋闕徹子廟皆在鬻中。劉摯嘆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言之邪。方平變然託摯爲奏。曰。闕伯遷商丘。王祀炎火爲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爲太祀。徹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業。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忠。今若

古今叢書卷十一

十

令承買。小人規利。冗棄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寔損國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賣。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者。雅敬邵雍。恒相從遊焉。時新法行。吏牽逼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遣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邪。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又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

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後賜諡康節先生

程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至是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

詔詳定役法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措歛民財聚於上而下有饑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

古今叢書卷十一

七

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定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然之軾又陳於政事堂以爲役法可顧不可差第不當於顧役寔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而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其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謝之

宋哲宗

時司馬光將盡改熙豐之法樞密范純仁曰去其泰

甚者可也又曰差役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諛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迴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

劉摯爲中丞數月彈劾多所貶黜時人以比呂誨包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之難能不一性忠寔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寔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

古今叢書卷十一

七

程頤請就崇正延和殿講讀上疏曰臣近以邇英漸熟乞就崇正延和殿開給事中顧臨以爲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坐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夫祖宗尊儒重道之美盛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尊嚴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

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右司諫賈易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

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解之乃止罷知懷州公

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

於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

可使入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王存私顧而嘆

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

諫議大夫范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

日之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

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

古今要語卷十一

三

其心務為邪諂以下富貴又上疏論人主正心脩

身之要又言蔡京非端良之士不宜崇長

樞密孫固宅心誠粹不喜驕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

更歷夷險而不為人所疾害固嘗曰人當以聖賢

為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傅堯俞言司馬公之清

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

論

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惑在位呂大防劉摯忠之欲

稍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停太皇太后疑不決御

史中丞蘇轍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

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

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

輩若還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

被禍蓋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調停之說遂

已

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傳

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

溫是為難耳及卒太后謂輔臣曰傳侍郎清直一

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為相遽至是乎

梁燾自立朝一以引進人物為意嘗作薦賢錄具載

古今要語卷十一

十四

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

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

之不盡負愧多矣帝以燾求去遣近臣密訪人材

燾具奏訪人材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但須識

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

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

帝然之

帝始親政中外洵洵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

言翰林學士范祖禹上疏其畧曰陛下方覽庶政

延見羣臣今日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

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可不畏哉太皇內決大策擁立陛下斥姦邪抑僥倖九年之間雖德澤深於天下然小人怨者多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離間之言不可聽也陛下初立上書言法不便者萬數太皇因人心欲改之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已私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王其法者有罪當逐亦以衆言逐之皆上負先帝下負天下者也惟陛下清心察理敢以姦言進者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

古今叢語卷十一

十五

矣若稍入其言則姦言繼進萬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於太皇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故不可不謹防之此等既上悞先帝今又欲悞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謀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

章惇欲使林希典書詰違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嘆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

劉奉世爲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惟知事君內省不愧特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力乞外補乃出知成德軍

監察御史常安民論章惇專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復論蔡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時京之姦未著人多未測而安民獨言之未見信也已而托他事貶安民監滁州酒稅

古今叢語卷十一

十六

安置元祐宰執言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於嶺南貶韓維劉奉世等以下三十人有差大防至虔州卒天下惜之旣而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范祖禹自賀州徙賓州劉安世自英州徙高州純仁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奸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爲請冀得免行純仁

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

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帝不許。先是惇下恐元祐舊臣。一日復起。結內侍郝隨爲助。媒孽宣仁。嘗欲危帝之事。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皇太后聞之。號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

古今叢語卷十一

七

就燭焚之。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帝曰。卿等不欲廢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事得寢。

立賢妃劉氏爲皇后。右正言鄒浩上疏言。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邪。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邪。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於外。明日章惇抵其狂妄。遂除名。管新州。初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及劉后立。畫謂人曰。鄒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畫

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活。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又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爲不知幾云。

古今叢語卷十一

八

筠州推官崔陽上書曰。方今政令。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爲奸黨者。必邪人也。且司馬光忠信直諫。聞于中外。雖古名臣。不能遠過如章惇。祖詐凶險。天下呼曰惇賊。惟聖明辨之。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効奸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暗默。以爲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繫。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復言之。誰使行之。帝覽稱善。以爲相州教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還居禁中。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曾布衣何文政上書言之。遷降是詔。

曾布既爲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於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靖正道。以杜惇卞復

起之萌異時悼卞縱未至一蔡京足兼二人可不
深慮乎布不能從

范純仁疾華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已便民絕
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譏遷事易逐言官辨
明宣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
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及
卒帝聞計痛悼賜其墓碑曰世濟忠直謚忠宣純
仁性夷易寡簡不以聲色加人謹之所在則挺然
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
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

古今叢語卷十一

九

史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
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
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宋徽宗

任伯雨爲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曾布畏其
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卽爲真伯雨論益
力時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自古未有
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蓋君子易退小人
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
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
而欲劾布布覺之徙度支員外

頌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刻石於州縣有長安石工
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
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
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罷乞免
鐫安民二字於石未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有星孛於西方長竟天詔求直言中書侍郎劉達請
帝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
黃門毀石刻翼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
可滅也

古今叢語卷十一

十

直秘閣程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
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
聖人爲師不至聖人不止也嘗言今農夫祈寒暑
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
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
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
天地間一蠹唯緩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
著易春秋傳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

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爲
姦縉紳側目右正言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
吾任言責此而不言可乎遂上疏劾貫經臣怙寵

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翼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言。竟貶禾監信州酒稅。

帝數微行。秘書正曹輔上疏諫。曰。聞陛下時乘小輦。出入廡陌之中。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

古今叢書卷十一

圭

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令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虫思之民。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敢言者。可不戒哉。帝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石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遂編管輔。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

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

詔李綱迎道君皇帝於南京。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於鎮江。人情危駭。既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帝聖孝思慕。請陛下早還京師。回鑾時。宜大慰帝心。勿問細故。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退。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宋欽宗

古今叢書卷十一

圭

尹焞洛人也。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語不善。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

右正言崔陽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持柄政。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謀也。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大學之盛也。澥尚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

之效也。祖宗選敦直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詭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困矣。紹述造士而人材衰弊矣。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澠與京同者也。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蠹破壞耶。願斬之以謝天下。

胡安國被召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語甚剴切。取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間於帝。

古今彙編卷十一

七

帝不爲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污。如安國者。實鮮。遂除中書舍人。及李綱罷知揚州。劉珪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澥言。珪爲綱遊說。珪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言事。取南仲大怒。遂出知通州。或曰。事之小者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

宰執議請帝暫幸襄鄆以避敵鋒。行營參謀李綱以

爲不可。帝問誰可將者。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爲帝力陳。不可出幸之意。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

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

古今彙編卷十一

七

爲衛敵。兵已遇。知乘輿未遠。以捷馬來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

种師道帥師入援。見帝曰。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及既講而退。又請乘其半濟擊之。不聽。後竟罷斥。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上將。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不老克國。卒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多矣。帝不納。

康王卽皇帝位。初。皇后降手書告中外。俾康王嗣統。

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費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魯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是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慟哭遂謝二帝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

宋高宗

尚書右僕射李綱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足以蒞大事而不爲小故所擢惟其哲故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所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宗之藝祖

古今叢書卷十一

重

太宗願陛下以爲法

帝遣張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奸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雖曰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潛善引去帝留之乃貶所

李綱以所議僭逆僞命二事留中言於帝曰二事乃

今日政刑之大者張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敵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爲得計愷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之衆

古今叢書卷十一

美

降光武但待之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乃貶邦昌安置潭州并安置受僞命臣僚王時雍吳玠莫俛李觀等

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李綱言近世士大夫穿麻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劉韜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

李綱常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囚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

李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傳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曰方今人林以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為安

古今叢語卷十一

七

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沆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說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綱力求去於是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黃潛善汪伯彥復力排綱遂罷綱提舉洞霄宮綱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而國不可為也宗澤請車駕還京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

見幾而為得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京洛而敵人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兵引領日望官軍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寇攘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尋復上疏言丁進數十萬眾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願陛下及此時還京則眾心翕然何敵之足憂乎又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以忠臣義士戮力肆討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帝得疏又聞信王榛將渡河入汴乃降詔擇日還京而竟不果

古今叢語卷十一

美

殿中侍御史馬伸乞罷黃潛善汪伯彥詔貶伸監濮州酒稅卒于道伸學于程頤勇于為義每日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尹焯洛陽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語不善焯不對而出告頤曰焯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焯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知汝以祿養願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

時久雨常陰帝下詔以四大失罪已一日昧經邦之
大畧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
失馭臣之柄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王安石變
祖宗之法蔡京託紹述之名凡今日之患始於安
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饗神宗時政之缺莫大
於此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
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饗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
后膾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
邊絕塞之寒苦操子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
動作受制於人饗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

古今叢語卷十一

堯

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
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助順
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
有所未至爾

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議者皆議浚之其帝賜浚
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
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
之浚乃修飭各處守備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
講和召湯思退為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已
於是右正言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樞

密使充宣撫治揚州而邵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
初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后謂帝曰宣仁太后之
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為謗誣雖嘗下
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
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乃召范冲重修之冲乃
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
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辨誣錄
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矣

古今叢語卷十一

辛

自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造膝請建太子帝
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饗之遭時多艱
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
之靈於是詔知內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
宮中至是上虞縣縣丞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
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
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詔
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
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
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
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
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為之同

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北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還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主。俾牧九州。以待皇儲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嘆。

上皇卒于五國。兵部侍郎司馬樸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樸曰。爲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敵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焉。

古今叢語卷十一

至

紇石烈志寧以書貽三省。察院云。故器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卽止兵。不然。當伺虞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曰。彼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也。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幹辦盧仲賢持報書云。海泗唐鄆等州。乃正隆淪盟之後。本朝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朔瘳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勅以勿許四郡。而湯思退等命許之。仲賢至宿州。使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常稟命。忠義遂書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鄆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

絹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至行在。帝大悔。遂下仲賢於大理。問其檀許四州之罪。除各竄郴州。

陳公輔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楊雄不死王莽

古今叢語卷十一

至

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道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累詔起岳飛。不得已。趨朝。復職。還鎮。飛上言。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彊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都上游。用光武故事。親帥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不報。張浚既去。秦檜諛言者論之。帝欲遠竄浚。趙鼎曰。浚

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鼎復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儻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敢復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帝意解遂以秘書少監永州居住

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尋卒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于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縱姦長惡殆由于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又謂趙

古今叢語卷十一

壘

鼎曰安國所解春秋置之座右率二十四日讀一遍

王倫及北使張通古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有詔諭江南之名帝嘆息謂王庶曰十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韓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敵人欲以劉豫相待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

禮部侍郎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製非是論之不聽請罷秦檜以溫言慰之曰至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復引

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在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知濟國事耳

詔侍從臺諫詳奏和議得失於是從官晏敦復尹焞朱松等皆極言不可和李綱亦上疏曰朝廷使王倫往北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敵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以愚意料之彼爲此名其邀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

古今叢語卷十一

壘

東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贖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爲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及爲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

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在相檜在政府一惟鼎言是從鼎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既相朝士相質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變色曰姦人相矣

劉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爲侍御
振入臺節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
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惜自爲去就矣

先是宰相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
端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必欲講和乞專與臣議
帝許之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又三
日復留身奏事如初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
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爲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爲
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曷不擇人爲臺諫使盡
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卽擢如淵劾異議者

古今叢語卷十一

手

直學士院樓煇草赦文畧曰乃上穹開悔過之期而
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戢宇
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
舉其鑿不遠乃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
蓋非可結以信義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平一
旦北面事仇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昔楚
懷王入覲于秦一往不返逮今千載爲之痛心漢
高祖知項羽和不可恃故雖再敗固陵甘心不悔
茲二事者足爲今之戒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
飛在鄂州亦上疏方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

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
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秦檜亦怒
遂成讐隙

和議之初權吏部尚書晏敦復力詆屈已之非秦檜
使人諷之曰公若曲從兩府且夕可至敦復曰吾
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
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權吏部甫踰月罷知衢州
四川宣撫使吳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
積久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求近
小利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卒伍最下者得

古今叢語卷十一

手

以情達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不以親故權貴
撓之自富平之敗北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
無蜀久矣及卒西人思之爲作廟以奉焉
吳璘剛勇喜大節畧苛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
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卒贈太師諡武順上皇
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弱者繼之上皇曰
此孫子三驅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率以
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差
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息矣
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

恐不及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豫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以壯聲勢帝詔行之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時議遣使求陵寢地張栻對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

古今叢書卷十一

美

大義已爲未盡而或猶以爲愛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繼之義顯絕敵人而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說妻吳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因攀援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譴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

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會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詞說遂奉祠未幾宰相欲伸前命出栻知袁州

帝謂丞相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何如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嘗笑之爲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爲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爲狠俗以矯激沽舉者爲清高驥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之紳

古今叢書卷十一

美

張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爲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其遠小人尤嚴爲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覿覿舉手欲揖栻急掩其窗覿覿手不得下所至郡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栻聞道甚早朱熹

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

秦檜以張九成喻樛陳剛中凌景夏樊光遠毛叔度元盥七人謗訕和議貶官有差九成從楊時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且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以驚憂自沮前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尚去議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及爲刑部侍郎屢以和議爲非秦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苟安爾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

古今叢書卷十一

學

有枉已而能直人者也乃罷職

撤離喝攻破慶陽河東經畧使王忠植以所部救慶陽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詣撤離喝撤離喝使甲士引至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大行忠義也爲賊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撤離喝怒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遂遇害復贈忠植奉國軍節度使謚節義

檜矯詔遣使召岳飛父子證張憲事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子岳雲就大理獄檜命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鞠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

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

理既而問實俱無驗鑄察其寃白之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爲區區一岳飛者疆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乃改命万俟卨高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高又使于鵬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傳會成獄大理卿薛仁輔等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儂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

古今叢書卷十一

學

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飛事親孝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讐敵爲念自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帝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乃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寇仇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飛御士卒

嚴而有恩凡有頰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
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
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
岳家軍難

陳東上書乞留李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請
帝親征治諸將不進之罪車駕寔還京師弗幸建
康又不報會撫州布衣鳴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
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遠以語激怒帝言若不
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欄下潛善所府尹孟庚召
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

古今叢語卷十一

望

食已如廁更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仰不
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逼頂
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于市

何鑄還自北初鑄往使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
庭闕無淚可揮卿告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
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
感鑄至北首以太后爲請金主許之遂遣鑄還許
歸徽宗之喪及帝母韋氏

洪皓還入對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
雖蘇武不能過豈可舍朕去耶

徙趙鼎於吉陽軍秦檜怨其不附和議也鼎謝表有
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
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強備昔

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卒於吉陽先是鼎潛居深處
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會降有趙鼎李光遇赦永
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
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
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
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
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爲相專以固國本爲先

古今叢語卷十一

望

以爲本固而後敵可圖譬可復惜其見忌於檜齋
志以沒然中興賢相則鼎爲稱首云

世忠罷爲醴泉觀使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
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澹然若
未嘗有權位者

張綱初爲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臥家者二十
餘年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
天下其篤守如此

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張浚忠盡帝悟乃詔
復官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敵兵

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煙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焉。

時金主帥大軍臨采石，江上誓衆，明日濟江會允文。奉命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采石允文至，采石王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諸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

古今要語卷十一

歸

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軍列陣，部分甫畢，敵已大呼。麾數百艘絕江而來，抵南岸，直薄宋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遂大敗之。亮乃率軍趨揚州。

召張浚入朝，以爲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浚入見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一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又力陳和議之非。

勸帝堅意以圖恢復，帝皆嘉納之。

詔求直言。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不加意。又曰：今日之計，不過脩政事，攘外患。然計不特定者，議和之說疑之也。又曰：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古今要語卷十一終

古今要語卷十一

聖

古今藝語卷之十二

湯思退恐和議不成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浚請解督府乃罷浚判福州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好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八月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棧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數日卒浚志在恢復終身不

古今藝語卷之十二

王和議功雖不就人稱其忠云宋孝宗

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決不可和儻乾綱獨斷追回使者則省數千億之歲幣專意武備足食足兵無書名之耻無去大之辱無再拜之屈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矣詩云毋用婦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

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杞見金主其言天子神聖

才傑奮興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萌其利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勝杞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捐歲幣不發歸正人而還帝慰藉甚厚

五月帝以弩弦傷目不視朝六月始視朝陳俊卿言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為腹心仗武猛之將為牙爪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懾於千萬里之遠何待區區馳射百步之外哉

古今藝語卷之十二

區馳射百步之外哉

帝作敬天圖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虞允文對曰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效驗帝深然之帝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張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此人也

張栻嘗言曰學莫究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之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也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祖謙復師林之奇汪應辰胡憲而友朱熹張栻學以關洛爲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之士皆歸心焉少辨惡一日謂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論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古今彙語卷十二

三

御史中丞黃治爲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置學士院尤袤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此豈盛世所宜有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爲姦真偽相亂耳

時封事多言大臣異同右丞相周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而已

詔皇太子參決庶務左諭德尤袤言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無觸礙乞俟耐廟之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然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克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自今以往一念之發果天理耶則克之而不使壅闕果人欲耶則遏之而不使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靜用人處事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爲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帝曰久不見卿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

以朱熹爲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投匭進封事其畧

古今彙語卷十二

四

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臣不暇言且以大本與急務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二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王管太乙官兼崇政殿說書

葵州進士王介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卽世之君子

古今要語卷十二

五

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爲此名一綱而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嘆推爲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宗光葛邲爲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採古論惟恐人聞之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侍講朱熹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四事其一畧曰間有旨脩葺舊日東宮爲屋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爲便安之計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恐畿甸百姓當飢餓流離之際忽見朝廷大興土木或至怨望忿切以

生他變此臣之所大懼也其二畧曰壽皇定省之禮適口一再過宮亦未得見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爲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心來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宜矣如此則怨懼何時而已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三畧曰今陛下卽位未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不能盡允於公議欲以求治不免致亂此又臣之所大懼也

古今要語卷十二

六

其四畧曰殯宮之下偏信臺史之言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既不爲壽皇體鬼安寧之慮又不爲宗社血祀久遠之謀此又臣之所大懼也疏入韓侂胄大怒使優人王喜峩冠濶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手批除熹官觀趙汝愚上疏留熹不聽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熹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頗見嚴憚既去侂胄益無所忌憚。

太府寺丞呂祖儉上書訴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

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祖儉韶州安置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尋改吉州竟貶死

宋寧宗

胡紘乞住進擬偽學之黨從之已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古今要語卷十二

七

詔朱熹落職罷祠竄蔡元定於道州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子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飢啖藜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會偽學偽黨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夫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平通不挫之志可謂兩

得矣至春陵遠近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枕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踰年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皆行於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古今要語卷十二

八

先是尚書左選郎官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豫建叅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上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因朝作什於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確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而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

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於何地衆扶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登位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言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咸平景德之間至於慶曆嘉祐盛矣而壞於熙豐之邪說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紹聖元符之際蔡凶得志其論旣勝其勢旣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近世朋黨已成忠諫獲罪伏乞聖恩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繇此而定邪說繇此而別道學之譏繇此而消朋黨之迹繇此而共和之福繇此而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

古今叢語卷十二

九

陳亮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之永康嘗閱視錢塘則然歎曰城可灌也淳熙中更名同請闕江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曾與聞而欲見焉亮耻之踰垣而逃諸大臣亦惡其切直交州之壽皇欲官亮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博一官乎卽渡江歸勵志讀書嘗曰研窮義理之

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辟而益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後擢紹熙四年進士第一授建康府判官尋卒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

古今叢語卷十二

十

元主滅回回國其主走死元主遂進次于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謂之曰汝主宜早還元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方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益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元主卽日班師

初真德秀爲起居舍人言事不避權貴且倦倦於復讎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糜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燾曰吾徒須急引去使朝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外至是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帝開納之

陸九齡撫州金谿人幼穎悟端重性周謹不肯苟聞涉獵舉進士調興國教授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人心震懾或請九齡主義祉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爲將帥比間之長則伍兩之卒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縣倚以爲重與兄九淵自相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爲二陸

宋理宗

沈煥慶元定海人從學於九齡閒居雖病猶不廢書倦倦以善類凋喪爲憂周必大嘗曰某立朝時不能推揚賢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嘗言晝觀諸妻子夜卜諸

古今叢語卷十二

士

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

舒璘奉化人煥友也刻苦磨厲改過遷善從張栻陸

九齡游及聞朱熹呂祖謙講學於婺徒步往謁之

以書告其家曰做牀疎席總是佳趣榭風沐雨反

爲美境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

啟迪後進則璘不敢多讓

初九淵與朱熹會於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

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

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者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痛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來往論辨不置焉

九淵之門人其最著者曰楊簡袁燾燾慶元鄞人端粹專讓慨然以名節自許嘗爲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迫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竦然有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爲潔齊先生

元人入西和州知州陳真竭忠固守力不能支遂陷寅謂妻杜氏令避賊鋒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

古今叢語卷十二

士

祚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寅亦伏劍而死

梁成大有罪奪其秩成大天資暴險凡可以賊害忠

良者率攘臂爲之雖李知孝之貪狡與之共爲史

彌遠羽翼猶鄙其爲人至謂曰所不堪者他日與

成大同傳耳

史彌遠既卒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

天下爲己任收召賢才擢之下詔改元畧曰春秋

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

新

福建制置使陳德剛醇正明決與史彌遠同鄉里每

以濟王之事責彌遠故奉祀者十年至是復用及入對帝慰勞甚至因問夾攻蔡州以復讎如何德剛曰此在國家不可一日而忘此舉但恐此舉之後方煩聖慮耳帝曰朕與廷臣深計之時不可失也德剛曰所謂時者人財費用無匱之謂陛下還

有之乎帝默然
史編續編卷之十六年權傾中外初欲反韓侂胄所為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用儉士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已故恩寵終其身

古今要語卷十二

十一

似道恃寵不檢日縱遊諸妓家至夜即燕遊湖上不返帝夜想高望西湖中燈火異當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嚴之戒之嚴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質然其才可大用也
趙范趙葵請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奏議官丘岳曰方輿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官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爲進退失據開毀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動餽餉後必

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飢饉未可與師杜果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但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而今內未盡治也欲用其民必先得其心以爲根本而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耳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

古今要語卷十二

十二

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
帝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訓廉銘曰周典六計吏治調陳以廉爲本乃良而循彼肆貪虐與豺虎均肥於其家多瘠吾民縱道於法愧其冠紳貨悖而入蓄及後人我朝忠厚黜貪爲仁咨爾羣辟是訓是遵謹刑箴曰吾民同胞疾痛猶已暴虐以威行非得已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但溫育金科玉條毫析銖累夫何大吏輕棄法理逮於郡邑濫用笞箠典聽朕言式克欽止

言者論趙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忭之言而自解帝不得已授禮泉觀使兼侍讀復固辭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

元廉希憲立朝議正元主嘗令受帝師僧八思巴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元主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又有方士請煉大丹勸中書給其所需希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為方士誑惑堯舜得壽不假靈於

古今叢書卷十二

五

大丹也元主善之至是為怨家所訴而罷宋度宗二月大俄命官賑貸知撫州黃裳大書閉糴者籍彊糴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者眾

馬廷鸞以扼於買似道不克展其才力求去陞辭帝曰丞相何不勉為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闕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承圖臣死且瞑日矣泣拜而出

詔葉夢鼎為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夢鼎引疾固辭

不至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嶧縣疏奏願上勵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返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耻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買似道大怒乃令致仕

元取樊城被圍四年都統制范天順牛富力戰不降元張弘範見阿木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阿木從之遂以師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陷守將張漢英死焉天順仰天嘆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處

古今叢書卷十二

六

繼死元兵入城牛富力死士百人巷戰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嘆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元國子祭酒許衡乞罷許之衡至懷孟簡絕人事勤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閭門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旁舍有僧德公者年百歲餘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人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

襄陽既失汪立信移書於買似道曰今日天下之勢

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爲虞酣歌深宮嘯傲
湖山欲拱揖折衝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者有三
內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資外禦算見兵
可七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
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
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
事則東西齊擊戰守並用才斗相鬪餽餉不絕互
相應援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
率然之勢此上策也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
年邊郵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

古今彙語卷十二 七

策也一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矣若銜壁與視之
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抵之於地曰嘻賊狂言
敢爾乃中以危法廢之及將出師乃召立信爲招
討立信受詔卽日上道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撫
立信背曰不信公言以至如此因問立信何向立
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
上死要死得分明耳立信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
面皆元兵立信知事不可成嘆曰吾生爲宋臣死
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乃率所部數
十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

宋恭帝

元人徇池州時通判趙昂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固
守託都統張林陰遣人納款昂發知事不濟謂妻
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
爲命臣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
乎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
君死昂發笑止之及元師薄城昂發晨起書几上
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
雍氏同縊從容堂

古今彙語卷十二 六

元人徇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守城元遣使來取降
款通判萬道同微服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
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
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贖使署降震執筆於
地不屈遂死之萬里初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
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城將破萬里執門
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爲余雖不在位當與國
爲存亡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內積
屍如疊翼日萬里屍獨浮出從者飲葬之
江西提刑知贛州文天祥起兵入衛初勤王詔至贛
天祥捧之涕泣乃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萬
人以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兵三道鼓行破郊畿

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
虎天祥曰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
天下兵無一人赴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身
徇庶天下忠臣義士將聞風而起則社稷猶可保
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
自損抑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
事輒流涕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
死人之事聞者莫不爲之感動

沿江招討大使汪立信聞似道師潰嘆曰吾今日猶
得死於宋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夜分起步庭中

古今叢語卷十二

九

慷慨悲歌揮拳撫膺者三扼吭而死後伯顏入建
康或以立信一策及死告於伯顏伯顏嘆息久之
曰宋有是人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
恤之曰忠臣之家也

詔張世傑張彥阮克己仇子真四道出兵以禦元人
時知慶遠府仇子真淮東兵馬軫惻阮克己各將
兵入衛詔與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命
大臣監護事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
書云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
築其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

而爲安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
貶買似道於循州安置監押官鄭虎臣誅之初似道
既免三學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
后不許遣歸越終喪似道留揚不還王爚復論似
道既不死忠又不死孝乃降似道三官婺州聞似
道至率衆爲露布逐之詔徙於建寧翁合上言似
道以如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
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顯權罔上賣國召兵乞
投荒昧以伸國法遂詔責循州會稽尉鄭虎臣以
父嘗爲似道所配請爲監押似道時寓建寧之開

古今叢語卷十二

十

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奪其寶玉撤
轎蓋暴行秋日中令昇轎夫唱杭州歌謔之窘辱
備至至漳州木綿庵虎臣諷令自殺似道不從虎
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害遂拘似道之子
於別室卽厠上拉似道胸殺之殞於庵側

初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
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凌弱故
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沉
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爲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
廣西益湖廣而建闢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

闢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闢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闢於揚州。賁長沙取鄂。隆興取蕪。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約日齊奮。彼禦備力分。疲於奔命。吾民之豪傑者。又何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濶。不報。

元軍既破獨松關。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世傑議以爲淮東堅壁。闔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爲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秘書監陳著上疏乞從。

古今叢語卷十二

主

天祥之議與其坐以待困。曷若背城一戰。萬一有幸。則人心奮勇。且敵師非必真能智勇。不過乘勝長驅耳。若少沮之。則主兵之與懸軍。其壯弱則異矣。宜中不聽。出著知合州。

柳岳如元請平。伯顏不許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與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昔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言。

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立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萬石署之帳前。元軍畧江西。立迎戰於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

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耳。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爲。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文天祥吳堅如元師。天祥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爲與國。請退兵。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退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廟。則淮浙闔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大怒。羣起呵斥。天祥益自奮。爭辨不屈。伯顏遂拘留而遣堅還。令鎮撫陵都。大常丞信世。自館伴。夜

古今叢語卷十二

主

則軍圍所寓舍。陵都從容說天祥曰。大元將興。學校立科舉。丞相大宋爲狀元宰相。今爲大元宰相無疑。丞相嘗稱國亡與亡。此男子心。今天下一統。爲大元宰相。豈是易事。國亡與亡四字。願公勿言。天祥哭而拒之。

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苒等北去。庶僚三學諸生內侍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男一女死之。行省籍三學諸生赴北。徐應鑣與其子琦松女元娘三人。登經德齋梯雲樓。縱火自焚。作詩曰。二男並一女。從我上梯雲。學僕覺之。

滅火應德遂與二子俱赴井死

與化軍陷知軍陳文龍被執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不食死宋端宗

帝即位於稠州皇太后楊氏同聽政適有黃龍見海中改元祥興先是端宗既崩羣臣多散去陸秀夫

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

欲絕宋此不可為國邪乃與眾共立帝時年八歲矣宋帝昀

古今叢書卷十二

三

以陸秀夫為左丞相時播越海濱庶事疏畧楊太后

乖廉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

然正笏立如治朝或在行中悽然泣下左右無不

悲憫者及拜首相與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內

調工役凡有述作皆出其手雖急遽流離中猶日

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獲斥堠將乃知帝所在

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

退合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

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

海何時而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結大船千餘作一

字陣旋海中中艦外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

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兩門如對

立其北淺舟膠不能進元人由山東轉而南入大

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宋師汲路

宋師堅不能動元人以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

縱火焚之宋舟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能焚

弘範無如之何世傑有甥韓在元師中弘範三使

韓至宋師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

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

古今叢書卷十二

三

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打父母乃教

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

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張

弘範笑而置之

時天祥目擊厓山作詩哀悼曰長平一坑四十萬漢

人歡忻趙人怨大風揚沙水不流為楚者樂為秦

愁兵家勝負常不一干戈紛紛何時畢必有天吏

將明威不嗜殺人能一之我生之初尚無死我生

之後遭陽九厥角稽首二百州正氣掃地山河蓋

身為大臣義當死城下師盟愧牛耳間關歸國洗

日光白麻重拜不敢當。出師三年勞且苦。咫尺長安不可睹。非無虓虎士如林。一日不戒爲人擒。樓船千艘下天角。兩雄相遭相噴薄。古來何代無戰爭。未有鋒鋦交滄溟。游兵日來復日往。相持一月爲螭蚌。南人志欲持崑崙。北人氣欲河帶吞。一朝天昏風雨惡。炮火雷飛箭星落。誰雌誰雄頃刻分。流尸浮血洋水渾。昨朝南船滿岸崖。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兩邊桴鼓鳴。今夜船船鼙鼓聲。北軍去家八千里。椎牛醜酒人人喜。惟有孤臣淚雨垂。明明不敢向人啼。六飛杳靄知何處。大水茫茫隔烟

古今叢語卷十二

美

霧我期借劍斬佞臣。黃金橫帶爲何人。又從而爲之歌曰。颶風起兮海水飛。噫文武盡兮火德微。噫鷹鴻相逐兮靡所施。噫鴻湯欲舉兮將安歸。噫權歌中流兮任所之。噫獨抱春秋兮莫我知。噫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爲。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宋師樵汲道絕。兵士大困。世傑率衆旦夕大戰。弘範四分其軍。先麾北面一軍。乘早潮而戰。南師繼之。宋師南北受敵。諸軍大潰。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辨。世傑乃斷維以十六舟奪港

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卽負帝同溺。後官諸臣從死者甚衆。太后楊氏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將趨安南。至平章山下。遇颶風大作。舟人欲艤向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爲我取瓣香來。至則仰天呼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若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死焉。

古今叢語卷十二

美

張弘範等以厓山旣平。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世祖

張弘範等軍還。以宋丞相文天祥北去。天祥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天祥至燕京。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丞相孛羅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不屈。仰首而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

之願求早死。李羅曰：汝謂有與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一爲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科，何暇泛論？李羅曰：汝不肯說典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曾有人臣將宗廟社稷與他國而復逃者乎？天祥曰：丞相豈以予前爲宰輔賣國與人而後去之邪？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也。予前日辭右相之命，而使伯顏軍前被留不遣，已而賊臣獻國國亡矣。吾職當死，所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也。李羅曰：德祐幼君，非爾君邪？棄爾君而在，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二王之立，所以爲宗廟社稷計。李羅曰：汝立二王，做得甚事？天祥曰：國事不幸喪亡，吾立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爲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李羅怒，命囚於獄。其忠義見之於詩，乃作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窮

古今叢書卷十二

毛

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虜。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何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闕鬼火，春院閤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宿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過零丁洋題 辛苦遭逢起一經，千戈流落四周星。山河破碎水漂絮，身世浮沉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過金陵題 草舍離宮轉夕輝，孤雲颯沓欲何依。山河風景原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

古今叢書卷十二

毛

舊家燕子倘誰飛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啼鴉帶血歸

過淮河題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江鄉已無家三年一羈旅幽朔在何方乃我溝壑所昔也無奈何忽已置念慮念茲日已近使我涕如雨我爲綱常謀有身不得顧妻分莫望夫子兮莫望父天長與地久此憾極千古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故

過平原縣題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鞞鼓太河以北無堅城君家兄弟奮戈

古今叢書卷十二

先

起一十七郡連連盟賊聞失色分軍還不敢長驅入咸京明皇父子得西狩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逆賊牽制公威靈哀哉常山賊鈞舌公歸朝廷氣不折崎嶇坎坷不得去出入四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歸何所茫茫烟草中原土公視於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

題雙忠廟張巡許遠詞名沁園春爲子死者爲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

剛腸罵賊睢陽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剛嗟哉人生翕歛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賊文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沉儀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英雄過此子細思量

大學士兼祭酒許衡以疾乞致仕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

許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

古今叢書卷十二

手

其處足矣及卒從其治命而無碑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於闕下時阿合馬專權自恣誤國欺君著因人心憤怨矯制殺之帝命討亂者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日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朝臣王恂曰著激於義捐一身爲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身成仁也先是文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時帝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即遣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寬假得

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我用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數千人欲收文丞相帝乃詔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左右力贊帝如其請乃詔有司殺於燕京之柴市俄有詔使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

古今要語卷十二

毛

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歟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而如生南北人間者皆爲流涕翰林學士王磐以詩哭之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忠如蜀將斬顏時精神貫日華髮見氣節凌霜天地知却恐史臣獨不到老夫和淚寫新詩有張毅甫者負天祥骸骨歸葬吉州會林某亦自惠州昇天祥母夫人之柩同日而至人以爲忠孝所感天祥博學善談論有忠孝大節志廣才疎卒以窮死世哀其忠故宋知信州謝枋得至燕死之初魏天祐逼枋得之

北行也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嫂言無禮天祐久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天祐曰強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復何言枋得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只茹小菘菜積數月困殆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於驛枋得天

古今要語卷十二

姜

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富貴貧賤一不動其中平生無書不讀爲文章高邁奇絕學者師尊之所著有詩傳註疏行於世十月彗星入紫微垣抵斗魁光芒尺餘凡一月乃滅時帝夜召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忽木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

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之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竦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論說至四鼓乃罷。

太后幸五臺山，御史李元禮上疏言：五臺山創建寺宇，工役俱興，供億煩重，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臨幸五臺，尤不可者有五：禾稼立茂，民食所仰，騎從經過，不無蹂躪一也；親勞聖體，經冒風日，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而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太后欲為兆民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望回轅中道，端居深宮，上循先皇后之懿範，次盡聖天子之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

古今叢書卷十二 書

帝大怒，不忽木曰：他御史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帝沉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元成帝

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貯其直。省臣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

十萬斛之不為過矣。文問何所用之，答曰：含之可，不渴，與面可使自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只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不樂是也。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初，帝封懷寧王，總兵漠北，問人才，孰可大用。阿沙不花時為都指揮使，對曰：母弟脫脫將相材也。遂命脫脫從行。後果為名臣。及帝即位之後，有所愛近臣，命賜鈔千五萬貫。阿沙不花曰：以蹴鞠而受上賞，則奇技淫巧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國家何。

古今叢書卷十二 書

臣死不敢奉詔，乃止。帝嘗御五花殿，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麴孽是好，姬嬪是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帝喜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又頓首曰：臣方欲陛下節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拜右相。元武宗

帝御便殿，李孟進言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敢以為賀。帝蹙然曰：卿等能竭力贊襄，使兆民苟安，庶幾天心克饗。至於秋成，尚未可

必今朕踐祚曾未踰月寧有物債頓減之理此言非所賴也孟愧謝

帝諭中書省臣曰翰林集賢備臣朕自選用汝等毋得輒擬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乃萬世公論也於是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等勅博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元仁宗

時朝廷封拜繁多羣臣無功而受公王之爵者前後相繼於是戒左右勤職業勿妄僥倖加官御史中丞郝天挺言朝廷名器重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

古今叢書卷十二

姜

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爲黜陟比者屢遷數易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幾務哉乞自今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方許超遷庶免朝除夕改蔽倖長奸之弊帝諭近臣曰回回以寶幣於官朕思此物何足爲寶惟善人乃可爲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

秦州成紀縣山移是夜疾風電雹北山南移至西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

居勅遣官覈驗賑恤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常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攸致然爾

旌表汀州寧化縣民賴祿孫孝行蔡五九之亂祿孫負其母挈其妻子隨衆入山避之盜至衆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毋傷吾母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唾嚙之盜相顧駭嘆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特賜旌表以拜住爲右丞相帝嘗語拜住曰朕委卿以大任

古今叢書卷十二

姜

乃祖木華黎佐太祖安童相世祖卿念祖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乎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議見有未盡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惟陛下時加訓誨幸甚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以問拜住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帝又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樂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元英宗上以西僧箴真吃喇思爲帝師帝師至上命朝臣一

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國子祭酒李木魯獨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迎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元文宗

婺州路總管府以金華儒士金履祥所著論語孟子

考證來上命刊行之其門人東陽許謙序之曰聖

賢之心盡在四書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

詞約意廣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

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

賀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証

之所由作也始余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而不能

無惑久若有得愈久而所得愈深童而習之自首

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履祥所

著有考證及尚書表註通鑑前編行於世元順宗

河南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

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羣飛啄食之

奎章閣學士嶮嶮侍經筵勸帝務學帝欲觀古名書

嶮嶮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紂不聽諫遂亡

其國帝一日閱宋徽宗畫稱善嶮嶮進曰徽宗多

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一事對曰獨不能爲君爾

古今彙語卷十二 彙

其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爲君所致凡爲人主貴能爲君他非所尚也

嶮嶮隨事規諫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

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

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

於時政得失匡救未嘗緘默至是卒

學士虞集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嘗議學校曰今天

下學官以資格授強加諸生之上而欲望師道之

立可乎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

師尊之庶可以觀感而化矣其論進士試則語同

列曰五經傳註各有主意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

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學究之固陋也試藝

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主意先定

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其論海運糧曰東

南運糧實竭民力今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

遼海南瀕青齊荊葦之場也而海潮日至淤爲沃

壤宜用浙人之法築池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官者

合其衆分以地官定其畔以萬夫耕命爲萬夫長

以千夫耕命爲千夫長三年而征其稅如是則東

南民數萬可以衛京師可以防島嶼可以省海運

古今彙語卷十二 彙

矣時異議者多事竟寢

古今彙語卷十二終

古今彙語卷十二

无

校梓男元兆 元泰 元茂 元學

元壽 元會

弟侄德交 鳴元 鳴正 鳴高

思忠 甘鯨 澆 奕芳

爾學 貞吉 正新 一儒

其澤 士廉 元吉 士懋

之桂 成龍 允龍 利賓

培洙 宗洙

門人程 陞 韓文炳 程丘憲 吳良佐

程元履 余紹元 胡建初 余紹祿

張永育 金之彌 程養麟 孫乾生

吳朝陽 王徵賢 王洪讚 吳尚賓

王繼茂 汪貴誠 王萬齡 王應辰

程道亨 程 洵 曹元麟 曹文榜

江聯桂 曹光翰 葉正蕃 程仲舉

程維新 李藻春 胡應偁 程希縉

江世恩 吳繼武 程士良 吳士琦

吳士琰 汪良棟 鮑觀國 徐德溥

董尚行 孫立愛 汪鵬秋 汪家駮

查時中 曹時可 汪 駿 汪彥先

古今彙語卷十二

畢

張養元	董尚吉	董紹堅	許廷喬
余鳴雷	江光甫	江弘量	江宗洛
方紹祖	方傳	余汝衡	黃龍見
吳天正	江帶河	葉繼申	江國籌
江星僑	汪念祖	汪煥章	汪其賢
程元治	張銓	汪宗傳	許天尊
許廷採	程明	程德明	江孚
吳懋奎			

古今彙語卷十二

早

古今彙語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汪應蛟撰應蛟字潛夫婺源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戶部尚書益清簡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雜錄史文上起唐虞下迄於元去取漫無義例特興之所至而已

史書纂畧二百二十二卷目
錄二卷(原缺晉列傳卷

六)(一)

(明)馬維銘輯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

刻本

天佚艸堂史書纂畧序

夫史學之難言久矣始末常不詳備繁
衍而後必舉要刪繁以存其可傳者何
也則匪獨以省文便觀正懼夫史多文
勝不汰削其富艷而詛終不免也洪荒
以降丘索墳典不可勝數乃夫子刪書
斷自唐虞筆削魯史作為春秋蓋尚書

刪上古以及三代之史者也春秋則魯
定以及哀之史者也自有尚書二帝三
王之治爛若日星其餘皆可以存而不
論不嫌於略也自有春秋二百四十年
之行事明如指掌其餘皆可以論而不
諫亦不嫌於略也此聖人之史也詩書
而後載籍日增戰國秦漢之間何啻无

棟司馬遷網羅放失作為史記雖或有
譏之者而自以書一出帝皇王霸之跡
可按籍而知較之尚書春秋則過詳比
於後之作者則已略以史臣之史也由
斯以談則史學之難不難於該博而難
於居要可知矣然博極羣書貫穿淹
通而漫言提要或併其所當大書特書

序二

者而去之又若傳疑傳信之並存以
待將來也史記之後兩漢兩晉隋唐三
國六朝五代稱十七史不可謂不多故
在宋已有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之
論於是而有十七史詳節者至我
明而宋遼金元史皆脩稱二十一史卷帙
繁重經生寒士即欲博覽而未必能有

其全書縉紳先生力能者之而或非其
所好即心好之而官守世紛奪其暇日
以不能盡卒其業矧望其起凡作例
折衷刪削以完其全者乎獨唐荆川先
生弱冠登朝直言家食肆力編纂有左
編之作以二十一史為主而旁搜釋史
以成是編近又有李卓吾之藏書鄧潛

序三

谷之函史並行於世然左編有羨例而
無議論藏書則本左編寫獨見而為品
隲函史外篇以續八書諸志內篇以君
典臣謨續本紀列傳讀者於左編則苦
其端緒之多於藏書則驚其褒貶之恠
於函史則便其代各為系而猶疑其挂
漏之未免嗟夫此史學之難作史固不

易而纂史亦不可輕言也余友當湖馬武部新甫史書纂略二百餘卷蓋節取二十一史而存其大者也其意此前三家雖相類而用意周密尤為過之余受讀三嘆大都以君為綱以臣為目代者相從洪荒至周不能詳亦不欲遺以三家之所無也自漢至元詳中之略略中

序四

之詳以與三家同而間畧者也蓋欲令覽者開卷先論其世論世乃考其人三千年成敗得夫之林瞭然在目博洽者得之可以提撕其記臆寡陋者得之可以開拓其見聞以編參合於涑水之通鑑考亭之綱目則可以綱鑑為經而以為緯以以書印証於唐李之用心則

昆陵姚安之衡鑑可不言而喻以函史內篇為次第而以書之所未收如天官郡國禮樂之類可以函史外篇為補缺武部所自云未備者故可以無所不備也以非具千古之眼操千秋之筆力難而志遠不厭歲月未易臻以余忝列史局以史為職而未有所就甚媿之矣武

序五

部聖年通籍治巖邑稱良吏微入僅得馬曹當途幾欲借之水鏡徵司馬門攝職方之篆推較材武圖上方略人自以為莫及而竟以賈忌中計籍盛年家居竭力載籍與唐中丞初歸同著作甚富不止以編令其得時而駕必能為縣官効緩急之用乃弁之開

曠寂寞之鄉徒銷其神於文章家可慨也今天下多故動稱乏才而有才如武部僅有能破格推輓之者其出而建立寧止如唐中丞之在淮陽乎雖然用不用自關世運輕重與公胷中千古筆端千秋固無與也此可以觀世矣

萬曆甲寅春王正月翰林院侍讀學士年

卷弟秀水陳懿典孟常甫題於學園軒

余弟秀水陳懿典孟常甫題於學園軒
太史公為之序曰推世道之隆也亦推其
甲寅春王正月翰林院侍讀學士年

天仗堂史纂略叙

夫史揆筆以信萬世文云乎哉往觀遊踪諛詞矣實波傳風聽襲訛揀真妙辨者銀在始刪潤者難在終在範圍豔儒者猶談蓋法于百家皆文而史之取焉微事也然非真能文者不能為史何者人言三長詞鮮五難詳且既冗複而不

覆略之六寔儉而不暢又况約諱于略非具有史才至孰能之哉文中子言史之失自遷固始也以其記繁而志寡迫後宗祁之駢俚之文以入史冊辟之粉黛飾壯士望乾佐鼓聲也史有體裁詞貴簡重作者如此刪者可知劉知幾之作通用糾紕謀胡文官之補要爰正

缺遺不第以省約便讀縱割易終故足稱也乞迺詞嚴義正既美帝親紀用之舛文省事明絕無掛一漏十之跡博古者資多識力枵腹者藉其記因收五車于精簡幾乙夜之鑿觀至以洗刷穢編羽翼青史不既偉矣乎我邑武部馬新甫先生弱冠登朝才名鶴起自治邑為

錄

等司馬曹郎多所條登兵政大討海內咸才公將大用會中忌者嗾去公遂袖手經綸手一意千秋之業屏跡山樊嘯喙終日筆彩墨妙比于相如中郎苟中著述之富未易更僕而尤加意者史書代自為系人多為紀論于世揆以君臣考其人屬以事詞凡例不贅詮以自

明蔚有化裁讀未了之編成先生自題曰史纂略刪潤之功等于作者人自得其苦心焉劉元城嘗稱新唐書得失不當以煩省論史文使文省而事不晦將千古興敗懸於指掌一代燉燉燿燿目前即尼父受簡班馬佐席且賞其質而遜多直安在以略病也而又至爛生愛

錄

三

漢者乎延惠竊有慨也
明興洪永上之釋史行正史缺金匱之藏湯德蘭之產晨星當多者不及思負竿知禮一山知樂世豈無人而不及收以佐休者之未逮抱贖館局料理去伊誰氏之責也必先至者問于才于至用僅耗其壯盛之精神于史而世乎莫

有知之者以此說世陳孟常先生所為
扼腕三歎息也曰論次史略而及之以
俟面心史事者

萬曆乙卯歲春王正月翰林院編脩李家
眷晚生施鳳來頓首誤并書



屏提生傳

馬維銘字新甫浙江平湖人也祖父玉臺府君諱瑀
贈廣東按察司副使父九衢府君諱千里封直隸太
平縣知縣並以文學祭酒篤行有名母楊封孺人維
銘生於嘉靖丙辰中萬曆己卯舉人登庚辰進士授
直隸寧國府太平縣知縣丁亥陞兵部職方清吏司
主事奉 勅管理山海關庚寅差滿回部辛卯署職
方司印方乞寧夏解銀差歸首報丁母憂去官癸巳
京察入銅籍時年三十八矣尋九衢府君捐館讀禮
屏提生傳
既舉間與方外人遊有契屏提之旨自號屏提生方
外人或稱為屏提先生云生生八歲九衢府君舉萬
史夷齊扣馬諫西伯一段令之解大意生獻說一篇
可數百言徑挑了首陽擔子絕不把牧野照顧九衢
府君咲曰爾童子何知而効漢朝黃生言明主有言
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然因此始奇生矣每
謂生百羽中之一鷄云生好嬉戲不喜讀書十五歲
時以童子試學使者不信自是屢試屢不售嘗領縣
案一而比署縣者為滇南陸先生穗老明經判郡者

也學使者達寧滕公伯輪故抑之生廿二歲耀州喬
先生曰早視學拔為諸生即候廩已卯庚辰聯第令
太平太平僻在萬山中民殷富而悍尚氣生不能以
惠文剋彈治也第與漚和無擾而已亦不能承事上
官並隣封士大夫之有力者而隣封士大夫顧交口
譽之極按諸公薦於 朝者剋二十上太平自嘉隆
間太常周公怡以直諫顯它無甚有力士大夫甲第
幾不續生去任後崔君廷健以壬辰崔君師訓李君
元調以戊戌相繼舉進士並生門下士也生在任至

虞擬生傳

經旬不理一事累月不扑一人俸入恒塊素餐然往
往有味於菜根製錦鳴琴雅所未習或未免飲醇酒
耳或見開死罪一宥永戌一而以為寬或見灘二畝
三分之稅丈科一畝豁黃山虛報數百頃而以為惠
或見官索蕭然不辨行李而又置太平公館於郡邸
翫大觀樓於縣治千金之費垂煩微蕪宴如也而以
為廉且能或見七八年間歲歲豐稔家給人足無鷄
鳴狗吠之盜獄市幾空而以為福若天幸然生實
渾渾沌沌邀天之幸福誠有之不知廉為何物能為

何等惠於何有寬於何地又孰暇謀身名辯榮瘁乎
迄今三十餘年太平士民存生者踵相接於道譽生
如故比之朱邑之桐鄉生甚愧之乙酉內選以俸未
及一月款罷丙戌俸及矣會宥失 朝事前是太平
一令一尉例不 朝觀甲戌以後增丞例互往而相
沿者又經三大計矣即當癸未生之身曾力請丙戌
又請而當事者不許也乃銜着查恭 旨下當問亦
不過一公錯而止而滕公掌操院陽好語慰陰室黃
直指崇公祥必欲中生危法崇語生曰小人哉觀破

虞擬生傳

不直一文矣夫生之抑於滕也當時收者十人而九
而生不收頰惟然豈盡陸先生之以生實不文何人
之收怨而以十餘年前不能文之童子擠今日註誤
失 朝之縣令良苦矣事纏年餘丁亥直指魏上銓
部覆歷一日即推職方分司官闈生自以為異數入
朝領 勅而長安諸公噴噴翻以為屈生也或議
改臺省或議調銓曹生惶恐謝以望呈蛇而東當是
時生之渾沌稍擊笑念 明天子恩出舉累之中乘
使者車與聞封疆之事即抱關易稱乎非大振刷洗

宿垢而新是圖何以報萬分闕故有稅薊遼兩中丞
主之闕不與也而稅貂鼠皮逾額商人有後言至聞
之內府生謂若委係 上供臣子忍稅乎則移文
兩鎮革貂鼠皮之稅關去京六百餘里舊闕民必赴
后府告引始得出入生謂耳目近耳何藉后府為則
呈堂具題凡京東一帶盡革后府之引此二事歲省
商民財以萬計然后府乏糈兩鎮失弓商民安矣而
生危矣胡澤者故鹽商大猾餘姚人也故序班名胡
梓乞陞水部夢熊者告出關與長揖三何有胡澤持
顧巡撫養謙李榕兵成梁各火牌到關戎服扣首庭
下生諦視之梓也問以故對曰無它遼東叮嚀過關
須小心耳生未窮詰也逾半年本兵題胡澤以金山
衛都指揮推陞金山衛禦奉有 欽依而新陞金山
衛禦胡澤者具一稟帖謝生若自詭門下生因遂查
邠報則顧巡撫養謙薦金山衛世襲都指揮胡澤而
本兵推用衛禦耳蓋顧萬金成梁亦萬金而為此貴
幣世爵薦陞之事生入京且疏聞會餘姚邵侍郎陞
介陸都諫懋猷為胡澤請死罪格生疏甚力生摺奏

本兵又以告之遼東閱視侯給事先春始革胡澤守
衛任然郡仍向侯居間不已不能剔項名世襲獎孔
也於是生署司印綽五日耳政值火酋內訌三邊雲
撥閱遊使者各銜 命往閱疏者至生於五日閱覆
百餘疏并推舉將材等項呼十吏環寫之吏苦手腕
脫前是臺省叟劾成梁而主者都不省生覆疏侍御
鶴鳴疏革成梁摠兵任及侯閱疏至生一一疏覆多
有出於原疏外者其不許遼并久佔遼及各鎮詳入
疏鎮守并任將官又它關係重大如謂濫首級剋制
軍餉皆生不厭婉婉為 上今別言之請 旨着為
令時倭已萌芽邑人沈惟敬者陳禮部奉來肺腑親
也誇口談邊事生當眾面叱之辛卯冬仲陳為具召
客生與馬席間聞計奔回陳喜劇歡呼達旦旦日陸
莊簡公在吏部遣族弟鴻臚光華語生可少遲三日
受吊且調部不則轉本部副郎即陞學憲它日服闋
居然勝地矣生伏地哭不可於是京察事亦萌芽矣
癸巳之春趙考功南星為政初無意及生也顧無奈
顧之口吻成梁之金錢何而陳又趙肺腑交也呼吸

必通趙以公陳以私陳固曰吾不庇同邑而又操戈相擊趙不信我公無私乎既信矣它可庇庇之可擊擊之詎不如吾意者何惜生一人而不快吾意之所出也蓋陳以京察揚生再四密函手札都可披枝意在招權尤在納賄而生以讀禮一字不答又復渾沌平生不識賄字宜陳之恚也陳又首疏誦趙下石諸入鋼籍者左官南還氣揚甚而不意死矣後成梁再出鎮守負國厚恩嚼虜奔地遼東之事盡破壞而沈惟教以通倭斬累及大司馬石公星重傷國體

傳

六

而胡澤又起用遊擊謀陞副將邏者緝獲贓銀二千五百兩為兵科徐給諫成楚劾遣成連成賈職方維鎬而後知生向者恭胡澤之非謬也生同籍中與鄧余太常寅寃厚余以文章有天下名顧中丞趙考功皆來往余寄生農丈人集多收所詒顧中丞諸篇而送馬新甫令太平序及諸書札無一存者癸卯秋生訪余四明說余曰夙昔御李如未登能通州老饕却點交籍僧果呈下佛門廣大何所不有余大咲徐謂生顧中丞陳禮部皆不祥人也趙考功何至爾養如

是生咲應之曰趙讀尚書不熟為頑童所比余又大咲生同胞兄維鉉保昌司訓餘女兄弟而大人襄事生獨任之不以煩兄先府君無它長物而圖書裘葛則以予兄長子先孺人衣飾則以予女兄弟先府君有祖遺田并自置田三百畝則以予兄生一毫不染指也唯先府君宅一區先府君命生居之予兄千金蓋自癸巳之後貧賤困苦朝夕不支當道諸公多有捐廩相周者而生又開菱荷館構十笏精舍飯僧又治牧園於郊外豫為塚歲日引老友飲酒賦詩於其

傳

七

中如司空圖故事不自知其貧且老也故人以急告即倒困應之唯恐後已卯邑中同鄉舉者九人懷君所學天其老父在也常年餉之三十餘年如一日餉三族中表之貧者亦如懷父有背之者瞿然自責不尤人也有田產交易來購者盡還之無難色如趙文學志寧同研席陸太學基善以姻婭若陸惠金聲之類則未嘗半面交矣好與後生談時執固老頭巾却有中者往往芥拾青紫後生颺高未易抗顏遂去而為老人會所謂塚藏間飲酒賦詩者是也遇方外人

揮塵名理頗有微長但周妻何向未脫然耳聞間不平事輒好直言不難以身直之憶前在燕關時彼中故侍郎詹公榮積功勞蔭一子而子老病廢不愛嫡長諸生詹廷愛後妻子欲私以蔭榮謾人曰兒子做何如我自做生偵知之立趨主者改蔭廷今廷為南刑部主事夫事故多端矣閭閻瑣瑣豈無一二類此者素慙孫云國飲狂泉反謂不狂者為狂我既不狂難以獨立亦欲飲此水此善喻也深惟舌存齒亡之義敬守推剛為柔之誠生烏乎能直烏乎敢直所著

屏提生傳

八

文選補四卷屏提編八卷胸編一卷經略朝鮮疏一卷京察六公中外悚服詩一卷池塘草二十卷得月樓詩草十二卷詹詹稿十卷史書二百廿一卷而屏提生傳麗馬昔人謂稽康高士傳缺一自擬生不辭糠粃以備賑揚堦待後人補缺也嗣子德澧丁未進士比部主事

屏提生曰尼父稱鄉人之不善者惡之以生所遭禮部君善耶不善耶生所好不過文章小技放迹之後薄有論議非能劾虞卿者書以自見也又不能如屈

大夫作離騷以明志去而逃禪殊乏慧業詩魔史障轉以成僻一事無成以為深恥而鄉黨小兒猶然嘆之豈皆不善者乎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宜其爾也虞仲翔謂天下一人知己者可以不恨死顏以青蠅為吊客實得我心矣

萬曆癸丑八月朔平湖馬維銘撰并書時年五十八

列史書纂略凡例

明馬維銘纂并書

一是纂纂略耳以為昉綱目乎而遜其嚴以為昉通鑑乎而怯其富何辭挂一漏萬庶幾具體而微不揆愚闇輒以本紀紀君為綱列傳傳臣為目目固略矣而綱尤甚夫何故妄謂賢詰之經綸多贊廟堂之謀畫非如鳧鶴各自短長駢類江河同歸海若儻亦會綱目於意中得通鑑於像表者乎

史例



一

史例

二

一是纂主在故實不專筆采如屈宋之詞賦李斯鄒陽之上書賈董之治安天人但提要領而已餘可例推

一是纂自紀傳外如天官律曆之類不入纂固為纂者馳技易單亦虞覽者瑩光難過若其高議雲臺自可燃纂太乙請事尼父人存政舉之語

一是纂元重才品不以官閥第朝廷以爵為尊者子乘時而駕故纂中班列往往有似序官或以尊提卑或以文冠武又或妍蚩玉石一簡並陳

而雖黃是非隻字不挂要期開卷了然而已非如游俠之進退可指老韓之同傳可疑也

一是纂不過曰循舊貫敢云事始第取纂目略舉易曉如前漢書張湯子安世杜周子延年本一卷也而纂則分後漢書李固有傳而卻在方術宋史蘇軾蘇轍有傳而洵在儒林而纂則或分或合其它祖孫父子兄弟往往分合不一例以意村量一時偶爾夫疎略抵牾良史不免况崎嶇歷落而陸沈者乎覽者幸勿以陵雲臺木料

衡之也

一是纂一以時代為序就時代中分前後如鱗次魚貫然乃若洙泗大聖濂洛大儒五采九苞非凡羽可綴又如儒林方術之類各自相從承其衣鉢不拘拘於前後也

一是纂纂某必曰某處人或詳其家世間有直云某而地實缺如者必渠世有聞人前傳已云子某或孫某履憶可尋故不復綴

史書纂略目錄卷之一	明馬維銘纂錄
盤古至高辛氏卷之一	盤古起至周一 九十八卷
盤古	三皇 有巢氏 燧人氏
伏羲氏	神農氏 有熊氏 少昊氏
高陽氏	高辛氏
太昊至顓頊臣傳卷之一	
女媧氏	共工氏 蚩尤 風后
祝融氏	蒼頡氏 廣成子 北門成
鳳鳥氏	句芒氏
史圖一	一
唐虞帝紀卷之一	
陶唐氏	有虞氏
唐虞臣傳卷之一	
臯陶	稷 契 伯夷
后夔	十六族 四凶 三苗
許由	巢父 善卷
夏本紀卷之一	
禹至履癸凡十七世	
夏臣傳卷之一	

益	后羿 伯成子高 下隨
商本紀卷之一	
成湯至紂凡二十八世	
商臣傳卷之一	
伊尹	萊朱 傳說 微子
箕子	比干 膠鬲 彭咸
老彭	伯夷叔齊 商容
周本紀卷之一	
武王至赧王凡三十六世	
史圖一	二
周臣傳卷之一	
太公望	散宜生 周公旦 召公
仲山甫	尹吉甫 虞仲
周道學傳卷之二	
孔子	孔子弟子
周道學傳卷之三	
子思	孟子 孟子弟子
周諸子列傳卷之四	
老子	列子 莊子 楊朱

墨翟	荀子	鬻子等	鄒衍
列國傳卷之一		九十葉	列國傳卷一至四一册
齊世家	管仲	鮑叔牙	晏嬰
穰苴	陳湏無		
魯世家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豹
叔孫婁	柳下惠	公儀子	曹沫
列國傳卷之二			
晉世家	狐偃	胥臣	趙衰
介之推	李離	趙盾	卻成子
史自一		三	
士會	韓厥	知登	魏絳
士燮	士匄	趙武	韓起
叔向	司馬女齊	魏舒	豫讓
師曠	荀吳		
列國傳卷之三			
宋世家	目夷	樂喜	華元
吳世家	季札	伍員	孫子
專諸			
越世家	范蠡	文種	

列國傳卷之四			
鄭世家	罕虎	公孫僑	世叔游吉
公孫揮			
衛世家	甯俞	蘧瑗	公子鱒
公叔發			
列國傳卷之五			
楚世家	關子文	孫叔敖	申叔時
觀射父	左史倚相	王孫圉	申包胥
石奢	葉公	吳起	屈原
史自一			
宋玉	黃歇	優孟	
列國傳卷之六			
燕世家	樂毅	蘇秦	荊軻
列國傳卷之七			
趙世家	張孟談	肥義	觸龍
趙勝	趙奢	虞卿	廉頗
李牧	諒毅		
列國傳卷之八			
魏世家	西門豹	公子無忌	

韓世家	申不害	韓非	馮亭
霸政			
田齊世家	孫臏	淳于髡	田文
田單			
列國隱逸傳卷之九	林類	榮啓期	鮑焦
披裘翁			
爰旌目	顏闔	楚狂接輿	段干木
泄柳	魯仲連	東郭順子	王斗
黔婁	王燭	南鵠	
史自一			五
列國貞烈傳卷之十			
衛姑定姜	衛宣夫人	衛宗二順	齊田稷母
齊靈仲子	齊孝孟姬	齊祀梁妻等	
秦本紀卷之一			
始皇	二世		
秦臣傳卷之一			
百里奚	衛鞅	張儀	魏冉
范雎	蔡澤	甘茂	白起
王翦	呂不韋	李斯	蒙恬

優旃			
西漢本紀卷之一	高帝	惠帝	文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孺子嬰
西漢列傳卷之一			
陳王勝	項籍	田橫	
漢臣傳卷之二			
張良	蕭何	雷參	陳平
史自一			六
周勃	王陵	劉章	
漢臣傳卷之三			
韓信	彭越	黥布	張耳
吳芮	灌嬰	樊噲	夏侯嬰
酈食其	酈商	劇通	
漢臣傳卷之四			
張敖	周昌	叔孫通	陸賈
朱建	婁敬		
漢臣傳卷之五			

中屠嘉	周亞夫	張釋之	馮唐
伍被	江充		
漢臣傳卷之六	賈誼	賈山	漢臣傳卷六至十一冊
季布	樂布	田叔	文翁
漢臣傳卷之七	竇嬰	田蚡	灌夫
	石奮	直不疑	衛綰
	竇成		郵都
史目一			
漢臣傳卷之八	公孫弘	卜式	兒寬
	鄭當時	張湯	杜周
	王溫舒	尹齊	義縱
漢臣傳卷之九	董仲舒	司馬遷	司馬相如
	鄒陽	枚乘	嚴助
	終軍	吾丘壽王	主父偃
漢臣傳卷之十			

衛青	霍去病	任安	李廣
李廣利	蘇建	常惠	張騫
胡建	楊王孫		
漢臣傳卷之十一	霍光	金日磾	漢臣傳卷十一至十五冊
	杜延年	韋賢	魏相
	黃霸	于定國	疏廣
	王褒	陳萬年	路溫舒
漢臣傳卷之十二	趙廣漢	蓋寬饒	韓延壽
	張敞	尹翁歸	龔遂
	召信臣	田廣明	田延年
漢臣傳卷之十三	趙充國	鄭吉	傅介子
	陳湯	段會宗	辛慶忌
漢臣傳卷之十四	蕭望之	常玄成	匡衡
	馮奉世	王吉	貢禹
			史丹
			劉向

京房	翼奉	李尋
漢臣傳卷之十五	王商	薛宣
王尊	王章	朱博
漢臣傳卷之十六	孔光	翟方進
張禹	劉歆	朱雲
谷永	楊雄	劉輔
漢臣傳卷之十七	薛廣德	杜欽
平當	王嘉	杜欽
史目一	鄭崇	師丹
傳喜	何武	母特隆
何並	孫寶	鮑宣
兩龔	梅福	云敞
漢儒林列傳卷之十八	丁寬等	
漢游俠傳卷之十九	樓護	陳遵
魯朱家	陳遵	原涉
漢佞幸傳卷之二十	董賢	
鄧通	石顯	

隱逸傳卷之二十一	四皓	穉生	蓋公	摯峻
韓福	成公	宋康之	張仲蔚	
薛方	嚴遵	彭城老父	鄭樸	
李弘	安丘望之			
貞烈傳卷之二十二	陳嬰母	齊太倉女等		
王莽傳卷之二十三	王莽			
史目一	光武	明帝	章帝	和帝
東漢本紀卷之一	光武	明帝	章帝	和帝
光武	安帝	順帝	冲帝	
殤帝	桓帝	靈帝	獻帝	
東漢列傳卷之一	劉玄	劉盆子	王昌	劉永
龐參	張步	王闓	李憲	
龐參	盧芳			
公孫述				

東漢列傳卷之二

鄧禹 寇恂 馮異 耿弇

賈復 吳漢 岑彭 祭遵

耿純 馬援

東漢列傳卷之三

陳俊 蓋延 臧宮 馬武

邳彤 鮪期 王霸 王梁

任光 朱祐 景丹 李忠

馬成 劉隆 劉楨 堅鐸

史目一

杜茂 傅俊 萬脩

東漢列傳卷之四

王常 來歙 李通 鄧晨

竇融 樊宏 陰識 張宗

東漢列傳卷之五

卓茂 郭伋 杜詩 孔奮

虞延 馮魴 張堪 衛胤

任延 董宣 樊曄 譙玄

李業 夏恭 王隆

東漢列傳卷之六

宋弘 伏湛 侯霸 張湛

馮勤 耿國 朱浮 張純

杜林 桓榮 鄭興 桓譚

陳元 范升 宣秉 王良

王丹 慕茂 郭丹 申屠剛

鄧暉

東漢列傳卷之七

史目一

鮑永 馮衍 班彪 賈逵

崔駰 王充 伏隆 溫序

索盧放 周嘉 范式 王忱

劉茂 李善 陸績 彭脩

東漢列傳卷之八

趙壹 牟融 第五倫 鍾離意

承宮 吳良 桓郁 宋均

寒朗 朱暉 龐參 王景

東漢列傳卷之九

鄭弘 常彪 陳甌 韓稜

宋意 祭彤 耿秉 耿种

竇固 馬廖 劉平 劉翹

趙孝 江革 淳于恭 趙咨

周磐

東漢列傳卷之十

魯恭 張輔 鄧訓 竇憲

馬防 班超 梁懂 魏霸

史目一

曾褒 楊珍 傅毅 李涉

李恂 秦彭 周軻

東漢列傳卷之十一

袁安 任隗 丁鴻 樂恢

何敞 張禹 徐防 周榮

張霸 王涣 許荆 黃香

仇覽 富嬰 王恢 戴封

王逸

東漢列傳卷之十二

東漢傳卷十二至六一冊
八十四葉

楊震 鄧騭 樊準 陳忠

杜根 翟暭 李充 張衡

王符

東漢列傳卷之十三

龐參 張皓 王肇 虞詡

陳禪 王堂 法雄 梁高

楊厚

東漢列傳卷之十四

李固 杜喬 周舉 黃瓊

史目一

左棄 張綱 吳祐 蘇章

黃昌 樂巴 第五訪 滕撫

陳重 雷義 韓韶

東漢列傳卷之十五

陳蕃 楊秉 王暢 劉矩

劉寵 周景 劉寬 郎顛

馬融 襄楷 爰延 延篤

史弼

東漢列傳卷之十六

何顛	范康	張儉	宗慈	巴胤	李膺	東漢列傳卷之十八	遼韶	郭太	史自一	趙苞	申屠蟠	周燮	東漢列傳卷之十七	呂強	陳龜	劉陶	胡廣
	檀敷	岑暉	蔡衍	劉儒	范滂		崔琦	袁閔	十五	諒輔	荀淑	黃憲	東漢傳卷十七至二十一冊	馮緄	趙岐	趙典	种嵩
	魏朗	陳翔	尹勳	劉佑	劉淑		張升	符融		王烈	鍾皓	徐穉		度尚	皇甫規	霍諝	橋玄
	賈彪	孔昱	羊陟	夏馥	杜密		劉梁	許劭		范冉	陳寔	姜肱		單超	張奐	張陵	朱穆

東漢方術傳卷之廿三	東漢儒林傳卷之廿三	東漢列傳卷之十九	東漢列傳卷之二十	史自一	東漢列傳卷之廿一	東漢列傳卷之廿二	東漢列傳卷之廿三	東漢列傳卷之廿四	東漢列傳卷之廿五	東漢列傳卷之廿六	東漢列傳卷之廿七	東漢列傳卷之廿八	東漢列傳卷之廿九	東漢列傳卷之三十	東漢列傳卷之三十一	東漢列傳卷之三十二	東漢列傳卷之三十三
劉昆等	呂布	袁紹	劉虞	張超	趙壹	張超	趙壹	侯瑾	鄧炎	臧洪	公孫瓚	陶謙	董卓	袁術	董卓	陶謙	董卓
		劉焉	劉表	劉翊	侯瑾	侯瑾	侯瑾	侯瑾	侯瑾	侯瑾	侯瑾	侯瑾	侯瑾	侯瑾	侯瑾	侯瑾	侯瑾

蜀漢本紀卷之一	東漢列女傳卷之五	龐公	戴良	高鳳	王霸	野王二老	東漢列傳卷之廿四	史目一	王真	計子敷	董扶	李鄲	樊葵	任文公
乙百九葉	蜀漢紀至吳傳共一册	鮑宣妻 王孺妻等	法真	臺佟	嚴光	向長	逢萌	王和平	上成公	蒯子訓	郭玉	段駉	唐檀	郭憲
			陳留老父	韓康	井丹	周黨	梁鴻		解奴辜	劉根	華陀	庾扶	公沙穆	許揚
			矯慎	梁鴻	周黨	周黨	梁鴻		甘始	左慈	徐登	折像	許曼	高獲

蜀漢列傳卷之一	蜀漢列傳卷之二	吳本紀卷之一	吳王權	吳列傳卷之一	蜀漢列傳卷之一	諸葛亮	張飛	蔣琬	劉巴	呂乂	楊戲	先主	後主
會稽王	景帝	歸命侯	蜀漢紀至吳傳共一册	諸葛亮	龐統	趙雲	黃忠	馬超	法正	關羽	張飛	龐統	法正
關瑜	廖廓	呂蒙	陸遜	趙雲	黃忠	馬超	法正	關羽	關羽	關羽	關羽	關羽	關羽
廖廓	呂蒙	陸遜	陸遜	趙雲	黃忠	馬超	法正	關羽	關羽	關羽	關羽	關羽	關羽

張昭	顧雍	諸葛瑾	步騭
虞翻	陸績	張紘	闕澤
程秉	薛綜		
吳列傳卷之二			
程普	黃蓋	蔣欽	陳武
甘寧	凌統	徐盛	丁武
朱治	朱然	朱桓	賀齊
全琮	呂岱	周魴	鍾離牧
諸葛恪	陸凱	常昭	華覈
史目一	孫翊妻		
魏本紀卷之一	文帝	明帝	邵陵厲公
曹操	文帝	明帝	邵陵厲公
曹髦	常道鄉公		
魏列傳卷之一			
荀彧	程昱	郭嘉	賈詡
夏侯惇	曹仁	曹彰	張遼
樂進	張郃	徐晃	李典
許褚			

魏列傳卷之二	鍾繇	王朗	董昭	劉曄
	蔣濟	滿寵	梁習	賈逵
	任峻	蘇則	杜畿	鄭渾
	倉慈	呂虔	徐邈	胡質
魏列傳卷之三				
陳羣	盧毓	辛毗	高堂隆	
毛玠	曹植	楊脩	王粲	
王弼	劉邵	朱建平	管輅	
史目一				
魏列傳卷之四				
王昶	王基	鄧艾	田疇	
管寧	焦先	張琚	胡昭	
晉本紀卷之一				
世祖	惠帝	懷帝	愍帝	
元帝	明帝	成帝	康帝	
穆帝	哀帝	帝奕	簡文帝	
武帝	安帝	恭帝		
晉列傳卷之一				

羊祜	杜預	王濬	王渾
王祥	陳騫	裴秀	荀勗
賈充	楊駿	王沉	王湛
晉列傳卷之二	張華	衛瓘	石鑿
	胡奮	向雄	孫楚
晉列傳卷之三	鄭袤	何攀	魏舒
	劉寔	裴頠	裴楷
史目一	阮籍	稽康	趙至
	向秀	李宏	郤詵
晉列傳卷之四	山濤	周浚	胡威
	和嶠	樂廣	華嶠
	荀晞	阮咸	庾袞
	何琦		王裒
晉列傳卷之五	庾峻	劉頌	李重
		傅玄	

關續	江統	丁紹	鄧攸
胡毋輔之	羊曼	王尼	光逸
郭象			
晉列傳卷之六	裴虞	束皙	王接
	潘岳	張載	陸機
	張輔	索靖	華譚
張翰			王沉
晉列傳卷之七	劉弘	劉喬	馬隆
史目一	顧榮	紀瞻	賀循
	祖述	李矩	劉殷
晉列傳卷之八	周訪	陶侃	王導
	周顛	戴若思	楊方
	王敦		顏含
晉列傳卷之九	郗鑒	庾亮	應詹
			荀崧

虞濟	顧恕	陸暉	孔愉
孔坦	卞壺	桓彝	劉超
鍾雅	范汪	桓溫	桓冲
石度			
晋列傳卷之十			
何充	褚裒	蔡謨	殷浩
王舒	王廙	王述	吳隱之
孟嘉	郭璞	葛洪	
晋列傳卷之十一			
謝尚	謝安	桓伊	王羲之
王漾	劉惔	張憑	顧和
袁喬	韓伯	袁山松	江迪
車胤			
晋列傳卷之十二			
左思	成公綏	陳壽	王長文
虞溥	司馬彪	庾闡	李充
王隱	虞預	孫盛	于寶
謝沉	習鑿齒	羅含	顧愷之

袁宏			
晋列傳卷之十三			
虞喜	劉兆	范甯	徐苗
范甯	杜夷	董景道	徐邈
孔衍	范宣		
晋列傳卷之十四			
張軌	王恭	殷仲堪	羅含生
劉牢之	劉毅	何無忌	
晋列傳卷之十五			
皇甫謐	孫登	董京	夏統
曾勝	郭琦	魯褒	郭文
辛謐	劉麟之	索襲	索綽
楊軻	宋纖	翟劭先生	謝敷
戴逵	陶淡	陶潛	
晋藝術傳卷之十六			
鮑靚	佛圖澄	麻襦	單道開
鳩摩羅什			
晋貞烈傳卷之十七			

羊耽妻辛 王渾妻鍾等

晉書五胡纂略卷之十八

前趙劉淵 劉聰

陳元達

後趙石勒 石虎

張賓

前燕慕容廆

裴疑 高瞻

韓恒

李產

慕容恪 陽騫

皇甫真

史自一

二十五

晉書五胡纂略卷之十九

前秦苻洪

王猛 苻融

苻朗

索濟

徐嵩

後秦姚萇

尹綽

後蜀李特

李庠

後涼呂光

晉書五胡纂略卷之二十

西燕慕容冲

後燕慕容垂

西秦乞伏國仁

北燕馮跋

馮素弗

秃髮烏孤

南燕慕容德

慕容鍾 封孚

史自一

二十六

沮渠蒙遜

赫連勃勃

孫恩附

史書纂略目錄卷之二	明馬維銘纂差書	南宋起至傳卷四一册	乙百十二葉	宋武帝 <small>附北魏</small> 管陽王	文帝	武帝	廢帝	明帝	後廢帝	順帝	南北朝卷之二	齊高帝 <small>附北魏</small> 武帝	明帝	東昏侯	和皇帝	南北朝卷之三	梁武帝 <small>附魏</small> 簡文帝 <small>附魏</small> 元帝	敬帝	史自二	南梁宣帝	南北朝卷之四	陳武帝 <small>附梁</small> 文帝 <small>附周</small> 廢帝 <small>附周</small> 齊宣帝	後主 <small>附開</small> 皇	南北朝卷之五	北魏	北齊	北周	南宋列傳卷之一	劉穆之	孔靖	殷景仁	蔡廓	王懿	到彥之	檀道濟	王鎮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劉敬宣	劉懷慎	胡藩	王鎮之	南宋列傳卷之二	謝晦	謝瞻	謝方明	謝述	謝靈運	謝弘微	顏延之	沈懷文	沈慶之	沈攸之	沈演之	王華	南宋列傳卷之三	三弘	王墨首	王玄謨	張興世	袁粲	袁淑	張邵	鮑照	南宋列傳卷之四	范泰	范曄	徐廣	裴松之	何承天	顧觀之	江秉之	劉秀之	王淮之	王韶之	孔淳之	周續之	戴顒	雷次宗	劉凝之	郭世通	龔穎	許昭先	余齊人	孫棘	何子平	南齊列傳卷之一	王儉	李安人	戴僧靜	周盤龍	荀伯玉	謝朓	謝超宗	褚彥回	齊傳起至南貞烈一册	乙百五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褚炫	徐孝嗣	顧憲之	劉善明
劉懷慰	蘇侃	陸慧曉	陸厥
孔琇之	檀超	王智深	崔慰祖
祖冲之	宗測	閔康之	褚伯玉
顧歡	杜京產	臧榮緒	吳苞
徐伯珍	丘悅先	斛叔謙	劉渢
庾道愨			
梁列傳卷之一	曹景宗	馮道根	范述曾
史自二	孫謙	王珣國	丘仲孚
	韋叡	裴邃	楊公則
	夏彦璽	常粲	陳慶之
	呂僧珍	范雲	王僧辯
梁列傳卷之二	陶捨	徐勉	任昉
	裴子野	袁昂	江淹
	劉峻	何遜	蕭子範
梁列傳卷之三			劉孝綽
			張克
			蔡道恭
			鄭紹叔
			沈約
			江革

蕭琛	蕭介	何遠	郭祖深
賀瑒	司馬聚	孔休源	徐摛
到溉	劉之遠	周弘正	伏曼容
何佟之	嚴植之	崔靈恩	沈峻
孔子祛	皇侃	劉昭	周興嗣
吳均	劉勰	沈麟士	阮孝緒
陶弘景	庾詵		
南陳列傳卷之一	周文育	章昭達	侯安都
史自二	程靈洗	魯廣達	蔡景歷
	劉之亨	宗元饒	袁振
	沈文阿	張譔	顧越
	王元規	杜之偉	何之元
南朝貞烈傳卷之一	蕭矯妻羊	羊緝女	吳康妻趙
	陳氏三女	王氏女	屠氏女
北魏列傳卷之一	叔孫建	燕鳳	崔宏
			長孫道生
			毛喜
			顧野王
			沈不害
			蔣雋妻黃
			北傳起至北孝烈一冊
			九十九卷

于栗磾	高允	高閼	古弼
尉元	李孝伯	王肅	
北魏列傳卷之二			
陸倕	源賀	宋世景	刁靡
張恂	寇讚	寇雋	崔休
崔挺	素式	毛脩之	盧玄
劉模	游雅	張湛	闕駟
劉廷明	盧景裕	李謚	庾信
北魏列傳卷之三			
史目二		五	
邢巒	邢邵	李崇	李平
傅瑩	賀岳	郭祚	崔光
崔鴻	崔亮	張普惠	李彪
常爽	裴俠	常景	劉芳
劉獻之	劉蘭	徐遵明	董徽
李業興	關朗	晁考	胡叟
北齊列傳卷之一			
斛律金	段韶	宋世良	宋世軌
崔伯謙	杜弼	元文遙	魏收

魏長賢	李公緒	李鉉	馮偉
權會	張暉武		
北周列傳卷之一			
王肅	思政	于謹	長孫儉
陸騰	于弼	蘇瓊	蘇綽
常孝寬	陸通	韓褒	柳遜
盧辯	沈重	熊安生	樂遜
北齊列傳卷之一			
史自二		六	
長孫慮	吳志遠	王崇	皇甫遵
封卓妻劉	魏溥妻房	平原女子	史映周妻
苟金龍妻	貞孝女宗	刁思遵妻	孫神妻陳
隋本紀卷之一		隋本紀至傳卷四一冊 八十八葉	
高祖	煬帝	恭帝	
隋列傳卷之一			
高穎	韓擒虎	賀若弼	王世積
源雄	鄭譯	楊素	史萬歲
蘇威	李德林	牛弘	高構
帝世康			

隋列傳卷之二

于仲文 改文振 來護兒 陳稜

薛世雄 王猛 薛道衡 明克讓

魏澹 辛德源 許善心 袁憲

姚察 李文博 梁毗 李諤

裴政 劉行本 陸爽 杜瑩卿

王貞 孫萬壽 王頊 臨孝恭

劉祐 萬寶常

隋列傳卷之三

史目二

趙軌 柳儉 劉曠 王伽

魏德深 房恭懿 房彥謙 梁彥光

公孫景茂 辛公義 庫狄士文 田式

張須陁 楊善會 張季珣 游元

馮慈明 克君素 陳孝意 松贊

臣盧毓

隋列傳卷之四

王通 劉炫 劉焯 辛彥之

房暉遠 馬光 褚輝 何妥

李士謙 徐則 張文詡

隋孝烈列傳卷之五

薛濬 郭儀 田翼 紐回

劉士佛 翟普林 李德鏡 華秋

徐孝肅 襄城王妃 華陽王妃 鄭善果母

元務光母 趙元楷母 譙國夫人

唐本紀卷之一 唐本紀至傳卷三一冊 九十八葉

高祖 太宗 高宗 中宗

睿宗 肅宗 代宗

史目二

德宗 順宗 憲宗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哀宗

唐列傳卷之一

李密 竇建德

唐列傳卷之又一

劉文静 裴寂 李靖 李勣

尉遲敬德 屈突通 李大亮 段志玄

劉弘基 柴紹 秦瓊 劉政會

殷開山	程知節	丘行恭	長孫順德
任瓌	侯君集	薛萬均	張亮
盛彥師			
唐列傳卷之二			
房玄齡	杜如晦	魏徵	薛收
蕭瑀	李綱	孫伏伽	杜正倫
焦玄素	于志寧	高季輔	張行成
高儉	張公謹	唐儉	陳叔達
竇威	竇抗	溫大雅	
史目二		九	
唐列傳卷之三			
虞世南	褚亮	李百藥	姚思廉
王珪	戴胄	岑文本	劉洎
馬周	崔仁師	令狐德棻	李延壽
敬播			
唐列傳卷之四			
長孫无忌	褚遂良	韓瑗	來濟
李義琰	上官儀	韋仁壽	張允濟
李素立	田仁會	薛大鼎	皇甫無逸

李襲志	姜暮
唐列傳卷之五	
蘇烈	郭孝恪
王方翼	契苾何力
蔣儼	劉感
敬君弘	王行敏
李淳風	僧一行
唐列傳卷之六	
郝處俊	裴行儉
張文瓘	唐臨
高智周	許敬宗
唐列傳卷之七	
魏玄同	劉禕之
王義方	員半千
陳子昂	韓思彥
唐列傳卷之八	
狄仁傑	朱敬則
王及善	杜景佺
	徐有功
	陸元方
	張儉
	阿史那社
	常達
	傅奕
	呂才
	劉仁軌
	常思謙
	李義府
	吉頊
	李昭德
	薛登
	王綝
	蘇瓌
	劉禕道
	安師德
	薛仁貴
	執失思力
	薛仁貴

張嘉貞	張九齡	唐列傳卷之十一	盧懷慎	李元紘	杜暹	裴耀卿	蕭嵩	韓休			
張柬之	桓彥範	袁恕己	崔玄暉	敬暉	楊元琰	薛季昶	蘇安恒	李多祚	王同皎	安金藏	
魏元忠	郭震	唐璠	張仁愿	程務挺	解琬	黑齒常之	王皎	李日知	李嗣真	馮元常	蔣欽緒
尹思貞	蘇珣	常景駿	唐列傳卷之十	史目二	姚崇	宋璟	張說	蘇頲	陸象先	魏知古	李嶠
蘇味道	崔融	徐彦伯	姚班	杜審言	張昌齡	王勃	楊炯	盧照隣	駱賓王	劉允濟	沈佺期
宋之問	李適	唐列傳卷之十一	唐列傳卷之十一	唐列傳卷之十一	唐列傳卷之十一	唐列傳卷之十一	唐列傳卷之十一	唐列傳卷之十一	唐列傳卷之十一	唐列傳卷之十一	唐列傳卷之十一

李光弼	李光進	荔非元禮	郝廷玉	崔隱甫	李朝隱	嚴挺之	盧從愿	崔沔	王丘	李傑	盧真
許景先	席豫	齊澣	裴寬	楊瑒	劉子玄	吳兢	常述	裴灌	常湊	張廷珪	韓思復
辛替否	柳澤	褚無量	馬懷素	李邕	徐堅	孫逖	陳貞節	王元感	元澹	柳冲	柳芳
蕭穎士	李白	張旭	杜甫	王維	鄭虔	蘇源明	李華	孟浩然	唐列傳卷之十三	唐列傳卷之十三	唐列傳卷之十三
王忠嗣	張守珪	郭知運	王君奭	高仙芝	封常清	哥舒翰	李林甫	楊國忠	唐列傳卷之十四	唐列傳卷之十四	唐列傳卷之十四

李國臣	白孝德	張伯儀	陳利貞
侯仲莊	柏良器	烏承玘	郭子儀
馬璘	李嗣業	李抱玉	辛雲京
唐列傳卷之十五	乙百三葉	唐傳十五至二十一冊	
房瑄	張鎬	李峴	李揆
顏杲卿	張巡	許遠	南霽雲
雷萬春	姚閔	盧奕	李愷
賈楠	甄濟	程千里	龐堅
張興			
史目二		十三	
唐列傳卷之十六			
苗晉卿	呂誼	劉晏	穆寧
高適	元結	常倫	王翹
魏少游	李復	李惠登	于郾
王難得	李光	李叔明	王虔休
曲環			
唐列傳卷之十七			
楊綰	崔祐甫	柳渾	李栖筠
張鑑	李泌	陸贄	

唐列傳卷之十八			
常衮	趙憬	賈耽	蕭復
韓滉	元載	王綰	楊炎
盧杞	裴延齡	皇甫鎛	
唐列傳卷之十九			
顏真卿	段秀實	符令奇	劉延
周曾	辛儼	張名振	石演芬
吳淑	蔡廷玉	孔巢父	
唐列傳卷之二十			
史目二		十四	
李晟	馬燧	渾瑊	李抱真
李元諒	韓游瓌	楊朝晟	戴休顏
楊惠元	杜希全	李自良	王栖曜
劉昌	李景略	張萬福	高固
郝玘			
唐列傳卷之二十一			
乙百三葉			
常昇	張建封	嚴震	張孝忠
田弘正	吳泰	盧坦	張薦
王仲舒	獨孤及	顧少連	常夏卿

李遜	羅珣	薛珽	戴叔倫
徐申	郝士美	薛平	裴佖
裴諤	陸淳	劉禹錫	柳宗元
唐列傳卷之二十二	杜黃裳	李吉甫	杜佑
裴洎	李潛	常貫之	鄭餘慶
鄭珣瑜	高郢	蔣乂	沈既濟
盧綸	歐陽詹	韓愈	李翱
孟郊	張籍	皇甫湜	李賀
史目二	盧仝	賈島	劉義
皮日休	李觀	劉義	李觀
唐列傳卷之二十三	裴度	鄭絪	武元衡
李鄴	崔羣	白居易	高崇文
范希朝	李愬	李光顏	烏重胤
馬總	劉沔	石雄	
唐列傳卷之二十四	陽城	鮑防	崔邠
			楊於陵

許孟容	李渤	呂元膺	孔戣
裴漣	崔戎	温造	吳武陵
柳公綽	柳公權	錢徽	崔咸
常表微	高鉉	李商隱	
唐列傳卷之二十五	段文昌	李逢吉	元稹
路隋	鄭暉	李石	楊嗣復
李珣	裴休	常丹	盧弘宣
史目二	薛放	丁公著	崔玄亮
殷侗	王彥威	李頻	
唐列傳卷之二十六	李德裕	李回	鄭肅
李紳	盧鈞	劉瑒	杜牧
李中敏	李甘	綬温	劉蕡
唐列傳卷之二十七	劉瞻	王徽	鄭畋
王鐸	蕭倣	孔緯	崔彦昭

杜審權	杜讓能	蕭蓬	常昭慶
陸康	鄭榮	韓倓	張滂
周寶	王處存	王重榮	趙犖
黃碣	孫揆	趙匡凝	張承業
唐列傳卷之二十八			
孔穎達	顏師古	蓋文達	徐曠
曹憲	張士衡	元德秀	啖助
王希夷	李元愷	袁天綱	王遠知
嚴善思	吳道元	懷素	
史目二			
唐列傳卷之二十九			
王績	朱桃椎	孫思邈	田游巖
衛大經	武攸緒	白履忠	盧鴻
吳筠	司馬承禎	賀知章	秦系
張志和	陸羽	陸龜蒙	司空圖
唐列傳卷之三十			
李知本	張志寬	劉君良	王少玄
任敬臣	友淑	程叅師	武弘度
裴敬彛	許伯會	陸南金	林攢

王博武	章全益	宋思禮	梁龜貞
沈季詮	侯知道		
唐列傳卷之三十一			
李德武妻	楊慶妻等		
五代史卷之一			
梁太祖	末帝		五代梁至南唐一冊 八十五葉
後唐莊宗	明宗	廢帝	
石晉高祖	出帝		
後漢高祖	隱皇帝		
史目二			
周太祖	世宗	恭帝	
南唐主	附		
五代梁列傳卷之一			
敬翔	朱珍	葛從周	牛存節
張歸霸	楊師厚	王彥章	氏叔琮
李振			
五代唐列傳卷之二			
郭崇韜	安重誨	周德威	符存審
史建瑭	李嗣昭	任圜	趙鳳

張憲	王晏球	張廷蘊	裴約
夏魯奇	王思同	張敬達	姚洪
五代晉列傳卷之三			
桑維翰	景延廣	馬全節	郭延魯
張希崇	皇甫遇	馬重績	石昂
李自倫	吳巒	沈斌	王清
五代漢列傳卷之四			
王仁裕	蘇逢吉	史弘肇	楊邠
五代周列傳卷之五			
史目二	馮道	李穀	王朴
	張昭	扈載	賈緯
	李筠	李重進	史彥超
南唐列傳卷之六			
向本	王輿	林仁肇	常夢錫
劉仁贍	孫晟	張彥能	孟堅
陳喬	劉彥貞	嚴績	張延翰
何敬洙	柴克宏	王崇文	姚景
帝宗範	韓熙載	江文蔚	高越

劉洞	汪台符	史虛白	郭昭慶
康仁傑	周彬	徐錯	江夢孫
顏誦	鄭元素	陳旣	陳陶
許堅	朱令璣	胡則	蜀黃筌
宋本紀卷之一			
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哲宗	徽宗
欽宗	高宗	孝宗	光宗
寧宗	理宗	度宗	恭宗
史目三	帝昺		
宋列傳卷之一			
趙普	石守信	王審琦	韓重贊
羅彥瓌	王彥昇	慕容延釗	符彥卿
郭守文	崔翰	抗德辰	曹彬
潘美	李處耘	王全斌	李崇矩
康延澤	袁繼忠	樊知古	張鑑
張觀			
宋列傳卷之二			

宋列傳卷之三	尹繼倫	田仁朗	王昭遠	侯贊	翟守素	劉福	安守忠
宋列傳卷之四	郭進	馬知節	雷有終	盧質	魏仁浦	薛居正	沈倫
	盧多遜	竇儀	呂餘慶	李穆	王祐	劉溫叟	楊業
宋列傳卷之五	錢守俊	荆嗣	曹光實	辛仲甫	王化基	陳恕	王明
	馮瓚	段思恭	許仲宣	李符	魏玉	解暉	趙延進
	張暉						

宋列傳卷之六	王嗣宗	趙安仁	陳彭年	梁顥	楊徽之	杜錡	楊彥	晁迥
宋列傳卷之七	馮拯	陳執中	賈昌朝	梁適	陳克叟	宋庠	曾宗道	薛奎
	王曙	蔡齊	韓億	吳育	楊允恭	王欽若	丁謂	夏竦
	李旦	向敏中	田錫	王禹偁	張去非	樂黃目	張雍	楊革
	劉錡	裴莊	韓國華	張綸	李繼宣	張旦	周渭	查道
	呂端	畢士安	寇準	李沆	崔立	張逸	王濟	高瓊
	王旦	索湘	宋太初	鄭文寶	康保裔	秦傳序	盧斌	裴濟
	劉鈞	謝泌	孫何	戚綸	李繼宣	張旦	周渭	查道
	王昶宗	趙安仁	陳彭年	梁顥	李繼宣	張旦	周渭	查道

宋列傳卷之八	李若谷	王疇	王竟臣
孫抃	田况	馮元	趙師民
張揆	楊安國	尹洙	孫甫
謝絳	葉清臣		
李迥	王曾	張知白	杜衍
晏殊	龐籍	呂夔簡	張士遜
孔道輔	鞠詠	劉隨	曹脩古
郭勸	段少連	司馬池	蔣堂
史目二	陳希亮	李垂	張洞
楊偕	王洙	楊敞	賈黯
李京	吳及	范師道	范諷
滕宗諒	李絢	田京	
宋列傳卷之九	范仲淹	富弼	張昇
韓琦	吳充	王珪	包拯
曾公亮	趙抃	唐介	胡宿
吳奎	蔡襄	余靖	張存
劉敞			

何郊	吳中復	趙尚寬	王德用
狄青	郭逵		
宋列傳卷之十	歐陽脩	張方平	王拱辰
文彥博	馮京	呂誨	曾鞏
彭思永	鄭獬	陳襄	鄭俠
楊繪	龔昇臣	曹有聞	蕭注
陶弼	林廣	种世衡	
宋列傳卷之十一	王安石	王安禮	王安國
王安石	王吉甫	沈括	李大臨
張問	苗時中	楚建中	滕元發
李師中	陸說	趙高	游師旌
穆衍	李光庭	余良肱	
宋列傳卷之十二	司馬光	呂公著	范鎮
呂大鈞	蘇洵		呂大防
宋列傳卷之十三			

劉摯	蘇頌	范純仁	王存
孫固	趙瞻	傅克俞	梁燾
王巖叟	孫永	陸佃	蔡確
邢恕	章惇	曾布	蔡京
張商英	錢遹	吳執中	王祖道
宋列傳卷之十四			
孫覺	劉安世	鄭穆	李常
孔文仲	黃蘄	鮮于侁	彭汝礪
呂陶	張舜民	李周	顧臨
史目二			
王觀	喬執中	孫諤	馬默
鄒浩	田晝	曾回	曾誕
陳瓘	任伯雨	陳忞	鹽稷
陳次升	陳師錫	張庭堅	龔夬
江公望	陳祐	常安民	傅楫
李昭玘	孫鑿	徐勣	陳軒
賈逵	和斌	張守約	王文郁
李浩	劉舜卿	姚兪	苗授
郝質	劉昌祚	燕達	曲珍

張整	王恩	趙隆	劉仲武
張蘊			
宋列傳卷之十五			
韓忠彥	崔鶻	張根	任諒
周常	上官均	沈疇	張汝明
毛注	石公弼	洪彥昇	宇文昌齡
許幾	鄭僅	蒲貞	陶節夫
鄭居中	侯蒙	徐慶仁	王安中
唐恪	曹輔	李朴	李熙靖
史目三			
譚世勣	梅執禮	程振	歐陽珣
傅察	李若水	劉韜	吳革
何臬	孫傳	陳過庭	張叔夜
陳東	歐陽澈	徐徽言	楊邦乂
李誠			
宋列傳卷之十六			
李綱	趙鼎	張浚	李光
許翰	翟汝文	王庶	鄭毅
張守	李邠	沈與求	韓肖胄

宋列傳卷之二十三

周必大 留正 胡晉臣 羅點

尤袤 顏師魯 袁樞 舒璘

謝諤 沈煥 王阮 王質

丘密 婁機 樓鑰 林大中

字文紹節 劉穎 吳柔勝

宋列傳卷之二十四

彭龜年 黃裳 曾三聘 劉光祖

徐誼 徐邦憲 李祥 章穎

史目二 二十九

孫逢吉 黃度 何異 詹體仁

游仲鴻 呂祖儉 楊宏中 湯瑋

徐應龍 莊夏 黃疇若 沈作賓

黃黼 宋德之 劉燭 辛弃疾

方信孺 李孟傳 倪思 袁燮

趙方 吳獯 項安世 李大姓

劉甲 李好義 孟宗政 張威

宋列傳卷之二十五 宋傳二十五至三十一册 乙百十五葉 趙汝愚 韓侂胄 史彌遠 賈似道

宋列傳卷之二十六

真德秀 魏了翁 喬行簡 李宗勉

董槐 程元鳳 吳潛 葉夢島

馬廷鸞 陳貴誼 崔與之 王居安

劉宰 洪咨夔 袁甫 王遂

張處 徐僑 吳昌裔 趙葵

宋列傳卷之二十七

楊簡 汪綱 蔣重珍 傅伯成

唐璘 黃師雍 程公許 危稹

史目二 三十

呂午 史彌鞏 陳頊 劉灝弼

徐元杰 王萬 徐鹿卿 胡穎

孟珙 余玠

宋列傳卷之二十八 趙景緯 李伯玉 楊文仲 歐陽守道

劉黻 向士璧 汪立信 孫子秀

陳仲微 曹友聞 劉鉞 陳隆之

王翊 陳元桂 張順 劉師勇

容佑 馬暨 張珩

宋列傳卷之二十九

江萬里 文天祥 李庭芝 姜才

陸秀夫 張世傑 陳文龍 徐宗仁

李芾 尹穀 趙卯莩 高應松

林逢龍 李成大 謝枋得 家鉉翁

宋道學傳卷之三十一

周敦頤 程顥 張載 邵雍

劉絢 李籲 謝良佐 游酢

張繹 蘇昞 尹焞 楊時

史目二

羅從秀 李侗 陸九淵 朱熹

張栻 蔡元定 黃榦 李燾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

宋儒林列傳卷之三十一

聶崇義 孫奭 何涉 周克卿

李之才 孫復 石介 胡璩

劉義叟 李覲 王當 胡安國

譙定 喻樗 洪興祖 鄭樵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劉子翬

三十一

呂祖謙 陸九齡 劉勉之 郭雍

魏掞之 范冲 朱震 薛季宣

劉清之 程迥 廖德明 陳傅良

蔡通 蔡幼學

宋儒林傳卷之三十二

陳亮 李道傳 楊泰之 劉愚

葉味道 何基 王柏 徐夢莘

王應麟

宋儒林傳卷之三十三

和峴 柳開 梁周翰 朱昂

郭忠恕 趙隣幾 和嶠 羅虞約

吳淑 徐鉉 何中正 曾致克

路振 穆脩 石延年 蘇舜欽

尹洙 顏太初 江休復 章望之

梅克臣 楊傑 賀鑄 黃庭堅

晁補之 秦觀 張耒 陳師道

劉恕 李公麟 王逢 唐庚

文同 黃伯思 李廌 李格非

三十二

米芾	魏漢津	陳與義	葉夢得
程俱	熊克	趙蕃	
宋隱逸傳卷之三十四			
戚同文	陳搏	种放	萬適
李漬	魏野	邢敦	
林逋	高擇	徐復	孔叟
何羣	王樵	張愈	陳烈
章谷	杉江漁翁	杜生	順昌山人
南安翁	徐中行	蘇雲卿	
史目二		三十三	
宋孝義列傳卷之三十五			
許祁	陳競	郭琛	李玘
劉庭式			
宋列女傳卷之三十六			
朱娥	張氏等		
宋史纂略卷之三十七			
遼	金		
元史纂略卷之一			
世祖	成宗	武宗	仁宗
		元史至傳卷八十一册	
		乙百十八葉	

英宗	恭定帝	明宗	文宗
寧宗	順帝		
元列傳卷之一			
木華黎	博爾朮	博爾忽	塔察兒
速不台	怯怯里	塔不己兒	直脫兒
李楫	楊惟中	史天倪	劉敏
王楫	高宣	王玉汝	焦德裕
石珪	鄭昂	汪世顯	高智耀
安童	廉希憲	伯顏	徹里
史目二		三十四	
不忽木	完澤	忙兀台	與魯赤
懷都	拜降	探馬赤	帖木不花
塔出	葉仙舟	脫歡	月乃合
愛薛	禿忽魯	哈刺哈孫	拜住
脫烈海牙			
元列傳卷之二			
耶律楚材	史天澤	董文炳	張弘範
劉秉忠	張文謙	郝經	姚樞
許衡	竇默	王磐	李冶

李昶	李謙	孟祺	閻復
李德輝	張德輝	楊恭懿	王恂
郭守敬	蔡公直	王恽	何榮祖
姚天福	譚澄	許緝禎	許楫
田滋	卜天璋	耶律伯堅	林興祖
周自強			
元列傳卷之三			
劉因	吳澄	程鉅夫	趙孟頫
曹元用	齊履謙	姚燧	郝天挺
史自二			
張珪	張養浩	敬鑑	曹伯啓
陳顥	王結	賀勝	元明善
虞集	揭傒斯	黃潛	
元列傳卷之四			
趙復	張頤	金履祥	許謙
陳櫟	胡一桂	黃澤	蕭剡
同恕	安熙	胡長孺	熊朋來
戴表元	牟應龍	鄭滌孫	董朴
楊載	劉詵	韓性	吳師道

陸文圭	周仁榮	陳旅	李孝光
宇文公諒	伯顏	贍思	
元列傳卷之五			
脫脫	阿魯圖	太平	馬祖常
峻峻	張起巖	歐陽玄	謝瑞
李洞	蘇天爵	李稷	成遵
曹鑑	賈魯	周伯琦	吳當
春不律	余闕	星吉	福壽
道童	蘆惠海牙	月魯不花	李黼
史自二			
李齊	魯頤不花	閔本	趙弘毅
鄭玉	黃暉	柏帖木爾	迭里彌實
朴賽不花	丁好禮		
元隱逸傳卷之六			
杜瑛	張特立	杜本	孫轍
何中	武恪	陸正	
元孝友列傳卷之七			
王閏	郭道卿	蕭道齋	樊淵
劉德	趙一德	鄭文嗣	王鷹

先列女傳卷之八

崔氏 楊氏等

--	--	--	--	--	--	--	--	--	--

甲曆起自帝堯迄元共三千七百一年

唐虞共一百五十載 夏四百三十一年

商六百二十九年 周八百七十四年

秦四十二年 西漢二百三十年附王莽

東漢一百九十六年 三國四十五年

晉一百五十四年 南宋五十九年

南齊二十三年 南梁五十五年

南陳二十四年 隋三十七年

唐二百八十九年 五代共五十三年

日歷

宋三百一十五年 元九十四年

角亢氏沈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

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娄胃徐

州昴畢冀州觜麟參益州東井與鬼雍州柳七

星張三河翼軫荊州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徐

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

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掩茂在亥曰大淵

厭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

盤古至周并列國

馬維銘曰夫洪荒之世通人舊史多闕焉詳者猶略則略者可知也三代以還至周而彬彬矣然而詩書所載列在學官童而習之以至白首余故可不纂也特纂史云爾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以及若縣漆園之流似都從天地開闢獨鍾世出世間間氣以啓千萬世文明之運此豈可與一鄉一國之士同其衡量者乎故并繫之周周之列國亦不乏賢矣孔子稱管仲而小其器豈非以其規模勳功也乎哉弱功起而王道衰合從連衡之說售而弱功又掃地矣嗚呼

史書纂略盤古氏起至高辛氏止卷之一

明職方主事馬維銘纂

比部郎嗣男德澧校

盤古

荆州風土記謂十月十六日為盤古生辰或謂元始應世以一萬八千年為一甲子

盤古生於太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道達陰陽之變為三才首君於是混茫開矣

三皇

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次則見於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

史書纂略附錄一

有巢氏

有巢氏構木為巢教民巢居

燧人氏

燧人鑽燧別五木以改火教民烹飪以免腥臊之疾

太昊伏羲氏

伏羲氏風姓蒼精之君也母華胥居於華胥之渚嘗暨叔姬翔於渚之滄巨跡出焉華胥決意以陰之意有所動虹且述之因孕本木德建以王是稱太昊得乎中央別而能全宿而有成因號伏羲自有庖而應

世故又曰有庖氏都於宛丘畫八卦作琴瑟作陣法

炎帝神農氏

神農氏姓伊著名執炎精之君也母安登感神於常
羊生神農於列山之石室生而九井出焉初少典氏
取於有僑氏是曰安登生子二人一為黃帝之先襲
少典氏一為神農是為炎帝炎帝長於姜水成為姜
姓其初國伊繼國耆故氏伊著生三辰而能言五日
而能行七朝而齒貝都陳遷曲阜初藝五穀制醫藥
作方書始為日中之市作太初曆作連山易作蜡祭

史書纂畧卷一

二

黃帝有熊氏

黃帝姓公孫名茶一曰軒字曰玄律少典氏之子黃
精之君也母曰符葆感電繞斗軒而震二十有四月
而生帝於壽丘故名曰軒生而紫炁充房生而神靈
警而能言幼慧齊長敦敏知幽明之故少典氏沒後
軒嗣立為姬姓開國於熊羆蚩尤火災征蚩尤戰於
阪泉都於陳命隸首作數命伶倫造律使伶倫造磬
定氏族獲神策得寶鼎焉命大撓作甲子命容成作
調歷命榮獲鑄十二鍾伶倫造聲命大容作咸池之

樂作宮室作合宮作器用作兵器立容成為樂師作
軍樂凱歌造舟車制冕旒正衣裳始讎命史官以紀
圖籍作丹書瑞書戶牖金人等銘以自警命孔甲著
銘詩作內經定本草察脉息處方餌者陰符經命西
陵氏教民蠶祀天地立五祀畫野分州帝四巡合符
於塗山備問荆山帝崩葬橋山

少昊青陽氏

少昊帝姓紀名摯其父曰清黃帝之第五子方饒氏
之生也胙土於清是為青陽元為紀姓配於顓氏曰

史書纂畧卷一

三

娥居河之微逆星流槎奏便娟之樂樂而志歸震而
生摯白帝子也襲青陽以處雲陽故號以青陽亦曰
雲陽氏又曰金天氏憲太昊而乘西行是稱少昊都
於少顓帝崩葬於雲陽

帝顓頊高陽氏

帝姬姓名曰顓頊黃帝之曾孫祖曰昌意黃帝之震
適也行劣不似遜於若水取蜀山氏曰景媿生帝乾
荒是襲若水取蜀山氏曰樞是為河女所謂淳子也
淳子感搖光於幽防而生顓頊淵而有謀疏以知遠

年十五而佐少昊封於高陽都於商丘作科斗書備
八音帝崩葬頓丘

帝學高辛氏

帝姬姓曰學一曰遼學之字曰亡斤黃帝氏之子曰
玄枵之後也父橋極取陳豐氏曰裒履大跡而嚮生
學方學之生摠稟莫覺生而神異自言其名遂以名
年十有五而佐高陽氏受封於辛為侯國高陽崩而
帝學立都於亳立四妃帝元妃有郃氏女曰姜嫄生
棄為舜后稷其後為周次妃有娥氏女曰簡狄生契

史書纂畧

卷一

四

為舜司徒其後為商三妃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堯是
為陶唐氏四妃娶訾氏女曰常儀生摯庶子曰伯翳
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
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其不才曰實沈閼伯帝生
三十而御天下六十有三載崩葬頓丘蓋城陰野之
秋山所謂頓丘臺也

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臣傳纂畧卷之一

太昊臣

女媧氏

女媧氏風姓一曰女希蛇身牛首宣髮太昊氏之女
躬出於承匡生而神靈少佐太昊禱於神祇而為女
婦正姓氏職昏姻通行媒以重萬民之判是曰神媒
時共工惟始作亂女媧氏役其神力以與共工氏較
戒共工氏而遷之治於中皇山之原所謂女媧山也
按外紀載共工與祝融戰不勝而怒頭觸不周山崩
太昊降南
卷一
天柱折地維缺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天斷鯀足以立
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又按小司馬補史記以媧皇
繼伏羲後考之易曰伏羲氏沒神農氏作則女媧為
佐可知矣

共工氏

共工氏任智自神太昊氏沒傲亂天常竊保冀方在
華陝之間於女媧之都為近故共工決水灌之共工
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為厲畏赤豆故作赤豆粥
以禳之

炎帝臣

蚩尤

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兄弟八十人蚩尤好兵而喜亂按外紀載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遂屬榆岡路史獨記蚩尤逐榆岡僭稱炎帝居阪泉則黃帝戰而擒之實蚩尤也

黃帝臣

風后 力牧 常先 大鴻 太山 稽

黃帝間居蓀大風吹去天下塵垢又蓀人執千鈞之

炎黃臣傳 卷一

二

弩驅羊萬羣帝竊嘆曰風為號合力政者也垢去土而后在也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羣能牧民為善也天下其有姓風名后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求之得風后於海隅進以為相得力牧於天澤進以為將又按黃帝時作曆法二人實司之若常先大鴻治民太山以察地利稽為司徒俱一時之良佐云

祝融氏

古有祝融氏者一名祝融以火施化號赤帝都於會故鄭為祝融之墟終葬衡山之陽是以謂祝融冢後

世火官因以為號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是也黃帝時以庸光為祝融職司徒而正夏迨顓頊又以黎而為祝融云

蒼頡氏

蒼頡氏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辨文字而六體寓焉文字倏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其上世蒼帝都於陽武今開封之祥符故浚儀縣猶有蒼頡城學書者祀之亦謂丙日以倉頡丙日

黃帝臣傳 卷一

三

灰也後有蒼氏史氏侯氏侯岡氏夷門氏倉頡氏外紀載史皇氏與無懷氏相繼或以為蒼頡之祖

隱逸

廣成子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而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天地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

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閉居三月復往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撻汝精乃可以長生日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黃帝臣傳 卷一

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宮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北門成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焉薄黜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

少昊臣

鳳鳥氏曆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曆正之官

玄鳥氏司分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

伯趙氏司至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

青鳥氏司啓青鳥鷓鴣也以立春鳴立夏止

丹鳥氏司閉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而化蜃以上四鳥皆曆正之屬官

祝鳩氏司徒祝鳩鳩也鳩鳩季故爲司徒主教民

睢鳩氏司馬睢鳩王鳩也執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

制

少昊臣傳 卷一

五

鳩鳩氏司空鳩鳩鳩也鳩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

爽鳩氏司寇爽鳩鷹也鷹鷩鳥故爲司寇主賊盜

鶡鳩氏司事鶡鳩鶡鶡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

五鳩氏五鳩鳩氏者也鳩聚也治民尚聚故以鳩而名之者也

五雉爲五工正雉有五種故爲五工正

九扈氏爲九農正扈民無滯者也扈有九種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

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

顓頊臣

重 該 脩熙 黎 句龍

古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官之長號曰句芒取木句曲而有芒角也少昊之子重乃為之主春令治東方金官之長號曰蓂收取秋物摧蓂而可收少昊子該為之主秋令治西方水官之長號曰玄冥取水陰而幽冥也少昊子脩熙為之主冬令治北方火官之長號曰祝融取其明象帝子黎為之主夏令治南

顓頊臣傳 卷一

六

方土官之長號曰后土取其為羣物主故稱后土也其工氏子句龍為之主治中央按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則司天司地又重黎二人之兼官也

唐帝紀纂略卷之一

明職方主事馬維銘纂

比部郎舅德澧校

帝堯陶唐氏

帝堯者放勳帝嚳子帝摯之弟也母曰慶都孕十有四月生堯於母家伊侯之國從徙者以祁為姓故曰伊耆氏生十有三載以封殖佐帝摯始受封於陶又二載改國於唐乃號陶唐氏又三載而受禪年一十有八歲甲辰元載受帝禪都平陽命羲和治曆明時

唐虞帝紀 卷一

一

帝巡狩親於華華封人祝曰嘻請祝聖人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帝曰辭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何辱之有帝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與億兆願戴已與不願戴已與問左右不知問外朝不知問在野不知乃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

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我何有乎帝力咨四岳以異位得虞舜嬪二女於有虞賓四門納於大麓殛鯀於羽山命禹治水益掌火棄教播種契敷五教皋陶明刑命舜攝位舜攝帝位察璣衡齊七政巡守方岳制象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作大章樂禹告成功分州封山濬川帝殂落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

帝舜有虞氏

唐虞帝紀卷一

二

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舜父瞽叟育而舜母亦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替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薦謹匪有惟舜冀州之人也初家於冀瞽叟娶握登感大虹逵樞星之瑞生舜於姚墟故號姚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為有熊帝顓頊

高陽帝譽為高辛帝堯為陶唐帝舜為有虞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姒氏契為商姓子氏棄為周姓姬氏丙戌元載舜踐帝位詢四岳咨十二牧禹以司空總命伯揆命垂為共工命益為虞命伯夷為秩宗夔典樂命龍為納言申考績之法分比三苗禹皋陶陳謨置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造五弦琴歌南風之詩立上庠下庠作米廩削韶樂成作大唐之歌作勅天之歌命禹總師命禹征有苗有苗來格帝陟方乃歿河中紀市禹避商均於陽城

唐虞帝紀卷一

三

唐虞臣傳纂略卷之一

臯陶

臯陶初名咎繇本少昊之後繇生焉喙忠信疏通廣
帝求旃以為士師封之於臯是曰臯陶卒於臯所謂
公琴者在今天安縣廣記即臯陶冢楚人謂之公琴
有子三人長伯翳能馴鳥獸知其語言以服事虞夏
始食於麤次仲甄事夏封六次封偃偃之後俱食於
楚六至春秋魯文公五年為楚所滅滅文仲曰臯陶
庭堅不祀蓋傷之也按文公五年秋楚仲歸滅六冬
唐虞臣傳卷一

稷

后稷名棄帝嚳之元子也其母有邠氏女姜嫄為帝
嚳元妃記載姜嫄出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而
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為不祥棄之隘巷牛馬遇
者皆辟不踐徙置林中適會人伐木乃遷而棄之水

飛鳥以翼覆之姜源以為神遂收之初欲棄之因名
曰棄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麻菽及
成人遂好耕農務發蓄糞土別五土之宜始為耒田
民皆則之堯聞之舉為農師至舜時與益共陳謨於
帝舜封棄於邠號曰后稷別姓姬氏詳載周本紀

契

契帝嚳之子也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
記載三人浴於玄丘之水聯玄鳥墮其外簡狄取吞
之因孕生契契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為司徒
唐虞臣傳卷一

伯夷

伯夷姜姓炎帝之後舜咨四岳有能與朕三禮者會
曰伯夷且佐禹有功於水爰封之曰今隸鄧圖經又
以新蔡為古呂國蓋後來之呂近申在周呂亦曰甫
周初有呂尚穆王時有甫侯皆伯夷裔之裔也

后夔

后夔出高陽氏後舜在位命之典樂脩六招六引五

英以樂德教胄子簡韶九變而帝道成鳳凰儀五帝之樂莫盛於此作樂功成封禪於歸故今名后夔其所封歸地卽今穉歸城東二十里故夔子城是也後有憑氏卒并於楚

十六族

昔鄒屠氏有女履龜不踐高陽氏內之生子八人蒼舒噴數橋演大臨麗降寔堅中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有媿氏生而髮與足齊墮地能言及爲高辛氏妃夢八日而生八子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宜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殞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用舜舉八愷八元

四凶

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昊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卽服讒蒐蒐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顛頑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囂傲狠明德以亂天

唐虞臣傳 卷一

三

常天下之民謂之擣杙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緇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目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賈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擣杙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三苗

三苗習九黎之惡作五虐之刑舜放之於三危其後苗民逆命禹振師臨之閔月苗民不服是時益贊禹

唐虞臣傳 卷一

四

班師有苗格

隱逸

許由

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而逃去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由於是通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求

開其各磨汚吾猶口牽猶上流飲之許由沒葬箕山之巔亦名許由山堯因號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年老以樹為巢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謫許由也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燕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扶其目曰聞貪言負吾之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唐虞臣傳

卷一

五

善卷

善卷者古之賢士也堯聞得道乃北面事之及堯受終之後舜又親之遂以天下讓卷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處按今鄆城有單父城即善卷也善卷墓在今辰州大西山

夏本紀纂略卷之一

明職方主事馬維銘纂

比部郎嗣男德澧校

夏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禹人臣鯀娶有莘氏之女曰志是謂脩己孕十有二月生禹於棘道之石紐鄉長於西羌禹為人敏

夏

卷一

一

給堯時父鯀歿故降在匹庶舜舉之使續父業堯度土功娶塗山氏之女舜既即位使宅百揆乃薦禹於天遂即位丙子元歲禹踐位於韓以金德王仍以寅月為歲首改載曰歲始稱王國號夏作衍曆禘黃帝封丹朱於唐封商均之子於虞作賓王家立三妃九嬪以為內治立三公九卿百二十官會諸侯於塗山作大夏樂行貢法立學校養老教民命益為相已郊四歲鑄九鼎庚辰五歲巡狩蒼梧癸未八歲巡大越復會江南崩葬於會稽甲申元歲諸侯奉鬯子啓

踐天子位乙酉二歲伯益歸政就國丙戌三歲王討
有扈氏大戰於甘立五廟禘黃帝而郊縣壬辰九歲
王崩子太康卽位辛亥十有九歲王畋於洛表有窮
羿拒之於河五弟御母以從作五子之歌都於陽夏
辛酉一十有九歲王崩於陽夏弟仲康卽位壬戌元
歲命胤侯掌六師征羲和甲戌十有三歲王崩子相
卽位乙亥元歲徙都商丘壬午八歲寒浞殺羿仍號
曰有窮壬寅二十有八歲寒浞弑王於帝丘王后緡
歸於有仍靡奔有鬲氏戊午十有六歲少康爲仍牧

夏

卷一

二

正壬午四十歲靡誅寒浞少康卽位還都櫟澆豷伏
誅癸卯六十有一歲王崩子秀杼卽位甲辰元歲諸
侯來朝都於原庚申十有七歲王崩子槐卽位丙戌
二十有六歲王崩子芒卽位甲申十有八歲王崩子
泄卽位庚申十有六歲王崩子不降卽位己未五十
有九歲王崩弟扈卽位庚辰二十有一歲王崩子廛
卽位辛丑二十有二歲王崩不降之子孔甲卽位
庚辰鑄劍賜劉累爲御龍氏戊辰商成湯生壬申
三十有一歲王崩子皐卽位癸未十有一歲王崩葬

於微子發卽位壬寅十有九歲王崩子履癸卽位是
爲桀乙亥三十有三歲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妹
喜於王王嬖之三十有五歲商王祭斃子履嗣湯始
居亳以商湯爲方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專征伐戊寅
三十有六歲湯始征葛癸己伍十有一歲太史令終
古奔商甲午五十有二歲殺厲龍遂因湯於夏臺己
而釋之湯伐韋顛昆吾乙未五十有三歲湯誓師伐
桀放之於南巢

夏

卷一

三

夏臣傳纂略卷之一

益

伯益字贖散居高陽氏子族之三爲唐澤虞號百蟲將軍及舜攝政廼命十二牧居官相事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爲虞官掌山澤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舜曰往哉汝諧遂以朱虎熊羆佐益主虞禹受舜禪舉益任政十年禹崩以天下授益益讓禹之子啓而居箕山之陽啓賢諸侯皆去益而朝啓初封於梁後南梁大赦梁之析也有梁氏敖氏伯

夏臣傳

卷一

一

氏按世有以伯翳爲卽伯益其謬甚矣伯翳者麻姓之祖也書傳麻姓實出少昊非高陽後也史記秦之先女脩顓頊之裔女而祖顓頊非也左傳鄭國少昊之後麻姓蓋其族也則秦趙宜祖少昊氏

后羿

夷羿有窮之君也偃姓羿生五歲時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木下以待蟬鳴還欲取之而羣蟬俱鳴遂捐而大羿爲山間人所養年二十習弓矢仰天嘆曰我將射四方皆楚有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

爲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羿從之學盡傳其道又有吉甫者亦以善射著羿又學射於吉甫初唐堯時

有名羿者善射河伯溺殺人則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則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狹綸之屬夷羿慕其爲人因名曰羿羿嘗從吳賀北遊見雀焉賀命之射羿曰生乎其殺之手賀請左目羿中厥右耻之由是每進妙中高出天下迨事夏王王命射於方豕之皮征南之的曰中之予萬金不中則削十邑羿援矢而色蕩射之矢逸再之又不中焉王謂傅彌仁曰斯羿也

夏臣傳

卷一

二

發無不中而今也不中何以對曰若羿者其懼之爲災而萬金爲之患也太康之立恣淫亡度娛以自縱敗有洛之表十旬不反夷羿於是因民弗忍兵於河以距之后廢之子伯封先有仍之女美而黜厥澤可監獲納之是爲玄妻生伯封貪殘忿戾寔有豕心人謂封豕羿滅之子寒泥又以逢蒙爲受教之臣泥乃烝取羿室八年將歸自岐逢蒙取梃楛殺之家衆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衆殺之於國門後有窮氏羿氏

隱逸

伯成子高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盍行耶無落吾事但俛乎耕而不顧

卞隨 瞽光

卞隨瞽光二人皆古之隱者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

夏臣傳 卷一

三

卞隨曰非吾事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商本紀纂略卷之一

明職方主事馬維銘纂

比部郎嗣男德澧校

商

商成湯之先名契帝嚳之子也母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以玄鳥至之日祈於高禰而生契契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賜姓子氏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擴商業商頌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圖立曹圖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壬立壬卒子主祭立主祭娶扶都氏女生天乙又名履是為成湯自契至湯凡八遷始居亳為夏方伯得專征伐初湯之為諸侯也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入吾網湯曰噫盡之矣乃解其三而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乃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既

商本紀 卷一

一

放桀三讓廼即天子位改正朔作誥誕告萬方封夏后氏之後以仲虺爲左相伊尹爲右相二十祀大旱桀死於亭山桀居南巢三年死其子淳維妻其衆妾遁於北野號葷育逮周曰儼狄漢書匈奴傳曰其先伯禹之苗裔二十有四祀大旱王禱桑林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官室崇與女謁盛與包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作大濩之樂作盤銘制官刑三十祀王崩以伊尹爲太保奉嫡孫太甲嗣位戊申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祗

商本紀 卷一

二

見厥祖作訓以訓王已酉二祀王在桐宮庚戌三祀王克終允德冬十有二月朔伊尹奉王歸亳再作書以訓王伊尹告老以一德陳戒於王庚辰三十有三祀王崩廟號太宗子沃丁卽位已酉二十有九年王崩弟太庚卽位甲戌二十有五祀王崩子小甲卽位辛卯十有七祀王崩弟雍已卽位癸卯十有二祀王崩弟太戊立以伊陟爲相脩湯政祥祭枯戊午七十有五祀王崩廟號中宗子仲丁卽位甲子六祀亳都河決遷於囂辛未十有三祀王崩國內亂弟外壬

卽位丙戌十有五祀王崩弟河亶甲卽位丁亥元祀囂都河決遷於相乙未九祀王崩子祖乙卽位丙申元祀河圯於耿以巫咸爲相甲寅十有九祀王崩子祖辛卽位庚午十有六祀王崩弟沃甲卽位乙未二十有五祀王崩祖辛之子祖丁卽位丁卯三十有二祀王崩國亂沃甲之子南庚立壬辰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丁之子陽甲卽位已亥七祀王崩弟盤庚立庚子元祀耿圯河水王將遷殷作誥以告臣民王遷殷將涉河復作誥王遷殷正位綏衆復作誥丁卯

商本紀 卷一

三

二十有八祀王崩弟小辛立戊子二十有一祀王崩弟小乙立甲寅二十有六祀幽亶父遷於岐改國號曰周丙辰二十有八祀王崩子武丁立丁巳元祀王宅憂井盤爲相已未三祀王喜良弼審象旁求得之傳巖之野立傳說爲相傳說進憲天之謨王資訓於說說進爲學之謨彤日有雉雉祖已乃訓於王辛酉六祀癘夷重譯來朝者六國戊子三十有二祀伐鬼方三年克之丁酉四十有一祀周亶父生子季歷乙卯五十有九祀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卽位壬戌七

祀王崩弟祖甲立庚寅二十有八祀周季歷生子昌
周古公曹父薨少子季歷嗣位乙未三十有三祀王
崩子廩辛立辛丑六祀王崩弟夷丁立壬戌二十有
一祀王崩子武乙立癸亥元祀遷都於河北丁卯元
祀命周季歷伐燕京之戎己巳三祀王崩子帝乙立
丙子七祀周侯季歷薨世子昌立壬辰二十有三祀
周侯昌生子發甲午三十有七祀王崩子辛立是為
紂帝乙三子長曰微子啓次曰仲衍次曰受受又名
辛卽紂也啓最賢而紂爲后子箕子勸帝乙立啓帝

商本紀

卷一

四

乙亥后意亦在啓將立以爲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
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紂丁未元祀爲象箸
甲寅八祀伐有蘇氏得妲己作炮烙之刑丁巳十有
一祀醢九侯脯鄂侯囚周侯於羗里戊午十有二祀
周侯演易於羗里己未十有三祀釋周侯昌命爲西
伯昌之臣散宜生閔天之徒求有莘氏之美女驪戎
之文馬有熊之九駟及奇怪之物因殷之嬖臣費昌
而獻之紂紂見美女而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罪况
其多乎赦昌昌因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遂賜弓矢

斧鉞得專征伐爲西伯治南國江漢汝穎之諸侯西
伯服昆夷夷申十有四祀虞尚質成於周辛酉十有
五祀西伯伐犬戎乙丑十有九祀西伯伐崇作豷豷
西伯立靈臺西伯得呂尚丙寅二十祀西伯昌薨子
發嗣癸酉二十有七祀西伯發生子誦西伯納呂望
之女邑姜邑姜賢立未嘗倚坐未嘗倨怒未嘗厲是
年生子誦丁丑三十有一祀西伯戡黎祖伊奔告于
王戊寅三十有二祀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于諫
而灰己卯三十有三祀春西伯發會諸侯於孟津戊

商本紀

卷一

五

午西伯次於河朔二月甲子西伯誓師牧野紂兵皆
崩畔紂紂走反入登鹿臺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灰
封紂子武庚於殷使弟管叔鮮蔡叔度霍叔處監殷

商列傳卷之一

伊尹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生於空桑後居伊水故氏曰伊耕於有莘之野湯使往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出而從湯既乃去湯適夏去夏復歸於亳湯踐天子位尹為阿衡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子太甲作伊訓太甲不遵湯法不惠于阿衡尹乃放之桐宮復作太甲三篇太甲悔過尹遂復政作咸有一德至太甲子沃丁立八祀尹乃卒年百有餘歲至太戊時其

商列傳

卷一

子陟為相

萊朱

萊朱即仲虺一名仲傀又名仲鬻奚仲之後也其先任姓黃帝之後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其後武王封仲虺之弟雍滑之後於薛

傳說

傳說者殷之傅巖人也傅巖在北海之洲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壤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之說賢而隱居貧不能自給乃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武丁即

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夜夢得聖人其名曰說以夢所見示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得說於傅巖惟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遂立以為相作說命三篇

微子啓

微子名啓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食采於微故曰微子紂既立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遂亡及周武王伐紂克殷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三叔監殷周公當國三叔脅武庚以叛周公承王命誅武庚廼求微子而封之於宋以代殷後微子卒嫡子早亡立其弟為微仲禮曰微子舍其孫膺而立衍也

商列傳

卷一

箕子

箕子名胥餘紂諸父食采於箕故曰箕子紂始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紂又淫泆作炮烙之刑箕子諫不聽乃解衣披髮佯狂而之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及武王克殷訪問箕子箕子乃為之陳洪範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也殷墟感唐室盡

爲禾黍箕子傷之欲哭不可欲泣不可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

比干

王子比干者紂之親戚也見紂淫佚作炮烙之刑乃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於象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謂聖人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乎乃遂殺比干剗視其心武王伐紂克殷乃封比干之墓

膠鬲

商列傳

卷一

三

膠鬲殷之賢人也遭殷末之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於殷文王沒武王立使叔旦就膠鬲於四內而與之盟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膠鬲曰以何日至曰將以甲子至殷郊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令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入殷朝問膠鬲殷之所以亡膠鬲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恠之周公曰此君子

也以其主之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以此告王矣四內地名

彭咸

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故離騷云願依彭咸之遺則

老彭

老彭者商賢大夫也姓篋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仲子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左右脇而出者六人其三曰老彭封於韓大彭之墟卽

商列傳

卷一

四

彭城也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故曰老彭云以養神治生爲事

伯夷叔齊

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姓墨胎氏父名初夷齊其謫也太史公爲作傳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

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槩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商列傳

卷一

五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絮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出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

商列傳

卷一

六

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荀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奉者成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間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書牧誓載武王克紂式其間玄晏子高士傳以為老子師容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南列傳

卷一

七

周本紀纂略卷之一

明職方主事馬維銘纂

比部郎嗣男德澧校

周

周武王之先后稷名棄帝嚳之子也其母有邠氏女曰姜源為帝嚳元妃禋祀上帝居期而生稷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植麻菽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穀者稼穡焉民皆則之帝堯聞之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周本紀 卷一

於邠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至不窟世次無考不窟值夏衰失官不復務農自竄於戎狄之間乃生鞠鞠生公劉後脩后稷之業國於邠百姓懷之公劉生慶節至諸豔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父亶父復脩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狄人攻之遂去邠渡漆沮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古公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少曰季歷皆太姜所生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太任生子昌有聖瑞古公欲傳國於季歷以及昌泰伯虞仲知之乃亡如荊蠻以

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季歷卒子昌立是爲西伯昌
卒子發立以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榮
公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括爲佐遂伐紂而有天下
是爲武王按史記以不篇爲后稷子遂謂稷至文王
只十五世且稷契同時受封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
四世乃謂稷至文王只十五世非也已外十有三年
夏四月王來自商至於豐偃武脩文改正朔易服色
建都邑丁未祀於祖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告羣后
受丹書之戒作諸銘以自警作辟離東膠虞庠太史
周本紀 卷一 二
辛甲獻虞人箴王訪於箕子箕子陳洪範九疇封箕
子於朝鮮庚辰十有四年西旅貢獒太保奭作旅獒
以訓王壬午十有六年箕子來朝過殷墟感生禾黍
傷之欲哭不可欲泣爲近婦人適作詩曰麥秀漸漸
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仇殷民間之皆爲流
涕王有疾弗豫周公旦卜於三王請以身代辛巳十
有五年春巡守祀百神朝諸侯乙酉十有九年冬十
有二月王崩子誦立是爲成王丙戌元年周公位冢
宰正百官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夏六月葬武王於

畢王冠始聽政周公作詩戒王召公作公劉之詩命
周公子伯禽就封於魯管叔鮮及羣弟以流言危周
公辟居東都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
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迎周公西歸周公東征作大誥
殺武庚封微子啓於宋作微子之命致辟管叔於商
囚蔡叔於郭鄰降霍叔於庶人戊子三年王免喪朝
廟己丑四年周公作立政王伐淮夷遂踐奄庚寅五
年遷奄君於蒲姑遷殷民於雒周公歸自東蒐於岐
陽辛卯六年朝諸侯於明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周本紀 卷一 三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行徹法立選舉考課法大司
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
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
書數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
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賓之厥
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
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
庶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命
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

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又有州長閭胥遂大夫各掌其所治之政令制刑灋定軍制立九府圖法越裳氏來朝召公告老周公作書留之壬辰七年營洛邑召公作召誥洛邑成周公復王獻圖及卜王授使答周公誨言周公告成王宅洛王留周公王留周公治洛周公許

周本紀 卷一

四

王留洛十有二月戊辰王蒸於新邑告周公留後遂作册以誥周公王歸鎬京王命寧周公周公禮於文王武王王歸鎬遣使謹茲殷民而命寧周公於是使者且臨公乃述王命及已祭禱責難之詞授之使達王也祭已八年周公命諸王封蔡叔度之子胡於蔡周公以王命告商多士周公作無逸以訓王王征奄滅之歸鎬京周公以王命誥多方丁酉十有二年王巡狩歸鎬京訓迪百官戊戌十有三年周公薨十有四年王命君陳尹東郊成戶口數壬戌三十有七年

四月王不懌甲子召三公六卿暨百官同受頌命乙丑王崩太子釗即位受頌命祭告即位是為康王癸亥元年諸侯朝於豐宮以芮伯為司徒辛未九年魯公禽父薨子考公酋嗣壬申十年召公薨癸酉十有一年君陳薨於洛甲戌十有二年六月壬申命畢公保釐東郊戊寅十有六年畢公薨於洛戊子二十有六年王崩太子瑕即位是為昭王己卯五十有一年王崩於漢川太子滿即位是為穆王壬午三年命君牙為大司徒命伯冏為太僕正丙申十有七年王西

周本紀 卷一

五

征徐戎歸以趙城封造父甲寅三十有五年王征犬戎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己巳五十年命司寇呂侯訓誥四方五十有五年王崩太子繫扈即位是為共王十有一年王崩太子懿即位是為懿王丁亥元年徙都槐堂二十有五年王崩王弟辟方即位為孝王甲子十有三年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十有五年王崩諸侯復立太子燹是為夷王

丁卯元年王始下堂見諸侯三年命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衛并即庸之地八年楚子熊渠伐庸揚粵至於鄂十有六年王崩太子胡即位爲厲王三十年以榮公爲卿用事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避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林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

周本紀

卷一

六

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旣而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三十有三年使人監謗殺言者召公諫王徵欽數起虐用其民國人聚議而興謗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節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

川者决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十七年王出奔於虢

周本紀

卷一

七

太子靜匿於召公家庚寅三十有八年春王在於虢召公周公行政五十有一年王卒於虢周召二伯立太子靜是爲宣王甲戌元年周召輔政命尹吉甫帥師北伐玁狁命召虎征淮夷王自將伐淮北之夷四年命召虎管謝邑以封申伯命仲山甫城齊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二十有二年王后姜氏諫王王嘗早卧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未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由興也原亂之

由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繕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功爲周世宗三十有八年伐條戎王師敗績三十有九年伐姜戎王師敗績於千畝軍士怨而作祈父之詩初作大篆史籀所作也四十年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四十有一年征申戎破之四十有三年殺大夫杜伯左儒爭歿之王將殺杜伯其友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何別君而異友也左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

周本紀

卷一

八

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友左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歿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歿之賢者隱處空谷詩人作白駒之詩留之而不得四十有六年王崩太子宮涅卽位爲幽王二年始嬖褒姒西周山川皆震涇渭洛竭岐山崩初夏之衰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伺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留之莫吉卜請其祭而歲之言乃帝被而策告之龍亡祭在積而歲之傳及殷厓莫之祭也

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滌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帟而謀之化玄菟入於王府之童妾未笄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育懼而棄之時童謠曰槃瓠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夫婦哀其夜號而取之逸逃於褒褒人裂胸有獄而入是女於王以贖罪是爲褒姒王之三年入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時西周三川皆震伯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

周本紀

卷一

九

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序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王廢申后及太子宜曰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七年用尹氏嬖褒姒家父作節南山詩以

刺之已巳十年王舉火戲諸侯褒姒不好笑王說之萬方故不笑王與諸侯約有寇至舉烽火爲信則舉兵來援王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大笑褒姒又好開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心意又隳石父爲人佞善諛好利王以爲卿用事專任國人皆怨政治多邪庚午十有一年伐申申侯與犬戎入寇弑王於驪山之下晉衛秦鄭平戎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而周之轍遂東矣

東周平王名宜臼幽王之子辛未元年王遷維邑始用本紀 卷一 十一

命秦列爲諸侯取岐豐之地命衛侯和爲公錫命晉侯鄭伯東取鄆號十邑國之已未四十九年魯惠公卒國人立其子息姑是爲隱公時天子微弱諸侯放恣賞罰不行故孔子因魯史脩春秋以寓王法託始於此辛酉五十一年春三月庚戌王崩孫林踐位是爲桓王甲申二十三年二月乙未王崩子佗嗣立是爲莊王己亥十五年王崩太子胡齊立是爲僖王通鑑作釐王甲辰五年王崩太子圉立是爲惠王己巳二十五年冬十二月丁未王崩太子鄭卽位是爲襄

王庚午元年夏使宰孔賜齊侯胙壬申三年王賜晉侯命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皆何以長世癸未十四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王召叔帶於齊冬王出居於鄭初王子帶有寵於惠后惠后將

立之未及而卒子帶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圍之王遂出及坎飲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代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於汜太叔以隗氏居於湍王錫晉侯命國語曰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與錫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於武官設桑主布几筵太宰蒞之晉侯端委以入內史贊

用本紀 卷一 十一

之三命而後卽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典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王其善樹於有禮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冬王使告難於魯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於晉使左駟父告於秦丙戌十七年晉侯逆王於鄭王入於王城享文侯於郟而賜之田巳丑二十年夏四月巳巳晉及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王策命

周本紀

卷一

十二

晉侯爲侯伯壬寅三十三年八月王崩太子壬臣卽位是爲頃王戊申六年春王崩國亂公卿爭權晉趙盾平周亂而立王子瑛是爲匡王癸丑五年楚於是始霸冬十月乙亥王崩弟瑜卽位是爲定王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維觀兵於周疆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馬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魍魎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

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罔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郊歷十世三十七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丁卯十三年六月晉師滅赤狄及潞氏王殺召伯毛伯戊辰十四年春正月王以黻冕命晉士會晉平王室之亂毛召作難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人復之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享之乙亥二十一年夏梁山崩冬十一月巳酉王崩太子夷卽位是爲簡王巳丑十四年九月辛酉王崩太子泄心卽位是爲靈王庚戌二十一年十一月孔子生丙辰二十七年十二月甲寅王崩太子晉早卒次子貴卽位是爲景王甲戌十八年乙丑王太子壽卒巳卯二十三年孔子至京師既而反乎魯辛巳二十五年夏四月乙丑王崩六月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子猛居於皇秋劉子單子以王子猛入於王城冬十一月王子猛卒猛雖未卽位周人謚曰悼王巳丑敬王卽位節於子旅氏

周本紀

卷一

十三

敬王名丐景王之子尹氏立王子朝夏四月乙酉單

子取訾劉子取楷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於尹
祭未尹圍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
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巳丑召伯奭南宮極
以成周人戊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
王子朝入於王城次於左巷秋七月戊申鄂羅納諸
莊宮尹辛敗劉師於唐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
西闕丙寅攻蒯蕞潰王居於狄泉居於狄泉言未得
至京師也居於狄泉謂之東王子朝入於王城謂之
西王書曰王居於狄泉黜子朝也丁酉南宮極震葺

周本紀

卷一

十四

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功可濟也周之亡
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
大克王子朝入於鄆晉會諸侯勤王六月壬申王子
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
乙酉四年冬十月王入於成周尹氏召伯毛以王子
朝奔楚十二月癸未王入於莊宮王子朝使告於諸
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
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昔先王之命曰
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

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單劉
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惟伯仲叔季圖之辛卯十年
冬晉韓不信會齊宋魯衛鄭曹莒薛杞小邾城成周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於
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
舅不皇啓慶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
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
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徽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宜昭
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

周本紀

卷一

十五

爲東都崇文德焉今吾欲徵福假靈於成王脩成周
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周寧登賊遠屏晉之力也其
委諸伯父使伯父寔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
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花獻子謂魏獻子曰與
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寔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
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
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夫子有命敢不奉承以
禱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月晉魏舒韓
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命城成

周士稱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仍溝洫物
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餘糧以令復
於諸侯屬役賦文書以授師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
之以爲成命丁酉十六年冬十二月王處於姑蘓僂
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於周鄭於是乎
伐馮滑胥靡負黍豕入關外晉闡沒戊戌周且城胥靡
天王處於姑蘓戊戌十七年尹氏復黨僂翩共爲亂
單子劉子敗尹氏於窮谷冬十二月王入於王城單
子劉子逆王於慶氏晉籍秦送王已巳王入於王城

周本紀 卷一

十六

館於公族黨氏而後朝於莊宮己亥十八年春二月
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
子伐孟以定王室乙丑四十四年冬王崩太子仁卽
位是爲元王戊辰三年冬十月丁卯越滅吳壬申七
年王崩太子介嗣位是爲貞定王庚子二十八年春
王崩子去疾卽位是爲哀王二月弟叔絳哀王而自
立是爲思王五月王子嵬殺叔卽位是謂考王封弟
揭於河南是爲河南桓公考王辛丑元年將公室止
有絳及曲沃已卯十五年王崩太子午卽位是爲威

烈王河南惠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此東西周
分之始也初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爲河南桓公卒
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至是惠公復自封其少子於
鞏以奉王號東周自武王至平王十三世自平王至
威烈王又十八世是時周室衰微徒擁虛器號爲天
下共主傳至赧王五世爲秦所滅威烈王壬申十七
年孔伋作中庸戊寅二十三年九鷲震已卯二十四
年王崩太子驕立是爲安王壬辰十三年齊田和會
魏文侯於濁澤求爲諸侯乙巳二十六年王崩太子

周本紀 卷一

十七

喜卽位是爲烈王丁未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
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而霸
王者出焉注曰周孝王封秦仲爲附庸是與周別自
秦仲至孝公五百年孝公強周顯王入秦致伯是復
合也壬子七年王崩弟扁嗣立是爲顯王辛未十九
年秦徙都咸陽秦壤井田開阡陌戊寅二十六年王
致伯於秦庚子四十八年王崩皇太子定卽位是爲
慎靚王丙午六年王崩皇太子延立徙都西周是爲
赧王赧王時東西周分治赧王雖徙都西周特主其

祭耳土地人民政事皆西周武公專之西周武公乃
惠公之長子也丁未元年孟軻去齊辛酉十五年東
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爲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
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可以德東
周西周之寶可盡矣又曰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
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
之爲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
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憊西周之寶不入楚
韓楚韓欲得寶卽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爲

周本紀

卷一

十八

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又曰東周欲爲稻西
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
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
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
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之民必
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
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
兩國之金也辛未二十五年東周君如秦癸酉二十
年十月秦君僭稱西帝遣魏冉立齊君爲東帝既而

去之庚辰三十四年楚欲圖周王使武公謂楚令尹
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
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勦兵而攻之者名爲
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
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
之攻之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誦楚之名足
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
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不行辛卯四十五年秦師伐
韓以逼周西周以應爲秦太后養地乙巳五十九年

周本紀

卷一

十九

秦伐韓趙王約諸侯討之秦使將軍樛攻西周報王
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戶三萬秦受其獻而
歸報王於周是歲卒周比遂亡秦取寶器而遷西周
公於惡狐丙午東周君一年秦徙周民於咸陽

周臣列傳卷之一

太公望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履夏之際封於雷或封於申姓姜氏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嘗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蓋窮困年老矣聞西伯善養老乃西歸於周釣渭上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驪非虎非熊而王者之輔也遂出獵渭濱至於磻溪見老父釣曰得無是乎因載以歸與論政事大悅之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以望為師西伯脫姜里歸望左右之西伯薨子發立時紂惡不俊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師尚父佐之時維鷹揚肆伐大商於是武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汝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詳齊世家

散宜生

散宜生周之賢臣也文王為西伯時宜生與太顛闕天鬻熊辛甲大夫之徒往歸之值崇侯虎譖西伯於紂囚之於羑里宜生與闕天之徒求美女文馬奇貨以獻乃赦西伯及武王伐商至紂宮宜生執劍以衛

周公

周公旦者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昔旦為子仁孝異於羣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東伐至孟津公輔行伐紂封公於少昊之虛曲阜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太公召

周臣列傳卷之一

二

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公曰未可以戒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乃納冊於金滕之匱中王翌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作大誥成王七年始

昔洛邑既定公遣使告卜作洛誥次年公初於新洛
邑用告商王士作多士奄與淮夷叛公以王命作多
方公懼王知逸而不知無逸也作無逸又戒成王以
任用賢才之道作立政并邠風諸詩公制禮作樂以
致太平因典章文物之盛著為六典實周家一代之
禮是為周禮公留洛七年而薨葬於畢長子伯禽封
於魯詳魯世家子孫在周畿內者世為諸侯俱名周
公或云君陳周公子非也

召公

周臣列傳卷一

三

召公與姓姬氏仕文王王為西伯時開國最廣於是
徙都於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召公之采邑且
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
大成於內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
時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
後人思其德作甘棠之詩以美之西伯卒相武王伐
紂有功為太保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底
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武王崩相成王成王將崩召
太保與受顧命立康王豐元子就封於北燕子孫在

畿內者食采於召世為召公召穆公虎其賢胤也虎
周畿內諸侯佐厲王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使人監
謗者召公諫弗聽三年王出居於彘召公與周公共
理國事號曰二相宣王立命召公平淮南之夷詩人
作江漢之詩以美之

仲山市

仲山市河南華川人佐宣王為太師食采於樊魯武
公以括與戲見王立戲樊仲山市諫曰不可立也不
順必犯王卒立之宣王既喪南國之師廼料民於太

周臣列傳卷一

四

原仲山市諫不聽王命仲山市築城於齊尹吉甫作
天生蒸民詩以送之

尹吉甫

尹吉甫仕宣王成康既沒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
逐之出居於彘獵後內侵逼近京邑下崩子宣王靖
即位命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宣王自
將伐淮北之夷王詔吉甫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吉
甫之子伯奇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之伯奇自傷無罪
見逐乃援琴而歌履霜操是也曲終投河而死吉甫

之後當幽王時爲太師不自棄其政而委政於嬀姪之小人周大夫家父作節南山之詩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爲譏世卿也

隱逸

虞仲 夷逸 朱張 少連

虞仲卽仲雍太伯之弟古公之次子也太伯仲雍讓其弟季歷而伯仲俱適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仲雍嗣立斷髮文身羸以爲歸夷逸夷詭諸之裔也族人夷仲年爲齊

周臣列傳

卷一

五

大夫夷射姑爲邾大夫獨逸隱居不仕朱張字子弓荀卿曰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仲尼子弓是也少連東夷人也孔子曰少連善居喪

周道學傳卷之二

孔子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啟殷帝乙之元子入爲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周公相成王命微子爲殷後與國於宋弟號微仲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湣公熙熙生弗父何何當嗣而讓其弟厲公宋自微子至戴公十一世禮樂廢缺正考甫求商頌於周太師得十二篇歸以祀其先王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畢夷其子爲

孔子

卷二

一

防叔辟華督之難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育九女而無適是無子也乃求婚於顏氏有三女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厥大夫雖失祀爲卿士然先聖之裔也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重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禱於尼丘之山魯襄公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孔子生於魯昌平鄉

陬邑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生
三歲而叔梁紇歿葬於防山六歲爲兒嬉常陳俎豆
設禮容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開官氏一歲而生伯
魚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孔子榮君之賜故名曰鯉
而字伯魚二十歲仕於魯爲委吏料量平二十一歲
爲司職吏畜蕃息二十四歲母顏氏夫人卒夫子少
孤不知父墓及母卒痛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
以爲泮也其引也蓋殯也問於鄆曼父之母然後得
合葬於防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

孔子

卷二

十日而成笙歌二十七歲鄉子來朝夫子見而問官
二十八歲見鄉子而學禮既而告人口天子失官學
在四夷猶信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適晉學之三十
歲齊景公與晏嬰適魯景公問曰昔秦穆公國小處
僻其霸何也夫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
中正身舉百里奚爵之大夫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
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公說三十一歲齊有一
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景公怪之使使聘魯
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將有大水爲災

三十二歲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爲養辭不受三
十三歲在齊景公舍於外館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公
曰何王之廟夫子曰其釐王之廟乎既而使者報釐
王廟災三十四歲訪樂於萇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
仲尼有聖人之表夫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
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戾朝諸侯之圖謂
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后稷
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誠
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三

孔子

卷二

三

十五歲孟僖子病將歿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後
也而疾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
甫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賜銘云一命而僂再
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僂於是粥
於是餽余口其共也如是吾聞蒧叔紇有言曰聖
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
丘乎我若獲歿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
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夫
子自衛反魯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

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夫子乃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三十六歲季孫意如與孟孫叔孫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如齊魯亂於是夫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與齊太師語樂景公問政於孔子三十七歲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於上國季子之子夾夫子往觀其葬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三十九歲在魯四十二歲季孫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夫子云得狗夫子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雨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羘孔子

卷二

四

季氏使人召夫子子欲往不果魯定公以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曰舉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五十一歲由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五十二歲齊大夫犁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往時夫子攝相事請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謹龜陰之田以謝過五十三歲爲大司寇國人謗之旣而政化盛行國人誦之五十四歲言於公曰臣聞家不歲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請損之使仲由爲季氏墮三都五十五歲在魯與國政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

卷二

五

吾地近馬我爲之先弁矣蓋致地焉犁鋤曰請先嘗
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
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驪遺
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
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
事乃作犄蘭之操遂行宿於屯師已送曰夫子則非
罪夫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
之語可以成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
曰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
孔子
卷二
六

司馬桓魋欲殺之遂適鄭與弟子相失夫子獨立郭
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顛似堯其項顛
臯陶其肩顛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繫繫若
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夫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
似喪家之狗然哉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有
隼集於陳廷而夾楛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陳湣
公使使問之夫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試求
之故府果得之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
侵陳陳常被寇於是去陳六十一歲自陳適蒲會公
叔氏以蒲畔人止夫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
乘從夫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
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
聞而友聞甚疾蒲人懼謂夫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
與之盟出夫子東門夫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
夫子曰要盟也神不聽六十二歲在衛靈公老怠於
政不用夫人行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
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夫子夫子欲往不果夫子既不
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

之歎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湏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乃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胡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乃還息乎鄆鄆作鄆操以哀之遂反乎衛主蘧伯王家六十歲自衛之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歿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夫子既見陳侯與登臺而觀

孔子

卷二

八

陳侯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赦所執吏罷役夫子自陳遷於蔡蔡絀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夫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他日葉公又問夫子於子路子路不對既而反蔡有沮溺耦耕丈人荷蓀等事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是歲吳伐陳楚昭王救陳軍於城父問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

來聘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之於野於是使子貢之楚昭王自城父興師迎夫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夫子令尹子西曰令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私原王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六十四歲在衛時蒯聵與子輒爭國六十六歲夫人開官氏卒六十七歲伯魚母歿暮年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欺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

孔子

卷二

九

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六十八歲在衛是歲齊師伐魯冉求爲季氏帥師與齊戰有功冬衛孔文子將攻太叔疾訪於夫子夫子曰簞簞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乃歸魯作丘陵之歌然魯終不能用夫子夫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脩春秋製孝經時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六十九歲子伯魚卒七十歲在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自賓階升

堂立侍公命以席問政時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叔孫氏車子鉏商採薪獲獸以爲不祥以賜虞人夫
子視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
已矣夫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兮來何
求麟兮麟兮我心憂歌畢反袂拭而涕淚沾襟作春
秋絕筆於獲麟所感而起所以爲終也七十二歲夫
子病子貢請見夫子方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
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遂趨而入
孔子曰賜爾來何遲也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
孔子

卷二

十

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
殆將歿也蓋寢疾七日而沒乃魯哀公十六年四月
乙丑哀公誄之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
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塚
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餘
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其塚而諸
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冢上

孔子弟子

顏淵魯人名回淵其字也少孔子三十歲四年二十

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
親

魯參魯南武城人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性至孝
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
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
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勿畏
乎魯子出妻其子元請再娶魯子曰高宗以後妻殺
季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
吉甫庸能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魯子寢疾病樂正
孔子

卷二

十一

子春坐於牀下魯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
童子曰華而晬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懼
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
曰夫子之病華矣不可以藥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
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
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
矣舉杖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閔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幼喪母爲後母所
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

緇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制父察知之欲遣後妻指
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喜其言而止母
亦感悟遂成慈母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
豢之色子貢問之閔子曰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類
二二三子切磋而進之是以有芻豢之色唯是不仕大
夫不食汗君之祿及君親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
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稱有癩疾孔子節小物
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

孔子弟子

卷二

十二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
不類之父以德行著名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晝寢欲短喪孔子責
之嘗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善爲說
辭齊田常欲作亂俾高國鮑晏欲移其兵以伐魯孔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
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

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

田常曰賜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
憂在內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
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賜請往使吳王
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子貢南見吳王說
曰夫拔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
齊以服強晉利莫大焉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
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
子子貢曰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王方以存
亡繼絕爲名乃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今存越示

孔子弟子

卷二

十三

諸侯以仁拔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
霸業成矣吳王大悅迺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却迎
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
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拔魯伐齊其志欲之
而畏越曰待我伐越迺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
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
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頻
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骨
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歿孤之願也

子貢曰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微其志重寶以說其
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
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
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敵此滅吳
必矣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金百鎰解一良矛二子
貢不受遂行報吳王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
自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
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
王乃謝越王於是吳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
孔子弟子 卷二 十四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
宰
仲由字子路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
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雉鷄冠佩犍豚拔劍而舞
之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魯
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
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爲蒲大夫三年孔子過之入
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
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
孔子弟子 卷五 十五

晉謂晉君曰今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
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柰
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
魯吳王果與齊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七將軍之兵
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晉大敗
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
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
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子貢嘗相魯衛家累
千金卒終於齊

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於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立二十年其父蒯聵始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與其徒襲攻輒輒出奔而聵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時子羔為衛大夫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

孔子弟子

卷二

十六

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遂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壓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醜之矣遂命覆醢

言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子游在聖門號為習禮以文學名

卜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哭子喪明曾子弔之數其罪子夏在聖門以文學著序詩傳易稽古志禮而孔子亦嘗屬其傳春秋云

有若字子有魯人少夫子十三歲嘗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為師以師

孔子弟子

卷二

十七

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特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者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遂避師位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

治民之術有鈞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鈞道奈何
陽晝曰夫板綸錯劍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
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
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
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
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初子賤
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
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罷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
書者慮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若吾擢
孔子弟子卷二 十八
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齊攻魯父老請縱民穫麥子
賤不聽曰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子賤
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
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
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所著書有宓子
十六篇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亦曾子
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
我弔也與哉

原憲字子思家語云宋人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
六歲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桮桑而
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正冠則綬絕振襟則肘
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之
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一日魯人少孔子三十歲
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受經於孔子故傳春秋
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於魯悼智伯之謀無不
備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外傳
孔子弟子卷二 十九
南宮括字子容一字子芝亦曰南容魯孟僖子之子
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
叔云孔子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
今將往矣遂與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
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孔子喟然
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侯十代孫長不盈五尺少孔
子三十歲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
羔將至遂爲衰成人曰贊則績而難有匡范則冠而

蟬有綏兄則歎而子羔爲之衰衛有蒯賸之亂子羔
逃之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則者曰吾不能虧主之
法而則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
三何哉則者曰斷足固我之罪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琴張與子桑戶孟之友
三人相與爲友

澹臺蒧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
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才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

孔子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孔子弟子

卷七

孔鯉字伯魚孔子子也孔子十九歲娶於宋之开官

氏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顏無繇字路圃之父也少孔子六歲

魯點字皙參之父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

公冶長字子長魯人

樊須字子遲齊人樊皮之後少孔子三十六歲

司馬耕字子牛宋人桓魋之弟也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一十九歲受易於孔子

漆雕開字子若一字子開蔡人

顏辛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

曹邴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

秦商字丕茲魯人父董與孔子父以德力並稱家語

書不慈史記書子丕今書從左傳云

顏高一名刻字子驕魯之有力人也孔子去衛適陳

過匡高爲僕

穰駟赤字子徒秦人

孔子弟子

卷二

石作蜀字子明成紀人

公夏首字子乘魯人

后處一名石處字里之齊人

奚容箴字子皙魯人

顏祖一名相字子襄魯人

句井疆字子孟衛人

秦祖字子南魯人

公祖句茲字子之魯人

縣成字子橫一字子棋魯人

燕伋一名緞字子思秦人

顏之僕字子叔魯人

樂欬字子聲秦人

狄黑字哲之一字子哲亦字子素衛人

孔忠字子茂孔子之兄伯皮之子

公西蒧字子上一字子尚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魯人

秦非字子之魯人

申棖字子績

孔子弟子

卷二

二十三

顏哈字子聲魯人

公哲哀字季次齊人

梁鱣一名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冉孺字子魚魯人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楷一字子栢魯人少孔子五十歲

冉季字子產魯人

漆雕哆字子歛魯人

漆雕徒字子文一字子期魯人

商澤字子季魯人

任不齊字子選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陳人

公堅定字子中

郭單字子家

罕父黑字子黑一字子素魯人

榮旂字子祺魯人

左人郢字子行魯人

鄭國字子徒宋人

原亢字子抗一字籍魯人

孔子弟子

卷二

二十三

廉絜字子庸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

邾巽字子歛魯人

公孫輿一名加字子之一字子上魯人

陳亢字子亢一字子禽陳人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

公羊子名高齊人作春秋傳

穀梁名淑字元始一名赤魯人作春秋傳

周道學傳卷之三

子思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師事曾子嘗對夫子言其父折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夫子忻然曰其克昌乎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

周道學傳卷三

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遂圖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抹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子思居於衛緼袍而無裘三旬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曰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受也衛人釣於河得鱒魚焉子思問之曰

鱒魚難得者子何以得之對曰吾釣垂一魴之餌鱒過而弗食益之以豚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鱒雖難得貪以灰餌士雖懷道貪以灰祿矣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

周道學傳卷三

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生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於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以與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其可以報君者唯進賢耳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

寔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父祖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揆厥伊始，不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寔也。衛君默然。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願師先生之行。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子思及於魯，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敎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生三歲喪父，激公宜母仇氏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

周道學傳 卷三

三

周道學傳 卷三

四

子也。迺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術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續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軻懼，旦夕勤學，不息。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孟子道既通，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宣王以爲上卿，孟子復去齊。適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時，天下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娶由氏，生子名仲子。今鄒縣四基山有孟子墓云。

孟子弟子

樂正子名克，嘗仕於魯。平公公孫丑，齊人。

萬章嘗與孟子辯論不見諸侯之義

浩生不害齊人

高子齊人

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孟季子其弟也

陳臻齊人

屋廬子名連嘗著書言彭聃之法

陳代嘗疑孟子不見諸侯

公都子嘗問孟子好辨

充虞當孟子喪母時虞敦匠事

周道學傳

卷三

五

徐辟墨者之夷嘗因辟求見孟子

彭更嘗疑孟子傳食諸侯為泰

咸丘蒙齊之隱士學於孟子

桃應嘗問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周諸子列傳卷之四

老子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

謚曰聃周守藏室史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

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

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

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

態色與滯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

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

諸子列傳

卷四

一

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

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

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

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闕關令尹喜

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

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老子蓋百

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

子歿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

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

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
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
于宗子注注子官官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
之子解爲膠西王邛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
者則細儒學儒學亦細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
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列子

列子鄭人姓列名禦寇與鄭繻公同時其學以黃帝
老子爲宗學於壺丘子林列子旣師壺丘子林友伯

請子列傳

卷四

二

昏瞽人乃居南郭窮居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
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
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列子出見使者再
拜而辭使者去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
有道之妻子皆使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
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
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
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

莊子

莊子者宋之蒙人也名周嘗爲蒙縣漆園吏與梁惠
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
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明老子之術善屬書離辭
指事顯情用剝削儒墨雖當時宿學不能自解免也
其言沈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莊
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楚威王使
大夫以百金聘莊子莊子方釣於濮水之上持竿不
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而藏之於廟
堂之上此龜寧爲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於塗中乎

請子列傳

卷四

三

大夫曰寧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
中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
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
豈不備耶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
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楊朱

楊子名朱老子弟子也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至
梁而遇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
可教也朱至舍滕行而前曰請問其過老子曰而聃

雖而盱眙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朱曰敬
闕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柳舍者
避席煬者避灶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楊子嘗曰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
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
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
天下治矣

墨翟

墨子名翟宋人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
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
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邑號朝歌墨子不入禽滑
盞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是非吾
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
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
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
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
攻之墨子九御之不能入公輸般服焉後宋信子冉
之讒逐墨子墨子貴儉兼愛尚賢明鬼非命尚同

諸子列傳

卷四

四

荀子

荀子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
閎辨奧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
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奘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
矣齊襄王嘗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
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卿乃適楚而春
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歿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
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
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
諸子列傳

卷四

五

鬻子

鬻子文王昔人按賈誼新書所引鬻子如云和可以
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
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
而嚴不若和之勝也鬻子書謂鬻子年九十見文王
文王以爲老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
策國事尚少也

子華子

子華子姓程氏名本子華其字晉人與孔子同時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也

鬼谷子

鬼谷子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蘇秦張儀師之受縱橫之事

文子

文子稱墨子墨子稱吳起皆周安王昔人史記范蠡傳文子姓辛名妍文子其字也葵丘濮上人號曰計

諸子列傳 卷四

六

然其書十一篇

鵝冠子

鵝冠子楚人居深山不顯名氏以鵝羽為冠因自號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鄒衍子

鄒人鄒析所著無厚薄辭二篇其言皆嚴酷督責之行韓非李斯之徒也

慎子

慎到與鄒析韓非之流並稱到雖刑名家然其言有

中理者非若彼之深刻也

公孫龍子

公孫龍為白馬指物通變堅白之論枝蔓繁複累數千言

尹文子

尹文子劉向定為刑名家書仲長統分為上下二篇且以劉向論為誣然向謂為刑名家者誠是也特善於鄒析田駢者耳

尉繚子

諸子列傳 卷四

七

尉繚子二十三篇尉繚子或曰梁人以其有惠王問答語也孫吳之書與尉繚子一術

鄒衍

史記齊有三鄒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

竝世盛衰因載其讖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
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
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
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
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
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
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
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
莫得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
諸子列傳 卷四 九
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
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
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領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
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
君側行檄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
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
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
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
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

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
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鉞牛
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
雖不軌倘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
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
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列國傳卷之一

齊世家

太公望呂尚詳本傳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

呂伋立至小白立是為桓公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

盟朋高侯脩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

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

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為卿讓

於是以為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三十年春齊桓公

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威王興師問曰何故涉

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

伯若實征之以夾輔王室賜我先君般東至海西至

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

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楚王曰貢之不入

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

水濱齊師進次於陘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

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數屈完曰君以道則可

若不則楚方城以為城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

與屈完盟而去三十五年夏會諸侯於葵丘周襄王

使宰孔賜桓公文武昨彤弓矢大路命無拜桓公欲

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會諸侯於葵丘

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管仲卒桓公

多內寵五公子皆求立四十三年冬十月乙亥齊桓

公卒尸蠶出於戶孝公元年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

而立太子昭是為齊孝公莊公六年初棠公妻好棠

公灰崔杼取之莊公逆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

人崔杼怒稱病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之徒

持兵從中起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景公立使晏

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

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景公卒立陽生是為

悼公鮑子弑悼公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為簡公田

常弑簡公於徐州立簡公弟騫是為平公田常相之

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平公八年越

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二年卒子

康公貸立田會及原丘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

侯十九年田常魯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

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

列國傳 卷一

列國傳 卷一

二

齊臣傳

管仲

管仲夷吾者，穎上人也。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善遇之。與召忽俱為齊公子糾傅。桓公使魯人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桓公，使請諸魯。比至三稷，三浴之。桓公親逆於郊，授之以政。管仲嘗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既卒，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後有管傭者，事楚為賢大夫。白公之亂，死焉。後漢陰氏皆其後也。

列國傳

卷一

三

鮑叔牙

鮑叔牙，齊大夫公子小白傅也。初襄公在位，不恤國。鮑叔牙曰：若使民慢亂，將作矣。遂奉小白奔莒。及

無知，搆難公子糾，爭立小白。乃自莒入齊，是為桓公。桓公立，取糾殺之。管仲在魯，懼誅，不敢歸。鮑叔言於公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桓公使請諸魯。桓公嘗飲酒，謂鮑叔曰：盍不起為寡人壽乎。鮑叔捧觴起曰：使公母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管仲寢疾，桓公問鮑叔之為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其隍朋乎仲卒，隍朋亦卒。公委政易牙，豎刀開方而奔，遂亂。

列國傳

卷一

四

晏嬰

晏平仲，名嬰，萊之夷維人。嬰弱之子也。六年，崔杼娶棠姜，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杼弑之。死者十一人，嬰立於崔氏之門外，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之。典三賜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騶，贖之，載與歸。弗

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之曰
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
吾聞君子誦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繼
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悟而贖我是知已知已
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繼之中於是晏子延入爲上客
晏子爲相時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其夫擁
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
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
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
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
也它日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
以爲大夫晏子亦陳乞逐高國晏子之子圉奔魯

司馬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驪而
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嬰乃薦田穰苴景公召以爲
將軍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
之上士卒未聞百料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
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

列國傳

卷一

五

列國傳

卷一

六

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
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
爲監不甚意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
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
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
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
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
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
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
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赦
旣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之士皆振慄
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
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
何正曰當斬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後軍
之左騎馬之左騾以徇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大
舍并竈飲食間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此軍之資
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卒平分糧食比其羸弱者三日
而後勒兵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

是迫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疾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弑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陳湏無

陳文子名湏無敬仲之後也莊公五年公懼晉人之討欲朝於楚楚使遺敎疆如齊聘且請期秋公聞有

列國傳

卷一

晉師使文子子無宇從遷椽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棠公死見棠姜而美之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墮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困於石往不濟也據於蒺藜所恃傷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杼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夏五月崔杼弑莊公文子聞亂遂出奔景公即政二年然後復歸於齊齊再有崔慶之亂自晏子而下惟文子為賢

魯世家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詳本傳成王命魯得郊魯有天子禮樂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乃立稱是為孝公是後諸侯多畔王命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為惠公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命息

列國傳

卷一

攝政隱公五年觀漁於棠八年與鄭易天子之泰山之邑虜及許田君子譏之十一年冬公子揮諂謂隱公曰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隱公曰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揮懼乃及譖隱公於子允揮使人弑隱公於葛氏而立子允為君是為桓公桓公三年使揮迎婦於齊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相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太子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公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相公夫人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公醉使

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於車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為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魯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社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女說而愛之許立為夫人割臂以盟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往觀圍人犖自橋外與梁氏女戲斑怒鞭犖莊公聞之曰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為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婦曰叔姜生子開莊公愛孟女

列國傳 卷一

九

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班也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於鍼巫氏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魯立其子為叔孫氏八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班為君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婦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班十月巳未慶父使圉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葬陳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為湣公湣公二年哀姜與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綺襲殺湣公於

武闡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自殺齊桓公召哀姜於邾而殺之以其族歸戮之魯魯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問於兩社為公室輔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其後

列國傳 卷十

十

為季氏慶父後為孟氏也後魯君失國政政在季氏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歸魯侵地哀公十二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王勾踐滅吳王夫差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間魯起周公至傾公凡三十四世

魯臣傳

季孫行父

季文子名行父季友之孫宣公時昔太子僕弑紀公以其寶玉奔魯宣公命與之邑文子使司寇出諸境使太史克對曰行父還觀昔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滅姦為凶德夫昔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宄也保而利之則主裁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文子卒大夫入欽

列國傳

卷一

十一

襄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季孫宿宿子季孫意子斯斯子肥皆世執魯政

仲孫蔑

孟獻子名蔑慶父之曾孫也慶父弑般與閔公季友繼慶父立其子公孫敖為後是為孟孫氏宣公九年王徵聘於魯公使獻子如周聘王以為有禮厚賄之王襄公四年獻子聘於晉宣子薦之三徙鍾石之懸不

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

子曰吾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百姓和協獻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為富獻子子莊子連二十年莊子盟昔伐邾二十三年季孫宿無適于公鉏長而愛悼子訪於臧紇紇召悼子而立之莊子惡臧紇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驕豐黠好羯也孟莊子疾豐黠謂公鉏苟立羯請饗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立羯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秋孟莊

列國傳

卷一

十二

子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人哭莊子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歿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藥石不如藥石夫石猶生我疾之夷其毒甚多孟孫亡亡無日矣冬十一月孟氏反問於季孫季孫命攻臧氏訖遂出奔羯生黶黶生仲孫何忌南宮敬叔孟氏世祿於魯一餘世

叔孫豹

叔孫穆子名豹宣伯僑如之弟也初僑如通於穆姜成公逐僑如穆叔聞之奔齊季孫召穆叔於齊而立之襄公二年穆叔聘於晉四年夏如晉以報知瑩之聘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厥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以敝邑先君之禮籍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

列國傳

卷一

十三

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諷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二十四年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唐虞已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孫辰既

沒而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而不衰此之謂不朽三十年穆叔會晉趙武及諸侯之大夫於澶淵謀宋災也明年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過焉是歲秋孟孫卒三歲而趙孟亡如其言焉

叔孫婣

列國傳

卷一

十四

叔孫昭子名婣約庶子也約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豎牛之亂殺孟丙遂仲壬約卒仲壬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攻諸大庫之庭司官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立昭子而相之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闔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昭公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之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勗民也無囿

猶可無民其可乎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宴季平子賦采芣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秋邾子來朝公與之燕昭子問少皞氏以鳥紀官邾子告之於是孔子聞之見於邾子而學焉平子出昭公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灰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政事君所謂生灰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將安衆而納公公使昭子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齋於

列國傳

卷一

十五

其寢使宗祝祈灰戊辰卒子不敢立是爲成子成子卒子州仇嗣叔孫武叔州仇以定公五年立

柳下惠

柳下惠者魯公族展氏也名獲字季食無駭之子盜跖之兄食邑柳下謚曰惠齊管攻魯以求岑鼎魯因與之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爲非也使人告魯曰柳下惠以爲是因請受之魯公請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爲岑鼎也以免國也棄臣之信以免君之國亦臣之所難也公乃以真岑鼎往魯適有海鳥曰

爰居止於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柳下惠既灰門人將誅之妻曰將誅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誅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宗從俗不疆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易兮愷悌君子未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鬼神泄兮夫子之謚宜曰惠兮

公儀子

列國傳

卷一

十六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休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羨拔其園葵而去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若是農土工女安所饗其貨乎魯君灰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門哉

曹沫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

列國傳

卷一

十七

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于魯

列國傳卷之二

晉世家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爵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命之曰虞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曰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變為晉侯至穆侯娶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晉人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魯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太子仇立為文侯卒子昭侯伯立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後曲沃莊伯興兵伐晉曲沃武公益強誘召晉小子殺之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於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公列為諸侯

列國傳

卷二

更號曰晉武公始都晉國子獻公立伐驪戎得驪姬
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
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遄秦相遄翟不使諸子居之我
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
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
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歿
申生同母女弟爲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
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太子申生重
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申生自殺

列國傳

卷二

二

於新城重耳走蒲夷吾走屈重耳復奔翟獻公死屬
奚齊於荀息荀息主國政里克邴鄭欲納重耳荀息
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
子而傳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里克弑悼子於朝
荀息死之里克等迎重耳重耳謝不入里克迎夷吾
於采入立爲惠公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
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後
重耳立是爲文公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
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

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入矣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
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
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四年楚成王及諸
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
在矣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
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五年軍次滅濮晉文
公稱伯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
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
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自殺於

列國傳

卷二

三

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度河北歸國
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
濮之事偃說我母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
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靈公十四年靈
公壯侈厚欲以驪姬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趙穿
襲殺靈公於桃園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孔
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良大夫也爲
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
於周而立之是爲成公傳至悼公悼公問羣臣可用

者祁侯舉解狐解狐侯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侯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其後晉益弱六卿皆大智伯與趙鞅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晉國政皆決智伯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智伯并其地爲三晉

列國傳

卷二

四

晉臣傳

狐偃

狐偃字子犯晉文公舅也驪姬既讒殺太子申生復諸二公子將逐之獻公二十二年子犯奉公子重耳出奔狄獻公卒里克殺奚齊悼子使告公子求入而納之子犯不可曰夫長國者惟知哀樂喜怒之節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秦穆公使公子繫弔之曰寡君使繫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恒於斯失國恒於斯時亦不可失也喪亦不可久也公子其圖之重耳告子犯子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歿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微倖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秦人遂納公子夷吾是爲惠公惠公之七年重耳去狄之齊過衛衛文公不禮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肉子犯走

列國傳

卷二

五

且對曰偃肉腥臊將焉用之乃止遂行過曹過鄭俱不禮焉及楚楚成王饗之乃送諸秦秦穆公遂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臣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此水投其璧於河遂濟入於晉師遂入於曲沃是爲文公

胥臣

胥臣字季子食邑於臼曰曰季官爲司空又曰司空季子獻公之二十一年從公子重耳奔狄惠公卒重

列國傳

卷二

六

耳入秦秦穆公歸女五人懷贏與焉重耳使奉匭沃盥既而揮之贏怒重耳懼降服囚命欲辭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唯青陽氏與蒼林氏同出於黃帝故皆爲姬姓昔少典娶於有嬌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今子於子圍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重耳於是歸女而納幣且逆之文公立以季子爲卿代先軫佐下軍

城濮之戰季子以虎皮蒙馬先犯陳蔡陳蔡師潰楚師是以大敗襄公之爲太子也公將使陽處父爲之傳問於季子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謹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謹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襄公六年季子卒

趙衰

趙成子名衰字子餘其先造父事周穆王封於趙故以馮氏造父七世孫叔帶始入晉事文侯又五世爲

列國傳

卷二

七

趙夙夙生共孟共孟生成子成子事公子重耳驪姬之難成子從公子出奔入秦秦穆公歸公子女五人懷贏與焉公子以懷贏經爲子圍妻也將辭焉問於成子對曰禮志有之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他日穆公將享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文公二年受原於周而難其守問於寺人勃

親乃以成子爲原大夫四年公將蒐於被廬作三軍
謀元帥成子曰卻縠可公從之公使成子爲卿成子
辭曰藥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臣
弗若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
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成子代之辭
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且臣之倫箕鄭胥
嬰先都在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以
成子之故蒐於青原作五軍使成子將新上軍箕鄭
佐之嬰將新下軍先都在之子犯卒蒲成伯請佐乃
使成子佐新上軍五年卒

列國傳 卷二

介之推

介之推文公之微臣也始文公爲公子出亡從者五
人既歸而卽位羣臣多自以爲功推竊耻之文公之
元年秦送文公至河身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
多矣臣猶知之况於君乎請亡要文公而與之盟時
推從在舡中笑曰天實開公子子犯以爲已功而要
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迺自隱文公賞從
亡者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有子九人唯若

在矣惠懷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
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二三子以爲已力不亦誣
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下
義其罪上賞其姦下上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
求之以灰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
不食其食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
將隱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
女偕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
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上天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
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之推也使人
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
綿上山中封之以爲推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列國傳 卷二

九

李離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
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
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
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問也辭不受令文公曰
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

刑則刑失成則成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
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趙盾

趙宣子名盾成子子也成子從文公在狄狄人伐唐
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而納諸文公文公取季隗
而以叔隗妻成子生盾成子居晉時取文公女曰趙
姬生原同屏括樓嬰及從文公及國趙姬請逆盾與
其母成子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
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適子而使其三

列國傳

卷二

十一

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襄公六年成子卒
靈公元年狄人侵魯魯使告於晉宣子使因買季問
狄相鄆舒且讓之鄆舒問於買季曰趙衰趙盾孰賢
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趙盾已朝
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春自閨而出者宣子
曰是何也曰膳宰也膳宰不執公怒以斗擊而殺之
支解將使我棄之宣子曰嘻趨而入靈公均見宣子
憇而再拜宣子遠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
忤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鉏麇往殺之勇士曰嘻子

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閭則無
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晉國重卿
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
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
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以是伏甲於宮中
召宣子而食之宣子之車右祈彌明者國之力士也
屹然從乎宣子而入放乎堂下而立宣子已食靈公
謂宣子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將觀焉
宣子起將進劍祈彌明自下呼之曰君食飽則出何

列國傳

卷二

十一

故拔劍於君所宣子知之躊躇而走靈公有周狗謂
之焚呼焚而屬之焚亦躊躇而從之祈彌明逆而跋
之絕其領宣子顧曰君之焚不若臣之焚也然而官
中鼓甲而起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
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宣三年
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
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爲公介倒戟以禦公
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
告而退遂自亡也宣子出奔趙穿自後攻公於桃園

弒之宣子從父昆弟之子也宣子聞難未出境而復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宣子卒子朔佐下軍

卻成子

卻成子名缺芮子也曰季使舍於莫野莫缺緝其妻
儲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文公以為下軍
大夫襄公元年狄伐晉公敗狄於箕命先茅之縣賞
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靈公元年趙盾為政成公
六年趙盾卒胥克有蠱疾成子為政

士會

列國傳

卷二

十二

士武子名會字季食邑於隨及范故稱隨季或稱范
季焉文公時武子尚少城濮之戰武子攝右襄公卒
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公子雍使先蔑及武子如
秦逆雍將還穆嬴曰抱太子以哭於朝趙孟惠之死
立靈公敗秦師於合狐至於刺首武子遂與先蔑奔
秦武子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
能見於此焉用之武子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
何見焉七年夏六卿相見於諸浮卻成子曰隨會能
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使魏壽

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靈公失道趙盾患之將諫

會請先武子將老召其子燮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

類者鮮易者實多余將老爾從二三子惟敬卻獻子

為政文子退朝而暮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度

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

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

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卻子伐齊師

勝而返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

有功國人善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

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列國傳

卷二

十三

韓厥

韓厥子厥其曾祖萬曲沃莊伯之弟也萬得封於韓
原曰武子因以韓為氏武子生求伯求伯生子與子
與生獻子景公十一年從卻克伐齊戰於鞏齊師敗
績晉人逐之三周華不注十五年晉人謀去絳諸大
夫皆曰必居郕瑕氏之地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
夫公揖而入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如新田土厚水
深君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

也公從之晉遂遷於新田十七年公以孟姬故討趙同趙括而裂其田獻子言於公復立趙武而反其田八年稟書中行假執厲公召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悼公元年稟書卒獻子為政晉於是乎復霸七年而獻子請老

知瑩

知武子名瑩知莊子荀首之子林父之季弟也莊子別食知邑故別稱知氏景公二年楚人入鄭既成而去之林父帥師救鄭欲還彘子不可莊子曰此師殆

於國傳

卷二

十四

哉果遇必敗既濟而戰於邲遂敗績楚熊負羈囚武子以歸鄭王戌言之於楚王王許之明年歸武子於晉王送之曰子其德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蔽執事不以擊鼓使歸就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何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累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下臣雖然必告不殺對曰以君之靈

繫臣得歸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歿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歿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歿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爭重為之禮而歸之武子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武子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居其實乎吾小人也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厲公六年武子佐下

列國傳

卷二

十五

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蔡鄭人猶未服也武子如魯乞師以伐鄭十一年再駕伐鄭鄭人懼行成十二月會於蕭魚救鄭囚納斥候禁侵掠十三年武子卒

魏絳

魏莊子名絳武子單之子武子之父曰畢萬事獻公賜之魏故以魏為氏晉文公為公子出亡武子嘗從之武子卒絳嗣為大夫悼公元年為司馬三年公會諸侯盟於雞澤公弟楊于亂行於曲梁莊子戮其僕四年無終子使其臣孟樂來絳因莊子納虎豹之皮

以請和諸戎公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是戎有五利焉十一年公伐鄭軍於蕭魚鄭人啓公欲鍾建及鍾營女乘二八公以樂之半賜絳曰子救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禁十三年卒

列國傳

卷二

十六

士燮

士文子名燮字叔嗣武子爲上軍佐從卻克敗齊師於鞏景公十七年聘於魯言伐鄭魯人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鄭晉伐鄭則救之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荆與鄭以爲外患乎鄢陵之役燮武子曰昔韓

之役惠公不復舍鄭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國固有大耻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爲諸侯莫若輕晉國固有大耻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爲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爲耻乎燮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陵大勝之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而有烈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况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昭私難必作吾恐及焉宗祝爲吾祈死先難爲免七年夏范文子卒

士句

列國傳

卷二

十七

士宣子名句文子之子也悼公元年使於齊十年及荀偃滅偃陽十一年晉以諸侯再伐鄭鄭人行成同盟於亳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公使宣子將中軍諱曰伯游長者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乃以偃將中軍宣子佐之七年遂樂盈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間於伯華孫林父張老祁奚諸偃叔魚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和未寧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晉祁偃實直而傳直能端辭之傳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吾聞國家有

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咨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曰聞吾子有和之怒吾以為不信祈午見曰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止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蘇宣子問於訾祏訾祏對曰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今既無事矣而非蘇祏於是加寵將何治為宣子說乃益蘇田而與之和訾祏歿宣子謂獻子曰鞅乎昔者吾有訾祏也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

列國傳

卷二

十八

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君處恭不敢安易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謀於衆不以賈好私志雖裏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以免身

趙武

趙文子名武莊子朔之子盾之孫也莊子佐下軍早卒趙嬰通於莊姬景公十四年原同屏季放之嬰曰我狂故藥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慶天使謂已祭余余禍汝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

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景公十七年莊姬以趙嬰之亡故譖於公曰原屏將為亂藥師為微公殺大夫趙同趙括文子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廼立文子而反其田趙文子冠見藥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

列國傳

卷二

十九

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賢者為寵驕故與王賞諫臣逸王罰之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然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人之有冠猶官室之有墻屋也羹除而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耻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藥伯之言可以茲范叔之教可以

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倫矣志在子若夫三卻亡人
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生覆露子也
悼公立呂相卒公以文子爲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
新軍爲卿十三年爲上軍帥平公十一年代范宣子
爲政文子爲室斷其椽而葬之張老夕馬而見之不
謂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
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斷其椽而葬之加密石焉諸侯
葬之大夫斷之士首之倫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
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
列國傳 卷二 二十
令之勿葬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
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葬者不仁者之爲也天
王使劉定公勞文子於穎館於雒納劉子曰美哉禹
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
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
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
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士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
之者其趙孟之謂乎趙孟不復年矣平公有疾秦景
公使醫蘇視之出曰疾不可爲也感以生盍文子曰

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夫文蟲皿爲蟲吾是以
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
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文子退然如不勝衣其言
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
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韓起
韓宣子名起獻子子也獻子之長子曰無忌爲公族
大夫有廢疾獻子之告老也將立之辭請立起悼公
九年宣子爲卿佐佐軍平公十二年宣子聘於周十
八年宣子代趙文子爲政公使聘於魯且告爲政親
書於太史氏見易象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
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叔向見韓宣子宣
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
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藥武子
無一卒之田其官不脩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
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
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義畧則行志
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

改桓之行而脩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夫卻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其寵大夫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昭公六年宣子聘於鄭初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

列國傳

卷二

二十二

叔向

叔向晉之公族也名勝氏曰羊舌食菜於楊故號楊勝其祖羊舌大夫事獻公為軍尉從申生伐臯落氏勅申生以處易亂者也其父職佐祁奚為軍尉生子四人長曰赤次曰勝次曰虎季曰駢赤與勝皆賢職歿祁奚言赤於悼公以代其父所謂銅鞮伯華也三世皆賢人叔向從悼公會於蕭魚使叔勝告於諸侯悼公卒平公立以叔勝為傅代士渥濁藥盈之難范宣子殺羊舌虎囚伯華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聽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平公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若之何其以虎也乘驛復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羨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羨懼其生龍蛇以禍女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羨而有勇

列國傳

卷二

二十三

力彘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平公之二十一
年韓起如楚逆女叔向爲介鄭子太叔勞諸索氏謂
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
身之灾也焉能及人楚子卒厚其禮食我叔向之子
也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
曰吾母多而應難吾黨易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
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
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子
貉早歿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夫

原國傳

卷二

二十四

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
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卽食我伯石始生子容之母
走謁諸姑曰長叔似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
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
弗視至是果如其母之所云

司馬女齊

司馬女齊字叔侯晉大夫平公十一年趙武會諸侯
之大夫以討衛執甯喜比宮遣使女齊以先歸十四
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智伯叔侯相禮賓出叔侯

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後皆亡家之主也知
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入實
斃之將及矣十七年秦后子鍼奔晉其車千乘后子
享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
事入反叔侯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之謂多矣
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叔侯以告公且曰秦后子必
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二
十年楚靈公使叔舉來聘求諸侯公欲勿許叔侯曰
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
罰未可知也公乃許之二十一年魯昭公來朝自郊
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公謂叔侯曰魯侯不亦善於禮
乎對曰魯侯焉知禮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
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而屑屑焉習儀
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叔侯卒叔向見其子撫而
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歿也吾蔑與比而事君者矣籍
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
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已利已而忘君別也

列國傳

卷二

二十五

魏舒

魏獻子名舒莊子之子也平公十七年從荀吳伐無終及群狄於太原將戰獻子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穆子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狗爲五陳以相離分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晉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頃公十二年祁盈作亂楊食我助之公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於是韓宣子卒獻子爲政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路以女樂魏子

列國傳

卷二

二十六

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叔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以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食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嘆獻子辭梗陽人定公二年獻子合諸侯之大夫尋盟於狄泉且令城成周獻子南面衛彪僎曰魏子

必有大咎千位以合大事非其任也明年獻子復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城成周彪僎復曰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陸焚焉還卒於甯

豫讓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而三分其地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

列國傳

卷二

二十七

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讐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延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豫讓內持刀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讐此爲天下之賢人也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耶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

乃爲所欲爲顧不易耶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以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夫頃之襄子當出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之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戒之而子不爲報讐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矣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讐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仇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

列國傳

卷二

二十九

矣遂伏劍自殺歿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

師曠

師曠字子野晉之樂師也時稱多聞凡國之疑議必諮稟之悼公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公問於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滯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平公立公閒居師曠侍坐公曰子生無自厭甚矣子之

列國傳

卷二

二十九

墨墨小耳何害乎國家哉石言於晉魏榆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讎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凋盡怨讎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平公方築鹿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師涓從衛靈公聞鼓琴聲於濮水之上寫而習之靈公之晉見公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人日來聞新聲請奏之公曰可卽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

列國傳

卷二

三十一

國之聲也不可聽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今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恐不可以聽之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公大喜起爲師曠壽及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

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屋左右皆奔走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公鑄爲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公曰工皆謂調矣師曠曰有知音者將知鍾之不調也師涓至果知鍾之不調也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

列國傳

卷二

三十一

曰盲臣安敢戲其君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陽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

荀吳

荀吳偃之子也是爲中行穆子平公十一年公使聘魯十七年帥師伐無終及群狄於太原用魏舒之謀敗之昭公五年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氏知所適則事無

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適致所喪茲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繕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買怠不如完舊買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初穆子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六年又叛而屬諸鮮虞穆子畧東陽使師爲糶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葦鞅歸使涉佗守之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察勿從鼓子之臣曰風沙釐以其擊行軍更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遠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若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

列國傳

卷二

三十三

有二心委質而策戎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叛質敢卽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嘆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迺使行既獻言於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風沙釐相之吳卒子寅後奔齊

列國傳

卷二

三十三

列國傳卷之三

宋世家

微子聞見本傳微子聞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傳至襄公以其庶兄日夷為相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楚人未濟日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

列國傳

卷三

一

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景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蔡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災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宋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歸人

群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潛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列國傳

卷三

二

宋臣傳

目夷

公子目夷字子魚襄公庶兄也桓公二十一年有疾襄公為太子固詰曰目夷長且仁若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桓公薨襄公即位使子魚為司馬齊桓公薨襄公將求諸侯十年春公使邾人執鄒子用之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曹南之會也曹人不脩地主之禮秋公圖曹

列國傳

卷三

三

子魚諫公弗聽十二年公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公於孟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子魚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公以伐宋公謂子魚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子魚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

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

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公公釋

乎執走之衛子魚復曰國為君守之君身為不入然

後逆公歸十三年鄭伯如楚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

在此矣秋楚人伐宋以救鄭冬十一月公及楚人戰

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即濟子魚請擊之公不可

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又不可既陳而後擊之宋

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夏五月襄公

卒傷於泓故也子魚卒子友嗣文公七年為左師

列國傳

卷三

四

樂喜

樂喜字子罕戴公之子公子衍之後也平公十二年
災樂喜為政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
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
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
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
請死也子罕真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
後其所三十三年鄭澠鄭子皮餽國人粟子罕曰鄭
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公出公粟以貸晉叔向

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華元

華元戴公之後也戴公子考父食采於華因氏焉世爲宋卿文公四年鄭伐宋使華元與樂呂禦之戰於大棘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宋人以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於鄭十六年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圍宋踰年不下楚師將去之楚子反乘堙而闚宋城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枿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

列國傳

卷三

五

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邑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退三十里兵之平而歸十二年華元卒

列國傳

卷三

五

列國傳

吳世家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詳季札傳吳王僚時伍子胥奔吳說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員求勇士專諸見之光使專諸手匕首刺殺僚公子光立是為吳王闔廬吳兵入郢子胥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讐十年越伐吳傷闔廬指而灰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勾踐殺汝父乎二年吳伐越敗之夫椒越王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伍子胥諫不聽聽太宰嚭許越平七年伐齊子胥諫越在腹心疾而務齊不可不聽十一年復北伐齊賜子胥屬鏃之劍以灰十四年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六月戊子越王勾踐伐吳越蓋疆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王滅吳誅太宰嚭

列國傳

卷三

七

吳臣傳

季札

季札者泰伯十九世孫吳王壽夢子也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國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于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季札封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王餘祭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周樂使工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

列國傳

卷三

八

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幽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風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如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鄒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

列國傳

卷三

九

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偏曲而不詘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滯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簡南籥曰美哉猶有憾也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

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於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蓬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

列國傳

卷三

十

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我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殞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比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歿於是乃解其

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歿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歿倍吾心哉季子適齊於其友也其長子歿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既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氣則無不之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昧立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

列國傳

卷三

十一

餘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卽不受國光父先立卽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使專諸刺王僚公子光竟立是爲闔廬季子使晉至復命哭僚墓去之延陵夫差二年冬楚子伐陳延州季子來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姑務德而安民楚乃還

伍員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父曰伍奢兄曰伍尚其先曰

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王可自取更爲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取婦無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讓太子太子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踈建使建守城父脩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怨望外交諸侯欲入爲亂平王乃召伍奢考問之囚伍奢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恐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到則父子俱歿何益父之歿往而令譬不得報耳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爲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執殺父之讐我將歸歿尚既就執使者

列國傳

卷三

十二

捕員貫弓執矢嚮使者員遂亡聞太子建在宋往從之奢聞員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并殺之員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鄭未幾太子謀欲滅鄭被殺有子名勝員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員遂與勝獨身步走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員之急乃渡員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員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

荆國傳

卷三

十三

子光爲將員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說吳王伐楚員知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進專諸於光退而與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子軫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襲楚楚發兵絕其後不得歸吳國內空於是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闔廬乃召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闔廬立三年員薦孫武於闔廬四年侵楚七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伐吳吳使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秦昭侯怨楚求救於吳五戰遂至郢

員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取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於是申包胥求救於秦卒存楚當是時吳以伍員孫武之謀西破彘楚比威齊晉南服越人十九年伐越闔廬兵敗傷指病劍而卒太子夫差立二年敗越於夫椒入越越王求成吳王許之員諫不可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越王率其衆以事吳而重寶以獻嚭太宰嚭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員進諫曰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爲憂夫齊魯

荆國傳

卷三

十四

譬諸疾疥癬也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於艾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吳王還自伐齊乃訊員員釋劍而對曰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今是吳命之短也吳王使員於齊員臨行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太宰嚭因譏子胥乃使使賜員屬鏹之劍員仰天嘆曰嗟乎讒臣託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爲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

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迺自頸歿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江上因命曰胥山後十一年越王勾踐遂滅吳吳王大差自殺越誅太宰嚭

孫子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

列國傳

卷三

十五

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鐵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旣已明而不加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漸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馳使使下令曰

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任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以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

專諸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進專諸於公子光光旣得專諸善客待之專諸曰王僚可殺也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

列國傳

卷三

十六

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旣醑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旣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歿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依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廬闔廬乃封專諸之子爲上卿

列國傳

越世家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伐越越王勾踐使灰上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頸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灰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

列國傳

卷三

十七

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不可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及國乃若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邪吳王比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

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

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泌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不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闔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若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

列國傳

卷三

十八

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傳至王無疆時越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疆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閻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閻君皆其後也

越臣傳

范蠡

范蠡本南陽人家於越初濮上人計然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計然之言曰知闢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得其術以事越王勾踐勾踐之棲會稽也謂蠡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

列國傳

卷三

十九

之柰何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勾踐既反國將使蠡爲政蠡讓於種王乃令種守國與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比至王益親蠡而委國以聽四年王召蠡而問焉蠡對曰未可也夫吳君王之與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又二年王召蠡而問曰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上下相偷其可乎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又一年王召蠡而問曰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

殺之其可乎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形王姑待之又一年王召蠡而問焉曰今吳稻蟹不遺種其可乎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亡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皆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對曰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王姑待之至於玄月王復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所謂航飯不及壺殮今歲晚矣子將柰何時吳王會諸侯於黃池蠡乃對曰可矣微君王之

列國傳

卷三

二十

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昔者猶救火追亡人也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恐欲許之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雉行成於越王弗恐欲許之蠡諫曰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

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雉曰子范子先人有言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蠶魚鱉之與處而鼃鼃之與同階余雖亂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譏者乎

列國傳

卷三

二十一

王孫雉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及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遂戒吳友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灰者爲此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然身死妻子爲戮對曰臣聞

命矣君行制臣行意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陶爲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既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王命工以良金寫其狀朝禮之浹日令大夫朝之環會

列國傳

卷三

二十二

稽三百里以爲蠡地

文種

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越王勾踐既敗於吳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吾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策筮時雨既至必求之今求謀臣無乃後乎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

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
後吳王復伐越勾踐將起師逆之大夫種曰夫吳之
與越惟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
勝未可成夫謀必素定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
授命王不如設戒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後吳王
之心吾以卜之於天既罷敵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
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廼命諸稽郢行成於吳
吳王乃還既黃池之役勾踐襲吳入其國大獲而歸
已而夫差還息民不戒種乃昌謀曰吾謂吳王將遂

列國傳

卷三

二十三

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王曰
善哉乃大戒師遂滅吳初勾踐自會稽復國日以報
吳謀於范蠡蠡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
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乃
令種守國以兵車咨蠡吳既滅范蠡遂去自齊遺種
書言越土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
樂勸之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譏種且作亂越王
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
吳其四存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列國傳卷之四

鄭世家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
十二年友初封於鄭幽王以爲司徒桓公問太史伯
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或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
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郟而郟之君
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
若之虢郟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
郟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

列國傳

卷四

一

昔祝融爲高辛氏火正其功夫矣而其於周未有興
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
居西方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
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
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
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成王封叔虞於
唐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必興矣桓公曰
善於是卒言王徙其民雒東虢郟果獻十邑二歲大
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

爲武公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爲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愛之夫人欲立段爲太子公弗聽武公卒寤生立爲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莊公發兵伐段遷其母武姜於城穎誓言曰不至黃泉無相見也穎谷之考叔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柰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從之穆公

列國傳

卷四

二

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峭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責之秦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鄭囚華元靈公元年春楚獻鼈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鼈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

指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弑靈公簡公十二年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爲卿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沉臺駘爲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林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減遷閼伯於商丘主辰故辰爲商星遷實沉於大夏主參故參爲晉星則實沉參神也昔金天氏有稟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帝用嘉之國之汾川今晉主汾川而滅

列國傳

卷四

三

之毫駘汾澠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苗禁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禁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向曰善博物君子也定公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脩德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繻公十六年鄭敗韓兵於負黍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爲鄭君二十一年鄭負黍反復歸韓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鄭臣傳

罕虎

罕虎字子皮子展之子也嗣為卿執政於是鄭饑而
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
以得鄭國之民罕氏嘗掌國政為上卿子駟氏欲攻
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
止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
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
大國適寬二十四年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

列國傳

卷四

四

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親也使夫往而學
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
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
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
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
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
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
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
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

曰善哉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鹿焉其可
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
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而知吾面乎抑
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
以能為鄭國定公元年子產相公如晉未至聞子皮
卒哭且曰吾已矣無為為善矣惟夫子知我

公孫僑

公孫僑字子產子國之子也子國與子展同事僖公
簡公元年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癸鄭人皆

列國傳

卷四

五

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
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
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
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三年尉止司臣
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
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產聞盜為
門者庀群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脩成列而後出兵
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驕帥國人助之殺尉
止子師僕盜衆盡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翻司

齊奔宋十二年子產始爲卿十五年晉人來徵朝子
產辭而卻之及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
公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
隣諸侯不聞令德而開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
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二十四年春子
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鄭伯有子哲
子駟氏攻伯有伯有奔許乃欽伯有氏之歿者而殞
之不及謀而遂行子皮自止之子產入於是公與其
大夫及國人盟伯有怒鄭人之盟已也伐舊北門駟

列國傳

卷四

六

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
從天所與伯有歿於羊肆子產穉之枕之股而哭之
欽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旣而葬諸斗城子駟
氏欲攻子產子皮又止之子產爲政使都鄙有章上
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
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子皮遂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
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及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
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禘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
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

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歿誰其嗣之二十
五年六月子產相公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
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子
產辭而責之於是晉人乃築諸侯之館鄭人游於鄉
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
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
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
之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
利社稷死生以之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洩

列國傳

卷四

七

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
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
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
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
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鬼旣生
鬼陽曰寃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
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鬼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
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歿邑
之卿從政三世矣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

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處能爲鬼不亦宜乎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以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木槁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符之澤太叔悔之曰吾蚤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盜盡殺之盜乃少止仲尼聞子產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世叔游吉

世叔游吉一日子太叔公子偃之孫也以王父字爲

列國傳 卷四

八

氏簡公二十一年公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於晉而以告子太叔曰宋之盟君將利下國而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踈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惟命是聽其毋乃非盟載之言以閔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

何勞之敢憚子太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德政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及冬楚子卒定公八年子產卒太叔爲政後五年諸侯以王室故會於黃父子太叔見趙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夫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自能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執也請終身守此言也獻公二年晉頃公之喪公使游吉弔且送葬

列國傳 卷四

九

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葬子西弔子僑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禮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勿弱是以不共從省則吉在此矣於是晉人不能詰八年諸侯盟於召陵太叔還耒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快收忘之

公孫揮

公孫揮字子羽鄭行人也簡公十七年聘於晉二十
年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
子產讓功子展而辭其賞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子羽
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子產之從政也擇能
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羨秀而文公孫揮
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
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謀能謀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
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謀乘
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遂授之

列國傳

卷四

十

太叔使行之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列國傳

衛世家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封康叔爲衛君居
河淇間故商墟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
寶祭器以章有德康叔卒子康伯立武公卽位脩康
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大戎殺周幽王武公將
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爲公桓公二
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紂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
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
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爲衛君爲鄭伯弟
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
好兵弒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碻乃因桓公母家於陳
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碻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
食因殺州吁於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爲
宣公十八年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
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
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爲
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

列國傳

卷四

十一

之太子伋母夙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
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
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
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
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
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
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盜見其驗即殺之
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併
殺太子伋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

列國傳

卷四

十二

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乃作亂
攻惠公懿公即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
公欲發兵兵或時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翟
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
懿公父惠公崩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
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
申爲君是爲戴公靈公五年朝晉三十九年太子蒯
賁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蒯賁與其徒賤
陽遂謀朝便殺夫人戲陽後悔不果蒯賁數目之夫

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賁壽宋
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郟爲
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郟曰亡人太子蒯賁之子輒在
也於是衛乃以輒爲君是爲出公孔惺竟立太子蒯
賁是爲莊公莊公蒯賁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
迎立元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爭亦
嘗聞之乎群臣欲作亂乃止二年魯孔丘卒三年莊
公上城見戎州曰戎虜何爲是戎州病之十月戎州
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奔衛人立公子

列國傳

卷四

十三

斑師爲衛君齊伐衛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爲衛君衛
君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起奔齊衛出公輒自
齊復歸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
公後元年賞從亡者立二十一年卒出公季父黔牟
出公子而自立是爲悼公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
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
濮陽君角九年秦并天下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爲
庶人衛絕祀

衛臣傳

審俞

審武子名俞莊子也晉文公將伐曹假道於衛成公弗許晉師自河南濟侵曹遂伐衛已而晉及齊盟於欽孟成公乃請盟晉人拒之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成公以悅於晉公出居於襄牛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弟武叔以攝位晉人以武叔故復公武子與衛人盟於寗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相從也用昭乞盟於爾大神國

列國傳

卷四

十四

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入武叔將沐聞君至喜捉髮出前驅射殺之元咺以武叔之死也出奔晉以訟於晉侯晉謂審俞忠而免之執公歸於京師寗諸深室武子職納棠饋焉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晉侯使醫衍醢公武子貨醫使薄其醢不歿魯侯爲之請乃釋公周治殺元咺子適子儀五年公復歸於衛公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十二年公使武子聘於魯魯侯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馬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

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王賜之彤弓矢弧弓矢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於晉人服之武子之子曰相相之子曰殖

蘧瑗

蘧瑗字伯玉衛大夫獻公十八年孫林父以太師歌詩故懼離禍將謀出之入見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從近關出既而後

列國傳

卷四

十五

之三十年審喜以父命欲納獻公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人又從近關出靈公立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關而止過關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情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是時伯玉賢行守於國公亦知之以嬖於彌子瑕故不能用史鮒亟言於公公不聽鮒將歿

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遽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成無以成禮我成汝置尸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公往弔惟而問焉其子以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殯之客位乃退彌子瑕而用伯玉伯玉篤行慎德老而不倦孔子在當時所與善者於齊則晏嬰於鄭則子產於衛則伯玉

公子鱒

公子鱒名鱒衛獻公母弟也獻公十八年公出奔齊鱒從甯殖病將成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

列國傳

卷四

之我即成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成喜爲大夫使人謂獻公吾欲納公謂鱒鱒不得已而與之約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獻公入三十一年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夏免餘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殺公子鱒曰逐吾者出納我者成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鱒實使之遂出韓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使者盟於河託於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

終身不仕

公叔發

公叔文子名發衛大夫也獻公後二年季札適衛見文子悅之曰衛多君子靈公三十年魯定公侵鄭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衛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靈公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敝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謂貞惠文子初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鮒而

列國傳

卷四

告之史鮒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子能執臣禮猶可以免成必與焉文子卒衛侯惡公叔成以其富也公叔成又欲去南子之黨若宋朝之徒者南子愬之曰成將爲亂於是成奔魯

列國傳卷之五

楚世家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辛姓苗裔曰鬻熊鬻熊子曰熊麗至熊黃立始都郢莊王即位三年不出窺令日夜為樂伍舉曰願有進惡曰有鳥在干阜三年不飛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飛飛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蘇從入諫于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

大說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孫

滿勞楚王楚王問問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財楚

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欲非也敢不唯命是聽若君不志厲宣桓武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楚群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遂許之平圖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靈王七年就章華臺下令內亡人實之十二年春靈王樂乾谿不能

去也國人苦役吳越兵入殺靈王太子祿靈王自投

車下欲入鄢銷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饒王從王者族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誅思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饑於釐澤奉之以歸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奔疾即位為平王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為太子建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王召其傅伍奢責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

亡奔宋昭王元年子胥奔吳吳兵入郢辱平王之墓

昭王出奔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鄢

鄢公止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今吾殺其子不亦可乎擊隨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子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飛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可移於將相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今移禍庸去是

身乎卜而河爲祟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于吳以爲巢大夫號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讐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發兵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棊于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白公自立爲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攻齊齊王惠之

列傳 卷五

三

陳軫適爲秦使齊白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此爲蛇爲足之說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使儀南見楚王說楚絕齊請與商於地六百里楚絕齊秦卒不與地三十年秦昭王遣楚王書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昭王曰王母行懷王子子蘭勸王行于是往秦因留之楚大臣乃相與謀立項襄王懷王亡逃歸秦遮楚道遂復之秦項襄王三年懷王病卒於秦

項襄王卒子考烈王立考烈王卒子幽王立幽王卒弟哀王立哀王庶兄負芻之徒因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秦將王翦破楚軍虜負芻滅楚

楚臣傳

關子文

關子文伯比子初若放娶於邲生伯比若敖卒從母畜於邲通于邲子之女生子文邲夫人使棄諸夢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救之楚人謂乳殺謂虎于菟故命之曰關穀於菟而以其女妻伯比成王八年命尹子元見殺使子文為令尹子文賢以楚之多故也自毀其家以紆國難十七年子文帥師滅弦三十二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子文帥師

卷五

伐之取成而還會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及城頓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秩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故遂相之悉告以舊令尹之政初子文為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遂釋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以司法也吾族之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善心而釋之是吾不公著於國也不若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于文之室曰寡人幼放廷理失其人以違天子之意乃出廷



理國人歌之子文為令尹四十年縉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于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弟子良為司馬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弟殺必威若放氏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迺速行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放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子文子圖厥為令尹越椒與焉賈誥厥殺之而居其位既又惡焉賈殺之遂處于烝野將攻王王以文成穆

卷五

六

三王之子為質弗受戰于皋澣椒敗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其子孫當昭王時為郎公

孫叔敖

孫叔敖一名焉艾獵焉賈之子楚之處士也少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有愛色其母問之叔敖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兒今見之恐不得事親也母曰蛇

今安在叔敖曰我恐他人之復見之也殺而埋之矣
毋曰子之陰德及人矣無害也莊王九年薦賈見叔
敖于王既而隱於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見于王曰
臣之尸祿久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而多能
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
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爲令尹賀客畢至有狐
丘丈人者衣鹿衣冠白冠最後來且吊曰僕聞之有
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叔敖訖然易容曰小人不
敏何足以知之願聞其說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

列 卷五 七

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夫是以吊也叔敖曰
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
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于患乎叔敖相楚三月施教
導民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採山春夏以水各得其
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
不便皆去其市人言之相門市亂民莫安其處坎
行不定相曰吾今令之復矣乃言之王市復如故楚
民俗好瘁車王以爲瘁車不便於馬欲下令使高之
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

使高其柵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致下車王許之
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十六年莊王將興師伐晉曰
敢諫者死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
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于
是遂進諫王遂止而不伐晉而士卒以寧莊王問于
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
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
君乎亦在臣乎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由富
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由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

列 卷五 八

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叔
敖相楚期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叔敖妻不衣帛
馬不食粟常乘棧車牝馬披殺羊之裘從者曰車新
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爲也叔敖曰我聞君
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我無德以堪之矣叔敖
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我不受也我死王必封
汝汝必無受利地利地者衆之所欲也楚越閭有寢
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穢可長有
者唯此叔敖死其子貧甚請諸優孟乃學叔敖言動

舉止甚類，惟見王王以其似叔，故憐之。優孟曰：「叔敖死，其子無以自存，王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寢丘馬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絕云。」

申叔時

申叔時，楚大夫，為申公。故曰：申叔時，莊王使士登傅太子箴，辭曰：「臣不才，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王卒使傅之，問于申叔時，莊王十五年，陳夏徵舒弑其君靈公，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申叔時使于齊，及復命而退，王使讓其不侯，而以貪歸之，無適不可乎？乃復封陳。」

列

卷五

九

觀射父

觀射父，楚大夫，昭王嘗問于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頽頽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

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割羊擊豕，夫人必自春其盛，况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縹其服，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誰敢不齋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

左史倚相

倚相，楚左史也。世為左氏，故以官稱。倚相嘗廷見申

列

卷五

十

公子登，子登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登，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倚相，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微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子登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倚相，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訪之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八子，蒙遺王之命，謚子夕，時芟子木。」

有羊饋而無芟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堅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整於鄂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于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芟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王孫圉

王孫圉楚大夫以君命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

列

卷五

十一

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何寶焉

申包胥

申包胥者楚大夫與伍員友員將奔吳辭包胥員曰我必覆楚包胥曰子能亡之我能存之楚昭王十年吳敗楚柏舉遂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不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于慘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乃走秦

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趙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狀若郟于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主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馬曰寡君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裂裳裹膝倚于庭

精立哭日夜不絕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素沉酒不恤國事聞其言大驚曰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為賦無衣之

列

卷五

十二

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仇包胥九頓首以出秦迺出師十一年包胥以秦師至楚大

敗吳師昭王復國包胥逃賞

石奢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遇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馬使人言之王曰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王赦其

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也

葉公

沈諸梁字子高尹戍子為葉公故稱葉公初太子建見殺于鄭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欲召之子高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彼將思行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迺其寧子高曰不然人有言曰狼

列 卷五

十三

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君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于子哲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竟召之遂使為白公子高以疾閒居于蔡惠王十年白公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曰我慙葉公也子高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于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憂不義也將入殺之帥方城之外以入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冒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其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冒

迺胃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胃國人望君如望歲焉

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而以絕民望不亦甚乎迺免胃而進與國人以攻白公王復位莖二子之族諸梁無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寧為令尹使子期之子寃為司馬而老于葉初吳之入楚也子高之母與其弟后臧見俘于吳后臧不待而歸子高終身不正視之云

吳起

列 卷五

十四

吳起者衛人也嘗學于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起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起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起魯君疑之謝起于是起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于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操糞穢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文侯以起善用兵廉士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

守以拒秦韓文侯卒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
中流顧謂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
曰在德不在險魏置相相田文起不悅迺與田文論
功久之自以爲弗如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
而害起起遂得罪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
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踈遠者以撫養戰
鬪之士要在疆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于是南平百
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故楚之貴戚盡欲害起
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起走之王尸而伏之

卷五

十五

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悼王太子立迺使令尹盡
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屈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
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
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
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
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
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

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
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
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
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木故勞苦
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
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
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
自然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
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

卷五

十六

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
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
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
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
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細其後秦欲伐齊齊與
楚從親惠王患之迺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
曰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貪而
信張儀張儀詐之楚伐秦秦大破楚師楚大困張儀

請往如楚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于齊顧及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秦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于秦而歸楚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各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

列 卷五 十七

既嫉之雖放流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于鄭袖外欺于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

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竝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于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

列 卷五 十八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又安能以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莖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變乎迺作懷沙之賦于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弔屈原

宋玉

宋玉屈平之弟子也平既罷譖投沙玉與其友唐勒
景差哀而賦之作九辯招竟楚威王問曰先生其有
遺行耶何多管也玉曰唯然有之客有歌于郢中者
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陵
采薇國中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和者不
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和者不過數人
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及事頃襄王無以異也一日唐
勒景差從襄王于雲夢之臺王曰能為寡人大言者
上座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戾兮泰山鬼景
差曰校士猛殺泉陶嘻大笑至今兮推宗愿玉曰方
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劍耿耿倚天外王曰未也有能
小言者賜以雲夢之田景差曰龍氣埃兮乘刺應唐
勒曰俯純鬚兮寔毫端玉曰超于太虛之域出于未
兆之庭視之眇眇望之冥冥王曰善賜之以田後玉
歸休唐勒譏之適若賦以自見云

黃歇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定頃襄
王使于秦秦昭王方今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時

秦已而使白起攻楚頃襄王東徙治于陳縣歇恐一
舉兵而滅楚適上書說秦昭王與楚合而為一以臨
韓魏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使路楚
約為與國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于秦
秦留之數年頃襄王病太子完不得歸而太子與秦相
應侯善歇乃說應侯歸太子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傳
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歸之歇為楚太子計曰秦
之留太子也欲以水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害
也歇憂之甚而為文君子二人托中王秦卒大命太
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
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
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
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大怒欲聽其自
殺也應侯曰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歇歇
至楚三月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以歇為
相封為春申君賜淮北地後十五歲歇言之楚王請
封於江東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春申君
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趙圖

邯鄲告急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強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瑋珩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相與合西伐秦而楚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考烈王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聞其不宜子恐久母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進其女弟于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迺出李園女弟謹舍而止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李園貴用事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望之福又有無望之禍今君處無望之世事無望之上安可以無無望之人乎春

列

卷五

二十一

申君曰何謂無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辛而君相少士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長而及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無望之福也何謂無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也下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望之禍也何謂無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無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

列

卷五

二十一

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嘗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嚼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

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王曰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之入殿間仰天大哭王驚怪而問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槨植豫章爲題奏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

至是乎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壘窳爲椁銅屋爲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

列 卷五 二十三

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曰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優孟聞爲孫叔敖木冠抵掌談語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三日後優孟復來謂王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

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也而爲吏身貧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于是莊王愛優孟召孫叔敖子封之

列 卷五 二十四

列國傳卷之六

燕世家

召公奭詳本傳傳至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
文公文公子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約六
國為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
公卒子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易王卒子燕噲
立子之相燕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
大亂齊湣王因而伐燕燕君噲死子之亡燕人共立
太子平是為昭王昭王於燕破之後即位卑身厚幣

列

卷六

以招賢者謂郭隗曰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
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
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
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其苦二十八年燕國殷
富士卒樂戰輕敵于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
三晉合謀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齊城之不下者獨
唯聊莒即墨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疑毅使騎
劫代之殺因亡走趙齊乃悉復得其故城惠王七年
卒武成王立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卒子今王喜

立立四年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選

報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

君樂間問之對不可燕王卒使栗腹將而攻部卿秦

攻代唯獨大夫將栗謂燕王曰與人通開約交以五

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燕王不聽自

將偏軍隨之將栗引燕王殺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

無成功王楚之以是將栗泣曰臣非以自為為王也

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于鄆破鄉秦樂

乘于代樂間奔趙廉頗圍燕相將渠以處和趙乃解

列

卷六

二

九年秦王政即位燕太子丹質秦亡歸陰使荆軻襲
刺秦王不中秦王怒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
拔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三年秦拔
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

燕臣傳

樂毅

樂毅之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樂毅賢好兵
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燕昭
王怨齊于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于
是為魏昭王使于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
委質為臣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潛王疆諸
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潛王自矜百姓弗堪于是燕
昭王削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餘業也地大人

列

卷六

三

衆未易得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于是
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唱秦以伐齊
之利諸侯害齊潛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
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
相國印授樂毅毅于是奔護趙楚魏燕之兵以伐
齊破之濟西諸侯真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
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
勞軍行賞資十萬發于昌國號為昌國君於是昭王
收齊國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

樂毅留狗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

唯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自為
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
反間于燕燕惠王果疑樂毅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
毅毅畏誅遂西奔趙趙欲與毅謀伐燕毅辭謝封于
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于燕齊齊田單
後與騎劫戰破騎劫于卽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
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于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
悔使騎劫代樂毅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

列

卷六

四

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樂毅
報遺燕惠王書於是燕王復以樂毅于樂間為昌國
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
樂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
趙而問間間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
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于
鄒禽栗腹樂乘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趙燕
王恨不用樂間間既在趙趙遺樂間書樂間樂乘怨
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其後二十餘年漢高帝過

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曰華成君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

蘇秦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于齊而習之于鬼谷先生出著數說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于是得周書陰符伏而

列

卷六

五

讀之期年以出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文侯請以國從于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因說

趙肅侯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國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迺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于秦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于是說韓宣惠王又說魏襄王因東說齊宣王西南說楚威王于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比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操干

列

卷六

六

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于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以百金償備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前乃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

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迺投從約書于秦秦兵不敢闖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讓蘇秦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

列

卷六

七

蘇秦曰臣聞饑人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疆秦爲仇今使弱燕爲虜行而疆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于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及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所謂以忠信得罪于上者也燕王曰若不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于人者其夫將

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于是乎佯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于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

列

卷六

八

爲於是蘇秦佯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宣王卒湣王卽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官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威敵敵齊而爲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爲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而殊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迺謂齊王曰臣卽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于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王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秦報仇也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迺恨怒

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厲見兄途亦皆學及蘇秦死代迺求見燕王欲襲故事代說燕王迺使一子質于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迺使蘇代侍質子于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喻問曰齊王其罰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嘗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言于魏王迺出

列

卷六

九

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遣燕昭王書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于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齊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止燕王無往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荆軻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迺齊人徙于衛衛人謂之慶卿

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于野王荆軻嘗遊過榆次與蓋革論劍蓋革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革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入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荆軻遊于邯鄲魯甸踐與荆軻博爭道魯甸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荆軻雖遊于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遊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丹故嘗質于趙而秦王政生于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秦王之過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固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蚕食諸侯且至于燕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

列

卷六

十

其逆鱗哉冊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于期得罪于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比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于此也夫樊將軍窮困于天下歸身于冊冊終不以迫于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冊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幸矣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

列

卷六

十一

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荆卿願足下過太子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冊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冊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冊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欲不厭冊之私計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闔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即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其兵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冊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

列

卷六

十二

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
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
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卿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
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主盡收入其地進
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卅恐懼適請荆卿曰秦兵
且暮渡易水則雖欲長待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
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
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
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適得有以
列

卷六

十三

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
疑其改悔迺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卅請
得先遣秦舞陽荆卿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
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疆秦僕所以
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
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
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
垂淚滂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
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怆慷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
列

卷六

十四

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
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
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
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
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
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
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迺曰
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卿斷其左股荆軻廢迺引
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
列

卷六

十五

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
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
就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
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
迺以燕愛提荆軻也于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
王藹軍以伐燕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
秦并天下于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
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
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

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夫人召使
前擊筑一坐獨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竄
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
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
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于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
乃曰高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迺矐其目
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迺以鉛置筑
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
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
列

卷六

十六

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于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
人也彘者吾叱之彼迺以我爲非人也

列國傳卷之七

趙世家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于泓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奔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霍君子齊復之齊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事公子重耳晉景

卷七

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趙朔客曰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程嬰出謬謂諸將軍趙氏孤處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遂殺杵臼與孤兒然趙氏真孤乃友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晉頃公之

十二年晉公室益弱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能能死又一罷來我又射之中罷罷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麋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

卷七

之勳適余將以其肖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恤毋恤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霍婢也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恤為太子立是為襄子襄子姊

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比登夏屋請代王使厨人操銅計以食代王及從者行厨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姑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則爲武城君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母卹有朱書曰趙母恆余宜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國攻晉陽歲

卷七

三

列 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禮乃夜使相張孟同私于韓魏韓魏與合謀及滅知氏共分其地于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塗祠三神于自邑使原過主霍太山祠祀襄子爲伯魯之不言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成君子浣立爲太子烈侯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爲諸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夫鄒歌者捨后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者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若實好善而未知

所持今公仲亦有進士乎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武靈王立十六年王遊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英英兮顏若菽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羸孟姚也孟姚既寵立爲惠后生子何十九年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遂胡服招騎射西略胡地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擗地立王子何以爲王肥義爲相國

卷七

四

列 弁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又使田不禮相章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命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僚然也反北面爲臣謂于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報主父及王游沙丘吳宮公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詐亂詐以主父命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卽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

王室公子成爲相，蘇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聞之，成兌因圖主父。宮公子章死，乃遂圖主父。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斃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死，惠文王立。趙使趙奢將擊秦。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卅立，是爲孝成王。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二年，韓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趙遂發兵取上黨。」

列

卷七

五

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故有長平之禍。馬幽繆王遷六年，大饑，民謠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八年十月，邯鄲爲秦。

趙臣傳

張孟談

張孟談，襄子謀臣也。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于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驚，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徂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于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者致萬家之邑。一于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于魏，魏桓子欲勿與，趙段諫曰：「彼請地于韓，韓與之，請地于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于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于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簡牟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孟談而告之曰：「今我安居而可孟談曰：『夫董固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其餘政教猶存。若其定居晉陽，曰諾。』乃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郤案府庫，說倉廩，召孟談曰：『君城郭之完，府庫之用，倉廩實矣。』

列

卷七

六

地于韓，韓與之，請地于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于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于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簡牟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孟談而告之曰：「今我安居而可孟談曰：『夫董固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其餘政教猶存。若其定居晉陽，曰諾。』乃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郤案府庫，說倉廩，召孟談曰：『君城郭之完，府庫之用，倉廩實矣。』

無矢柰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瘠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簡錡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奈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襄子謂孟談欲以城下何如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

列

卷七

七

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爲人纒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柰何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孟談陰約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于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必不欺也智過出見二主人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若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

三年矣旦暮當拔而費其利乃有他心不可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柰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蔑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于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

列

卷七

八

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智氏盡滅唯輔氏存焉初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襄子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窳產窳民無叛意邾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邾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

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師疵言若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趙而出師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孟談既固趙乃告襄子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能致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

列

卷七

九

衆服臣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孟談愴然有決色襄子許之孟談納地釋事以去耕三年韓魏齊楚謀趙襄子往見孟談而告之曰諸侯謀我為之柰何孟談曰君其負刼而御臣以之國舍臣于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肥義

肥義者趙人也武靈王十九年召樓緩謀曰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

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柰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開成事智者觀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

列

卷七

十

為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願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二十七年立王子何以為王肥義為相國并傳王李兌謂肥義曰子奚不稱疾母出傳政于公子成母為怨府母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母變而度母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

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教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靈也今吾憂之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

左師觸龍

左師觸龍趙人也趙孝成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列
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筆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聞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

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

列

卷七

十一

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于襄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

於子乎

趙勝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躡者槃散行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躡者至門請曰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癘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躡者去

列

卷七

十三

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躡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躡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躡者因謝焉其後門下迺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圖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于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

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

者前自贊于平原君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迺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

列

卷七

十四

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于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于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于趙曰勝不敢復相士毛先生一至楚而

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其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愛趙亡邯鄲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愛乎李同曰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于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

列

卷七

十五

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迺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若必勿聽也平原君遂

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迺細公孫龍

趙奢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平原君以爲賢言之于王王用之治國賦

列

卷七

十六

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于穴中將勇者勝王迺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營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聞來人趙奢善食而遣之問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固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問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合善

射者去關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
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
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
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命許歷曰請受鈇質之誅趙
奢曰胥後合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
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
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而
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
于是與廉頗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
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廉
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
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
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代廉
頗蒞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
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括自少學兵法
嘗與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
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
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于王

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
終遣之即有不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括既代
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
敗走而絕其糧道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

虞卿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
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秦
趙戰于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
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

曰

無益也

十八

不如發重使為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
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
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
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
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人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
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
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
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
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

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
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秦既解邯鄲圍而
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于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
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
而弗攻乎王曰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
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
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
卿之言告趙郝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
知秦方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

卿

卷七

十九

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
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
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此自盡之術也不如
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
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
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償于秦也吾固尚利孰與坐而
割地自弱以強秦哉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
與樓緩計之曰子秦地何如毋子緩解讓曰此非臣
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

剛夫公甫文伯毋乎公甫文伯仕于魯病死女子為
自殺于房中者二人其毋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
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毋曰孔子賢人也遂于魯而
是人不能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
必其于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毋言之是為賢
毋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如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
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子則非計也言
早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
計不如于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何說也

卿

卷七

二十

王脊勿于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
緩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
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
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托於秦矣故不如亟
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虞卿聞之往見王
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
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趙王曰善則使虞卿
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
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項之而魏請為

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
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
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然則從終不可乎對
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
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
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
適合魏爲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
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迺著書世傳之曰
虞氏春秋

列

廉頗

卷七

二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
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藺相如者趙人也爲
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
王聞之使人遺趙文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
求可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臣
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
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
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相如謂臣曰夫趙疆而

燕弱而君幸于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迺亡趙
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求君歸趙矣臣竊
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于是王召見相如遂
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相如奏璧秦王大
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
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
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臣觀大王
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
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

列

卷七

二十一

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
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
可得乃謂秦王曰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
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
不可強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
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
徑道亡歸壁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
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臣知欺大王之
罪當誅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

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卒庭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拜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后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于泜池秦王飲酒酣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匏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于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

列

卷七

二十一

大功而簡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我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頗相如引車避匿于是舍人相與諫曰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爲獨畏廉將軍哉願吾念之殲秦之所以

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孝成七年使頗將與秦相距長平頗固壁不戰王信秦間用括代之十五年燕用栗腹之謀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大破燕軍于鄒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迺聽之趙以尉文封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頗之免長平歸也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頗

列

卷七

二十四

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于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于秦兵趙王思復得頗頗亦思復用于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頗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

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頗一為楚將無功
曰我思用趙人頗卒死于壽春

李牧

李牧者趙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
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
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後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
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
奴以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牧牧
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不出戰

卷七

二十五

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牧牧固稱疾趙王
迺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迺敢奉命
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
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頗一戰於是選兵與之戰單
于敗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
元年廉頗既亡人魏趙使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後七
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趙乃以牧為大將軍
擊秦軍于宜安走秦將桓齮封牧為武安君居三年
秦攻番吾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

王翦攻趙趙使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
開金為反間言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
將顏聚代牧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牧斬之廢司
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殺趙葱顏聚趙王遷及
其將顏聚遂滅趙

諒毅

諒毅趙人也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質三
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此必加兵我為之崇
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

卷七

二十六

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
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
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
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權若使者有
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
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
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於是
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寡人趙能殺
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

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
葉陽涇陽君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
膳啗之噍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
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履
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割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
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
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
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
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列

卷七

二十七

列國傳卷之八

魏世家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
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
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
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
趙夙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
萬滿數魏大名也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
更立晉亂畢萬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文公立而

列

卷八

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
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
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僇辱楊干悼公怒曰合
諸侯以為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
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曰戎翟和子
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魏絳卒生
魏麻生魏獻子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強
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幣宣子老魏獻子為國政
晉宗室祁氏羊舌氏在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為十

縣六卿各令其子爲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爲晉卿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魏侈之孫曰魏桓子與韓趙共滅智伯桓子之孫曰文侯都文侯伐中山使子擊守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文侯受子夏經藝容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軼也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

列傳卷八

二

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瑣二子何如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臣何負于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無守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負于魏成子李克曰魏成子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

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魏安釐王四年秦破魏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魏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于秦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重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重欲重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王假三年

列傳卷八

三

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爲郡縣

魏臣傳

西門豹

西門豹魏文侯時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民所
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民人俗語曰即
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
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
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
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
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巳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

列

卷八

四

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
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
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媼為入報河伯得更求
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媼投之河中有
頃曰巫媼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
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
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媼弟子是女子也不能
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
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更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

顧曰巫媼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
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
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頃吏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
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
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
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
曰今父老子弟雖忠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
思我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
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

列

卷八

五

公子無忌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
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至客三千
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
年公子與魏王傳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
魏王釋傳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
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
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
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

為客輒以報臣是後魏王畏公子賢能不敢任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受于是乃置酒食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脅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

卷八

六

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適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等者世莫能知故隱居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三十年秦厥趙長平軍又進圍邯鄲魏王使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使使者

告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諸侯救趙者收趙必先移兵擊之魏王恐使晉鄙留軍壁鄴持兩端以觀望趙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于魏讓魏公子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畏秦終不聽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于王迺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過夷門見侯生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遺也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

卷八

七

投餒虎何功之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迺屏人間語曰聞晉鄙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讐莫能得公子使客新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比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臣客

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于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刎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命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出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

列

卷八

八

子于界平原君負韜矢爲公子先引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王德公子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令奪晉鄙兵以救趙于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畢過以負于魏無功于趙趙

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以鄙爲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懽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迺妄從博徒賣漿者遊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迺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遊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

列

卷八

九

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遊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迺以爲羞其不足從遊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秦聞之日夜攻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政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

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于河外走蒙驁乘勝逐至函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嘗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公子兵法秦王患之通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秦數使及間僞賀公子得立焉魏王未也魏王日

列

卷八

十

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醉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

列國傳

韓世家

韓之先與周同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封于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氏後分晉地始列為諸侯昭侯立申不害相韓脩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傳至宣惠王十六年秦敗我脩魚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為和于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

列

卷八

十一

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合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為厲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為能聽我絕和于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

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與師言救韓韓王聞之
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
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此必陳軫之謀也韓王不聽
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楚救不至二十一年
宣惠王卒襄王立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為釐王二十
三年趙魏攻華陽韓告急于秦秦不救韓相國使陳
筮說秦相穰侯穰侯乃發兵救韓敗趙魏于華陽之
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十年秦擊太行上黨郡
守以上黨降趙二十九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
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

韓臣傳

申不害

申不害者荆人也故鄭之賤臣學本於老子而主刑
名以術干韓昭侯魏之攻邯鄲也昭侯問申不害曰
吾誰與而可申不害恐言而未必中也對曰此安危
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迺微請趙
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為人臣者言豈能必
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于昭侯不害微視昭侯
之所說以言於昭侯昭侯大悅遂是途以為相
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
侵韓者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
于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
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
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
制執契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
浮滯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

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適自以爲也故

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母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母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檢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乃後申其辯知爲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汗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

而疑隣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脩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于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列

卷八

十六

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啗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于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于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操狎而馴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

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未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馮亭

馮亭衛人也秦王謂公子他曰韓之在我心腹之疾乃起兵一軍臨榮陽一軍臨大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于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

卷八

十七

新莊新莊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王則有介而臣太守雖王與子其亦猶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新莊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于王趙王喜召平陽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

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于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城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

列

卷八

十八

聶政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于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糲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夫人纊纊之費得以交足下之歡聶政曰臣所以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辛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

列

卷八

十九

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讐豈不殆

列

卷八

二十一

哉遂謝車騎人徒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于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乃於邑曰其是我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

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收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于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柰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柰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幸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于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列

卷八

二十一

列國傳

田齊世家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

卷八

二十三

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于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小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五

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率妻完完之

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諡為敬仲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為田氏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田常復降釐子之政遂弑簡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言于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諸侯列於周室齊威王初即位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

卷八

二十三

侯竝伐于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即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遂起兵西擊趙魏敗魏於濁津而圍惠王惠王請蘇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小邾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

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威王曰寡人之所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收焉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收東漁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比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盜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惠王慚不憚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于齊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子是齊最強于諸侯自稱為王以合

列

卷八
二十四

天下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霸于秦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韓氏請救于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白騶衍淳于髡田駢慎到之徒七十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潛王三十六年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四十年燕秦

楚三晉各出銳師以伐齊燕將樂毅遂入臨淄潛王走莒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敫家備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憐而常為衣食之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以保莒城立太史氏女為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覩而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入臨淄封田單為安平君而相之襄王卒子建立十六年君王后卒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勸王去從朝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以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于共故齊人怨王建歌之曰於那桓那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列

卷八
二十五

勝計不戰以兵降秦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勸王去從朝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以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于共故齊人怨王建歌之曰於那桓那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田齊臣傳

孫臏

孫臏生阿鄆之問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涓既事魏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臏乃陰使召臏臏至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黜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

列

卷八

二十六

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駒與彼上駒取君上駒與彼中駒取君中駒與彼下駒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于是忌進孫子于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適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

耶耶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

韓告急于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所

列

卷八

二十七

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攢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世傳其兵法

淳于髡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

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于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汝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糞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而祝曰甌窶滿

列 卷八 二十九

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迺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希鞞鞠騰侍酒于前時賜餘瀝奉

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視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對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屣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芴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

列 卷八 二十九

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田文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嬰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于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迺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既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

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是窮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舉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將受命於戶耶嬰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問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

列

卷八

三十

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迺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爲靖郭君而文果代立于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

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解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到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親已孟嘗君入秦秦昭王卽以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迺因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景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

列

卷八

三十一

臣能得狐白裘迺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得出卽馳去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鷄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鷄鳴而鷄盡鳴遂發傳出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迺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爲孟嘗君諸子爭立而齊魏共

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橋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于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削緘彈其劍而謂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與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菴

卷八

三十一

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于薛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無他伎能宜可令收債迺進馮驩而請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迺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迺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于薛請先生收責之間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

書何馮驩曰然令薛民視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孟嘗君乃捐手而謝之齊王惑于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于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秦王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王召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

卷八

三十二

到孟嘗君太息嘆曰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人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志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

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

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椽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轆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拒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卽墨卽墨大夫出與戰敗城中相與

列

卷八

三十四

推田單立以為將軍以卽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于燕燕使騎劫代樂毅殺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迺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迺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迺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迺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劍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

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

盡劍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迺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迺以火牛攻之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列

卷八

三十五

列國隱逸傳卷之九

披裘翁

披裘翁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名寒暑所服惟一裘因呼披裘翁隱於天目山嘗出採薪遇延陵季子見道傍遺金顧披裘翁曰取彼金翁投鑊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莊語言之野也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翁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林類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歿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歿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歿者人

之惡子以歿為樂何也林類曰歿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歿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其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歿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榮啓期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為貴吾得為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歿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鮑焦

鮑焦者不知何許人也第聞其衣敝衣持蔬而遇子貢於道也子貢曰吁吾子苦矣衣敝而蔬之持也鮑焦以言擢子貢子貢亦以言擢鮑焦而立槁於洛水之上焉

爰旌曰

爰旌日東方之士也將有適也餓於道有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哺之爰旌目三哺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嘻女非盜耶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歿

顏闔

顏闔者魯人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間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鑿坏而去求之則不得已

別國傳

卷九

三

楚狂接輿

接輿姓陸名通楚人也佯狂以避世孔子之將適楚也接輿歌而過之接輿舂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昭王聞接輿賢使使者齎金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子治河南接輿不受笑而不應使者不得辭而去妻從市歸曰子勿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轍迹河深也乃夫負妻戴髮易姓字莫知所之

段干木

段干木晉之魏齊家也學於卜子夏子夏居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之因是知段干木之賢過其問則軼之請相之致祿百萬段干木不肯受國人相與頌文侯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隘居無幾何秦與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遂按兵不敢攻文侯往見段干木干木避之文侯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別國傳

卷九

四

泄柳

泄柳字子柳魯人子柳之母死子柳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藿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鬻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繆公聞子柳賢往見之子柳閉門不納其門人有叔皮亦賢人也

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王時秦兵圍邯鄲趙王恐諸侯救兵莫敢擊秦兵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仲連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行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若此圖城之中

列國傳 卷九

五

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王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圖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或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仰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

梁助之仲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仲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至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斷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

列國傳 卷九

六

也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改易焉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潛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

列國傳

卷九

七

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譏妾爲諸侯妃姬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辭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鄆軍以救趙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仲連仲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壽魯連笑曰所爲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譏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

列國傳

卷九

九

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
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誅於人寧貧賤而輕世
肆志焉

東郭順子

東郭順子者魏人也脩道守真田子方師事之而為
魏文侯師友侍坐於文侯數稱繕工文侯曰繕工子
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
擇稱之文侯曰子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也

王斗

列國傳 卷九 九
王斗者齊人也脩道不仕與顏歆並時曾造齊宣王
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為
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
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君
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憂
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殺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
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
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
殺也王起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

仕之以官齊國大治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齊人也脩身清節不求進干諸侯魯恭
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為相辭不受
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為卿又不就著書四篇
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王燭

列國傳 卷九 十
顏觸即王燭畫邑人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
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
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
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
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
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
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今日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
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
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且顏
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
觸辭去曰夫王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

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及湣王之亂燕之入齊聞燭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已而使人謂燭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爲將封萬家燭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燭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起而歿齊士大夫聞之曰王燭布衣也義不比而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首求齊諸子立爲襄王

扁鵲傳

卷九

十一

扁鵲附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母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

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視病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魏魏太子成扁鵲至魏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其成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日收乎曰未也其成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臣能生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成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成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

扁鵲傳

卷九

十二

之何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發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治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戾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

列國傳 卷九

十三

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醢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

列國貞烈傳卷之十

衛姑定姜

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定公逐孫林父孫林父奔晉晉侯使卻犇為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有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定公卒立敬嬖之子衍為君為獻公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既哭而息不內食飲嘆曰是將敗衛國必先害善人夫禍衛國也夫吾不獲歸也使主

列國傳 卷十

社稷大夫聞之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歸者獻公弟子鮮也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公出奔至境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神不可誣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歸力獻公復得及國鄭皇耳帥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堆定姜曰征者喪堆禦寇之利也衛人追之獲皇耳於犬丘

衛宣夫人

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

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君使人告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衛宗二順

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而友其傅妾也秦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傅妾有子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且吾聞主君之列國傳卷十母不妾事人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夫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內是三不祥也供養不衰

齊田稷母

稷子母者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脩身潔行不為苟得夫為人臣而事其君猶為人子而事其父也今子反是遠忠矣

夫為人臣不忠是為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田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

齊靈仲子

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為太子仲子與其姊戎子皆嬖於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為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以戎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為太子高厚為傅靈公疾高厚微迎光及公薨崔杼立光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

齊孝孟姬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一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脩禮親迎於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久之公遊於瑯邪華孟姬從車奔姬防車碎孝公使駟馬丘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

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輶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組網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一意自斂制也今丘車無輶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傳母救之不絕傳母曰使者至輜輶已具然後乘而歸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輜輶衣服網繆既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

齊杞梁妻

列國傳

卷十

四

杞梁妻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曰令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遂赴淄水而死

齊威虞姬

虞姬者名娟之齊威王之后也威王卽位九年不治

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卽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及日舉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卽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詞而上之王視其詞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娟之幸得蒙先人之遺體生於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明主之謙昵附王者薦床蔽席供執掃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倦倦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爲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而與之語妾聞王石墜泥不爲汗柳下覆棄女不爲亂積之於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納履過李園不整冠妾不避此罪一也既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哭城城爲之崩士士嘆市市爲之罷妾之冤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衆人莫爲毫釐妾罪二也既有汗名而加此二罪義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爲莫白妾之汗名

列國傳

卷十

五

也伯奇放野申生被忠孝順至明反以爲殘願戒大王羣臣爲邪破胡毘甚王不執政國殆危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封卽墨烹阿與周破胡齊國大治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也其爲人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指大節卽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街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

列國傳

卷十

六

聞君王之聖德願借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宣王乃召見謂之曰昔者先王爲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今夫人不容於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何奇哉對曰無有特竊慕大王之羨義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

列國傳

卷十

七

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銜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籠既翡翠珠璣慕絡連飾萬民罷極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邪者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珠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爲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齊孤逐女

逐女者齊卽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母狀甚醜齊相婦歎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昔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顏盡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

吐哺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王何爲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也曰柱相國是也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椳椳墮則屋幾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椳椳也國家屋也其二日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謂也對曰朋其左右賢其夫妻是外比內比也其三曰王曰吾相其可易乎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爲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丘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奈何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蟬蛭之怒而勇士歿之葉公好龍而龍爲暴下物之所徵故不須項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國以治

齊義繼母

列國傳

卷十

八

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聞歿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

魯季敬姜

九

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已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歿敬姜守養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却行奉劔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處者皆黃老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祝饋之文伯相魯退朝朝敬姜敬姜

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其以歌爲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吾子脩官而未之聞耶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汝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爲客羞驚焉小堵父怒曰將使薑長而食之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養養上賓鼈於人何有而

列傳

卷十

十

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成之好外士成之今吾子夭歟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毋瘠色毋洵涕毋搯肩毋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敬姜之處喪也朝哭穆伯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敬姜嘗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不應從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母乃罪乎敬姜對曰子不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

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魯母師

魯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臆日休作者歲祀禮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

列傳

卷十

十一

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脩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返於是使少子僕歸辦家事天陰還失早至聞外而止夕而入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惟之使人問視其居處禮節甚脩家事甚理使者還以狀對於是大夫召母而問之大夫美之言於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

魯黔婁妻

黔婁先生之妻先生歿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墊席槁槁

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歛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魯子曰斜引其被則歛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歿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何樂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千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康不亦宜乎

魯義姑姊

列國傳 卷十

十二

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携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携而走於山兒隨而啼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及至於境山澤之

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而况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

宋共伯姬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共公公不親逆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公公不親逆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既嫁十年共公卒伯姬發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

列國傳 卷十

十三

保傅不俱夜不下堂保母至矣保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而生不如守義而歿遂逮於火而歿

宋鮑女宗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愈敬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媼諷曰可以去矣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歿不嫁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宋公聞之表其間號曰女宗

晉伯宗女

晉大夫伯宗妻伯宗賢而好以直辨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情妬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之

列國傳

卷十

十四

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于子盍亟索士愁庇州犁焉得畢陽及彙弗忌之難三卻害伯宗諧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於荆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妻也平公使其夫為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

蔡人妻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采采采首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採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况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楚子發母

楚將子發之母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弁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秦

列國傳

卷十

十五

黍梁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納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糲者王又以賜軍士分食之其不踰嗑而戰自十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納之

楚莊樊姬

樊姬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

不食禽獸之肉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
也得無饑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饑倦也姬曰王
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何
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
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
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愛哉妾
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今虞丘子相楚十餘年
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妾之所笑
不亦可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虞丘子避

列國傳 卷十

十六

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

楚昭貞姜

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
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
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官人約令召官
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行使者曰
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
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於是使者
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號之曰貞姜

楚昭越姬

越姬者楚王勾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燕遊蔡
姬在左越姬在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
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送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
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
蔡姬曰昔敝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
足故以婢子之身爲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
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
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不可以也王曰吾

列國傳 卷十

十七

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曰昔吾
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
妾以君王爲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
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東帛乘
馬取婢子於敝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不敢
聞命於是王寤散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
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
飛鳥王問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以移於將相王
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昔日

之遊潘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
爲君王歿而况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遂自
殺王病甚讓位於三弟三弟不聽王薨於軍中蔡姬
竟不能歿王弟子閻與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
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爲惠王

息君夫人

息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虜其君使守門將
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遊夫人遂出見息君作
詩曰穀則異室歿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遂自

列國傳 卷十

十八

殺息君亦自殺楚王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

楚白貞姬

白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歿其妻紡績不嫁
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
聘焉以輜輶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辭之曰妾聞
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
此哉於歿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歿今又去而嫁
不亦太甚乎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

黎莊夫人

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
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謂曰今不得
意胡不去乎曰婦人之道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
何可以離於婦道乎

趙津女娟

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
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懼持楫而
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爲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
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

列國傳 卷十

十九

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至祝杯酌餘漈
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歿簡子曰
非女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
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
也願醒而殺之使其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
將度用楫者少一人始攘卷操楫而請簡子悅遂與
渡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
夢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祓以爲夫人娟乃再拜
而辭曰夫婦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不敢閉命遂辭

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爲夫人

魏曲沃婦

曲沃婦者魏大夫如耳母也魏襄王使使者爲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婦謂其子如耳曰汝胡不匡之如耳未遇間會使於齊婦因款王門而上書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婦曰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務

列國傳

卷十

二十

敵國五六南有從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愛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遂與太子妃而賜婦三十鍾如耳還而爵之王勤行自脩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

魏芒慈母

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邠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乃令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

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滅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人不愛母至甚也何爲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獨於假子而不爲何以異於凡母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雍雍若一八子咸爲魏大夫卿士

陶答子妻

陶大夫答子妻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與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曰夫子能

列國傳

卷十

二十一

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豕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臾耳頰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林年答子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兒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天年

蓋丘子妻

蓋之偏將丘子之妻戎伐蓋殺其君令於蓋群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丘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

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國安君丘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吾固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曩日有救今又何也丘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處死又無益於君其妻曰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父子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遂自殺戎君賢之

召南申女

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鄭夫家禮不備而欲

列國傳 卷十

二十二

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為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又曰雖遠我訟亦不汝從

管仲妾

管仲妾名媾桓公出游甯戚叩牛角而商歌公使管仲迎之戚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媾曰古有白水之詩曰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此甯戚之欲仕也仲大悅以報桓公遂相齊而霸

衛姬

衛姬者齊桓公夫人也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盍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

列國傳 卷十

二十三

秦

馬維銘曰古來無道之君咆虺至秦始皇極矣日張其口以吞噉六國六國亡而二世隨之如手反覆耳然而周之東西水之不可起六國如連雞之棲而不能定當是時亦帝之精光未露政不得假手西戎以開關中王者之業以問六國之餘那可少也亦是天生大英雄混同四海統一天下身之不保却有功來者不獨秦皇然也如漢武帝隋煬帝皆此類漢武獨賴輪臺一詔耳

秦

秦本紀纂畧卷之一

明職方主事馬維銘纂

比部郎嗣男德澧校

秦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阜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訓嗣鳥獸是為柏翳舜賜姓龐氏按阜陶之子長伯翳則

秦本紀

卷一

一

大業是阜陶其玄孫曰中滴在西戎保西番生蜚廉蜚廉生惡來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合處父不與厥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皇狼皇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驂駟驂耳之馴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山此為趙氏居趙趙衰其後也大駱生非子非子於犬丘好馬及畜

大丘人...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孝
王曰昔者...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
後世...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秦仲周
宣王時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子五人長
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莊公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
伐西戎破之於是復與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大丘
并有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卒子襄公代立西戎犬戎
與申侯伐周殺幽王於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有
功周避犬戎豳東徙維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

秦本紀

卷一

二

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於是始國與
諸侯通使聘享之禮致傳至繆公戎王使由余於秦
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問繆公賢故使由
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
勞神矣使人為之亦善民矣繆公怵之問曰中國以
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
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
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位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
活阻法度之威以責賢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

於上上下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
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
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
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
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
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
其志為由余請以說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
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
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

秦本紀

卷一

三

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登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
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
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
降秦繆公以容禮禮之問伐戎之形傳至獻公獻公
元年止從成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
子賀以補鞮獻公卒子孝公立孝公元年河山以東
疆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時周室
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之會盟
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衛

鞅西入秦三年衛鞅說老公變法二十四年孝公卒
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二十八年惠王卒子武王
立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
與孟說舉鼎絕膺武王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
王昭襄王五十一年秦使將軍樛攻西周西周君走
來自歸盡獻其邑三十六城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子
孝文王立孝文王除喪卽位三日卒子莊襄王立四
年卒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初莊襄王為質子於趙見
呂不韋姬悅而取之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始

秦本紀

卷一

四

皇於邯鄲當是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
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
陽蔽二周置三川郡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
他國於是使斯下韓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母愛財
物賂其妾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
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以
秦王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不可與
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
而李斯用事至二十六年秦遂并天下上尊號天子

自稱曰朕古有秦皇最貴王曰去秦著皇號曰皇帝
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
世傳之無窮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方今水德
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
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
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
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
鍾鐻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秦
功德乃遂上泰山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於是

秦本紀

卷一

五

乃並渤海以東登之萊南登瑯琊作瑯琊臺齊人徐
市言海中有三神山名蓬萊方丈瀛洲於是發童男
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
武博狼沙為盜所驚乃登之杲刻石旋遂之瑯琊道
上黨入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三十二年始皇之
碣石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盧生使
入海還以鬼神事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
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三十四年始皇
置酒咸陽宮僕射周清臣頌秦威德始皇說博士淳

千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
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
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
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
也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
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
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
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
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誅守

秦本紀

卷一

六

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
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
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
師制曰可三十五年作阿房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
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
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丞相諸大
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
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
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使御史悉案問諸生

皆坑之始皇長子扶蘇諫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
兵於上郡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閔東夜過華陰平舒
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滴池君因言曰今年
祖龍成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使者奉璧具以聞使
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三十七年
始皇帝出游左丞相李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
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
九疑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
水波惡乃西北二十里從陝中渡上會稽祭大禹壘

秦本紀

卷一

七

於南海還遇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瑯琊方士徐
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
常爲大鯨魚所苦願請善射與俱始皇乃令入海者
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至之果見
巨魚射殺一魚遂籠海西至平原津而崩崩於沙丘
車府令趙高丞相李斯矯詔立胡亥賜長子扶蘇死
胡亥立是爲二世已而趙高譖殺李斯又弑二世立
子嬰降號爲王子嬰殺趙高漢兵入關子嬰降

秦臣傳卷之一

百里奚

百里奚，虞人也。少時家甚貧，流落不偶，出遊以干諸侯。後歸虞，事虞公為大夫。及晉獻公伐虢，道出虞境，遂以璧馬賂虞公，假道意在併虞。宮之奇語奚曰：「是不可以不諫也。」奚曰：「貪賂玩寇，公蓋不可與言者也。」遂不諫而去之。秦時，奚年已七十餘，穆公因與語，聞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穆公曰：「虞公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因問語三日，穆公大悅，授之國政。百里

秦列傳

卷一

一

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餽人蹇叔收臣，因而欲事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及周王子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因得不及虞公之難。穆公於是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晉亂，公子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穆公使百里奚將兵納夷吾於晉而立之，是為惠公。既而晉饑，使乞糴於秦。穆公謂百里奚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隣道也。秦於是乎輸粟自

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百里奚相秦，凡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巴人致貢而八戎咸服。由余聞之，欵闕請見其勤勵，自苦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未嘗從車騎，操干戈及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德澤流於後世。而秦卒賴焉。其子曰孟明視，為政於秦。穆公嘗使其禦晉師於殽，為晉師所敗。諸大夫請殺之，穆公曰：「是孤之罪也。」孟明何尤焉？復使為政。既乃帥師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敢出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

秦列傳

卷一

二

衛鞅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不可諱者，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

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景監以讓衛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見。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復見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

秦列傳

卷一

四

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理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

秦列傳

卷一

四

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閭鄉邑大治秦民
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
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
大良造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
開阡陌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刺之居五年秦人
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衛鞅說孝
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旣相
距衛鞅遣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
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

秦列傳 卷一

五

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
襲虜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秦封之於商十五
邑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
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
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
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
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
與趙良曰反聽之謂亂內視之謂明白勝之謂強商
君曰始秦戎翟之亂天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

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
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
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
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
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
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
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君之見秦王也
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
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黜太子之師傅

秦列傳 卷一

六

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蓄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
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
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
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過矣以詩觀之非所
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
而黜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
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戴甲多力而
駢者者爲駟乘持矛而操開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
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勢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

朝露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起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疆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

秦列傳

卷一

七

涓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狗遂滅商君之家

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壁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解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在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

秦者乃使人微感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秦乃誠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

秦列傳

卷一

八

其樂小利而不遠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秦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言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秦之舍人迺辭去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趙蘇君請歸報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辭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儀既相蘇秦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

我不盜而壁若管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城惠
王乃以張儀爲相儀相秦四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
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
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王效之儀復說魏王
與秦連和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
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
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儀往相楚
楚懷王聞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
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

秦列傳

卷一

九

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大說而許之乃以
相印授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
隨儀儀至秦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
王左右使者還報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楚大敗於
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
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儀而獻黔中地秦
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儀乃請行既至楚與所善靳尚
與楚夫人鄭袖言之懷王乃赦儀張儀歸報秦惠王
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又西說

趙王趙王亦許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昭王請
西面而事秦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
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儀及卽位群臣多譏儀曰無
信左右賣國以取容諸侯聞張儀有御於王皆畔衛
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儀未已而齊讓又
至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有愚計願效之王曰柰
何對曰爲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
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
願乞其不肯之身之梁齊必與師而伐梁梁齊之兵

秦列傳

卷一

十

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
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需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
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
與師伐之梁哀王恐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
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儀
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
王約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
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
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

秦列傳

卷一

十一

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韓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仕楚執珪有頃而病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下莊子刺虎聞於王

者乎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克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

秦列傳

卷一

十二

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撥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君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

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魏冉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芊氏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爲昭王昭王母故號爲芊八子及昭王卽位芊八子號爲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各冉同父弟曰芊戎爲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

秦列傳

卷一

十三

爲能立昭王昭王卽位以冉爲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爲政昭王七年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冉爲秦相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容卿壽蠲爲相其明年蠲免復相冉乃封以穰復益封陶號曰穰侯昭王三十六年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好說秦昭王乃免相國

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爲郡

范雎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范雎辨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相魏齊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搗齒雎佯死卽卷以簣置廁中賓

秦列傳

卷一

十四

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死人齊醉曰可矣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謂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改畫見稽曰夜與俱來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稽知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

辭魏去過載雖入秦至湖關適秦相穰侯東行縣邑
唯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
且匿車中有垣穰侯果至勞王稽立車而語曰關東
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
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唯曰
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逆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
之於是唯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
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唯入咸陽已報使因言
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辨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
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
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
南拔楚鄢郢東破齊數困三晉厭天下辨士無所信
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剛壽欲以廣其
陶封唯乃上書言之於是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
傳車召唯於是唯乃得見於離宮佯爲不知未巷而
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唯謬曰秦安得
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
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

秦列傳

卷一

十五

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
人乃得受命竊聞然不敢敬執賓主之禮范唯辭讓
是日觀唯之見者群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秦王屏
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
人唯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
寡人耶唯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跪曰先生卒不幸
教寡人耶唯於是教王以遠交近攻之策乃拜唯爲
客卿謀兵事唯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間說王
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乃拜唯爲
相封唯以應號爲應侯當是時昭王四十一年也唯
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唯已歿久矣魏
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賈於秦范唯聞之爲微行敝
衣間步之邸見須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
唯曰然須賈笑曰唯有說於秦耶曰不也唯前日得
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
唯曰臣爲人庸貨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唯
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縞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
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

秦列傳

卷一

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容習於相君者哉。睢曰：主人豈知汝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臾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睢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唯歸取大車駟馬爲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見有識者皆避匿賈怪之。至相府門謂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

秦列傳 卷一 十七

於是唯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賈頰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宥生之。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不足。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爲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

其何忍乎罪三也。然公之所以得無疾者以緇袍惠。惠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人言之。昭王罷歸須賈賈辭於睢。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且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睢既相王稽謂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官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官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唯不憚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睢毗之怨必報。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

秦列傳 卷一 十八

雖必報其仇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闕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任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昔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頸趙王卒取其頭予秦

秦列傳

卷一

十九

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賈趙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後二歲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昭王臨朝嘆息應侯請其罪昭王曰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臞頰蹙膝舉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入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年足矣去之趙見送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澤曰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

秦列傳

卷一

二十

史 141-461

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敦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澤曰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

秦列傳

卷一

二十一

人之常道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處也而所以處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處也而所以處者惑於貪利不止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

於三王之寧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并為客病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疆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為唯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絢成君若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井茂

秦列傳

卷一

二十二

井茂者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榜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畧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使茂定蜀還而以井茂為左丞相秦武王三年王與井茂盟於息壤以伐韓取宜陽楚伐韓請救於秦茂言於昭王請救韓井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茂曰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

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當士也其若於秦累世重矣目殺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險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爲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秦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其

秦列傳

卷一

子三

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曄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議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與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有孫曰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

始皇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忌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七歲爲孔子師今臣年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立成杜郵今

秦列傳

卷一

子四

文信侯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成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甘羅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至趙趙襄王郊迎甘羅說趙王曰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弱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白起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
 太行道絕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
 道絕其守馮亭以上黨歸趙四十六年秦攻韓魏氏
 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
 黨民走趙趙軍長平趙使廉頗將秦相應侯使人行
 千金於趙為友間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乃
 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
 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秦軍
 伴敗而走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
 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計挾詐而盡坑殺之道其小
 者二百四十人歸趙趙人大震四十八年韓趙恐使
 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
 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於是應侯言於秦王請許韓
 趙之割地以和由是與應侯有隙九月秦復發兵使
 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
 九年九月陵攻邯鄲少利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
 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秦王自

秦列傳

卷一

二十六

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

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

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

安君言曰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強起武

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

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王

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

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

君引劍自頸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

秦列傳

卷一

二十六

當必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

是足以歎

王翦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

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

歲餘遂拔趙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

燕太子丹始皇使李信及蒙恬將軍二十萬南伐荆

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

攻寢大破荆軍荆人因勝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

李信軍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誨王翦王翦將兵六十萬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羨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願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荊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

秦列傳 卷一

二十七

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秦二世時王翦及子賁皆已歿而又滅蒙氏陳勝反秦使王翦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客曰夫爲將三世者必敗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軍降

呂不韋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

秦昭王以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秦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

秦列傳 卷一

二十八

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悅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官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

託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王符約爲逆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不常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不常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常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子楚歆立是爲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爲華陽太后母夏

秦列傳

卷一

二十九

后問果欲私得之不常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府則得給事中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官居雍嫪毐常從事皆決於嫪毐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卽薨以子爲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常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二子而遷太后於雍王欲誅相國爲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辨士爲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與家屬徙居蜀不常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醪而死

秦列傳

卷一

三十

李斯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舍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迺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

驚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強行者耳故詭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斯廼求爲丞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滅諸侯成帝業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

史記

卷一

李士

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言之秦王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外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寸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從李斯議燒詩書百家語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

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間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七月始皇崩於沙丘李斯與胡亥矯詔廢太子扶蘇而立胡亥扶蘇與將軍蒙恬皆賜死於是二世立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李斯數欲請

史記

卷一

李士

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言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畧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請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教督責之術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宜深居禁中不得與群臣見面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

居禁中趙高侍中用事事皆決於高高聞斯以爲言
延綽丞相入諫二世大怒高因曰丞相男李由爲三
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
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
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
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
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殿抵優俳之觀李
斯不得見因上書言高之短二世已前信高恐斯殺
之乃私告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

秦列傳

卷一

王五

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斯屬郎中令趙高
案治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嘆曰嗟乎悲夫不
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
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
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
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
乃從獄中上書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
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
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

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二
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
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
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蒙恬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驁自齊事秦昭王始皇
七年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恬弟
毅恬因家世得爲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內史秦并
天下乃使蒙恬將二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

秦列傳

卷一

王五

城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恬威振匈奴始皇
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毅位至上卿始皇二
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瑯邪道病毅還
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是時丞相李斯少
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
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
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遣使者以罪
賜公子扶蘇蒙恬及扶蘇已死恬疑而復請之使者
以恬屬吏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恬趙高恐蒙氏

復貴而用事怨之欲以滅蒙氏胡亥聽而繫毅於
前已囚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
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
嬰進諫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官乘傳之代令賜蒙
毅少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毅之對遂殺之二世又
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
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
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
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
忘先王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
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良久給
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
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乃吞藥自殺

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始皇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寒
優旃見而哀之曰汝欲休乎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
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歸檻
大呼曰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

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
皇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
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
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添其城優旃曰善添城雖
於百姓慈費然佳哉添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
之易爲添耳願難爲蔭室於是二世大笑而止秦亡
優旃歸漢

西漢

馬維銘曰漢高祖起布衣提三尺劍以有天下此萬世之烈也文景武昭宣如生龍活虎王有神氣元帝以後始萎爾耳高祖之功臣無論矣長沙傳江都相兩司馬東方生可容易得乎其它經術政事將相之業內魏衛霍龔黃梁丘伏生之輩竝超軼前者映帶後人嗚呼盛矣哉漢之選也

西漢書纂略卷之一

明職方主事馬維銘纂

比部郎嗣男德澧校

西漢

高帝 在位十二年 壽五十三

太祖高皇帝姓劉劉氏出自帝堯堯之孫劉累高帝其裔也諱邦字季沛豐邑人也母媪嘗息大澤之陂

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二龍相交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

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為泗上亭長

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嘗繇咸陽縱觀秦皇

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

善沛令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

吏主費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

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

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

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

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諷呂公因目固
留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
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呂公女卽呂
后也高祖嘗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
父過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
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
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
母皆大貴高祖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
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

漢書卷一百一

二

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以亭長爲縣
送徒驪山徒多道亡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
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
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
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爲兩徑
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
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
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
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告高

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
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卽隱
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
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徃常得季高祖又
喜沛中子弟或間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陳涉
起斬至陳自立爲楚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沛令
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
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
人因以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

漢書卷一百一

三

衆已數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
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
沛父老共誅令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
高祖立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擊鼓旗幟
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秦二世
二年夏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徃見之
六月沛公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懷王
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二世三年
也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羽怨秦

破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傑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母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沛公與南陽守齟齬戰犇東大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

漢書卷一百一

四

圖宛城三匝秋七月南陽守騎降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漢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咸陽召諸將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亭軍士沛公讓不受曰會粟多不欲費民民盡善惟恐沛公不爲秦王十二月項羽帥諸侯兵欲

西入關關門閉開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今子嬰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會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沛公乃因良伯謝羽鴻門羽乃解二月羽自立爲西楚霸王梁楚地九郡都

漢書卷一百一

五

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還者因聽韓信策還定三秦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漢王曰善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

日發使告諸侯當是時齊王田榮既亡榮弟橫收得
數萬人復立榮子廣為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
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到外
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為魏相國令定梁
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開之
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大戰彭
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
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
晝晦楚軍大亂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

漢書卷一百一

六

求室家不得道逢孝惠魯元載與俱行審食其從太
公呂后反遇楚軍楚常置軍中以為質漢王謂謁者
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
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
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
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集甬道屬河
以取敖倉八月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
俱擊魏九月信等虜豹傅請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
原上黨郡三年冬十月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斬

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隨何既說黥布起兵攻
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布戰不勝十二月布與隨何
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至成臯項羽數侵奪漢
甬道軍乏食漢王乃從陳平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
間疏楚君臣夏四月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
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
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於是陳平夜
出女子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
屋左轟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

漢書卷一百一

七

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燒殺信漢王出滎
陽至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曰漢與楚相距
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
王深壁今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韓河
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
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
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
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
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臯而自東擊彭越漢

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破走彭越
聞漢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遂圍成臯漢王跳獨
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北渡河宿小修武自稱使
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
趙地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臨河南饗軍小修
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戰漢王
聽其計使盧縮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
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復擊破楚軍羽乃謂海春
侯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羽遂
引兵東擊彭越四年冬漢果數挑成臯戰又使人辱
之曹咎怒渡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
玉貨賂漢王遂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
食羽既下梁地十餘城聞成臯破乃引兵還軍廣武
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爲高祖置太
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
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
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
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於是漢王羽相與臨廣

漢書卷九

八

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十罪
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射傷臂乃捫足曰虜中
吾指漢王病創卅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
卒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十一月漢王疾瘳
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
市留四月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
又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楚糧食項羽自知少助食
盡韓信又進兵擊楚患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
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歸太公呂后羽解而東
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
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
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五年冬十月漢
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
擊楚至固陵下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
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
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其天下可立
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
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

漢書卷九

九

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比至穀城皆以王
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
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
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二
月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知盡得楚地
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
悉定二月漢王卽皇帝位夏五月置酒雒陽南宮上
曰通侯諸將母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
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媿

漢書卷一百一

卷一

十

而侮人項王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
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
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
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
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
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
所以爲我擒也秋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

荼六年冬十月令天下郡邑城人告楚王信謀反上
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因執之還至雒陽赦爲淮陰
侯上五朔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天無二日後
上朝太公擁彗迎門卻行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
十斤等太公爲太上皇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
信降匈奴七年冬上自將擊信於銅鞮遂至平城爲
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八年冬上東擊韓
信餘寇於東垣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
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王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

漢書卷一百一

卷一

十一

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產業
所就孰與仲多十年秋七月太上皇崩九月代相國
陳豨反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昌白見四人
上媿罵豨子能爲將乎豨皆伏地上各封千戶以爲
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
上曰非汝所知十一年冬上在邯鄲春正月淮陰侯
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
上還雒陽秋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布十二年冬十
月上破布軍於會丘布走令別將追之斬布番陽上

還過沛留置酒沛宮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
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
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
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愴慨傷懷泣數行下謂
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
魄猶思家沛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
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十一月上自淮
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西還長安刑白馬與蕭何
等諸大臣嘔血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非劉
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藏盟金匱剖符分封使世襲
其爵而誓之曰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未存爰及
苗裔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
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然少慧陳平可以助之
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
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
乃所知也夏四月帝崩帝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五
載而成帝業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然不事詩書
禮文制度大抵襲秦所以漢治不能復古也按謚法

漢書卷一百一

卷一

十二

無高以爲功最高而爲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高
皇后呂氏名雉字娥姁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
及高祖而侯者三人惠帝卽位尊呂后爲太后太后
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爲皇后無子取后宮美人子名
之以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皇帝年幼太后臨朝
稱制大赦天下迺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爲
王封諸呂六人爲列侯八年太后崩大臣相與陰謀
以爲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
立文帝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悼惠
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
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
惠帝 在位七年 壽二十四
惠帝諱盈高帝太子時海內得離戰爭之苦天下晏
然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文帝 在位二十三年 文帝始改元 壽四十六
孝文皇帝諱恒母薄姬也高祖誅陳稀定代地立恒
爲代王高后崩諸呂謀爲亂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
虛侯劉章等共誅之使人迎代王代王郎中令張武

漢書卷一百一

卷一

十三

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以迎代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搃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耶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討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曆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四

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乃令宋昌驂乘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已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閏月巳酉入代邸羣臣請即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代邸皇帝即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遷坐前殿元年冬十月辛亥謁高廟徙右丞相平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於代詔益封太尉周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將軍灌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章嬰平侯通東牟侯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正月有司請蚤遣太子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應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嬪天下焉而曰豫建天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

漢書卷一百一

十六

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固請曰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上從代來初卽位施德惠天下鎮撫諸侯四夷皆歡洽乃修從代來功臣詔封周昌爲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

九卿又詔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皆益邑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穎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爲靖郭侯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二年丞相陳平薨詔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五月詔除誹謗妖言之罪九月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仍親率羣臣農以勸

漢書卷一百一

十七

之三年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爲寇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擊匈奴匈奴去上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留游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於是詔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擊之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四年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爲列侯六年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死雍八年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爲列侯十二年春出孝惠皇帝后官美人

令得嫁三月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除肉刑
法十四年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印上親勞軍勒兵
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
要上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擊匈奴
匈奴逃去其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
廟十四年矣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
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不
爲百姓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

漢書卷一百一

十八

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十五年
黃龍見於成紀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
五廟夏上幸雍始郊見五帝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
者有司以歲時致禮十六年立齊悼惠王子六人准
南厲王子三人皆爲王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
壽明年改元後元年新垣平詐覺謀反夷三族後二
年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
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
處二者之咎皆自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

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夫久結難連兵中外
之國將何以自寧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
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
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借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
全天下元元之命和親以定始於今年後六年匈奴
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河內太守周亞夫
爲將軍次細柳及宗正劉禮等爲將軍次霸上等慶
以備胡後七年夏六月帝崩葬霸陵遺詔令天下吏
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

漢書卷一百一

十九

食肉者贊曰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
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
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
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絺所幸慎夫
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
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
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
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吳王詐病不朝賜
以凡杖張武等受賂金錢覺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

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與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焉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景帝 在位十六年 景帝兩改元 壽四十八

景帝詔格文帝太子元年詔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三年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

漢書卷一百一

二十一

苗川王賢膠東王稚渠皆舉兵反遣太尉亞父大將軍竇嬰將兵擊之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等皆自殺四年夏立皇子榮為皇太子微為膠東王七年春廢皇太子榮為臨江王四月立膠東王微為皇太子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後元年條侯周亞夫下獄死三年帝崩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十六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

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帝栗姬生臨江閔王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閔程姬生魯共王餘江都易王非膠西于王端買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

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甯山憲王舜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皆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

漢書卷一百一

二十一

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脩禮樂職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者從之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官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武帝 在位五十四年 建元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天漢 太始 征和 後元 壽七十一

孝武皇帝諱徹景帝中子也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遣使者安車蒲輪東帛加璧徵魯申公三年闔越圍東甌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闔越走兵還五年置五經博士六年闔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擊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還元光二年冬行幸雍祠五時春詔問公卿曰朕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媿

漢書卷一百一

二十二

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憫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乃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六年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元朔元年冬詔曰公卿大夫所使

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叅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閭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

漢書卷一百一

二十三

官博士議不舉者罪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鴈門敗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二年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遂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數千人五年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夏丞相公孫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由是學者益廣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六

年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三千餘級而還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獲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爲庶人六月詔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二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臯蘭斬首八千餘級夏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鴈門殺略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及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月也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三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羊千餘人四年夏大將軍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圍顏山乃還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兩軍戰士死者數萬人前將

漢書卷一百一

卷一

二十四

軍廣後將軍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贈死五年春丞相李蔡有罪自殺六年秋大司馬驃騎將軍去病薨元鼎元年得甕汾水上二年冬丞相莊青翟下獄死春起栢梁臺四年冬行幸雍祠五時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還至洛陽封周孽子嘉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封方士樂大爲樂通侯位上將軍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五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將兵并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九月丞相趙周下獄死樂通侯樂大坐誣罔要斬西羌衆十萬人及與匈奴通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西羌平之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便令征西南夷遂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州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牁越萬浪黎文山郡秋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繡談中允王溫舒出會稽樓航

漢書卷一百一

卷一

二十五

將軍楊僕出豫章擊之元封元年詔巡邊垂北登單于臺還祠黃帝於橋山迺歸甘泉東越殺玉餘善降乃盡遷其民於江淮春行幸緱氏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以十月爲元封元年復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於甘泉二年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還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廉館作芝房之歌秋朝鮮叛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之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

漢書卷一百一

二十六

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爲益州郡三年春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四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九疑登瀟天柱山自溱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艦千里薄縱陽而出作盛唐樅楊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還至泰山增封祠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赦天下所幸

縣毋出今年租稅秋大司馬大將軍書詔六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斲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舉茂材異等堪爲將相及使絕國者太初元年冬行幸泰山乙酉栢梁臺災十一月禮高里祠后土東臨渤海望祠蓬萊二月起建章宮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秋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

漢書卷一百一

二十七

民西征大宛二年行幸河東祠后土秋遣浞稽將軍趙破奴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三年春行東巡海上夏還脩封泰山禮石闕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冬行幸回中天漢元年春行幸甘泉郊泰畤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於天山斬首虜萬餘級又遣因杆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是月也泰山琅邪羣盜徐

勃等阻山攻城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
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三年春行幸泰山
脩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王赦天
下行所過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四年發天下七
科適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萬騎步兵
七萬人出朔方因杆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
出鴈門游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疆弩都
尉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
吾水上敖與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太始三年行幸

漢書卷一百一

二十八

東海獲赤鴈作赤鴈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
浮大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
帛人一匹四年春行幸泰山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
於交門官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征和元年春
還行幸建章宮二年春丞相賀下獄死三年春行幸
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
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廣利敗降匈奴六
月丞相禹薨下獄要斬妻子梟首四年春行幸東萊
臨大海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

定二年春二月立皇子燕王太子丁帝崩葬
茂陵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
昭王夫人生齊懷王閔李姬生燕刺王旦廣陵厲王
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髡

昭帝 在位十三年 始元 元鳳 元平

壽二十二

孝昭皇帝諱弗陵武帝少子也母曰趙婕妤本以有
奇異得幸及生帝亦奇異後元二年立為太子年八
歲以待中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

漢書卷一百一

二十九

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大將軍光秉政
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始
元元年車騎將軍日磾薨元鳳元年鄂邑長公主燕
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
桑弘羊皆謀反伏誅時帝年十四覺其詐三年春泰
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元平元
年夏四月帝崩葬平陵

宣帝 在位二十五年 本始 地節 元康

神爵 五鳳 甘露 黃龍 壽四十二

孝宣皇帝初諸病已更名詢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
太子納史良姊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
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姊皇孫王夫人
皆遇害曾孫雖在襁緥猶坐收繫郡邸獄時丙吉爲
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故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
吉迺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姊家後有詔掖庭養視上
屬籍宗正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
孫奉養甚謹嘗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爲取暴室畜
夫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

漢書卷一百一

三十一

受詩於東海澗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關鷄走
馬以此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徧
三輔常困於進勺鹵中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
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身足下有毛財居數有光
耀每買所從買家輒大饗亦以是自怪元平元年
卽皇帝位大赦天下立皇后許氏本始元年大將軍
光稽首歸政上謙讓委任三年春皇后許氏崩四年
春立皇后霍氏地節二年大司馬大將軍光薨上始
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迺復使樂平侯山領尚

書事而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總事自
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
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於子孫終不
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三年
春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
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
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四年秋
大司馬霍禹謀反伏誅八月皇后霍氏廢元康二年
春立皇后王氏詔以五年爲神爵元年是年西羌反

漢書卷一百一

三十一

後將軍充國言屯田之計二年羌虜降服置金城屬
國以處降羌秋匈奴日逐王先賢揮將人衆萬餘來
降使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迎日逐破車師九月匈
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月始和親四年五月匈奴
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五鳳二年匈奴呼遼
累單于率衆來降封爲列侯四年匈奴單于稱臣遣
弟谷蠡王入侍以遼塞少寇滅戍卒什二大司農中
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省轉漕賜爵關內
侯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右賢王銖婁渠

堂入侍匈奴單于遣弟左賢王來朝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緡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二月單于罷歸遣長樂衛尉高昌侯忠等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城詔北邊振穀食郵支單于遠遊匈奴遂定是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黃龍元年冬十二月帝崩葬杜陵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憲王欽衛婕妤生楚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 三十二 孝王昭公孫健仔生東平思王宇戎健仔生中山哀

王竟

元帝 在位十六年 初元 末光 建昭 竟寧

壽四十三

元帝諱爽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為太子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好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而誅嘗侍燕從容言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吾家者太子也繇是蹇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為吾子而王母張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終不肯焉初元元年立皇后王氏二年冬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朝朔望十二月中書令弘恭石顯等請望之令自殺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 三十三 三年珠厓郡山南縣反待詔賈捐之以為宜棄珠厓

末光四年以渭城壽陽亭部原上為初陵建昭三年秋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擗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到支單于斬其首傳詣京師縣蠻夷叩門竟寧元年詔曰匈奴郵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呼韓邪單于不忘恩德復脩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關氏五月帝崩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

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孝元皇帝三男王皇
后生孝成帝傳昭儀生定陶共王康馮昭儀生中山
孝王興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然而世絕於孫豈
非天哉

成帝 在位二十六年 建始 河平 陽朔

鴻嘉 未始 元延 綏和 壽四十五

孝成皇帝諡於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大
子官生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
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卽位帝爲太子勅

漢書卷一百一

三十四

居桂宮上嘗悉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
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逆之問其故以狀
對上大說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云其後幸酒樂
燕樂上不以爲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藝母傳昭儀又
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爲嗣賴侍中史丹護
太子家輔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
元帝崩太子卽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
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建始元年賜舅王譚
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六月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

宮殿中朝者坐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河平二

年封舅譚商立根逢時皆爲列侯三年光祿大夫劉

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四年匈

奴單于來朝鴻嘉元年上始爲微行出二年春行幸

雲陽博士行飲酒禮有雉蜚集於庭歷階升堂而雉

三年皇后許氏廢末始元年封婕妤趙氏父臨爲城

陽侯封舅曼子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爲新都

侯六月立皇后趙氏三年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

謀反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伯二十八人攻殺長吏

漢書卷一百一

三十五

盜庫兵自稱將軍元延元年昭儀趙氏害後官皇子

二年行幸長楊官從胡客大校獵綏和元年詔曰朕

奉宗廟二十五年至今未有繼嗣定陶王欣於朕爲

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爲皇太子

二年帝崩贊曰成帝臨朝淵嘿尊嚴若神然湛於酒

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

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

者漸矣

哀帝 在位六年 建平 元壽 壽二十五

哀帝諱欣元帝庶孫定陶恭王長子也母曰丁姬建

平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等三月侍中駙

馬都尉董賢光祿大夫息夫躬南陽太守孫寵皆以

告東平王封列侯元壽二年五月正三公官董賢為

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贊曰孝哀自

為藩王賄孝成世祿去王室相柄外移是故臨朝婁

誅大臣欲留主威以則武官即位痿痺末年帝劇

平帝 在位五年 元始 壽十四

平帝諱衍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也母曰衛姬年三

歲嗣立為王哀帝崩即皇帝位帝年九歲太皇太后

臨朝大司馬莽秉政莽鳩弑之

孺子嬰 在位三年 居攝 初始

孺子嬰宣帝玄孫廣威侯勲之子也平帝崩無嗣王

莽利其年幼迎而立之莽篡位廢為安定公

西漢傳纂略卷之一

陳王勝

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勝少時嘗與

人傭耕較耕之壘上而嘆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

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

知鴻鵠之志哉秦二世元年秋發閭左戍漁陽九百

人勝廣皆為屯長至新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

已失期法新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

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

西漢傳纂略卷之一

當立者乃公子扶蘇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

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尚在今誠

以吾眾為天下倡宜多應者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

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曰

此敎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

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

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

驚恐且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

為用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衆尉

史 141-488

果咎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
令徒屬曰公等遇刑皆已失期當斬籍第令毋斬而
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
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
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
首勝自立為將軍以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行收
兵北至陳兵車已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矣遂
攻陳入據之而號召其縣三老豪傑會計事皆曰將
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

西漢纂畧

卷一

二

為王勝乃立為王號為張楚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
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勝乃以廣為假王監諸將西
擊滎陽秦令少府章邯發兵以擊楚軍廣將軍田臧
等相與謀曰假王驕不知兵不可與計因相與矯陳
王令誅吳廣而獻其首於勝勝因賜田臧楚令尹印
使為上將西迎秦軍臘月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
御荏賈殺勝以降秦勝王凡六月初為王其故人嘗
與傭耕者之陳叩宮門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
辯數乃置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呼涉乃召見載與

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
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
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
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勝雖已死其
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為勝置守冢於碭

項籍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兵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
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

西漢纂畧

卷一

三

記姓名而也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
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梁嘗殺
人與籍避讐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
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
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度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
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知梁自此奇
籍籍身長八尺二寸力能扛閭才氣過人秦二世元
年陳勝起會稽假守殷通素賢梁梁謂守曰方今江
西皆反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

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出戒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胸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擄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讐伏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陳嬰迺以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

西漢集卷一

四

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也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旣殺齊王田

儻於臨苗儻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沛公與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畧地至雍丘又大破秦軍斬李由梁再破秦軍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梁不聽乃使宋義如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梁死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可謂知兵矣王因以爲上將軍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

西漢集卷一

五

晨朝宋義卽其帳中斬義頭諸將尊服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迺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爲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後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秦民大失望乃陽尊懷王爲義帝已自立爲西楚霸王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而韓信已破齊且欲擊楚諸侯皆大會項王壁垓下軍少食盡漢率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夜開門四面皆楚歌乃驚

曰漢背已得楚乎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恍惚自爲歌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夫田夫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於是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之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項王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爲且籍與沛子弟心腹而沛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仰面印地之哉縱彼不言籍獨無愧於心乎乃自到漢王以魯公號葬項王於穀城爲發喪哭臨而去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

西漢書卷一

六

田橫

田儻者狄人也儻從弟田榮弟田橫皆豪宗疆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畧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儻佯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儻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章邯大破齊魏軍殺儻儻弟榮收儻餘兵立儻子市爲齊王榮相之橫爲將後榮自立爲齊王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橫定齊三年漢王使

酈生往說下齊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之走博陽齊王廣被虜橫乃自立爲齊王及漢王立爲皇帝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乃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使還報高帝乃詔衛尉酈商曰橫卽來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

西漢書卷一

七

傳請維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耳今陛下在維陽斬吾頭馳三十里形容尚未敗也遂自頸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

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塚旁孔皆自頸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漢臣傳卷之二

張良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僅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報讐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錐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徂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良匿傳
十日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殿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蚤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

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
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殺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
不見旦日覩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嘗言誦
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
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
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畧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
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嘗用其策
遂從不去及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立韓公子成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沛公乃令

漢臣傳

卷二

二

韓王成畚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大破
秦軍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
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良諫
乃止沛公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良與
所善項伯議謝羽鴻門乃解漢元年沛公爲漢王王
巴蜀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
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許之漢王之國
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歸至韓項王
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越良亡間行歸

漢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邳欲
捐關以東等棄之念無可與共功者良曰捐之九江
王布彭越韓信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
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及使韓信將兵擊之因
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
特將兵嘗爲畫策三年項羽急圖漢王榮陽漢王憂
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酈生請復立六國後良諫乃
止四年韓信破齊欲自立爲假齊王漢王怒良說漢
王乃使投齊王信印五年冬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

漢臣傳

卷二

三

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以地分彭越韓信王用其計
諸侯皆會破項羽於垓下楚地悉定漢六年剖符封
功臣封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上已封大功臣二
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良問上平生所憎者爲
誰曰雍齒良請先封雍齒於是人情始安劉敬說上
都關中上疑之問張良良曰劉敬說是也始定都關
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劫良畫策
良乃招致四皓四皓至爲之羽翼漢十二月上破黥

布歸疾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帝大驚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本良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着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疆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素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

漢臣傳

卷二

四

辟穀道引輕身高帝崩呂后德良乃糶食之後八歲薨謚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侯後文帝三年坐不敬國除

蕭何

蕭何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高祖起爲沛公

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丞相御史府律令圖書藏之項羽屠燒咸陽以巴蜀王沛公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王怒欲攻羽何諫乃止遂就國以何爲丞相何進韓信王以爲大將軍說王令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卽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戶口轉漕給軍王數失軍遷去何常典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

漢臣傳

卷二

五

關中事漢三年王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王大說漢五年王滅楚卽皇帝位論功行封上以何功最盛封爲鄴侯復詔定元功位次令蕭何第一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十一年陳豨反上親擊之聞呂后用何計殺韓信使使拜何爲相國益封五千

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
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
東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平謂何
曰禍自此始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
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何從其計上乃大
喜十二年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敕使使問相國何爲
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
稀時客有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今君胡不多買田
地賤贖貸以自汙上心必安於是其計上乃大

漢臣傳

卷二

六

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疆賤買民田
宅數千萬上至何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
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何因爲民請死令民得入
田上怒下廷尉獄王衛尉諫赦之曰令百姓聞吾過
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君卽百歲
後誰可代君何以曹參對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
家不治垣屋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爲勢家所
奪孝惠二年秋七月何薨謚曰文終侯子祿嗣薨無
子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爲御侯小子延爲筑陽侯

曹參

曹參沛人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
豪吏矣高祖爲沛公也參以中涓從擊胡陵方與攻
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
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攻
之賜爵七夫人項羽以沛公爲漢王王封參爲建成
侯從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漢三年拜爲假
左丞相入屯兵關中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
以右丞相屬焉漢王卽皇帝位韓信徙爲楚王參歸

漢臣傳

卷二

七

相印焉高祖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高
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孝惠元
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開膠西有益公
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
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
相蕭何薨參聞之告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
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以齊獄市爲寄始參徵時
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
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約束擇郡國吏

長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為丞相史吏言文刻
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酒相舍後園近吏
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廼請參遊後園
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
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
無事參為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
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
寧壹子窟嗣高后時至御史大夫傳國至曾孫襄

陳平

漢臣傳 卷二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
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
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
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
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
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
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
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
視備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廼負卽窮

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
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
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而長
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
資以內婦負戒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
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
廣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
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陳涉起
王使周市畧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

漢臣傳 卷二

九

平固已前謝其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為太僕說
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畧地至河上平
往歸之從入秦賜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
定三秦而東殷王及楚項羽廼以平為信武君將魏
王咎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
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
定殷者平懼走迺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
間行仗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
要下當有寶器金王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

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適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誼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讒之於王王以讓無知無知曰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王迺謝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王患之平請捐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漢臣傳 卷二 十一

者高帝怒乃用平計召周勃與平受詔卽斬噲頭二人馳傳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卽反接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吕后及吕嬃怒迺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淮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吕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留得宿衛中太后迺以爲卽中令曰傳教帝是後吕嬃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卽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王陵爲右丞相平爲左丞相高后元年以平爲右丞相高后議欲立諸吕爲王平以爲可王陵固爭不可遂病免高后崩吕祿吕產及平交驩太尉周勃與朱虛侯章定計誅諸吕立代王文帝元年以平爲左丞相二年冬十月平薨諡曰獻侯傳子至魯孫何坐畧人妻業市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周勃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徙沛勃以織薄曲爲生常以

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高帝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
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碭
東還軍碭及蕭復攻碭破之天下邑先登賜爵五大
夫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
襄賁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項羽
以沛公為漢王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高祖擊燕王
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賜爵列侯勃為
人木疆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
諸生說東鄉坐責之趣為我語其稚少文如此勃既
漢國傳 卷二 十二
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
太尉官以勃為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
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
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
平謀卒誅諸呂文帝即位以勃為右丞相迺謝請歸
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卒復用勃為丞相十餘
月上詔列侯就國迺免相就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
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薄太后言於帝乃得釋勃
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諡曰武侯子勝之嗣尚公主

不相中坐殺人死國絕一年弟亞夫復為侯
王陵
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
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十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
漢王之還擊項籍陵迺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
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
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王長者母以老妾
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
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讐也
漢國傳 卷二 十三
又本無從漢之意以故後封陵為安國侯陵為人少
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
呂為王問陵陵以為非高帝約太后不說迺陽遷陵
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
十年而薨陵之免呂太后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
審食其為左丞相食其亦沛人也幸於呂太后呂類
常以平前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日飲醇酒戲婦
人呂太后聞之私喜而質呂類於平前曰鄙語曰兒
婦人口不可用呂太后立諸呂為王平偽聽之呂太

后崩審食其免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迺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皇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於是迺以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蓋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並謝不知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顯為丞相陵至玄孫坐酎金國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

劉章

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次子也為城陽景王呂太后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郎侯呂台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明年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為朱虛

漢唐傳

卷三

十四

漢唐傳

卷二

十五

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是歲趙王友幽死於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願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耨種立苗欲蹠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嘿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后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強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欲為亂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迺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問之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給平以

兵圍相府平自殺王遂舉兵西漢陽之呂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呂祿呂產欲作亂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責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因退立殿戰而栗灌將軍勃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勃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負豈望報乎埽齊相舍人門舍

漢臣傳

卷二

十六

人怪之以爲物而司然項之諸參因以爲舍人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復予齊而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二年章薨子共王喜嗣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興居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興居自殺國除

漢臣傳卷之三

韓信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爲商賈常從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適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者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適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有侮信

漢臣傳

卷三

一

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衆辱信曰能久刺我不能出跨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跨下蒲伏一市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爲郎中信教以策于項羽羽弗用漢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勝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勝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勿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王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數與蕭何語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

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薦爲大將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迺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正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信之下魏代也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請滎陽以距楚信耳以兵數萬出井陘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獲李左車用漢臣傳 卷三 二

之四年漢王出成臯度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卽其卧奪其印符乃奪信耳軍旋卽拜信爲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卽令擊齊信然其計遂襲破齊齊王走高密請救於楚楚使龍且救齊信擊破之殺龍且虜齊王廣田橫自立爲齊王戰敗走遂定齊地使人言漢王請自立爲假王以鎮齊王立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大恐使盱台人武涉說信反漢事楚信不從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乃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垓下項羽歿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爲德不竟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歿之無名故忍而就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敗昧亡歸信漢怨昧聞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

縣邑陳兵出入有變告信欲反書聞上患之用陳平
謀僞游雲夢實欲襲信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
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
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
公非長者卒自頸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
信比至雒陽赦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
不朝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蓋與絳灌等列嘗過樊
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
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後陳稀爲代相監邊辭信

漢臣傳 卷三

四

信挈其手與步於庭數匝令之反彼從中起陳稀素
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稀果反高帝自將而
往信稱病不從陰與稀通欲夜發兵襲呂后太子部
署已定待稀報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
上書變告信欲反狀呂后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
帝所來稱稀已破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強入
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
吾不用蒯通計反爲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
族高祖已破稀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問曰信死

亦何言呂后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辨士也 口欲
烹之通至自說釋勿誅

彭越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爲盜陳勝起或
謂越曰豪傑相立則秦仲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鬪且
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爲
長越謝不願也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出時會
後至者斬旦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
謝曰臣老諸君強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

漢臣傳 卷三

五

最後者一人今校長斬之徒屬皆驚畏越不敢仰視
乃行畧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礪比擊
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衆居
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衆
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
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項王南走陽夏越復下昌邑
旁二十餘城得粟十餘萬斛以給漢食漢王敗使使
召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
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

之柰何審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歿母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越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審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陔下項籍歿立越爲梁王都定陶陳豨及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王稱病使使將兵詣邯鄲高帝使人襄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爲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

漢臣傳

卷三

六

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雒陽上赦以爲庶人徙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爲呂后泣涕自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詔與俱東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氏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廷尉奏請遂夷越宗族

黥布

黥布六人也姓英氏少時有容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

聞者共戲笑之布已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群盜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其衆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會稽西渡淮布以兵屬梁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阬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尊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廼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殺之栎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

漢臣傳

卷三

七

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救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譙讓召布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請往因說布歸漢比至漢王方踞床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之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四年秋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與劉賈

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陳下項籍歿上置酒對衆折隨何曰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哉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乃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醜以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醜因大恐陰令人部署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有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

漢臣傳 卷三

王從容語次魯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道狀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言布謀反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及書聞上乃赦赫以爲將軍召諸侯問帝反爲之柰何皆曰發兵誅豎子耳何能爲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上乃召見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

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矣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里之上此皆爲身不顧後必出下計上封薛公千戶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軍敗走渡淮數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舊與番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僞與俱亡走越布信而隨至番陽番陽

漢臣傳 卷三

人殺布茲鄉遂滅之封賁赫爲列侯
張耳
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爲客嘗亡命遊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爲請決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宦爲外黃令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遊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爲刎頸交高祖爲布衣時嘗從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變名姓俱之陳爲

里監門吏嘗以過笞餘餘欲起耳攝使受笞吏去耳
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
餘謝罪陳涉起斬至陳耳餘上謁涉涉及左右生平
數聞耳餘賢見大喜陳中豪傑說涉立爲王陳涉問
兩人兩人對曰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
國後涉不聽遂立爲王耳餘復說陳王願請竒兵畧
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耳餘
爲左右校尉與卒三千人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
豪傑豪傑皆然其言迺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

漢臣傳

卷三

十一

武信君下趙十餘城至邯鄲耳餘說武臣不王無以
填之武臣乃聽遂立爲趙王以餘爲大將軍耳爲丞
相趙王閒出爲燕軍所得燕囚之欲與分地使者往
燕輒殺之以固求地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
曰吾爲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乃走燕壁說燕將遂
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襲邯鄲執武臣趙人多
爲耳餘耳目皆以故得脫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
王離圍之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耳數
使人召餘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耳大

怒怨餘使張騰陳澤往讓餘胡不赴秦軍俱歿且什
有一二相全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
餘所以不俱歿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歿如以
肉餒餓虎何益張騰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歿立信
安知後慮餘曰吾歿願以爲無益必如公言迺使五
千人令張騰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晉燕齊楚
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得萬餘人來皆壁餘
旁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
渡河破章邯軍諸侯軍乃敢擊秦軍于是趙王歇張

漢臣傳

卷三

十一

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讓餘問張騰陳澤所在餘
怒曰騰澤以必歿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
沒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
深也豈以臣重去將哉迺脫解印綬推予耳耳亦愕
不受餘起如厠客有說耳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數
還亦望耳不讓遂趨出耳遂收其兵餘獨與麾下數
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趙王歇復居信都耳從項羽
入關羽立諸侯耳雅遊人多爲之言羽素亦聞耳賢
迺分趙立耳爲常山王治信都更名襄國餘客多說

羽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以餘不從入關即以
南皮旁三縣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耳之國餘愈怒
使夏說說田榮榮欲樹黨乃遣兵從餘餘悉三縣兵
襲耳耳敗走念諸侯莫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而
項王又疆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
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
故耳走漢漢王亦還定三秦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
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
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西餘亦聞耳

漢臣傳

卷三

十二

詐灰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泚水
上追殺趙王歇四年夏立耳爲趙王五年秋耳薨謚
曰景王子敖嗣立爲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
王敖后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袒裼蔽自
上食體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
貫高趙午年六十餘故耳客也生平爲氣迺怒說之
使反敖竟不從會貫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是上逮
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頸貫高乃檻
車膠致與王諸長安白王不及上迺赦趙王已出尚

魯元公主如故封爲宜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容以
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
后文景時張王容子孫皆爲二千石

吳芮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天
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因率越人舉兵以
應諸侯沛公攻南陽乃遇芮之將梅鋗與階攻析郟
降之項羽立芮爲衡山王都邾其將梅鋗功多封十
萬戶爲列侯項籍灰上以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

漢臣傳

卷三

十三

灌嬰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爲沛公畧地至雍丘下
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
破東郡尉於成武沛公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入漢
中十月拜爲中謁者從還定三秦擊降殷王定其地
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
爵列侯號昌文侯項籍敗陳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
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漢王卽帝位賜益嬰

邑三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
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
攻布別將於相破之高帝令嬰食穎陰五千戶高帝
崩嬰以列侯事惠帝及呂后崩呂祿等欲爲亂齊
哀王聞之舉兵西呂祿等以嬰爲大將軍往擊之嬰
至榮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榮陽諷齊王以誅呂
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
自榮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
戶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
漢臣傳 卷三 十四

樊噲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
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爲沛公
噲以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
之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
羽無有閉關事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

公噲直撞入立帳下具道先入咸陽之故羽壯其言
爲之嘿然沛公起如廁麾噲去既出沛公留張良謀
羽遂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請讓羽沛
公幾殆數日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賜噲爵爲
列侯號臨武侯遷爲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項籍
滅漢王卽位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
其後噲從帝至陳械楚王信定楚地更賜爵列侯號
爲舞陽侯燕王盧縮反噲以相國擊縮噲以呂后弟
呂嬰爲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
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大臣
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極諫後盧縮
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
黨於呂氏卽上一日官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
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迺詔陳平斬噲以周勃
代將其軍平傳噲請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噲
得復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諡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
呂嬰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顯權高后崩大臣誅
呂嬰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立迺復封

漢臣傳

卷三

十五

喻庶子市人爲侯復故邑薨諡曰荒侯子佗廣嗣六
歲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令其夫人
與其弟亂而生佗廣佗廣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
始二年繼絕世封喻玄孫之子章爲舞陽侯邑千戶

夏侯嬰

夏侯嬰沛人也爲沛厩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亭
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
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爲亭長重
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

漢臣傳

卷三

十六

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
嬰時以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爲沛公
賜爵七大夫以嬰爲太僕常奉車從攻胡陵嬰與蕭
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沛公爲
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還
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
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催虜在後常踰兩
兒欲棄之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漢王怒行欲斬嬰
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榮陽

收散兵復派漢王卽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
年從至陳取楚王信因從擊韓王信軍胡騎於晉陽
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
使使厚遺闕氏日頃乃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
徐行弩皆持滿外神卒以得脫嬰自上初起沛嘗爲
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
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賜嬰北第第一曰近我
以尊異之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
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

漢臣傳

卷三

十七

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爲太僕八歲薨傳至
曾孫頗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奸自殺國除初嬰
爲滕今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
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

酈食其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
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自謂之狂生及陳
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聞其
將皆醜醜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

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
中子沛公時聞也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
聞沛公媼易人有之此直吾所願從遊若見沛公
謂曰臣呈中有願生年六十餘歲長八尺人皆謂之
狂生。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
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食
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食其所戒者沛公使人
召食其入謂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食其卽長揖
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

漢臣傳

卷三

十八

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何謂助秦食其曰
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輒洗起衣
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事沛公喜問
曰計安出食其曰陳留天下之衝其城中多積粟臣
知其令今請爲內應於是遺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
遂下陳留號食其爲廣野君食其言躬商使將數千
人從沛公食其常爲說客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榮
陽漢兵道保葦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
分兵救之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榮陽成臯計欲

捐成臯以東屯葦維以距楚食其因曰夫敖舍天下
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榮陽不
堅守敖舍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燕趙已定惟齊
未下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使東藩上曰
善乃從其畫復守敖舍而使食其說齊王齊王田廣
乃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
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彭原襲齊齊王
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已乃烹食其引兵走漢
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

漢臣傳

卷三

十九

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亦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齊
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

酈商

酈商高陽人也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畧
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峽從攻長社
先登賜爵封信成君漢王卽帝位燕王臧荼及商以
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郤敵遷
爲右丞相賜爵列侯商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商疾
不治事其子寄字况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

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呂祿呂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迺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呂商是歲薨諡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况賣友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樂布自平原來迺滅趙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景帝怒下寄吏免上乃封商他子堅爲繆侯奉商後

蒯通

蒯通范陽人也本與武帝同諱楚漢初起武臣畧定

漢臣傳 卷三

二十一

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聽公之將灰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爲今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衆慈父孝子所以不敢刺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然則慈母孝子將爭接於公之腹以復其怨而成其名此通之所以弔者也曰何以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肯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曰爲君計者莫若以黃

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阪上走丸也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無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

漢臣傳 卷三

二十一

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之衆迺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生爲欺已而烹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

縣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通說不信惶恐乃佯狂爲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爲淮陰侯謀反被誅詔齊召蒯通通至上欲烹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句句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可殫誅耶上廼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成

漢臣傳

卷三

二十三

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溪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卽東繼請火於下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其談說之士也東繼乞火

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廼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歿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末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漢臣傳

卷三

二十三

漢臣傳卷之四

張蒼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畧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皤昔王陵見而怪其矣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爲常山守從韓信擊趙封爲北平侯是昔蕭何爲相國而蒼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

漢臣傳

卷四

一

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及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其後代灌嬰爲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片爲歲首不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德安國侯王陵及賢父事陵後爲丞相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

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

服色事下蒼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

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更

元年蒼由此自紉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大爲姦

利上以爲讓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謚曰文侯傳子

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

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相後口中無齒

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

餘歲迺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漢臣傳

卷四

二

周昌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以昌爲職志苛爲客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苛爲御史大夫昌爲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榮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榮陽城楚破榮陽城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怒烹苛漢王於是拜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爲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侯昌

為人強力敢直言白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
秦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上問
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仰桀紂之主也於是上
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
爲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而昌又庭爭之吕后聞而
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歲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
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時趙堯爲符璽御史
趙人方與公謂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也
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

漢臣傳

卷四

三

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獨心不樂堯知上慮趙
王也請爲趙王置貴疆相舉昌於是徙御史大夫昌
爲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
以爲御史大夫者熟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堯亦
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爲
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
不行使者三反不奉詔太后怒迺使使召趙相昌既
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鳩殺
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諡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

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爲御史大夫高祖崩事
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罪
以廣阿侯任放爲御史大夫

叔孫通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
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于公
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
死無赦願陛下悉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
生言皆非也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

漢臣傳

卷四

四

間郡守尉令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
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
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匹衣
一襲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
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
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
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
通降通儒服漢王憎之變其服短衣楚製漢王喜
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羣盜

壯士進之漢王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及漢王并天下卽皇帝位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屢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通爲絲葛野外習之拜爲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

漢臣傳

卷四

五

陸賈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雖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於是佗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賈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賈曰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迺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

漢臣傳

卷四

六

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賈卒拜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拜賈爲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賈凡著書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賈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

食極飲十日而更所食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母久思女爲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嘗燕居溪念賈往不請直入坐陳平方念不時見陸生賈曰何念之深也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中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溪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平

漢臣傳

卷四

七

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溪相結呂氏謀益衰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焉孝文卽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適言賈爲大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指陸生竟以壽終

朱建

朱建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

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建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歿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令建發喪而身見辟陽侯賀之曰平原君母歿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歿何乃賀我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歿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歿矣辟陽侯乃奉百金視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

漢臣傳

卷四

八

賈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逐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欲急不敢見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閎孺說之閎孺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爲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溪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

莫敬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維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維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之都維陽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焉然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今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此所謂天府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疑未能

漢臣傳

卷四

九

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及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麻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誇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弱老弱此必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

得官乃今妄言阻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竒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當是時日頓單于兵輯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遣單于日頓在因爲子塔灰則外孫爲單于可不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官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以呂后泣諫而止乃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接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以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萬餘口

漢臣傳

卷四

十

漢臣傳卷之五

申屠嘉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燕布為都尉孝惠嘗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吏上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關內侯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又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

廉臣傳

卷五

大夫鄧通方愛幸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召通且欲斬之帝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罷錯為內史貴幸用事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垣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垣與廟垣乃外垣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含因歐血而死謚曰節侯傳至

孫更有罪國除

周亞夫

周亞夫勃之子也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二其後九年而餓灰亞夫笑曰臣之兄以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灰指視我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灰法也居三歲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適封為絳侯續絳侯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

漢臣傳

卷五

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之細柳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項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亞夫軍令嚴肅皇帝敬勞之成禮而去既出軍門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文帝且崩特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

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
食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
夫亞夫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殺間果得吳伏兵
迺請涉爲護軍亞夫至會其榮陽吳方攻梁梁急請
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亞
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詔使救梁亞夫
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
後食道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
太尉計謀爲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復置太尉

漢臣傳

卷五

三

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
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
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曰請得
與丞相計之亞夫曰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
也上默然而沮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上欲侯
之以勸後亞夫不可上不聽乃悉封爲列侯亞夫因
謝病免相頃之召食禁中上讓亞夫免冠謝上猶目
送之曰此鞅鞅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爲父
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

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
召請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絕一歲上迺更封
絳侯勃他子堅爲平山侯

張釋之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與兄仲同居以貧爲騎
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臧仲
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
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
甲之母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方是釋之言秦漢之間

漢臣傳

卷五

四

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拜爲謁者
僕射從行上登虎園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
虎園齋夫從旁代尉對甚悉詔釋之拜齋夫爲上林
令釋之對以齋夫口辨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靡靡
爭爲口辨而亡其實於是迺止不拜齋夫就車召釋
之驟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官上拜釋
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
門釋之劾奏不做文帝跡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
之至中郎將從行至朝陵上居外臨厠時慎夫人從

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耶卿道也使慎夫人
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頗謂群臣曰嗟乎
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
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
使其中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帝稱善其後拜
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
乘輿馬驚捕得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良久
曰廷尉當是也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按律奏當棄
市曰法如是足也景帝立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
漢臣傳 卷五 五

馮唐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
郎中署長事文帝帝登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
安在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
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
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
之爲將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拊髀曰嗟
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
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
漢臣傳 卷五 六
久召唐讓曰公喪辱我獨亡問處乎唐謝曰鄙人不
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比地都尉印上
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廉
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
轂曰闕以內寡人制之闕以外將軍制之臣大父言
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
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
能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
私養錢五口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

遠避不近雲中之寒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
之吏前其爵罰作之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文帝
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
車騎都尉武帝卽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
能爲官乃以子遂爲卽遂字王孫亦奇士

伍被

伍被楚人也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以才學爲淮南
中卽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招致英雋以百數被爲
冠首淮南王陰有邪謀後坐東宮召被欲計事呼之

漢臣傳

卷五

七

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
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
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於是王繫被父母囚之
三月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爲大王
畫計耳王曰方今漢廷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
說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因稱說漢治王怒被謝歿罪
王又曰山東卽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
以爲大將軍何如人被曰雖古名將不過也王復問
被曰公以爲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爲

劉氏祭酒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而
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歿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
今吾要成阜之口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
足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
驕如皆以爲十八九成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
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
立錐之地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
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吳
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

漢臣傳

卷五

八

聖跡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於西河當是之
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糗餽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
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歿者
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欲爲
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
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
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爲亂者十室而六又使
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使
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

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劉項並和天下嚮應所謂蹈瑕爨因秦之亡而動者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被因流涕而起後王復召被問之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可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及耐罪以上以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逮

漢臣傳 卷五

九

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微幸後事發覺被請吏自告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矣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爲王盡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江充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趙敬肅王太子疑齊以已陰私告王與齊齊使使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充按驗齊市齊遂誅齊而人聞更名充請關告

太子丹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鼻上不許竟敗趙太子以充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後貴戚近臣上以充忠直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言中充呵問之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遷爲水衡都尉後上幸甘泉疾病充恐上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因言

漢臣傳 卷五

十

宮中有蠱氣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耶迺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由是遂敗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漢臣傳卷之六

賈誼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南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微以為廷尉廷尉言誼少年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

漢臣傳 卷六

至大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典禮樂廼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廼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幼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跡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乃度湘水為賦以吊屈原誼為長沙傳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



鴉不祥鳥也誼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言傷悴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廼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濶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畧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

漢臣傳 卷六

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踈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捨擯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

其華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嚮風百姓素朴
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
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
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
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
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
同得後可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
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
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其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誼

漢臣傳

卷六

三

請徙帝子代王武為梁王諫封淮南厲王四子梁王
勝墜馬死誣自傷為傳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
生之友年三十三矣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
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向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
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
立舉賈誼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賈山

賈山穎川人也祖父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山受
學法所涉獄書記不能為醇備嘗給事穎陰侯為騎

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其後文帝
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
南王無大罪宜憐令友國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以
戒章下詰責對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
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
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
諫諍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鼂錯

鼂錯穎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雒陽

漢臣傳

卷六

四

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峭直
刻深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
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往
受之太常遺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
為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
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人臣之議或
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
上世之君不能本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
術數者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辨得

幸太子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禦之
錯上言邊事曰用兵臨戰合陣之憑者三一曰得地
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又曰匈奴之長技三中
國之長技五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後錯復
言守邊俗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上從其言募
民徙塞下錯復論貴粟邊食可足可令入粟郡縣赦
農民租帝從之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
上親策錯對曰平陽侯臣宙汝陰侯臣窻穎陰侯臣
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
漢臣傳 卷六 五

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
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
為三王祖齊桓得甯子而為五霸長今陛下講於大
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
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
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覓刻於玉版藏於金
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
臣等 起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
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

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詔策曰通於人事始終
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
以五霸之臣明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
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
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問五帝其臣莫能
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其愛之五霸不及其
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
當其世而立功德焉時賈誼已歿對策者百餘人唯
錯為高第繇是選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
漢臣傳 卷六 六

令可更定者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嘗
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益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
卽位以錯為內史錯數請問言事輒聽幸傾九卿遷
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
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
隙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諱錯父聞之從穎川來
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蹠人骨肉
口讓多怨公何為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
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

蔡灰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袁盎進說錯不知廼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梟錯已灰謂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還言軍事見上上問道軍所來聞梟錯灰吳楚罷不鄧公對以吳爲反數十年矣特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上始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廼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年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鄧先時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

漢臣傳

卷六

七

顯諸公間

爰盎

爰盎字絲其父楚人也故爲群盜徙安陵高后時盎爲呂祿舍人孝文卽位盎兄噲任盎爲郎中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吕后時諸吕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與共誅吕氏太尉主兵適

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盎曰吾與汝兄善今見廼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就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請室諸公莫敢爲言唯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功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許淮南王益橫謀反發覺上徵淮南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盎時爲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至此今

漢臣傳

卷六

八

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有如遇霧露行道灰陛下竟爲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第名柰何上不聽遂行之淮南王病灰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辜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徃事豈可悔哉盎繇此名重朝廷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官趙談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與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

是上笑下趙談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
阪益並車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益言曰臣聞千金之
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鶴聖主不乘危而微幸上
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嘗同坐及坐郎署
長布席益引卻慎夫人坐賜益金五十斤然益亦以
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卒
皆爭爲死遷齊相徙爲吳相辭行種謂益曰吳王驕
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卽利劍刺
君矣南方卑濕君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如此

廉蔣傳 卷六

九

幸得脫益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益告歸道逢丞
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益還媿其吏乃之
丞相舍 求見丞相良久乃見益曰陛下從代來
自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何也欲以致
天下賢士大夫日聞所不聞以益聖智君今自閉籍
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
矣丞相迺再拜曰嘉鄙人廼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
坐爲上客益素不好量錯錯所居坐益輒避益所居
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卽位錯爲御史

大夫使吏接益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
楚反聞錯欲請治益人有告益益恐夜見寶嬰爲言
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迺召益益入見
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可罷上拜益爲
太常寶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善及錯已誅益以太
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
人圍守益軍中初益爲吳相時從史嘗盜私益侍兒
益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汝與侍
者通迺亡去益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

廉蔣傳 卷六

十

及益使吳見守從史適在守益校尉司馬乃悉以其
裝齎買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醉西南陔卒
皆卧司馬夜引益起曰君可以去矣遂歸報吳楚已
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以益爲楚相嘗
上書不用益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鷄走
狗雉陽劇孟嘗過益益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益曰
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曰劇孟雖博徒然母
灰客送喪車千餘乘能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
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

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益益雖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策策梁王欲求為嗣益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益使人刺益刺者至關中問益稱之皆不容口乃見益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倫之益心不樂家多怪乃之楛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益安陵郭門外

季布

卷六

十一

季布楚人也爲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能聽臣臣敢進計卽否願先自頸布許之乃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舍之雜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待閒果言

漢臣傳

卷六

十二

如朱家指上乃赦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布能推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布召見謝拜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軍單于嘗爲書嫂呂太后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以噲言爲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罷布曰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布之官楚人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布寄書寶長君曰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寶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布果大怒待曹丘至卽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第季心氣益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爲友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

第畜淮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聞關中布母弟丁公為項羽將遂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下公曰兩賢豈相見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斬之以徇軍曰使後世為人臣無倣丁公也

樂布

樂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畧賣為奴於燕

漢臣傳

卷六

十五

為其主家報讐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荼為燕王布為將及荼及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及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趨湯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柴陽成臯間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

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釋布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吳楚反時以功封為郇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樂公社布薨于貴嗣

漢臣傳

卷六

十四

田叔

田叔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黃老術於樂鉅公為人廉直喜任俠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為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貫高等謀弑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群臣反者趙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王至長安趙王教事白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

餘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長者固殺入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斃釗隨張王以身歿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比夷來爲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歿敵如子爲父以故歿者數百人孟舒豈敵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

漢臣傳

卷六

十五

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悉燒梁獄辭具得其事還報於是上大賢之以爲魯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千人笞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魯王好獵相嘗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嘗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王以故不大出遊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以壯

勇爲衛將軍舍人拜爲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數歲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得亡坐縱反者族

文翁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

漢臣傳

卷六

十六

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今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漢臣傳卷之七

竇嬰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吳相病免孝景卽位為詹事會上酒醜言傳位母弟梁孝王嬰引卮酒進諫上竇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召入見拜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爰盎藥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無入家者嬰守榮陽監齊

漢臣傳 卷七

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列侯莫敢與亢禮四年立栗太子以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數月諸賓客辨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整將軍則妻子無類矣嬰然之乃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上曰太后

豈以臣有愛不相魏其者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田蚡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竇嬰已為大將軍方盛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跪起如子姓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中大夫辯有口學樂孟諸書王皇后賢之孝景崩武帝初卽位蚡以舅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諸將相會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

漢臣傳 卷七

太尉籍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天下士索歸之即上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蚡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嬰為丞相蚡為太尉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太后好黃老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備術貶道家言竇太后薨

不說建元二年遂趙縮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蚡
嬰由此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
言事多效吏士趨勢利者皆去嬰歸蚡蚡日益橫六
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
以蚡爲丞相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
愈益附蚡蚡爲人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
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相非痛折節以禮
屈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
皆聽萬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嘗請考工地

漢臣傳

卷七

三

益宅上怒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
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蚡由此茲驕而嬰
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公稍自引而怠鶩唯灌
夫獨不失故嬰日嘿嘿不得志而獨厚遇夫也

灌夫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嘗爲潁陰侯灌嬰舍
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
反時灌嬰爲將軍屬太尉請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
父俱孟年老穎陰侯疆請之營嘗不得志故戰常陷

堅遂歿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
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讐
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
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
至吳將戲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漢壁亡
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
故得無死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
折請復往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適言太尉太尉固
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

漢臣傳

卷七

四

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
稱之時復爲代相武帝卽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
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
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太后昆弟也上恐
太后誅夫徙夫爲燕相數歲坐法免家居長安夫爲
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卽不
欲加禮必陵之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
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好文學喜
任俠已然諾諸所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

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
穎川穎川兒歌之曰穎水清灌氏寧穎水濁灌氏族
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竇嬰失
勢亦欲倚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夫亦得
嬰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
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夫嘗有服過丞相
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
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夫具
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夜酒掃張具至且平明令

漢書

卷七

五

門下候伺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
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
許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蚡尚卧於是夫入見蚡恬
對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廼駕往往又徐行夫
愈忿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蚡不起夫從坐語侵
之嬰廼扶夫去謝蚡蚡嘗使籍福請嬰城南田嬰大
望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乃設自好謝蚡
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田山此大怨元光四年春
蚡言灌夫家在穎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

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
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
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
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
驢與俱酒酣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故
人避席餘半膝席夫不悅起行酒至蚡膝席曰不
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
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
席夫無所發怒廼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

漢書

卷七

六

今日長者爲壽廼效女曹兒咕囁耳語蚡謂夫曰程
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
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坐乃起更衣
稍稍去嬰去麾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乃
令騎督夫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灌氏支屬
皆得棄市罪嬰大愧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蚡吏皆
爲耳目灌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
銳爲救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廷
寧可救耶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

不令淮仲孺獨成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淮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嬰之東朝盛推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廼丞相以他事誣罪之蚡又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不可奈何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淮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仰視天而俛畫地辟睨兩宮開幸天下有變而欲大有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上問朝臣

漢臣傳

卷七

七

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淮夫天下壯士非有大惡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淮夫通姦猾侵細民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聊吾并斬若屬夫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也而人皆藉吾弟令吾百歲後皆臭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耶此時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

信者乎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而八事蚡罷斬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謝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媿杜門齧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淮夫頗不贊欺諛劾繫都司空孝景時嬰嘗受詔曰事有不

漢臣傳

卷七

八

便以便宜論上及繫淮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迺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書奏上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嬰家嬰家丞封迺劾嬰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淮夫支屬嬰良父乃聞即患病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涓城其春蚡疾專譁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淮夫共守欲殺之竟死

韓安國

韓安國字長孺梁城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鄒田生所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王以至親故令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喜曰爲帝言之言之

漢臣傳

卷七

九

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迺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灰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爲內史實太后一聞乃詔王

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景帝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乃入見泣諫王泣數行下謝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還梁事皆得釋安國力也武帝卽位田蚡爲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亦素聞安國賢卽召以爲北地都尉還爲大司農其年蚡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

漢臣傳

卷七

十

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安國以爲不如和親於是上許和親明年廐門馬邑豪聶翁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上召問公卿恢請從聶壹計安國以爲弗擊便卒聽恢議伏兵邀擊匈奴不獲恢聞之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畧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邗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

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失亡多甚自媿幸得罷歸迺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歿血灰

石奮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媿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

漢書

卷七

十一

比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代者皆推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卽位以爲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廼來集其門凡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諷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

之迺許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卽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卽中令少子慶

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澣洒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建奏事於上前卽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

漢書

卷七

十一

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迺謝罷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建哭泣哀思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歿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爲卽中令書奏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迺四不足一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迺四不足一事上謹歿矣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爲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

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群臣可為傳者慶自沛
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元鼎五年丞相趙
周坐酎金免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丘侯慶醇
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後三歲餘薨謚曰
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侯為太常坐法免國
除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
人及慶歿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直不疑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將

黃金傳

卷七

十三

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
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以此
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曰不
疑狀貌甚美然特母柰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
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
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
封為塞侯武帝即位與丞相絳俱以過免不疑學老
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不
好立名稱為長者

衛綰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為郎事文帝功次遷中郎
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綰稱病不
行文帝崩時且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
歲餘不孰何綰曰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
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吾為太子時召
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歿罪病上賜之劔綰曰先帝
賜臣劔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劔人之所施易獨至今
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常盛未嘗服也郎官有

漢臣傳

卷七

十四

謹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吳楚反詔
綰為將有功拜為中尉封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
栗卿之屬上以綰為長者不忍迺賜綰告歸而使郵
都治捕栗氏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太子太傅
遷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為丞相三歲景
帝崩武帝立建元中免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郵都

郵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
郎將敢言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

厠野琬卒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
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
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琬亦不傷賈姬
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邳都濟南矚氏宗人
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
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矚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
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
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
曰已倍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
漢臣傳 卷七 十五

王獨非忠臣耶於是遂斬邳都
審成
審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少吏必
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急如東溼猾賊任威稍遷至
濟南都尉而邳都爲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
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
聞其聲善遇與結驩久之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
犯法上召成爲中尉其治效邳都其廉弗如號曰寧
見乳虎無值審成之怒武帝卽位徙爲內史外戚多
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卽少被刑而成
刑極自以爲不復收迺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
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迺贖貨陂
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
萬爲任俠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
因氏焉由以宗家任爲郎事文帝景帝時由爲郡守
武帝卽位由居二千石中敢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
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
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汲黯爲校司馬

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取均齒馮後由
爲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勝屠公當
抵罪議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
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

卷七

十七

漢臣傳卷之八

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字季少時爲薛獄吏有罪免家
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迺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
武帝初招賢良文學之士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
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乃移病
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
謝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
推弘弘至太常上親策之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

漢臣傳

卷八

一

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
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一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
所不可不肯庭辨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
之弘推其後弘爲人談笑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
廣大人臣病不節儉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
爲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荅海北築朔方
之郡弘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
於是上迺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
不得一乃謝願罷西南荅海專奉朔方上許之弘爲

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每譏其詐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後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階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爲有讓愈賢弘焉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封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丞相封侯自弘始也於是起客館開東閣

漢臣傳

卷八

二

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宋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帝與弘有隙無近遠雖佯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之爲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憲弘病甚自以爲無功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位弘子度嗣侯爲山陽太守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留不遣坐論爲城旦

卜式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爲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寃使者曰苟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減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

漢臣傳

卷八

五

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乃罷式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糞舍府空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上議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與官上以式終長者乃召拜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躡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

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母，令敗群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縱氏，令縱氏便之，遷成臯，令將漕。最上以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轉為相，令呂嘉及式上書請行，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賜爵關內侯，元鼎中徵代石慶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益鐵而船有筭，可罷。上由是不說。式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代之。式以壽終。

兒寬

兒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

漢臣傳

卷八

四

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時行貨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寬為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祿史莫知所為，因使寬為奏。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及湯為御史大夫。

夫以寬為棨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務，在於得人心，吏民大信愛之。嘗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課殿，常免民間輪租，緡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效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歿，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悉辭，以對。拜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制曰：「敬。」

漢臣傳

卷八

五

舉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迺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歷。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居位九歲，以官卒。」

汲黯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十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

見憚武帝卽位黜爲謁者遷爲榮陽令黜耻爲令稱疾歸田里上聞迺召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黜學黃老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黜多病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人治稱之上聞召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內修潔好直諫數犯主顏色嘗慕傅柏爰益之爲人也善

漢臣傳

卷八

六

淮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黜多病死後病莊助爲請告助稱黜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黜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黜見上不冠不見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黜責質湯於上前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黜務小事上方鄉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黜嘗毀儒而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罔以自爲功上愈益貴

弘湯弘湯心疾黜雖上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請徙黜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旣益尊然黜與亢禮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開愈賢黜淮南王謀反憚黜曰黜好直諫守節歿義難感以非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上旣數征匈奴有功黜言益不用始黜列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黜同位黜又非議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故黜時丞相史皆與黜同列或尊用過之黜見上言曰陛下用群

漢臣傳

卷八

七

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黜罷上默然有間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帥衆來降馬不具上欲斬長安令又坐賈人與渾邪王市者五百人死罪黜諫後數月黜坐小法會赦免官隱於田園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召拜爲淮陽太守黜伏謝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黜旣辭過大行李息曰黜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然御史大夫湯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重公列九

卿不早言之何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敗上聞黜與息言抵息罪黜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卒後上以黜故官其弟仁至九卿子偃至諸侯相黜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黜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任宏官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黜出其下

鄭當時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歿而屬

漢臣傳

卷八

九

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各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歿孝文時當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阬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嘗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當時好黃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自見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即位遷為大司農當時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印奉賜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

未嘗名吏與官屬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斥疵否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僦入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遷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昆弟以當時故至二千石六人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修兩人中廢賓客益落當時歿家亡餘財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滿門及廢門外可設爵

漢臣傳

卷八

九

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歿一生通知交情一貧一富通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張湯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薰得盜鼠及餘肉勅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祝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歿後湯為長安吏周陽侯為都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為

侯大與湯交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吏薦補侍御史
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爲能遷大中大夫
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已而禹至少府湯爲廷尉兩人
交驩兄事禹禹爲人廉倨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
立行一意而已湯爲人多詐舞知以御人始爲小吏
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
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時
上方鄉文學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
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奏事卽譴湯摧謝

漢臣傳

卷八

十

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因爲臣議如此
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非常釋間卽奏事上善之曰
臣非知爲此奏迺監掾史其所爲所治卽上意所欲
臯子監吏深刻者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
治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
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
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
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
南衡山江都及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

爭上可論之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
匈奴山東水旱縣官空虛湯承上旨請造白金及五
銖錢籠天下益鐵湯每朝奏事語固家用日旰天子
忘食丞相取克位天下事皆決湯湯嘗病上自至舍
視其隆貴如此元狩間匈奴求和親博士狄山忤湯
乃遣山乘鄣爲匈奴所殺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
始湯爲小吏與錢通及爲大吏而甲所以責湯行箴
有烈士風湯嘗與河東人李文有隙湯有所愛史魯
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好事湯治論殺文

漢臣傳

卷八

十一

會趙王上書告湯與謁居爲奸謁居病歿事連其弟
第怨湯亦告湯又會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
與湯約俱謝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其事丞相長史
朱買臣王朝避通皆素怨湯乃謀發湯陰事使吏案
捕湯左田信等事辭頗閒上果以湯懷詐面欺使趙
禹責湯湯自殺湯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
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歿何厚
葬爲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
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

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杜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與滅宣更為中丞十餘歲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倣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搆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讓周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

義縱傳

卷八

十一

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誣以不道以上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潑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累鉅萬少子延年

義縱

義縱者河東人也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縱有姊姁以弟無行不可太后廼告上拜姁弟縱為

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溫藉縣無通事舉為

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捕案太后外孫

修成子中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

穰氏之屬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

功為岸頭侯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審成家居

南陽縱至開審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

遂案審氏盡破碎其家而平氏朱疆杜衍杜周為縱

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

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輕

義縱傳

卷八

十三

繫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人相視亦二百餘人

一切捕鞠曰為成罪解脫時趙禹張湯以潑刻為九

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

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迺以為右內

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

以氣陵之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

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闢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

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其泉道多不治上怒

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衛之至冬楊可方受告

緝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温舒

王温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爲姦已而試縣亭長數廢數爲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稍遷至廣平都尉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遷爲河內太守如居廣平時方畧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廼死盡十二月郡中母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

漢臣傳

卷八

十四

追求會春温舒頓足嘆曰嗟乎今冬月益長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坐法抵罪温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宅情憚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温舒爲人諂善視有執者卽無執者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者貴戚必侵辱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執者爲遊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

温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爲右內史治如其故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如故操歲餘會冠軍發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累千金

尹齊

漢臣傳

卷八

十五

尹齊東郡茌平人也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爲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寧成拜爲中尉後復爲淮陽都尉王温舒敗後數年齊病死家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讐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漢臣傳卷之九

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

漢臣傳 卷九

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之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

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

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

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

當歿詔赦之仲舒遂不敢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

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

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

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

仲舒可使相膠西王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

久獲辜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

漢臣傳 卷九

疏讓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

產業以修學者著晉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

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

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降儒矣及仲舒對策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

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

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而說春秋

事得失聞舉玉杯蒼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

餘萬言皆傳於後世

司馬遷

昔在顛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聩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

漢書

三

新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漸與武安君阮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新孫昌為秦王鐵官當始皇時蒯聩孫邛為武信君將而狗朝歌諸侯之相王王邛於廢漢伐楚邛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母惲為漢市長母惲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學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惑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諱乃論六家之要指曰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

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繁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繩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贈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漢書

卷九

四

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邾觀天子遺風鄉射鄒嶧院因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

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
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
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
命也夫予歎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
矣卒二歲而遷爲太史令紉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
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
建於明堂諸神受記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
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
之正易傳纂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
漢臣傳 卷九 五
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爲何作
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衰廢孔子爲魯
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壺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
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
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壺遂曰孔子之
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
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
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
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

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
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
也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
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
於羸繼廼喟然嘆曰是余辜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
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
以來凡百三十篇遷旣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
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
報之遷旣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
漢臣傳 卷九 大
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爲史通子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
大子相如旣學慕蔭相如之爲人也更名相如以貲
爲郎事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詞
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
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悅之因病免客游梁
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
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

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叩令繆為恭敬
日往朝相如臨叩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
亦數百人乃相謂曰今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
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
不能往臨叩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不得已
疆往一坐盡傾酒酣臨叩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
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
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
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

漢臣傳

卷九

七

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
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
如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
才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
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叩從昆弟假貸
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叩盡賣車
騎買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釀相如自著犢鼻褌與
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耻之為杜門不
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

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
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
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
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
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
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
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不
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
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

漢臣傳

卷九

八

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籍此三
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
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遂以為郎相如為郎
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犍中發巴蜀吏卒千人
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
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蒙等因諭告巴蜀民
以非上意也相如還報是時相如之君臣聞南夷與
漢通得賞賜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上問相
如相如曰相如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常通為

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縣愈於南夷上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徃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囚巴蜀吏帶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乃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略定西南夷相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

漢臣傳 卷九

九

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以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使持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嘗稱疾閒居不慕官爵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書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官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拜爲孝文園令上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

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以遊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徃從悉取其書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徃而相如已歿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輒取去長卿未歿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

東方朔

漢臣傳 卷九

十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詔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聲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

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騶侏儒曰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恐涕泣朔教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侏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何恐侏儒對曰臣朔生亦死亦言侏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

漢臣傳

卷九

十一

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蓋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筮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有角謂之爲地又有足跂跂爪爪善緣壁是非守宮卽蜥蜴上曰善時有幸偶郭舍人滑稽不窮嘗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受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剖肉謂其同官曰

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卽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剖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剖肉亦何壯也剖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一百斤歸遺細君建元三年帝始徵行嘗夜出夕還時朔在傍乃進諫言有不可者三因奏泰階之事上乃拜朔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公主

漢臣傳

卷九

十二

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贖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銷憂者莫如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爲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寡居近幸

善從嘗... 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角狗馬上大
歡樂之... 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
殿下辟戟而前諫董儼有斬罪三上善其言朔雖詆
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嘗用之自公卿在位
朔皆教斥無所... 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
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
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詆諧數萬言終不見用因著
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又設非有先生之論
此二篇文辭最善朔且歿猶諫上遠巧佞退諂宦帝

漢書

卷九

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果歟

鄒陽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
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
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
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論因
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曰今天子新
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
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

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吳王不內其言是時景

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
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智略忼慨
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
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歎而負
累迺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勝
詭欲使王求為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
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
皆諫以為不可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

漢書

卷九

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青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
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及
梁事敗勝詭歿孝王恐誅迺思陽言深辭謝之齋以
千金令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
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今
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
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
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王先生曰吾先日
欲獻愚計以為衆不可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

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陽發寤於心曰敬
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以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
美人兄也後封爲蓋侯陽皆數日乘間而請曰長君
誠能精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
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體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
金城之固也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
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
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既破吳齊王自殺不得立
嗣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攸謂濟
北王曰臣請試爲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
用未晚也公孫攸遂見梁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
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淄川

枚乘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
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
絕其胎禍何自來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
游景帝卽位御史大夫鼂錯爲漢定制損削諸侯
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爲名漢聞之

漢臣傳

卷九

十五

漢臣傳

卷九

十六

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天子聞吳率失職
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
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今大王還
兵疾歸尚得十半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
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爲弘農都尉乘久爲
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
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
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卽位乘年老適以安車
蒲輪徵乘道成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適得其孽
子臯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爲小妻乘之東歸
也臯母不肯隨乘乘怒分臯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
七上書梁共王得召爲郎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
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臯因賦殿中拜爲郎使句
奴臯不通經術詠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
媒顯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
尊官武帝春秋二十九適得皇子羣臣喜故臯與東
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祿祝初衛皇后立臯
奏賦以戒終臯爲賦善於朔也上有所感輒使賦之

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阜

嚴助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郡舉賢良對策自餘人武帝善助對獨擢助爲中大夫朝廷多事屢舉賢良文學之士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阜朔阜不根持論上頗併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

漢書傳

卷九

十七

相攻擊其常事不足煩中國往救也於是助詰蚡上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嶺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爲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勿發兵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器上嘉淮南之意笑將卒之功乃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王卽遣太子入侍助還又

論意淮南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悅助侍

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坻富人

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

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

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于海南

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闕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

母以蘇秦從橫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於鄕

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

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有

漢書傳

卷九

十八

奇異輒使爲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

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

罪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

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

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

數止買臣毋歌詠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

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

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請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之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

漢臣傳

卷九

十九

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郡者寄於飯食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

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金迎送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灰悉召見故人與飲食嘗有恩者皆報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爲丞

漢臣傳

卷九

二十

相長史張湯爲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爲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爲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爲禮買臣深怨常欲灰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官至郡守右扶風

終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遷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

異才召見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傳謀羣臣軍對曰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今日改定告元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

漢臣傳

卷九

二十一

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額之可也湯不能誦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奏偃矯制顯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卽罪奏可上善其詰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繡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繡緇而去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議之曰此使者乃前秦繡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

奏事上甚說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乃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遂往說越王越王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賜南越大臣印綬一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使者皆死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吾丘壽王

漢臣傳

卷九

二十一

吾丘壽王字子轅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後東都盜賊起拜爲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爲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繁年歲不熟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時知略輻湊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禁民不得被弓弩便上下其義壽王對曰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

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書王獨曰非周鼎上聞召而問之曰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然書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書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

漢臣傳

卷九

二十三

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諫

主父偃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術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

數言上上不省審久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乃拜偃樂安皆爲郎中偃數上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又說上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上又從之及尊立衛皇后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

漢臣傳

卷九

二十四

馮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矣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公孫弘以秦時嘗發二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後朱買臣難誦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上拜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勸王王乃自殺偃嘗游燕

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爲居中不敢發及其爲齊相出關卽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灰無一人收者獨孔車收葬之上聞之以車爲長者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以爲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何謂

漢臣傳

卷九

二十五

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說而已矣嚴安者臨萬人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

漢臣傳卷之十

衛青

衛青字仲卿河東平陽人也其父鄭季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衛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爲衛氏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人至甘泉

漢臣傳

卷十

一

居室有一餅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管馬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王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官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如大長公主聞子夫幸有身如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君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爲

夫人青爲大中大夫元光六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賜爵關內侯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斬首虜數千封青爲長平侯其後匈奴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所殺畧甚衆元朔五年春上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天子使使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回謝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諸將軍咸屬大將軍臣傳 卷十 二

其罪贖爲庶人是歲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從大將軍有功封冠軍侯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嘗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爲壽天子聞之問青青以實言上乃拜霍去病爲東海都尉元狩四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天子與諸將議大發士卒擊之遣青與霍去病各將五萬騎出塞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以青去病並爲大司馬自是之后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獨任安不肯青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元封五年青卒諡爲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廷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青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上迺詔青尚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

霍去病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爲庶子陳掌妻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起利斬捕首虜適當封冠軍侯元狩二年春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嘗留落不耦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自是之後大將軍日退而去

漢臣傳 卷十

病日益貴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尚方畧志臧匈奴由此上益愛重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爲遣大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躡鞠事多此類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六年薨上悼之子嬪嗣適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爲奉車都尉從封金山而薨無子國除

任安

任安榮陽人也少爲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留求事

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安以爲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俱爲舍人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蓄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迺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趙禹曰今有詔募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

漢臣傳 卷十

五

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之上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於是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藉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殺於河上其後用安爲益州刺史以仁爲丞相長史拜丞相司直威振

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司直下吏誅歾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作邪不傳事何也下安吏誅歾

李廣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

漢書傳

卷十

六

關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郎常侍格殺猛獸文帝曰惜乎子不逢時如令子當高祖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即位為騎郎將吳楚軍時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亡雙自召其能數與虜衝突亡之上乃徙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勸習其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千騎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誑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

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後徙為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尉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程不識正部曲行伍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傍谷而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

漢書傳

卷十

七

時傷痍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行十餘里廣俾死脫其傍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有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贖為庶人數歲與故頡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開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在郡匈奴聞之號曰漢飛將軍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

鐵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
郡間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
亦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
廣爲人長後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與人居則畫地爲
軍陳射濶狹以飲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頃之
石建卒上召廣代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復爲將軍從
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爲侯者而廣軍無
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
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廣軍幾沒罷歸勅廣與

漢臣傳

卷十

八

從第李蔡俱爲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
武帝元朔中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爲丞
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
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
王朔語曰豈吾相不當封侯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
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
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
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年廣從大將軍青
擊匈奴青亦陰受上誡以爲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

是時公孫敖新失侯從青青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
故徙廣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
青使長史持糒膠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使長史
惡責廣之幕府封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
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
刎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皆爲垂涕而右將
軍獨下吏當灰贖爲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爲
郎上與韓嫣戲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上以爲勇當
戶蚤灰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灰廣灰軍中特敢

漢臣傳

卷十

九

從驃騎將軍明年敢以校尉從擊胡左賢王力戰代
廣爲郎中令頃之怨青之恨其父乃擊傷青青隱諸
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怨
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
歲餘去病灰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
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當戶有遺腹子陵降匈奴後
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灰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
章監善騎射愛人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
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

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
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
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青陵番吏士與輕騎五百出
敦煌至塩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
出酒泉擊匈奴欲使陵爲貳師將輜重召見武臺陵
請自當一隊願以少擊衆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
詔疆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
將軍亦羞爲陵后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
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陵以

漢書

卷十

十

九月發出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
虜卽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
因騎置以聞至浚稽山止營舉圍所過山川地形使
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灰
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
可三萬圍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
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
縱閉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
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

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虜不利欲
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
無後救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
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
成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
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恐
攻陵昏後陵便衣獨步出背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
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成矣夜半時擊鼓
起士鼓不鳴陵與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

漢書

卷十

十一

騎數千追之延年戰成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陵
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成戰召陵母及
婦使相者視之無成衰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
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
遷盛言陵有國士之風彼之不成人宜欲得當以報漢
也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
上悔陵無救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
歲餘上遣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赦軍無功還
曰捕得生口言李陵赦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

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廼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乃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皆費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權并誅亡還降匈奴。

漢書

卷十

十二

匈奴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后。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歿。

李廣利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以廣利爲貳師將軍。以往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焉。因留屯。敦煌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

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廼力戰而歿。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宛廼出其馬。令漢自擇之。多出食。食漢軍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與盟。而罷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爲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軍非乏食戰。不其多而將吏貪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

漢書

卷十

十三

天子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廼下詔封廣利爲海西侯。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鄜居水。兵敗。降匈奴。爲單于所殺。

蘇建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右將軍再從青出定襄。亡翁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爲奉車都尉。賢爲騎都尉。中子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稍遷至中。廡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

督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后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
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
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
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
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
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置幣遺單于單
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緄王與長
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緄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
邪王俱降漢后隨泥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

漢書

卷十

十四

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虞常在漢
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
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
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
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
弟發兵與戰緄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
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
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
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

皆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
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
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燧
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
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
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
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
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勝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
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

漢書

卷十

十五

擬之武不動律知武終不可脅自單于單于愈益欲
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
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
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
置他所武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
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於
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
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
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

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願
聽陵計武曰臣事君猶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
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
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
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
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
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
抽得雲中生口言太守吏民以下皆白服曰上崩武
聞之南向號哭吐血且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

漢書卷九十九 匈奴傳第九十九 十六

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
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故使者
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
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
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起舞歌曰徑萬
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
衆滅兮名已墮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
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
隨武還者九人至拜為典屬國常惠徐聖趙終根皆

拜為中郎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
髮盡白燕王等謀反誅武素與桀弘牟有舊數為燕
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
免武官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立宣帝賜爵關
內侯久之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
以為遺言宣帝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為右曹
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今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
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無餘財皇后
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善侯車騎將軍增進相

漢書卷九十九 匈奴傳第九十九 十七

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
上問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許伯自
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過國有聲問來願因
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后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
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
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膠肱之美迺圖畫其人
於麒麟閣凡十一人其末為武

常惠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

使匈奴并凡拘留十餘年昭帝時乃還漢嘉其勤勞
拜為光祿大夫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
車師車師與匈奴為一其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
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本始二年
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
大兵擊烏孫取車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有求
公主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
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於是漢
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以惠為校尉持節護
漢使漢書卷九十九 烏孫兵封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
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
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
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
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
面攻龜茲其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
謝曰乃我先王時為貴人姑莫所誤耳我無罪惠曰
即如此縛姑莫來吾置王王執姑莫請惠惠斬之而
還後代武為典屬國其露中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

遂以惠為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宣帝崩惠事元帝三
歲薨諡曰壯武侯傳國至曾孫建武中乃絕

張騫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
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事
之漢方欲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其
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其父俱出
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詰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
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騫十餘
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
屬亡鄉月氏西走數日至大宛大宛遣騫為發譯
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
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騫從月氏至大夏
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器歲餘還金山南山欲從羌中歸
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
堂邑父俱歸漢月騫大中人夫堂邑父為奉使君
騫為人驕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
初騫行時百餘人共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

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
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塞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
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口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
此其去蜀不遠矣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
皆大國多奇物上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
物迺令因蜀犍為發間使數道並出終莫得通然聞
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而蜀賈開出物者
或至焉始通滇國塞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
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塞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
也後二年塞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塞
後期嘗斬贖為庶人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
子數問塞大夏之屬塞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間
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
連燉煌間小國也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
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
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
以為然拜塞為中郎將塞既至烏孫致賜論指未能
得其決塞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發譯道送塞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
窺漢知其廣大塞還拜為大行歲餘塞卒後歲餘其
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
北國始通矣然塞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
為實於外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
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死
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
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天子
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
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
其后外國亦厭漢使塞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
使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殺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一

胡建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
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
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欲誅之適
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
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

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
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
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
奏在其懷中遂上奏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
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爲
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
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害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
樊福使容射殺之容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
將吏卒圍捕蓋主蓋主使人上書告建大將軍霍光
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
民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

楊王孫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
奉養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廉葬以
反吾真必亡易吾意灰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
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然而不從重慶
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郝侯郝侯
與王孫書曰竊聞王孫先令廉葬令灰者無知則已

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廉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
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
區區獨守所聞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
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廉葬將以矯世
也且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
而遊於冥冥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今費財厚葬
而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然吾不爲
也郝侯曰吾遂廉葬

漢臣傳卷之十一

霍光

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更非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遂少兒女弟于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廼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郝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道使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托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廼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歿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平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且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鈞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為嗣遂屬之於光武帝崩太子卽位是為孝昭皇帝帝

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光為人沉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時蓋邑公主燕王且上官桀等謀反辭連及光帝知其詐不問桀等皆伏誅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光白太后迎昌邑王賀而立之既卽位行淫亂光憂懣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請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乃與諸大臣議以太后詔廢王而立武帝曾孫病已是為宣帝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卽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諡曰宣成侯既葬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復下詔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塗制而後大之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

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一聞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踰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愛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百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群臣遮見

漢書

卷一百一

十一

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婿多不謹又聞民間謠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耶顯恐惡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雖散斥逐諸婿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語平曰災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成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務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弑許后事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爲讓山禹等甚惡顯慶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取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盡地鴉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

漢書

卷一百一

十一

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微尾投地就視亡
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
丞相擅滅宗廟羔羌龜可以此罪也謀今太后爲傅
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
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
玄菟太守大中大夫任宜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秘
書獻城西地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
雲山明友自殺願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願及諸女
昆弟皆棄市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
者數千家

金日磾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
驃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
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
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爲漢所破召
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
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爲列侯日磾以父
不降見殺與母闕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

年十四矣父之武帝游晏見馬後官滿厠日磾等數
十人牽馬過厠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
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
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
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
愛之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瘵
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闕氏日磾子二人長
子爲帝弄兒嘗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
前見兩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
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官人戲日磾適
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上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
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及弄何
罪及日磾梓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餘
是著忠孝節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
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光以女
妻日磾嗣子賞勅武帝遺詔以討弄何羅功封日磾
爲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
白封之財授印綬一日薨諡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

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出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卽位賞爲太僕霍氏有事萌芽上書去妻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爲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初日碑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爲黃門郎早卒日碑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安上字子侯少爲侍中博學有

漢書傳

卷十一

七

智宣帝愛之頗與發舉楚王延壽及謀賜爵關內侯後霍氏友安上傳禁門闥無內霍氏親屬封爲都侯侯至建章衛尉薨賜冢茔杜陵諡曰敬侯四子常敬岑明岑明皆爲諸曹中郎將常光祿大夫元帝爲太子時敞爲中庶子幸有寵敞三子涉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爲侍中騎都尉

張安世

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

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卽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封爲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光白太后徙爲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尤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卽位褒賞大臣下詔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遷爲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光薨後數月魏相上封事曰車騎將軍安世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子延壽重厚可以爲光祿勳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其女孫敬爲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

漢書傳

卷十一

八

世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間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爲通有部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部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爲光祿勳郎有辭小

漢書傳

卷十

九

便殿上主事自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及水滸邪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汗衣冠告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北地太守歲餘上聞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垂室後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衮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爲

取許妃以家財聘之賀嘗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卽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三十戶上曰吾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置守冢三十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爲驛都侯賜賀諡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孫明年七歲

漢書傳

卷十

十

爲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減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至秋薨諡曰敬侯子延壽嗣薨諡曰愛侯子勃嗣爲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卽位詔列侯舉茂弟勃舉太官獻丞陳湯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爲知人子臨嗣臨亦謀儉每登關

殿帝嘆曰桑霍為我戒豈不厚哉臨尚敬武公主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避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歎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

漢書

卷七

十一

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為武始侯張湯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輒隨陵凡三徙復還杜陵

楊敞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霍光愛厚之稍遷至大司農後遷御史大夫代王詡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太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曰此

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宣帝即位月餘敞覺諠曰敬侯子忠嗣忠弟憚

杜延年

杜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能以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亂假稱田

漢書

卷七

十二

使者燕余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以語延年延年起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為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光吏首發大姦有忠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年霍氏舊人坐免官數月復召拜為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不進上以璽書讓延年乃選用良吏

捕繫豪強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乃賜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爲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罷就第後數日薨諡曰敬侯子綏嗣

常賢

常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常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傳傳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孟卒於鄒自孟至賢五世賢爲人質朴少榮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宣帝卽位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賢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爲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

魏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學易爲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容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容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衆致其罪論棄容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光果以責過相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爲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爲霖威嚴居部二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卽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

史大夫四歲大將軍光薨上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宜補奪霍氏之權以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相請白去副封以防雍蔽於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爲丞相封高平侯及霍氏謀反伏誅宣帝始親萬幾厲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摠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邊郡困乏

漢臣傳

卷十

十五

難以勸兵上從相言而止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相救採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嘗丙吉爲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爲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謚曰憲侯子弘嗣

丙吉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爲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爲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皆宜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重哀曾孫無辜保護甚力後吉爲車騎將軍軍市中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卽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定策立宣帝宣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吉爲人深

漢臣傳

卷十一

十六

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嘗掖庭官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嘗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歿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

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於是封吉爲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絛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果病瘳後五歲代魏相爲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許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不乘吏治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者酒數通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

漢原傳

卷十一

十七

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之掾史怪其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曉之乃服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誰可代者吉薦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國太僕陳萬年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爲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廷尉于定國代爲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爲丞相太僕陳萬年年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吉薨詔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

漢原傳

卷十一

十八

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吉中子禹爲水衡都尉少子高爲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言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難無辜吉仁心感動臣愚以爲宜復其爵也以報先人功德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封博陽侯

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夏人也以豪傑役使徒雲陵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謂者復察廉爲河南太守丞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間皆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

漢臣傳 卷十一

十九

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伏罪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論冬積三歲廷出勝出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擢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獲其肉民有欲請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謂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

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覈寡孫獨有友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謬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勅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

漢臣傳 卷十一

二十

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賜爵關內侯後數月徵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丙吉爲丞相封建成侯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鴟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敞奏天子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惑又嘗薦樂陵侯史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爲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諡曰定侯霸

成後樂陵侯高竟為大司馬霸子思侯賞嗣始霸少為陽夏游微與善相人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娶為妻與之終身為丞相後徙杜陵

于定國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其父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

漢書

卷上

五

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父系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疆斷之咎黨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定國少學法於父父

漢書

卷上

五十二

成後定國亦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為光祿大夫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其決疑平法務在哀憐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獻飲酒益精明為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二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定國惶恐上書自劾罷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謚曰安侯子末嗣末少時者酒多過失年且三十折節修行以父任為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為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宜帝長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末以選尚焉上方欲相之

會未薨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始定國父于公其間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間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宛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爲丞相末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疏廣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大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爲太

漢傳

卷上

二十三

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官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閒雅上甚驩說頃之拜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以爲不可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

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

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都門外送者車百兩親者

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

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

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卽以閒職

漢傳

卷上

二十三

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餐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皆以壽終

傳不疑

傳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

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
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威振州郡勝之素聞
不疑賢至勃海道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楬
具劔佩環玦褻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
劔不疑曰劔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
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
偉勝之躡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
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
折太柔則廢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
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剛聰
其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諸公舉
拜爲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卽位而齊孝王孫
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
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爲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
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徒囚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
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
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
嚴而不殘始元五年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

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
爲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
及不疑遠甚

王褒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
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詔
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
興儒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蜀漢
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褒欲
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使褒作中和樂職宣
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氾鄉侯
何武爲童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
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
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旣爲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
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乃徵褒旣至詔褒爲聖主
得賢臣頌上今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
獵所幸官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

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喜辟如女工有
綺殺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
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
傳奕遠矣頃之擢褒為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若
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
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乃歸太子喜褒所為
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
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
祀焉褒於道病歿上聞惜之

陳萬年
卷十一
二十七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
廣陵太守入為右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
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
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
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
臣行義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
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以萬年

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
為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半夜咸睡
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觸
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臆所言大要教咸謂
也萬年迺不復言萬年歿後元帝擢咸為御史中丞
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時槐里令
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咸素善雲雲從刺
候教令上書自訟石顯微伺知之自奏咸漏泄省中
語下獄掠治滅死為城旦因廢咸帝初大將軍王

鳳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徵為諫大夫復出為
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坐為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
咸免官起家復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其治
放嚴延年其廉不如然操持掾史郡中長吏公移劫
書曰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
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
等仕宦絕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
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子
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歿不恨後竟徵入為少

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鈞校發其姦藏爲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爲丞相奏咸前爲郡守所在殘酷而官媚邪臣陳湯苟得無恥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以憂歿

路溫舒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稍習書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

漢史傳

卷十一

三十一

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宣帝卽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更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播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上善其言。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爲漢厄三七之間。上封

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眭弘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少時好游俠關雞走馬長乃齋節從龐公受春秋以明經爲議郎至符節令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羣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傍時昌邑有枯社木因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

漢史傳

卷十一

三十一

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卽說曰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禮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厭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卽位徵孟子爲郎

漢臣傳卷之十二

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宣帝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諸宗族橫恣

漢臣傳 卷之十一

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諸首惡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為鉅首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

為人疆力天性精於吏職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聞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其服富人蘇回為部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

漢臣傳 卷之十一

二人驚愕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摘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速喜遇京兆界廣漢嘆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

得兼治之直廷易王於大將軍光兼政府漢事光
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
子傳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搜索私屠酷推破廬盟
斧斬其門闥而去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
心善之勅廣漢密私醢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容
疑男子蘇賢言之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今後以他
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
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令微伺丞相門
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婢有過自殺灰
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耐
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書風曉丞相欲以脅
之母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
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灰大臣廣漢即
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
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
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
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事
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管傳婢出至外第乃

漢書傳

卷五

三

灰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天子可其奏
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廣漢竟坐要斬

蓋寬饒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為郡文學以孝廉為
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劾奏衛將軍張安世
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并連及安世居位無
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為衛
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
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
以寬饒為大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張顯擢為
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
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
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
多酌我我迺酒任丞相起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
酒也坐者皆屬口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
卿起舞為沐猴與狗圍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叩視差
而嘆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
多矣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

漢書傳

卷五

四

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上廼解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惡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簡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日以行清詘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今君不務循職而已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

漢臣傳 卷三

五

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各全壽命者也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上以寬饒怨謗時執金吾議以爲寬饒請意欲求饒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恐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頸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父義爲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灰燕人閔之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魏相對策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遷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警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爲陳和睦親愛銷除咎怨之路數年徙爲東郡太守

漢臣傳 卷三

六

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脩治學宮春秋鄉射之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間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

也今且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母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在東郡三歲北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行縣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一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因入卧

漢臣傳

卷七

七

傳合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喬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屬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郡中歛然莫不傳相赦厲不敢犯吏民不忍欺給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之卽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廉儼官錢放散百餘萬廉儼吏掠治急自引與

望之爲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純方領駕駟馬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天子惡之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爭奏酒炙延壽不忘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反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成屬其子勿爲吏以已爲戒子皆以父

漢臣傳

卷七

八

楊惲

楊惲字子幼安平侯敞次子也兄忠嗣侯惲以忠任爲郎補常侍騎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擢爲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惲爲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各曰山郎

惲爲中郎將罷山即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
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擢爲諸吏光祿勳親近
用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
母無子財亦數百萬灰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
惲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伐其行治又性
刻嗜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已者必欲害之以其能
高人與太僕戴長樂相失會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
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
高昌侯車奔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
有奔車抵殿門關折馬灰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
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
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
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又中書謁者令宜持單
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惲曰冒頓單于得
漢美食好物謂之殛惡單于不來明甚惲上觀西關
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
問其過可以得師矣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
曰得不肖君大臣爲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

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即
至今耳古與今如一丘之貉惲妄引亡國以誹謗當
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
秋所記夏侯君所言行必不至河東矣事下廷尉廷
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奏惲不服罪而召戶將尊欲
令戒飭富平侯延壽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
也惲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
惲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尊曰不可惲怒持大刀曰蒙
富平侯力得族罪母泄惲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上
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爲庶人惲既失爵位家
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
西河孫會宗知畧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
退當閤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
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掩昧語言見廢內懷
不服報會宗書曰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
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
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炷羔牛酒自勞家本秦
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

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鳥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又憚兄子安平侯諱為典屬國謂憚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前以罪過出今徵為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憚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憚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諱即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賜誅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憚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當憚大逆無

漢臣傳

卷三

十一

漢臣傳

卷三

十一

道要新妻子徙酒泉郡諱坐不諫正憚與相怨望諱免為庶人召拜成爲郎諸在位與憚厚善者未央衛尉書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張敞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爲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

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大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宣帝卽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敞上封事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上甚善其計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書奏天子徵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歛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太后止不復出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廣漢諱後比更守尹如黃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寢廢長安偷盜尤多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老父偷盜首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間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責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諸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

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罷更坐間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敵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敵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漢書卷之十一

漢書

卷之十一

請公車上書天子引見敵拜爲冀州刺史敵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旣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敵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剗調等通行爲之囊橐更逐捕窮窟蹤跡皆入王宮敵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敵傳吏皆捕格斷頭懸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真太原郡清頃之元帝卽位使使者徵敵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敵所誅殺太原吏更家怨敵隨至杜陵刺殺敵中子璜敵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敵爲京兆尹而敵弟武拜爲梁相敵問武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敵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武旣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敵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傳學文雅過於敵然政事不及也竦成敵無後

漢書

卷之十一

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時大將軍光乘

政諸霍在平陽奴容持刀入市關變吏不能禁及
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
吏居家命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
吏五六十人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
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
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放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
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使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
事情延年大重之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
部閩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事屬
漢臣傳 卷五 十五
縣長吏雖中傷莫有能者舉廉爲魏氏尉歷守郡中
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遇縣
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
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
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
歸治東海明察吏民皆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鄉
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
以力執變詐自解翁歸至論棄市一郡怖栗東海大
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直治如在東海扶風

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
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嗛退不以行能
騷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翁
歸三子皆爲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
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
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引經義陳禍福至
於涕泣寒寒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
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懼焉王嘗久與騎奴宰人游
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御皆
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會昭
帝崩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
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君陛下故相宜極諫
爭王卽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
於惡不道皆誅灰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
數諫爭得赦灰爲城旦宣帝卽位久之渤海左右
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制上選能治者丞

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
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
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
意遂對曰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臣聞治亂民
猶治亂繩不可急也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
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盜賊
於是悉平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曰何爲帶牛佩犢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
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香酒亡

漢臣傳

卷五

十七

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
太守會遂引入官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
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
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遂
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
說其有謾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
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
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官館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

上甚重之以官壽卒

朱邑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耆夫廉平
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
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爲大
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
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
廷敬焉是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昔陳平雖賢
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邑感敞直

漢臣傳

卷五

十八

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節儉祿
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
下詔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初邑病且歿屬其
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
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歿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
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不絕

召信臣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出
補穀陽長舉高第選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

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八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比數十處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止嫁娶送終奢靡府縣吏家子弟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他大行發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

漢臣傳

卷五

十一

賜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館雜遺官館希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他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而南陽亦爲立祠

田廣明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以郎爲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以殺伐爲治郡國盜賊並起遷爲淮陽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稱光

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園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厩畜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爲當塗侯德輟陽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爲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女鄉名爲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上以廣明連會大姦徵入爲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爲淮陽太守昭帝時爲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奏義爲御史大夫以前爲馮翊與議定策封昌水侯處餘以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灰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妻與姦旣出不至質引軍空還下太僕杜延年簿責廣明自殺國除兄雲中爲淮陽守亦敢誅殺吏民守闕告之坐棄市

田延年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延年以材畧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

選入爲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
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劍廷叱群臣
即日議決宣帝卽位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
買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蓄諸下里物昭帝大行時
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延年奏請沒入縣官奏可富
人亡財者皆怨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爲僦載
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僦直
車二千焦買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
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爲道地延
年抵曰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無有是事光曰卽
無事當窮竟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曰春
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寅之言大
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願以愚言白
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
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悻
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田大夫使
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
者召延年請廷尉聞鼓聲自劍佩闕除

嚴延年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爲丞相掾延年
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爲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
御史時霍光廢昌邑王宣帝卽位延年劾奏光擅
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拜爲平陵
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爲丞相掾復擢好時令神爵中
西羌反疆努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爲長史從軍敗西
羌還爲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畢野白
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
避之延年至遭掾蓋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
延年新將心內懼卽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
意怒延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繡至果白
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卽收送獄夜入晨將至
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
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
二十斤豪疆脅息野無行盜然疾惡忝甚中傷者多
尤巧爲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
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成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

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是時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廼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此行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甚感苗穢何可不徂也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為治郡中亦平婁蒙豐年鳳皇下上賢焉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友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恨會瑯邪太守以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又延年察獄史廉有穢不入身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丞義年老頗悖素畏延年延年本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夬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上

漢臣傳

卷三

二十三

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延年坐怨望非謗政事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數責延年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才嚴熲大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漢臣傳

卷三

三十四

漢臣傳卷之十三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灰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嘆之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

漢臣傳

卷十三

一

臣恐羗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羗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善鄯敦煌以絕漢道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將軍度羗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險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至金城曰吾知羗虜不能為兵矣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發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天子下其書充國及長史蓋通年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也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羗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勅讓充國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獨私美陛下威德至計亡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重

漢臣傳

卷十三

二

書報從充國計焉後罕竟不煩兵而下時羗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也田以待其故作奏未上會得進兵重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遺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羗虜得至是邪遂上屯田奏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

漢臣傳

卷三

辛

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上復賜報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伍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頰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當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以破羗強弩將軍數言當

擊又用充國也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羗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將軍卽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欣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屯卒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

漢臣傳

卷三

四

軍衛尉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羗詔舉可護羗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第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醜羗人羗人反畔如充國言初破羗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榮督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卬港省

中語印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
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
第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謚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
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
欽薨子岑嗣侯習爲太夫人岑父母末錢財亡已忿
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
國曾孫仍爲營平侯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
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
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

漢臣傳

卷三

五

鄭吉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爲郎吉
爲人疆執習外國事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
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
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還衛司馬使護鄯善以
西南道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揮欲降漢使
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
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
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

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
上嘉其功效詔封吉爲安遠侯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吉薨謚曰繆侯子光嗣

傳介子

傳介子北地人也以從軍爲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
殺漢使者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
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書其王教匈奴遮殺
漢使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
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

漢臣傳

卷三

六

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
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
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
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
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
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
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
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
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卽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

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論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母敢動城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詔封介子為義陽侯士刺王者皆補侍郎

辛慶忌

辛慶忌字子真少以父任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

漢臣傳 卷七

七

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陷陳却敵惠奏其功拜為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者國還為謂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舉茂材遷郎中車騎將軍朝廷多重之者轉為校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成帝初遷至執金吾始武賢與趙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為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迺復徵為執金吾數年法左遷雲中太守復徵為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光祿勳慶忌前在邊

那數破敵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其後拜為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歲餘徙為左將軍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與馬號為鮮明唯是為奢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長子通為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為郡守皆有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二千石者十餘人元始中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以自助豐邯新貴咸震朝野

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旬貨無節西至長安求官得大官獻食丞元帝詔

漢臣傳 卷七

八

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甚謙事兩甄及呂寬等起莽誅衛氏兩甄構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為心腹有背思不說安漢公之謀於是司直陳崇舉其宗親隴西辛興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錄是廢慶忌本狄道人為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

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旬貨無節西至長安求官得大官獻食丞元帝詔

列侯舉茂財富平侯張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葬表
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
薨因賜諡曰終侯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為郎數未使
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
皆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
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郅支怨漢擁護呼韓邪而
不助已因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
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
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

漢臣傳

卷三

九

還吉上書言願送至庭上以示朝者上許焉既至郅
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疆遂
西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
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因厄願歸計
疆漢遣子入侍其驕慢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
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謀攻郅支
單于于康居延壽猶與不聽會久病湯獨矯制發城
郭諸國兵車師戍已被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
欲止湯怒按劍叱曰大衆集會豈子欲沮衆邪遂

從之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
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
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洪康居界至
開池西漢兵四面推鹵橋並入上城中單于男女百
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彼創成軍
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
帛書於是延壽湯上疏傳首詣京師事下有司丞相
御史大夫議遂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拜
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延壽薨於官成帝

漢臣傳

卷三

十

初卽位丞相衛復奏湯奉使顛命營夷中不正身以
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
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大中
大夫谷末上疏訟湯寬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
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
城郭救燉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
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
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調申湯入見有
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指計其日曰不出五

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鳳奏以爲從
事中郎莫府事一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爲執納
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湯與將作大
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涓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
初起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
以爲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自致將作大匠
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今作初
陵而營起邑居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
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

漢臣傳 卷三十一

湯卽上封事言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
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就詔罷昌陵丞相
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奏未下人以問湯湯曰縣官
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新爲
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白湯惑衆下獄治按
驗諸所犯湯前爲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歿獨不
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宜封竟爲新都侯後
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爲水衡都尉成子伋爲侍中參
妻欲爲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爲求比上奏弘

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卽訊恐
下獄使人報湯湯爲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
皆此類也事在赦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以問湯
湯曰是所謂玄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特故龍以非
時出也又言當復發徙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道免
爲庶人徙邊又白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於是
湯與萬年俱徙敦煌久之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鄧
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讓郎耿育
上書言便宜因訟湯冤書奏天子遷湯卒於長安後

漢臣傳 卷三十一

莽爲安漢公秉政既內德湯舊恩又欲調皇太后以
討鄧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以湯是壽前功大賞
及侯丞杜勳不賞廷益封廷壽孫遷千六百戶追謚
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爲破胡侯勳爲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五
府舉爲西域都護騎都尉西域敬其威信還拜爲沛
鄉太守以單于當朝徙爲屬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
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爲都護會宗爲人

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末相友善末閱其老復遠出予
書戒曰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
以復鴈門之跡萬里之外以身爲木會宗既出諸國
遣子弟郊迎以摠發戊巳校尉之兵乏與有詔贈論
拜爲金城太守以病免歲餘小昆彌爲國民所殺諸
侯大亂徵會宗爲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
烏孫立小昆彌兄末振將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
殺大昆彌會病歿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
戊巳校尉諸國兵卽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還奏

漢臣傳

卷五 十三

事公卿議會宗宜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爵關內
侯黃金百斤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覺擁衆欲害昆
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
病歿烏孫中平七十五夾城郭諸國爲發喪立祠焉

漢臣傳卷之十四

蕭望之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爲
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請
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是時霍
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
召見先是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
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
不肯聽自引出閉曰不願見吏牽持句句於是光獨
不除望之而仲翁等皆滿大將軍史三歲聞仲翁
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
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
願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
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
嘗光竟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
之上疏願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
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望之對陰陽不
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對奏天子拜望之

爲謂者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言不可出諫官以補郡吏青間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遷大鴻臚神爵三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欲舉兵滅之望之以爲勿擊便上從其議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三公非其人士以

漢書卷之六十一

十一

本以師傅見尊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列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與樞機望之言用宦者非國舊制白欲更置士人顯是大與高恭顯忤竟爲恭顯等所譖下望之獄免爲庶人後數月制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假上書訟望之前事上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稱引亡事矣大臣懼不敢請逮捕門下生朱雲勸其自裁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爲之涕泣長子假嗣爲關內侯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漢書卷之六十一

三

青玄成

青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以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勅玄成兄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爲嗣故赦今自免弘懷慙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繁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患悞不

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
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爲後賢
薨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爲病狂不應召大鴻
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
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通與玄成書曰
微哉子之所託名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宜
優養玄成勿枉其志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
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
爲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

漢臣傳

卷十四

四

徵爲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
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
雨滂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
皆削爵爲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嘆曰吾何面
口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初宣帝寵姬張婕妤好男淮
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爲嗣然
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
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元
帝即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未

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昭顯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
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難
難因以戒示子孫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
文采過之建昭二年薨謚曰共侯子頃侯寬嗣玄成
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長樂衛尉而東海太守弘
子賞亦明詩哀帝爲定陶王時賞爲太傅哀帝即位
賜爵關內侯

匡衡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
漢臣傳 卷十四 五

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
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願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
爲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
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前將軍蕭望之爲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
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
說高辟衡爲議曹史薦衡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
是時有食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上
說其言遷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肯上好儒術文辭

顛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
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衛復上
疏言之衛爲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
議傳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由是爲光祿
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
元帝崩成帝卽位衛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
上敬納其言頃之衛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初元
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衛皆畏顯
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衛乃與御史大夫張譚共奏

漢臣傳

卷十四

六

顯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衛譚居大臣
位知顯等顯權執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
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旣奏
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
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衛衛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
骸骨上以新卽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尊者衛嚙
嚙不自安久之衛子昌爲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
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事發覺衛免冠徒跣待
罪天子使謁者詔衛冠履而有司奏衛專地盜土衛

竟坐免初衛封僮之樂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
頃南以閩佰爲界初元元年郡國誤以閩佰爲平陵
佰積十餘歲衛封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爲界多
四百頃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爲博士者

史丹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
時爲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
帝微嘗依倚史氏及卽位恭已灰三子高曾玄自元
帝爲太子皆丹以父高任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

漢臣傳

卷十四

七

帝卽位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常職乘甚有寵上以丹
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傳昭儀
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竟寧元上年上寢疾傳
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
疾稍侵數問尚書以景帝嘗立膠東王故事丹以親
密臣得侍視疾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而言
上意乃解太子由是遂爲嗣矣元帝崩成帝卽位賜
爵關內侯鴻嘉元年詔封丹爲武陽侯丹爲人足知
愷弟愛人貌若儻蕩不備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

上永始中病乞骸骨歸第數月薨謚曰頃侯有子男
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並爲侍中

馮奉世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徙杜陵其先馮亭爲韓
上黨守與趙將括距秦戰歿於長平宗族繇是分散
或留潞或在趙在趙者爲官帥將官帥將子爲代相
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母擇馮去疾馮劫皆爲
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相子也至武
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爲郎昭帝時以功次補武安

漢書

卷之六

八

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前將軍韓增奏以爲
軍司空令本始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爲郎前將軍
增舉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
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
年并殺漢使者於是攻劫南道與鞏盟畔漢從鄯善
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
國聞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必危西域
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
進擊莎車攻拔其城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

王敬之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下議封奉世丞
相將軍皆曰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爲不
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
元帝卽位爲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
去祊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衆數千人
畔奉世輒持節將兵追擊常惠薨奉世代爲右將軍
典屬國數歲爲光祿勳末光二年秋隴西羌多姐旁
種反詔召蕭玄成鄭弘王接許嘉奉世入議奉世獨
奏願帥師討之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

漢書

卷之六

九

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
衆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以重書勞
奉世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羗虜大破斬首
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
定襄太守韓安國爲建威將軍未進聞羗破還明年
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爲左將軍光祿勳如故拜爵關
內侯歲餘病卒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以
選充後宮爲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爲中
山太后隨王就國奉世長子譚太常舉孝廉爲郎功

次補天水司馬末世擊西羌譚為校尉隨父從軍有功未升病歿弟野王遂立參至大官野王字君卿受業情士通詩少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以為不可許後以功次補常陽長遷為櫟陽令徙夏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為左馮翊歲餘而治陽令並素行貪污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都掾殺初趙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遷為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

漢臣傳

卷十四

多舉野王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官親屬野王乃嘆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雖不為三公其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恭野王王舅不佞備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守蕭育未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為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顛權不可

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鳳不聽竟免野王初野王舅父曾為關內侯免歸數年終於家子座嗣爵至孫平中山太后事絕遂字子產通易太常察孝廉為郎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餘卒為都尉昔言河隄方畧立字聖卿通春秋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竟寧中以王舅出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為東海太守下濕病痺天子聞之徙為太原太守更歷五郡所居有述年老卒官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為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參昭儀少弟行又救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帳竟寧中以王舅出補涿郡太守食官令以數病徙為寢中郎陽朔中山王來朝擢為上河農都尉病免復為涿陵寢中郎末始中起遷代郡太守以遼郡道遠徙為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為諫大夫使

漢臣傳

卷十四

十

顧護左馮翊都水緩和中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中山王見廢故封王舅參爲宜鄉侯以慰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以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下詔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誦節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恒操頃之哀帝卽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詛大逆之罪

卷七

十一

參以同產嘗相坐謂者承制召參請廷尉參自殺崇族徙歸故郡

王吉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王視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其後復放從自若吉其諫爭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卽奏書戒王王卽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

昌邑羣臣坐在園肯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起家復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官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上以其直廷澗不甚寵異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

卷十四

十三

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元帝初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吊祠云子駿以孝廉爲郎左曹陳威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遷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爲王國史故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爲幽州刺史遷司諫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八歲

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左馮翊代駿爲少府會御史大夫缺爲御史大夫駿爲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魯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駿子崇以父任爲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爲御史大夫平帝卽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爲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莽莽遣就國歲餘爲傳

漢臣傳

卷十四

十四

婢所毒堯國除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貢禹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著聞徵爲博士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復可冠也遂去

宣元帝卽位徵爲諫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節儉極切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爲光祿大夫頃之上書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有一子年十二願乞骸骨不允後月餘以爲長信少府會陳萬年卒禹代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以爲古民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

漢臣傳

卷十五

十五

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庶潔賤貪汙買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爲吏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又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爲御史大夫數月卒

劉向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為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與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

漢書

卷十四

十七

不驗上乃下更生吏減成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太傅蕭望之少傳周堪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

鼎卷舌開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

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郎中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思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寬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

漢書

卷十四

十七

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時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以疾病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詭掬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與古事悼已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

元舅唐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
第七人皆甘高列侯時救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
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
校中五經私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
陰陽律呂之應乃集為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
知向忠情故高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
權久之言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
向上說切諫向詰俗彌令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
禮制以為王敬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
載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
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既言得失陳法戒
書數十上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遂上
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嘆息悲傷其意謂曰君
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
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精思於經術晝誦書
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
山崩雍江向惡此異懷不能已復上奏然上終不能
用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

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
卿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
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
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
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早卒少子欽

京房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
壽字贛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費用令極
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姦邪

漢書傳

卷十

十九

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
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贛卒於小黃贛常曰得
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房用之尤
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為郎末光建昭
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先
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召
見問房奏考功課吏法時中書令石顯顯推顯友人
五鹿充宗為尚書令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
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

曰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房指謂石顯顯充宗皆疾房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於是以為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才及為太守憂懼房以建昭三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灰而功不成故願歲乘傳奏事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漢臣傳 卷十四 二十

博通謀非諂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為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歿時年四十一 翼奉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春秋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博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椒房侍 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漢臣傳 卷十四 二十一

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天子異其意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爲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郎爲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李尋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儒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爲星歷除尋爲吏數爲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厚遇尋是時多災

漢臣傳

卷十四

二十三

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院會之象其意以爲且有洪水爲災乃說根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傳喜問尋災異尋對母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時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

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爲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哀帝初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而李尋亦好之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後月餘上以其言亡驗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減

漢臣傳

卷十四

二十三

處一等徙致煌郡

漢臣傳卷之十五

王商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醇厚稱父喪商嗣為侯大臣薦商擢為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為外戚重臣輔政權佑太子頗有力焉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為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議

漢臣傳

卷十五

一

論不能平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商獨以為訛言頃稍定問之果然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明年商代匡衡為丞相商為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單于來朝仰視商貌大畏之初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為琅邪太守郡有灾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鳳以曉商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以是怨商使人上書言商問門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

欲以備後官商以病對不入及問門事見考知為鳳

所中惶怖更欲內女為援廼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

其女會日飲大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

對近臣陳日飲咎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商有

不仁之性廼因怨以內女其姦謀未可測度丹等奏

商請詔謁者召商詰若虛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

險制日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使者收丞相

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謚曰戾侯有詔長子

安嗣爵為樂昌侯商歿後連年日蝕地震京兆尹王

漢臣傳

卷十五

二

竟上封事召見於商忠直無罪官鳳顯權殺主鳳竟

以法誅章至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誅不附己者樂

昌侯安見殺以罪自殺因除

薛宣

薛宣字籍籍東海郯人也少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吏

後以大司農十食屬察廉補不其丞琅邪太守趙貢

行縣見宣其說其能從宜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

與相見成口贊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

薦遷樂浪都尉丞南州刺史舉茂材為宛句令王鳳

聞其能薦宜爲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
御史中丞教言政事便宜出爲臨淮太守政教大行
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上徙宜爲陳留太守盜賊禁
止吏民教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始高
陵令揭洪豫陽令謝游皆介節不遜持郡短長前二
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宜視事詣府謁宜設酒飯與相
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賊具得所受取宜察湛
有改節敬宜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姦賊封與湛湛
卽解卽殺付吏爲記謝宜終無怨言而豫陽令游

漢臣傳 卷五

三

自以大備有名輕宜宜獨移書顯貴之得撤亦解卽
殺去又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滲多盜賊其
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
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
郡用事吏爲接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宜卽以令奏賞
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池陽令舉廉
吏徵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宜責讓縣縣
案驗徵掾迺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
掾實不知掾恐自殺宜聞之移書池陽曰立誠廉

士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
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
肯休坐曹治事宜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週日至
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
鄰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宜爲人
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郡中清靜遷爲少府共
張職辨月餘御史大夫于未卒谷未上疏薦宜遂以
宜爲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爲丞相封高陽侯宜除
趙貢兩子爲史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爲吏亦有能

漢臣傳 卷六

三

名宜爲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爲移書後皆遵用
薛侯故事然官屬議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
子好儒雅宜經術又淺上亦輕焉會卽成太后崩上
以吏賦飲趙辦冊免宜罷歸初宜爲丞相而程方進
爲司直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爲丞相思宜舊恩宜
免後二歲薦宜復爵高陽侯視尚書事宜復尊重任
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宜有兩弟
明修明至南陽太守後母常從備居官宜爲丞相時
修爲臨菑令宜迎後母修不道後母病亟修去官持

服宜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哀帝初即位博士申
咸亦東海人也毀宜不供養行喪服宜子况為右曹
侍郎數聞其語昧客楊明欲令制咸面目使不居位
會司隸缺况恐咸為之遂令明連斫咸官門外御史
中丞掾等奉况况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宜坐免為庶
人歸故郡卒於家宜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
令宜從臨淮遷至陳留遇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宜心
知惠不能惠自知治縣不稱宜意遣門下掾送宜至
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宜不赦戒惠吏職之意

建康傳 卷五

宣笑曰史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
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為然宣封為侯
時妻歿而敬武長公主寡居上令宜尚焉及宜免歸
公主留京師後宜卒主上書願還宜葬延陵奏可况
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器與主私亂哀帝外家丁
傳賈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中莽自尊為安漢公
主又出言非莽而况與呂寬相善及寬事覺時莽并
治况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詔賜主藥况况
梟首於市白太后云主暴病薨

朱博

朱博字子元京兆杜陵人也家貧好客少時給事縣
廷稍遷為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
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
卿子弟著材知名博皆友之後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
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候伺咸掠治困
篤博詐為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
變姓名為咸驗治數百卒免咸死罪而博以此顯名
咸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咸為長史咸薦蕭

漢臣傳 卷五

育朱博除其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操陽令徙雲陽平
陵三縣高第入為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行
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
諸自言者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
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決遣四
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老從事
教民聚會博殺此吏遷郡太守齊郡舒緩養名博
齊并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乃召見諸吏選
視其可用者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門下掾

遂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且教拜起明習乃止又赦
擇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
去議曹曰如太守漢吏乘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柰
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
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博治郡常令
屬縣各用其豪傑以爲大吏文武從軍以是豪傑悉
服以高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爲真其治左馮翊文理
聰明妹不及薛宣而多武漸網絡張設長陵大姓尚
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博以它事召見

廉直傳 卷五

視其而果有癡博辟左右問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
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酒卿恥杖拭用禁
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成博因赦禁毋得泄
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投刀使削所
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墮跌遂成就之遷
爲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徙爲太守先是南蠻若
兒數爲寇盜博厚結其昆弟使爲反間襲殺之郡中
清徙爲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爲光祿大夫遷廷尉
職典決疑獄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爲平處其輕重

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
官所到輒出奇譎以明示下爲不可欺者久之遷後
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執國博坐免歲餘哀
帝卽位復爲光祿大夫遷爲京兆尹數月起爲大司
空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
重味案上不過三椀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
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博以此
自立然終用敗勅哀帝祖母定陶太后求稱尊號太
后從弟高武侯傳喜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

漢傳 卷五

議孔鄉侯傳晏亦太后從弟調諛欲順指博與交結
謀成尊號以博代光爲丞相封陽鄉侯傳太后怨傳
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奏免喜侯博受詔與御
史大夫趙玄議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鄉侯
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卽并奏喜武皆
免爲庶人上知傳太后素嘗怨喜卽召玄詣尚書問
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上疑
玄處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蕭
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勅博以御史爲丞相玄以少

府爲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鐘聲
故曰朱傅翰音

翟方進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
翟公好學爲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
太守府爲小史號近頓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苦厚方
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蔡父大奇其
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因病歸家辭
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

漢臣傳

卷五

九

以給方進讀以射策甲科爲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
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
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
伺常大都投時進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
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謀已內不自得
其後若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
平中方進轉爲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
遷爲丞相司直從上其果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
勃奏方進月餘方進劫慶慶坐免官勃方進新視事

而消勲亦初拜爲司隸不肯謂丞相御史大夫後朝

會相兄禮節又倍方進陰察之勲私過光祿勲辛慶

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須過迺就車

於是方進舉奏其狀遂貶勲昌陵令方進旬歲間免

兩司隸朝廷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戒掾史謹事

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

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掠爲姦利者方進部掾史覆

案發大姦獲數千萬上以爲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徒

爲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時胡常爲青州刺史

漢臣傳

卷十五

十

聞之與方進書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居官
三歲末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宜免爲
庶人方進亦坐爲京兆尹時未喪事煩擾百姓左遷
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恭臣多舉方進上亦器
其能遂擢爲丞相封高陵侯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
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爲
相公案請託不行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闓之屬
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
進特立後起時方進新爲丞相陳咸內懼不安迺令

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居亡何方進泰成等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成封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泰成後數年淳于長有罪以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為長求留方進劾立遣就國復奏立索友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問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請免奏可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絲綉法律號為通明相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

漢臣傳

卷十五

十一

雖外戚然以能謀議為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以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為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迺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綬和二年春英惑守心會郎賈胤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迺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即日自殺上祕之謚曰恭侯長子宣嗣宣字太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為關都尉南郡太守少子義義字文仲

少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白成帝帝以問丞相方進遣吏救義出宛令後為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豐計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立信為天子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莽聞之大懼擊義破之夷滅

漢臣傳

卷十五

十一

三族

王尊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

遷號令轉守槐里並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詎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懸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號尊供張如法而擗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抑強扶弱又出赦赦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輔繫獄數日成威震郡中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

漢臣傳

卷十五

十三

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置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郡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瑯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邛九折阪嘆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傳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

度傳相連坐及尊親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卽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奏尊爲相倨慢不臣坐免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

漢臣傳

卷十五

十四

司隸校尉勅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顯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衡譚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述射七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鳳薦尊徵爲太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

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真凡三歲
坐遇使者無禮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
輿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
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
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爲害尊帥率吏民投沈白馬祀
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
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
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
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

魏書

卷五

十五

王章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爲官稍遷至
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爲左曹中郎將
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斥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
咸減髮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爲諫大夫遷司隸校
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

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
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
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
鳳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勅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
妻居章疾病無被附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
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
困危不自激叩乃及涕泣何鄙也後章往宦歷位及
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
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

漢書

卷五

十六

朱雲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壯輕俠借客報讐長
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

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畧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上廼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為嘉從守丞而闕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辨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漢臣傳 卷五 十七 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柱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嶷嶷朱雲折其角繇是為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久之坐陳咸毀石顯事與咸俱髡為城旦遂廢鋼終元帝世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高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

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鞫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故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園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相吏耶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宇仲能傳雲學皆為博士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柳為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漢臣傳 卷五 十八 劉輔 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為稟貴命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具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大中大夫谷永俱上書切諫上廼徙繫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

漢臣傳卷之十六

張禹

張禹字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禹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者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而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從學沛郡施讐受易瑯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久之試爲博士初元

滿臣傳

卷十六

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禹詔令禹授太子論語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卽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領尚書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品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溼涸溉灌極膏腴上貴宅田物補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中綠竹從茲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馬滿載崇奉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

有法度而崇禮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欲食婦女相對優人從強鏗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公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禹年老自治家甚起祠室好平陵處牛亭部處地又延延陵奏請求之詔令平陵徙亭它所而陽侯根開而爭之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龍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

漢臣傳

卷十六

以起居間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卽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祝其小子上卽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回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未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議切王氏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

侯不平恐爲所怨禹謂新學小生亂道誣人宜無信
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
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成帝崩禹及事哀
帝建平二年薨謚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

孔光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孔子生伯魚鯉鯉生
子思伋伋生子上昂昂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
子高穿穿生頤頤爲魏相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歿
陳下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

漢臣傳

卷十六

三

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
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
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宣帝
時爲大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
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卽位微霸以師賜爵關
內侯食邑八百戶號成君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執
霸薨謚曰烈君霸四子長子嗣嗣關內侯次子捷捷
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
十舉爲諫郎光祿郎匡衡舉光方正爲諫大夫坐議

有不合左遷紅長自免歸教授成帝初舉爲博士數
使錄冤獄行風俗振瞻流民奉使稱言光以高第爲
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
之後爲光祿勳復領尚書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
脩故事時有所言輒削草稿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
謂知法日歸休兄弟妻子無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
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
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
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旣性自守亦其勢然也

漢臣傳

卷十六

四

徙光祿勳爲御史大夫綬和中議立定陶王不中意
左遷廷尉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廼始
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
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長犯大逆時廼始等見爲長
妻已有當坐之罪光議以爲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
歲右將軍變後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皆免以光爲
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爲右將軍居後
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
光常拜已刻侯印書贊上暴崩卽其夜於大行前拜

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相近印誠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群下多順指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丹以罪

漢臣傳 卷之六

五

免而朱博代為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其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薨上嘉復為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闕三相議者皆以為不及光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微光詣公車問日蝕事拜光祿大夫位太子相光為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灰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為丞相復

故國博山侯上廼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為大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為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匡毗莫不誅傷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明年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

漢臣傳 卷之六

六

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光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謚曰簡烈侯子放嗣

杜鄴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郡守武帝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敬女鄴壯從敵子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為郎與車騎將軍王

音善平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薨上閔悔之乃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鄴見音前與平阿有隙即說音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後以病去郎商爲大司馬衛將軍除鄴主簿以爲腹心舉侍御史哀帝卽位遷爲涼州刺史鄴居職寬舒少威嚴數年以病免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皇太后帝母丁姬稱帝太后而皇后卽傅太后從弟子也元壽元年正月朔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帝青舉鄴鄴對明指外家

漢臣傳

卷七

七

過寵鄴未拜病卒鄴言民詭言行籌及谷末言王者買私田彗星隕石壯飛之占語在五行志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勿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杜欽

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爲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表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題爲小冠高

廣財二寸由是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欽爲人深博有謀自上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婦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毒塞爭也鳳白之太后以爲故事無有欽復重言鳳不能自立法度

漢臣傳

卷七

九

循故事而已會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與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以前事病賜帛罷後爲議郎復以病免徵請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王駿帝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見鳳專政戒之頃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言鳳專權蔽主之過於天子感竊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爲不食上少

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
遂退欽復說之曰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
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
於齊猶嘆息未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鳳復起視事
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奏詔獄欽欲救其過復
說鳳以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加於
往前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優游不
仕以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十人欽
兄緩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請成帝時薨子業嗣業
漢臣傳 卷六 九
有才能以列侯選復爲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
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
官復爲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
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
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下維
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坐免就
國其春丞相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
會成帝崩哀帝卽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高
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效人之雄惑

亂朝廷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出世業又言宜爲恭
王立廟京師以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
母定陶王丁后爲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
不道坐免業復上書訟宏業由是徵復爲太常歲餘
左遷上黨都尉會司隸奏業爲太常選舉不實業坐
免官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
皆免徙合浦業以前罷黜故見澗畧憂恐發病死業
成帝初尚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
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謚曰荒侯傳子至孫絕祧
漢臣傳 卷六 十
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谷末
谷末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爲衛司馬使送郅支單
于侍子爲郅支所殺末少爲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
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爲
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
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
舉末待詔公車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末末對曰日
食地震皇后貴安專寵所致時上卞卽位謙讓委政

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未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薰粥日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番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人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亡吳楚燕梁之執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中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時對者數十人末與杜欽爲上第馬上皆以其書示後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采末言以責之末既陰爲大將軍鳳說

漢臣傳

卷十七

十一

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爲光祿大夫末奏書謝鳳鳳遂厚之數年出爲安定太守時上諸舅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末善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以音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領城門兵末聞之與譚書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譚得其書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末達爲郡吏恐爲音所危病滿三月免音奏請末補營軍司馬轉爲長史薦爲護苑使者音薨成都侯商代爲大司馬衛將軍末乃

遷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詔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末受所欲言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末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末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荅禮至上此對上大怒商密撻末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末救過交道廐者勿追御史不及末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末給事中元延元年爲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末當之官上使

漢臣傳

卷十六

十二

衛尉淳于長受末所欲言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末於經書汎爲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決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及覆專攻上身與後官而巳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末所居任職爲北地太守歲餘衛將軍商薨曲陽侯根爲驃騎將軍薦末徵入爲大司農歲餘末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車公卿病輒賜告主末獨卽時免數月卒於家本名並以尉氏樊並父更名末云

劉歆

劉歆字子真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為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向歆後歆復為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乃侍中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廼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畧分為九流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

漢臣傳

卷五

十三

進受賢問大義勅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靜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疆志過絕於人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畧不同歆教以難向向不能非問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歆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咸不肯置言歆遂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

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

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起家復為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為黃門郎重之白太后留歆為右曹大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義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

漢臣傳

卷五

十四

三統曆譜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季字顯叔及王莽篡位歆為國師後為莽所殺

揚雄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祔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揚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獎當是時僭楊侯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楊氏適江上處巴江州而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

晉復遡江上處岷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廛有宅一區
世世以農桑為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無
宅楊於蜀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
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嚶而好深
湛之思清靜亡為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
貧賤不偷廉隅以徵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儻
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
意雖富貴不事也頗嗜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
作賦甚弘麗溫雅雅惟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

漢臣傳

卷十五

十五

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灰悲
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
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濫身哉乃作書往往
據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
反離騷又傍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傍惜誦以
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
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
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遊奏甘泉賦以
風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

圖豹尾中故雄聰盛言車騎之衆又言屏王女郤處
如以徵戒齋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
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奏汾陰雄以為臨川美
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其十二月羽獵
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藉翰林為主入子墨為
客卿以風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
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謂
相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客有難玄大深衆
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雄見諸子各以其知

漢臣傳

卷十六

十六

舛馳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
誤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初雄年四十餘自
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
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
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
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
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
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
於執利迥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

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
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舍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
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及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
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
於外於時人皆習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
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
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
復獻之莽誅豐四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
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

漢臣傳

卷五

十七

能自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處莽聞之曰雄素不與
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廼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
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
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
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
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
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
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
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

言嚴尤聞雄歿謂桓譚曰子常稱楊雄書豈能傳於
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
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
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
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
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
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
儒或譏以雄爲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
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章帝時四十餘

漢臣傳

卷五

十八

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漢臣傳卷之十七

平當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當少爲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爲順陽長柳邑令以明經爲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見畧同自元帝時當成爲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漢臣傳卷十七

嗣所宜尊奉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頃之使行流民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勞佚有意者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爲最遷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復徵入爲大中大夫後以諫封淳于長左遷哀帝徵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普開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不可強起受侯印爲子孫耶當不從遂上書乞骸骨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當父子至宰相

薛廣德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衆詩教授楚國龔勝龔舍師事焉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除廣德爲屬數與論議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爲博士論石渠遷諫大夫代貢禹爲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爲人溫雅有諷藉及爲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其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上即日還其秋上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

漢臣傳

卷十七

五

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毆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月餘以歲惡民流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爲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發爲柴縣其安車傳子孫

王嘉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坐戶

殿門失闔免光祿勳于永除為掾察廉為南陵丞復
察廉為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
政事得失起遷大中大夫出為九江河南太守治甚
有聲徵入為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
年代平當為丞相封新甫侯嘉為人剛直嚴毅有威
重上甚敬之哀帝即位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
上疏請重二千石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
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
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呪詛

漢臣傳

卷十七

又與后舅伍宏謀絀上為逆雲等伏誅時侍中董賢
愛幸上欲侯之傳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心憚
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
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宜延問公卿大
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詔
封賢等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復奏封事請節賢寵勸
廷尉梁相疑雲獄寃上以無討賊意免相嘉薦相等
有才行上不能平至是乃發怒召嘉請尚書責問詔
假謁者節召丞相請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

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
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眾丞相豈兒女
子耶何謂咀藥而灰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
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上問嘉生請吏大怒
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喟然仰天
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肯以是負國灰
有餘責吏問賢不肯上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
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
灰灰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灰帝舅

漢臣傳

卷十七

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
董賢代之嘉為相三年誅國除後元始四年封嘉子
崇為新甫侯追謚嘉為忠侯

師丹

師丹字仲公琅琊東武人也治詩書匡衡舉孝廉為
郎元帝末為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材復補博士出
為東平王太傅入為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以
光祿大夫給事中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為皇太子以
丹為太子太傅哀帝即位代王莽為大司馬封高樂

侯月餘徙爲大司空上卽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
傳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
言事語甚切直尋以議逆尊帝父定陶共王事不協
上意免爲庶人尚書令唐林上疏申救復賜爵關內
侯丹既免數月上用朱博議尊傳太后爲太皇太后
丁后爲帝太后丹於是廢歸鄉里者數年平帝卽位
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傳太后丁太后冢奪
其璽綬更以民葬之復免高昌侯宏爲庶人徵丹詣
公車封爲義陽侯月餘薨子業嗣

漢臣傳

卷七

五

傳喜

傳喜字稚游河內温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傳太后從
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爲太子成帝選喜爲
太子庶子哀帝初以喜爲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
爲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旣聽莽退衆庶歸望
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而女爲皇后又帝
舅陽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傳太后
始與政爭喜數諫之由是傳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以
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

喜行善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明年正月乃徙
師丹爲大司空而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傳騶
奪皆罷喜之恭儉又傳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
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師丹共執正議傳太后大怒上
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
免喜哀帝崩平帝卽位王莽用事免傳氏官爵歸故
郡晏將妻子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還喜長安以故
高安侯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
復遣就國以壽終莽賜謚曰貞侯

漢臣傳

卷七

六

彭宣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治易事張禹舉爲博士
遷東平太守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
任政事入爲右扶風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爲太原太
守數年復入爲大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卽位徙
爲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傳處爪牙官乃策宣上左
將軍印綬以閹內侯歸家宣罷數歲諫大夫鮑宣數
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食鮑宣復言上乃召宣
爲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封長平侯哀

帝崩王莽秉政宣上書乞骸骨就國莽恨宜求退故
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宜居國數年薨謚曰頃侯

鄭崇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祖父以
嘗徙平陵父宣明法律爲御史事貢公名公直崇少
爲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弟立與高武侯傳喜同
門學相友善喜薦崇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
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
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傳太后從弟商崇諫因持詔書

漢臣傳

卷七

七

案起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反爲一臣所顛制
耶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
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調素
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責崇曰
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
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成獄中

母將降

母將降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
音奏請降爲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隆奏封事

言古者選諸侯入爲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

在國邸以填萬方其後上竟立定陶王爲太子隆遷

冀州牧穎川太守哀帝卽位以高第入爲京兆尹遷

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

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請收還武庫上

不說頃之傳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

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錢請更平直左遷爲沛郡

都尉遷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哀

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爲冀州牧治中

漢臣傳

卷七

八

山馮太后獄寃無辜不宜處位在中土本中謁者

令史立侍御史丁亥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史

立時爲中太僕丁亥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請鄭

崇者爲河內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與徙平陵並爲

郡吏至大司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爲

長陵令道不拾遺初卽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

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

上冢因留伏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謝林卿
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素驕慙於賓客既去
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刺其建鼓並自從
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
肅諭自代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曰我非侍中奴
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廼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灰
耶兒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成帝太后以
叩成太后愛林卿故涕泣為言哀帝哀帝問狀而善
之遷並隨西太守徒穎川太守代陳陽嚴朝本以

漢書

卷七

九

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
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詔是時穎川鍾元為尚書令
領廷尉川事弟威為郡掾威千金並過辭鍾廷尉廷
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
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
趙季李狀多高賓客縱橫郡中聞並至皆亡去並下
車求勇猛曉文法吏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
捕之勅曰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趙李
蔡惡當得其頭以謝百姓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

之亦得趙李他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于市
郡中清淨表善好士尼紀穎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
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曰告子
恆吾生素餐日久灰雖當得法賻勿受王莽擢恆為
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為郎

孫寶

孫寶字子嚴穎川鄆陵人也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
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備寶
自劾去忠固還之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

漢書

卷七

十

知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
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
子既為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
為主簿而大人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
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
往教道不可謝身謝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
簿乎忠聞之甚勉上書薦寶為議郎遷諫大夫鴻嘉
中廣漢學益起遷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危商者大
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

山谷諭告群盜渠率皆得悔過自出遣歸田里自劾
矯制奏商爲亂首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
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上
復拜寶爲益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立
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寶劾奏尚
下獄歿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代
商上度立而用其弟世陽侯根會益州蠻夷犯法巴
蜀頗不安上以寶著名西川拜爲廣漢太守徵爲京
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
漢臣傳 卷十七 十一
恩禮請文欲爲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
署爲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
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
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叩曰無其人不敢空受
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稱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
當道不宜復問狐貍寶嘿然稱季者大俠與衛尉淳
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與紅陽侯有卻自
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
而長以稱季託寶故文怪寶氣索因曰明府素著威

名今不敢取稱季當且闔閭勿有所問寶曰受教稱
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墻爲小戶
但持鋤自治園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
稱季病歿寶爲京兆尹三歲京師稱之會淳于長敗
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歿於家哀帝徵寶
爲諱大夫遷司隸初傳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
俱事元帝有卻傳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衆
庶寃之寶奏請覆治傳太后大怒下寶獄尚書僕射
唐林等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
漢臣傳 卷十七 十二
司馬傳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復
官項之鄭崇下獄寶上書劾尚書令趙昌天子不說
以寶名臣不忍誅乃免爲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
后徵以爲光祿大夫與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
寶爲大司農會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孔光馬官等
咸稱莽功德宜告祠宗廟寶奏斥之侍中奉車都尉
甄邯卽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
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以奏寶事下三公卽訊寶對
曰年七十詩耗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竟寶坐免終於

家建武中以寶孫伉爲諸長

何武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年之間屢蒙瑞應而益州刺史王褒使博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遠茂異上召見武等於宣室以褒爲待詔武等賜帛罷武高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爲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舉四行遷爲鄆令坐法

漢臣傳

卷七

十三

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徵負其謀市畜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縣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以後進生何知逆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

變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群

盜得繫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

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

恩初武爲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以

其同姓故厚之後壽爲大司農其兄子爲廬江長史

時武奏事在郎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爲具召武弟顯

及故人楊覆等酒酣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

并能爲下未嘗不見顯等其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

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職在進善退惡吏治

漢臣傳

卷七

十四

行有茂異民有隱逸適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

衆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其

守法見憚如此爲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丞相薛

宣敬重之出爲清河太守數歲免久之大司馬曲陽

侯王根薦武徵爲諫大夫遷交州刺史入爲司隸校

尉徙京兆尹二歲左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復入爲

廷尉綏和元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廷尉武爲御史

大夫成帝更武爲大司空封汜鄉侯武爲人仁厚好

進士獎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翼在沛郡厚兩翼

及為公卿薦之朝廷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
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
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兄思及為御史大夫
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
史典獄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制曰可以內史
為中尉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後母留止左右或譏
武事親不為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後五歲
諫大夫鮑宣數備寬之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
安侯董賢亦薦武由是復徵為御史大夫月餘徙為

漢臣傳

卷七

十五

前將軍先是新都侯王莽就國數年上以太皇太后
故徵莽後有詔舉太常莽私從武求舉武不敢舉後
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
詔有司舉司馬者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
舉莽武為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
謀以為比世無嗣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於是武舉
公孫祿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莽風
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武就國後莽寔
威為宰衡陰誅不附已者元始三年昌寬等事起時

甄豐承莽風指遣使者乘傳案治黨與連引諸所欲
誅上黨鮑宣南陽彭儻杜公子郡國豪傑坐灰者數
百人武在見誣中檻車徵自殺

鮑宣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為縣鄉耆夫
守東州丞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為郎病去官
復為州從事上尚辟宣薦為議郎後以病去哀帝初
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宣為諫大夫遷豫
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宜坐免歸家數月復

漢臣傳

卷七

十六

徵為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是時帝祖母傳
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孔光師丹何
武傳喜始執正議皆免官丁傳子弟並進董賢貴幸
宣上書切諫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
朔日食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
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
宣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官丞相孔光四時
行闕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沒入其車馬
權辱宰相事下上抵宣罪減灰一等髡鉗宣既被刑

乃徙之上黨以爲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遂家於長子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颶風州郡以旱法案誅諸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皆以時名捕隴西辛典與女婿許緝俱過宣一飯去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耶瑯又有紀遜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雅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遜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

漢臣傳

卷十七

十七

本敞履空以尾器飲食又以歷遣公卿祿虛僞各解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爲太子四友病歿莽太子遣使視以衣衾其子攀棺不受也始隴糜郇欽哀帝時爲丞相司直秦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脩等又奏董賢左遷虜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杜陵蔣詡元卿爲兖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

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歿漢更始徵竟以爲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冠賊竟不受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劍格歿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鮑宣子孫皆見褒表

龔勝龔舍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爲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問舍高名聘爲常侍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閭崇薦勝哀帝自爲定陶王已問其名徵

漢臣傳

卷十七

十八

爲諫大夫引見勝龔龔舍及亢父寧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賢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耶勝曰唯唯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審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災異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爲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由是逆上指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勝獨書議曰今舉相等過徵

薄日暮議者罷明旦復會左將軍公孫祿問勝看議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常惠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先是常又爲勝道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對曰受夏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即應

廉臣傳

卷七

二十

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勝窮無以對尚書即劾奏與常爭言滂辱朝廷勝謝罪乞骸骨上適復加賞賜以子博爲侍郎出勝爲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爲光祿大夫勝常稱疾卅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哀帝崩初邳邳郡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爲大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勝漢還鄉里漢兄子曼容亦發志自修爲官不肯

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初龔舍以龔勝薦徵爲諫大夫病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爲太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詩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爲光祿大夫數賜告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

廉臣傳

卷七

二十

八王莽居攝中卒莽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遣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後二年莽復遣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勝稱病篤不受因赦兩子及門人高暉以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栢作祠堂詔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歿歿時七十九矣勝居彭城廉里後刻石表其門

梅福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

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輅傳請行在所條對憲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切諫上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曰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塞人所以自塞也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派出於戶所謂存

漢臣傳

卷十七

三十一

人以自立者也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周子南君爲周承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述古文以左氏殺梁世本禮記相明遂

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是時福居家嘗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云散

云散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爲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卬帝位莽以平帝爲成帝後不得顧私祀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

漢臣傳

卷十七

三十一

吳章謀夜以血塗莽第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章爲當世各儒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當皆當禁錮門人盡更名他師散時爲大司徒掾自劫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藥布表奏以爲椽薦爲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爲太師復薦散可輔職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爲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爲御史大夫復病免卒於家

漢列傳卷之十八

丁寬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嘗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師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漢列傳

卷之十八

一

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為博士復從卒業與孟喜梁丘賀並為門人及梁丘賀為少府事多乃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因請不得已迺授臨等於是賀薦讎詔拜讎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讎授張禹琅琊

象伯伯為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為九卿宣大司空象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琅琊郡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為禮春秋

授后蒼疏廣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侯陰陽災變書詩言師田生且歎時世喜膠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踰通證明之口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云受孟喜喜為名之後賓歎莫能持其說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病免為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為博士

漢列傳

卷之十八

二

梁丘賀字長翁琅琊諸人也以能心計為武騎從大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房出為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以賀為郎會八月飲耐行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劍挺墜墜首垂泥中乃鄉乘與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代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涪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以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

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年老終官傅子臨爲黃門郎其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琅瑯王吉通五經開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廼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爲少府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張爲博士至揚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琅瑯王璜平中能

漢列傳

卷十六

三

傳之璜又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母將末康以明易爲郎末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爲惑衆斬康

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

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臯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授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

漢列傳

卷十六

四

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卽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卽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者可以自成及地餘歿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翁生信都太傅翁生授琅瑯殷崇楚國興勝崇爲博

士勝右扶風而平當授九江朱晉公文上黨鮑宣普為博士宣司隸校尉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

言栢梁臺災日至期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為選師始昌為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

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東平人勝少孤

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

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執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徵為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

勝當乘輿前諫有天久陰臣下謀上之語後王果廢時霍光以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

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宣帝初因議武帝廟樂不協上意乃下之獄時丞相長史

黃霸坐阿縱勝不舉劾亦繫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成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

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因災異大赦勝出為諫大

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

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

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愆前事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

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

芥也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

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餘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畧難以應

敵建卒自顯門名經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無為左曹大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魯

孫蕃郡守州牧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賞為梁內史梁內史于定國為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為少府

太子少傅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傅

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後爲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大
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卽位堪爲光祿大夫與蕭望
之並領尚書事爲石顯等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
愍之迺擢堪爲光祿勳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
牟卿爲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傅子光亦事
牟卿至丞相商善爲筭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
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
泉王吉少音爲政事齊歆欽幼卿爲文學王莽時林
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冢欽章皆爲博士章爲王莽所
誅

漢列傳

卷十八

七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
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
儒信都秦恭延戶陳留假舍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爲
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爲城
陽內史倉以高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爲
騎都尉寬中有雋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卽位賜爵
關內侯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
賓賓爲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

知名者也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
家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
亦從安國問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
少子以明彗梁本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
號徐敖敖爲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輝
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詣學皆立劉歆
爲國師璜輝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
霸以能爲百兩微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

漢列傳

卷十八

八

有弟子尉氏樊並昔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
上存之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
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且
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
學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
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
居家教終身不出門蘭陵王臧旣從受詩已通事景
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臧乃上書宿衛景遷一

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縮亦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
縮減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中公
於是上使使東帛加璧安車以蒲裝輪駕駟迎申公
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
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
嘿然已招致卽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
皇寶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免歸數年卒弟子爲
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
寬城陽內史楊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

漢列傳

卷六

九

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關門慶忌膠東內史其治官民
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
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取立江公盡能
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高
賢治詩事傳上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
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
以詩授哀帝賞至大司馬車騎將軍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
爲昌邑王師王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皆下獄誅唯

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厥論式繫獄當厥
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
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問亦得減厥論歸家
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
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
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請
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立蓋不
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
詔除下爲博士式微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

漢列傳

卷六

十

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
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至
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
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
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
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邊墜式客罷讓諸
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強勸我竟爲整子所辱遂謝
病免歸終於家張生褚生皆爲博士張生論石渠至
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張生兄子游卿爲諫大夫以

詩授元帝其門人琅琊王扶爲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爲博士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

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惡遂罷黃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園擊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乃假固利兵下園刺菘正中其心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舉後上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守疾免武帝初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及日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

傳夏侯始昌最明

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授邳邳師丹伏理游君潁川潁昌君都君都爲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司空滿昌授九江張邴琅琊皮容皆至大官

韓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家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

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丞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丞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爲昌邑王中尉食生爲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潯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部刺史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賈長卿
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河武令授徐敖教授九江陳
俠為王莽講學大夫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季
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資性
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為大夫
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
為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蒼魯間丘卿舍說禮
漢卿傳 卷十八 十三

數萬言號曰后氏曲盡記授沛國人通漢子方梁戴
德廷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奉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
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
守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
侯敬又傳族子咸為漢章太守大戴授琅琊徐良旃
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
卿楊榮子孫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梁卿郡太守山
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楊氏之學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

董仲舒同業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相弟
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龐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
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龐公守學不失師法為
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駐孟孟為符節令坐絀
災異誅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陸孟
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彭祖為宜帝博士
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墨太子太傅
漢立不事雜貴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勿

漢卿傳 卷十八 十四

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瑯
琊王中為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
門雲雲為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象尤盛雲坐為
江賊拜辱命下獄誅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臧申公傳子至孫為
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而丞相公孫弘本為
公羊學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
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
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

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睦孟等論數困之故好
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
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
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蕭賢長信少府
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
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與穀梁千秋病歿徵江公
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
助之江博士復歿迺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官由是穀
梁之學大盛尹更始為諫大夫長樂尹將又受左氏

漢列傳

卷十八

十五

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琊
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以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太
常舉方正為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
奏除補長史薦鳳擢為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
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
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唯鳳龔許歆遂共
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
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為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

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
莽時為講學大夫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
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
趙人賈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陰令授清
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後望之為太
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歿授尹
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
君哀帝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
漢列傳 卷十八 十六
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
本之賈護劉歆

游俠傳卷之十九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
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至於戰國合
從連衡力政爭疆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
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
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以赴平原之急
於是背公叛黨之議咸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
興禁網疏濶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希從車千乘
而吳淠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
游俠傳 卷十九 一

魯朱家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
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
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
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勒牛專趨人之急甚已之
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

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
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歿而雒陽有劇孟周人
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
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
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
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顛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
然劇孟母歿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歿家無餘
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
濟南劇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
游俠傳 卷十九 二

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母辟陽翟薛况陝韓孺紛紛復
出焉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
父以任俠奉文時誅歿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
時陰賊感槩不快意所殺甚眾以驅借交報仇藏命
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惡
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
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
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
其行亦輒為報讐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

仗使之嚼非其任強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乃陰屬尉吏曰是人吾所憊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

漢俠傳

卷十九

三

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貧不中嘗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

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關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藉少公素不知解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跡至藉少公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

漢俠傳

卷十九

四

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郭公子西河高公仲太原魯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陳君孺雖爲俠而遠遠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

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爲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成帝初顯免官徙歸故郡顯貲巨萬當去留林席器物數百萬直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嘆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六財物此爲石氏之禍萬氏及當以爲福耶諸公一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爲京兆尹捕擊豪俠殺一及箭張回酒市趙

游俠傳

卷十九

七

君都賈子光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爲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爲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衆以是服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

名節與谷京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毋灰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間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爲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冢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疎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擢爲天水太守免家長安中復以薦爲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數日詔

游俠傳

卷十九

七

書至護執寬莽大喜徵爲前輝光封息鄉侯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羣起延入前輝光界坐免莽篡位以舊恩召見封爲樓舊里附城而成都侯商子邑爲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重邑唯護自安如舊節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數百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陳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徵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通賜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並入公府公府掾史游傳

卷十九
七

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與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官謂西曹此人大度士柰何以小文責之棍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者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

惡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需醉時突入見遵毋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母短令從後閣出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減去以為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之者繇是起為河南太守數月免初遵為河南太守而弟游傳

卷十九
八

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南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司直陳崇劾奏遵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久之復為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為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重侯後俱免官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號呼酒肉相屬先是黃門郎楊雄作酒箴以風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遵大喜之嘗謂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

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耶疎曰人各有性長短
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効子亦敗矣雖然學我
者易持効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
池陽疎爲賊兵所殺遵爲更始使匈奴還遵留朔方
爲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涉
父哀帝時爲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歾官
賦歛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時

海俠傳

卷十九

九

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歾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家
廬三年餘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爲議曹衣冠
慕之輻輳爲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爲谷口令時年
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爲茂陵
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
豪桀爲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
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慕之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
賢不肖閭門在所問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木吏二
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爲名正復讐

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
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救之時意乃慕
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爲盜賊所汙遂行淫失知
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涉自以爲前讓南陽
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迺大治
起冢舍周閭重門祔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
謂其道爲京兆阡涉慕之迺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
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費用皆印富人長者然
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

游俠傳

卷十九

十

悉爲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毋
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卽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吊問
以喪事還至主人對賓客嘆息曰人親卅地不收涉
何心邪此賓客爭問所欲得迺載棺物從賓客往至
喪家爲棺歛其周悉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
人之椎也喪家子卽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法王莽
數收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爲卿府掾史欲以
避客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已爲中郎后免官
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欲與故人期會涉單車馭

上茂陵投募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時茂陵守令尹公新視事涉未謂也聞之大怒欲便殺涉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遣去初涉與新豐富人鄧太伯爲友太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說尹公壞涉冢舍尹公如其計莽果以爲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卽太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郝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涉性畧

游俠傳

卷九

十一

似郭解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莽廼召見責以鼻惡赦貫拜鎮茂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安敗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徒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爲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使客刺奴主簿涉欲亡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共送

涉建遣兵微取涉於車上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之風王莽居攝誅鉅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素善強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泛以問建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以俠聞於世云

游俠傳

卷九

十二

倭幸傳卷之二十

漢興倭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幸惠有閭孺此兩人非有才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世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幸惠時郎侍中皆冠駿驥具帶傅脂粉化閭籍之屬也景帝唯右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程侯金賞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即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勅無所虧損為其小妻所毒薨國除

倭幸傳

卷之二十

鄧通

鄧通蜀郡人以濯船為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寤以夢中陰目求推者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悅尊幸之日異通亦厚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時問如通家戲然通無他技能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灰上曰能富通者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文帝嘗病癰通嘗為上嗽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醋癰太子醋癰而色難之已而問通嘗為上醋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没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没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灰人家

石顯

倭幸傳

卷之二十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漢初諸侍中皆用士人自武帝遊宴後庭始以宦者代士人出入命令至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元帝即位數年恭成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祓病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廷自初元中諧殺前將軍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廢錮不用後大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

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鼻方捐之棄市
猛自殺於公車咸抵鼻爲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
私書奏之後以他事論建來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
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
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
邪印何繁繁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勢也顯見左將
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在內心欲
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修救宜侍帷幄天子召見
遂請問言事上聞遂言顯顯權大怒罷遂歸其後御

後漢書

卷之十

三

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
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右者然野王親昭儀
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官以爲三公
上曰善乃廢不用顯內自知擅權專柄恐天子一旦
納用左右耳目間已乃時歸誠取一言以爲驗顯嘗
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官門閉請
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
有人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
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

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
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臣願歸樞機職
受後宮掃除之役惟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
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顯聞衆旬旬
言已殺前將軍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
媿已時明經著節士瑯琊貢禹爲諫議大夫顯因薦
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
是稱顯以爲不如講望之矣元帝崩成帝卽位顯失
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顯與妻子徙歸

後漢書

卷之十

四

故郡憂慙不食道病歿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廢罷
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鴈
門都尉長安諺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買

董賢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父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人
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爲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爲
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
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繇是始幸爲駟
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

賢常與上卧起嘗書寢偏籍上衷上欲起賢未覺不
欲動賢乃墮裏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
善爲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
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若吏妻
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
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
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恭
爲少府賜爵關內侯又以賢妻父爲將作大匠弟爲
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上於是令
復幸傳

卷二十

五

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
大夫常侍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後上置酒麒麟
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閔兄弟皆在上在酒所從容
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天下乃高皇
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上嘿然不悅於是遣閔出後
不得復侍宴賢弟新成功堅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
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
東箱間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太后召莽旣至
以太后指使謁者卽闕下冊免賢罷歸第卽日賢與
妻皆自殺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
鉅鹿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旣見發廩
診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訪自劫去大司馬
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他辜擊殺
詔謂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閔
王莽時爲故守所居見紀世祖下詔以閔子補吏至
累終卒官蕭咸外孫云

卷二十

六

隱逸傳卷之二十一

四皓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曰東園公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商雒深山及秦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不能屈已高帝欲易太子吕后使吕澤劫張良畫策於是吕后用良策令吕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

隱逸傳

卷二十一

一

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嘗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懇請吕后承間為上泣言上雖病強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強於是吕澤夜見吕后吕后承間為上涕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果自將兵而東其後上從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大臣

爭之不能得及燕王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上登

之問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

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

仁孝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

曰煩公幸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

穆生

元王以穆生自生申公為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祔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

隱逸傳

卷二十一

二

戊即位常設後志設為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

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自

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

何足至此穆生日易稱知幾其神乎先王之所以禮

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

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盖公

盖公者齊之膠西人明老子師事樂臣公道居不仕及漢定天下曹參為齊丞相問盖公善治黃老乃使

人厚幣聘之公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以壽終

摯峻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身修德隱於阡山遷以書勸峻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峻報書曰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高尚不仕卒於阡山阡人立祠號曰阡君其十二世孫恂字季直隱於終南通五經

隱逸傳

卷三

三

百家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麟皆知名融妻卽恂女也其後有摯虞知名於晉

韓福

韓福者涿人也以行義修潔著名昭帝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表顯義士郡國條奏行狀天子謂福等五人行義最高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賜帛五十疋遣歸福歸終身不仕卒於家

成公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

曰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飾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卽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宋勝之

宋勝之者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年五歲失父母家於穀城聚中孝慕甚篤每行見老人擔負輒以身代之獵得禽獸嘗分肉與有親者貧依姊居數歲乃至長安受易通明以信義見稱從兄褒爲東平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趣去遊太原從郗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聞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於太原

張仲蔚

張仲蔚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人閉門卷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惟劉真知之

薛方

薛方字子容齊人也方嘗爲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
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
由今明主方陷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
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方居家以經教授世祖卽
位徵之道病卒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日
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楊雄
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

隱逸傳

卷五

五

爲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
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冲者問君平曰君何以
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
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
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儻石乃云有餘不亦謬
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
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
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
冲大慙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利生我名者殺我

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彭城老父

彭城老父者楚之隱人也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光
祿大夫龔勝勝不食而灰莽使者及郡守以下會飲
者數百人老父痛勝以名致禍迴獨入哭勝甚悲既
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
非吾徒也哭畢而趨出衆莫知其誰

鄭樸

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也修道靜嘿世服其清高成帝

隱逸傳

卷五

六

昔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不屈楊雄盛稱其德
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而名振京師

李弘

李弘字仲元蜀人也居成都里中化之班白不負擔
男女不錯行嘗被召爲縣令鄉人共送之仲元無心
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不
之官惟楊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於可否之間

安丘望之

安丘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

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
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為高愈
日損退為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
之學扶風耿况王汲等皆師事之

貞烈傳卷之二十二

陳嬰母

陳嬰母始嬰為東陽令史秦二世時東陽少年殺縣
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
立之縣中從之得一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曰我為
子家婦聞先故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
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為人所指
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為上柱國後項氏
敗嬰歸漢以功封棠邑侯

齊太倉女

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淳于
公無男子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
是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
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隨父至長安
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
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
無由也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
天子憐悲其意淳于公遂得免焉

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為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少
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
使相聘焉高行迺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
所以不嫁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
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
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

陳季寡婦

季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嘗

貞烈傳

卷五十一

二

行戍夫且行時屬季婦曰我生歿未可知幸有老母
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
果歿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為家業終
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
將取而嫁之季婦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
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歿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
守以聞漢孝文皇帝高其義號曰季婦

邵陽友姊

友姊者邵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

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與其友曰建陰殺季

宗建獨坐歿延壽會赦迺以告季兒曰嘻獨今乃誦
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兄者為誰延壽曰
曰建曰建已歿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
夫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
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
安之迺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
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歿善視汝兩弟遂以緦自經歿

京師節女

貞烈傳

卷五十一

三

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人欲報其
夫而無道徑問其妻之仁季有義迺劫其妻之父使
要其女為中請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
父聽之則殺夫欲以身當之迺且許諾曰旦日在樓
上新沐東首卅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陰
令其夫卧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卧夜
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
人哀痛之以為有義遂釋不殺其夫

王莽傳卷之二十三

王莽

王莽字巨君孝元后之弟子也父曼蚤歿不侯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與馬聲色佚遊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者連月鳳且歿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王莽傳 卷二十三

中郎陳湯等皆當時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末始元年封新都侯國南陽新野遷騎都尉侍中爵位益尊節操愈厲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時大司馬曲陽侯根乞骸骨薦莽自代遂擢為大司馬莽既振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

深訟莽於是徵莽歲餘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即日遣使者馳召莽拜為大司馬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為平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信乃感尊事光而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牙爪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官方欲有所為徵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王莽傳 卷二十三

莽稍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感太后下以示信於衆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言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於是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莽既

說衆意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太居不宜親省小事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莽又欲以虛名說太后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每有水旱莽輒素食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芻廁長御方故萬端莽又欲以女配帝奏言皇帝卽位三年長秋宮未建事下有司莽卽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乃下詔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公卿大夫咸言安漢公盛勲堂堂今當立后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

王莽傳

卷三

三

長史以下分部曉止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遂立爲皇后初莽自太后以帝幼年奉大宗爲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遣甄豐奉璽綬卽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左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以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卽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聽宇與婦兄呂寬讖以爲可爲變怪以驚懼之卽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懷子繫獄產子已殺

之莽因是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傑素非議已者死者以百數海內震焉五年冬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勅諸公勿敢言十二月平帝崩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乃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爲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并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

王莽傳

卷三

四

行太保王舜謂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耳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攻宛敗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鎮海內五月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二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立嚴鄉侯劉信爲天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今恭行天罰誅莽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詭作策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圍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卽真之事矣初翟義

等舉兵欲誅莽太后問之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爲真皇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改號曰新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秦王子嬰降奉上始皇璽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卽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旣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爾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旣無以報受人孤背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

王莽傳

卷五

五

恩義人如此者猶狗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歿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有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脇之乃出漢傳國璽授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歿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莽旣得傳國璽又欲改太后

漢家舊號易其璽緩恐不見聽而莽踈屬王諫欲請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乃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諄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未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率羣公奉上皇太后璽殺鳩殺王諫而封張未爲貢符子初莽爲安漢公時又謂太后奉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墮壞堊

王莽傳

卷五

六

元廟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奉元廟故殿以爲文母寢食堂旣成名曰長壽官莽以太后好出遊觀乃車駕置酒長壽官請太后旣至見奉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媿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太后沒年八十四沒後十年而漢兵誅莽孺子嬰三年莽篡位十八年而更始代之比二年而光武卽皇帝位

東漢

馬維銘曰光武之後明章二帝一再傳遂以不競
權臣奄宦與漢終始士大夫動以氣節相矜錡黨
日盛朝宇日空胡廣趙戒之徒又依阿洪恣轉相
激聒馴至何寶淺謀諸袁樂禍董卓梟張曹操狐
伏而炎炎之燼熄矣嗚呼固國祚然乎亦人事也

東漢書纂略卷之一

明職方主事馬維銘纂

比部郎嗣男德禮校

東漢

光武 在位三十三年 建武 中元 壽六十二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白水鄉人高祖九

世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春陵節侯以

至南頓令欽欽生光武光武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

大口隆準日角勤於稼穡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

東漢書略卷一

笑光武比之高祖兄仲王莽地皇三年光武避更新

野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識說光武云劉氏

復起李氏為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天下方亂於

是乃與李通從弟軼等謀起兵時年二十八矣光武

遂將賓客還春陵時伯升已會眾起春陵春陵子弟

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

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

市平陵兵與其帥西擊長聚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

乃得馬進攻棘陽拔之更始元年漢軍大破莽兵於

泚水西伯升又破莽納言嚴尤將軍陳表其於清陽
進圍宛城二月立劉聖公爲天子伯升爲大司徒光
武爲太常備將軍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
鄧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
莽大懼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甲士四十二萬復與
嚴尤陳茂合書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
諸將見尋邑兵盛反馳入昆陽皆惶怖欲散走光武
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疆大并力禦之或可立功如
欲分散勢無兩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卽破

東漢纂略

卷一

二

諸部亦滅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
邪諸將咸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會候騎還言大兵
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
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
城中僅有八千餘人光武乃使大將軍王常留守乘
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
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既至鄧定陵悉發諸營兵
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
寶萬倍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之有衆乃從六

月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
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
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
甚可怪也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
百千級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不知乃僞使持
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令尋邑得之諸
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
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奔
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

東漢纂略

卷一

三

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會大雷風屋
瓦皆飛雨下如注渙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
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成
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
光武因復徇下潁陽會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自父
城馳詣宛稱謝司徒官屬來迎弔光武惟深引過不
敢自言昆陽之功又不敢爲伯升服喪飲食語笑如
平常更始以是慙拜光武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九月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乃議都洛

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前去整修宮府光武致僚屬
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
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
僚屬皆歡喜不自禁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
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洛陽復遣
光武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光武所到
考察黜陟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喜
悅爭持牛酒迎勞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說光武
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

東漢纂略

卷一

四

光武不答去之真定林於是詐以卜者王郎爲成帝
子子興立爲天子都邯鄲遣使者降下郡國光武以
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而故
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邯鄲城內擾亂轉相驚
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
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
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
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詐乃椎鼓紿言邯鄲將軍
至光武升車欲馳既而徐還坐曰請將軍入久乃駕

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滹沱河無船王
霸詭言水堅可渡至則水果合遂得渡進至下博城
西邊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
都郡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卽馳赴之信都太
守任光開門出迎世祖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先擊堂
陽貫縣皆降之王莽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又昌
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
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
人復北擊中山等處移檄邊部共擊邯鄲郡縣還復

東漢纂略

卷一

五

響應因入趙界拔廣阿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
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時
更始已入長安亦遣其尚書僕射謝躬討郎光武因
大饗士卒東圍鉅鹿逆戰南緣斬首數千級進圍邯
鄲連戰破之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
關誦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
子自安更始乃遣持節立光武爲蕭王悉令罷兵詣
行在所光武用耿弇議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
始貳於更始時更始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劉永擅命

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爲睢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琅邪董憲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又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脰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武先擊銅馬於鄒追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

東漢纂略卷一

六

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歟乎由是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爲銅馬帝云青犢赤眉賊入函谷關攻更始光武乃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亂建武元年光武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爲所敗賊追急光武自投高岍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噬弇頰射却賊得免賊雖戰勝而素懼光武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與戰破之賊入漁陽光武遣吳漢率耿弇陳俊

馬武等追戰於潞東及之平谷復大破之於是諸將議上尊號光武大驚至中山諸將復請光武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號位乎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言甚誠切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疆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

東漢纂略卷一

七

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塲於鄗南六月卽皇帝位建元爲建武大赦天下是月赤眉立劉盆子爲天子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十二月赤眉殺更始而隗囂據隴右二年大司馬吳漢率九將軍擊檀鄉賊於鄴東大破降之秋帝自將征五校大破五校於蕤陽降之三年馮異與赤眉戰於嶓底大破之餘衆南向宜陽帝自將征之己亥親勒六軍大陳戎馬大司馬吳漢精卒當前中軍次之驍騎武

衛分陳左右赤眉望見震怖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
高皇帝璽綬出降四年吳漢擊五校賊於箕山大破
之五年耿弇等與張步戰於臨淄大破之張步斬蘇
茂以降平齊地六年山東諸郡悉平七年帝自征隗
囂九年囂病歿衆復立囂子純爲王十年來歙等破
純於落門純降隴右平十二年吳漢率舟師伐公孫
述大破述將謝豐於廣都十一月吳漢滅宮與述戰
於成都述被創歿蜀平十三年大司馬吳漢還京十
四年莎車國鄯善國遣使奉獻十六年交趾女子徵

東漢纂略

卷一

八

側反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
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
甚冬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
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其牧守
令長坐界內盜賊不收捕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
不問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
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賦田受粟使安生業
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十七年廢皇后郭氏立貴
人陰氏爲皇后甲申幸春陵置酒作樂時宗室諸母

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言與人不款曲唯直
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
柔道行之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等擊交趾十九
年馬援破交趾斬徵側因擊破九真賊盡降之六月
詔以皇太子彊爲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改
名莊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出塞擊烏桓冬鄯
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
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曰
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二十二年烏桓

東漢纂略

卷一

九

擊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
卒二十三年高句驪率種人詣樂浪內屬二十四年
匈奴真鞬日逐王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扞禦北虜二
十五年烏桓大人來朝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奉蕃
稱臣又遣其左賢王擊破北匈奴却地千餘里伏波
將軍馬援等破武陵蠻於臨沅叛蠻悉降二十六年
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
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
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

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二十七年益州郡徼外蠻夷率種人內屬北匈奴遣使詣武威貢獻乞和親三十年鮮卑大人內屬朝賀中元元年使司空告祠高廟曰高皇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三趙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產伏誅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於園四時二祭二年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二月帝

東漢集略 卷一

十一

崩帝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皇太子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耆老養性之福願順愛精神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初皇考南頓君爲濟陽令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云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喈曰氣佳哉鬱鬱蔥蔥然及始起兵還春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王者受命信

有符乎光武郭皇后諱聖通其定真人也爲郡著姓父昌讓田宅財產數百萬與異母弟國人義之仕郡功曹娶真定恭王女號郭主生后及子况昌早卒郭主雖王家女而好禮節儉有母儀之德更始二年春光武擊王郎至真定因納后有寵及即位以爲貴人建武元年生皇子疆立爲皇后其後后以寵稍衰數懷怨懟十七年遂廢爲中山王太后光烈陰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作執金

東漢集略 卷一

十一

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六月遂納后於宛當成里時年十九建武四年從征彭寵生顯宗於元氏十七年廢皇后郭氏而立后顯宗即位尊后爲太后光武十二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疆沛憲王輔濟南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許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顯宗東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琅邪孝王京
明帝 在位十八年 永平 壽四十八
明帝諱莊光武第四子也母陰后明帝十歲能通春

秋永平二年幸辟雍拜三老五更引五更桓榮及弟子升堂上白爲辯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薦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上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卽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以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自天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子立學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

東漢書略

卷一

十二

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然性明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白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唯鍾離意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隨解救帝封諸子爲王皆親定封域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自爲東海王時知吏牘墾田之弊卽卽位遵奉建武制度后

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其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公車以及支日不受章奏帝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尚書閻章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以後官親屬故意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明德馬后伏波將軍小女嬪初援爲梁松竇固等所譖毀家大失勢數爲權貴侵侮太夫人於是求進女掖庭以自庇女時年十三得選入太

東漢書略

卷一

十三

子宮顯宗卽位立爲后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已選入生肅宗矣帝以后無子命養之曰人未必當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過於所生后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綠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踞粗反以爲綺穀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帝幸濯龍宮並召諸才人下邳王以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不好樂雖來無歡也帝崩肅宗卽位尊爲皇太后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

明年夏大旱言事者皆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吾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今有司柰何以馬氏比陰氏乎則不許帝省詔悲嘆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柰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飲食則蒙御府之賜斯豈不足而必欲得一縣與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晝夜不安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爲言兄庾等卽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行義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四年天下豐稔右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太后聞之以爲恨因遣

東漢書略

卷一

十四

退位歸第焉孝明皇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節王暢餘七王本書不載母氏本書謂東觀記也章帝 在位十三年 建初 元和 章和 壽三十一 章帝諱炆明帝太子母賈貴人帝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元和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惻愍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帝雅好文章褒崇儒術立白虎觀以會諸儒考詳同異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自末平建初之間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遣入學三代以還風化之盛未有若此者然帝厭苛切而過於寬容故外戚寢橫竇后以無子之故譖陷宋貴人動搖東官廢長立幼東漢之衰自此始矣章德實后實融曾孫女也以選入

東漢書略

卷一

十五

掖庭爲皇后後宮宋貴人生太子慶后無子因誣宋
貴人挾邪媚道令自殺而廢慶爲清河王梁貴人者
梁竦之女也生和帝后養爲己子欲專名外家而忌
梁氏乃作飛書以陷竦竦坐誅貴人姊妹以憂卒及
帝崩和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后兄憲弟篤景瓌並
顯貴擅威權永元四年誅憲等九年而太后崩孝章
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申
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和帝 在位十七年 永元 元興 壽二十七

東漢書

卷一

十六

和帝諱肇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爲竇皇后所譖
憂卒竇后養爲己子卽位年十歲永元四年誅竇憲
和帝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民間羣臣
無知者及崩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鄧后誣以痼
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故迎立爲殤帝延平元年清
河王慶就國慶子祐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留祐居
清河邸殤帝立八月而崩鄧后臨朝與鄧騭定策立
祐爲嗣焉和熹鄧皇后諱綬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
羌校尉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后年五歲太傅

夫人愛之自爲剪髮夫人年高目冥誤傷后額忍痛
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夫人哀憐
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六歲能史書十二通
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
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
務學寧當舉博士邪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
典家人號曰諸生父訓異之事無大小輒與詳議未
元四年當以選入會訓卒后晝夜號泣終三年不食
鹽菜憔悴毀容親人不識之后嘗夢捫天蕩蕩正青

東漢書

卷一

十七

若有鍾乳狀乃仰嗽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
而上湯夢及天而喏之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
又相者見后驚曰此成湯之法也家人竊喜而不敢
宣后叔父陔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爲謁
者使修石曰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初
太傅禹嘆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世
必有興者七年後復與諸家子俱選入官后長七尺
二寸姿顏殊麗絕異於衆左右皆驚八年冬入掖庭
爲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夙

夜戰競接撫同列常克已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
恩借帝深嘉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親醫藥
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官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
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
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
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讒會諸姬貴人
競自修整簪珥光采袿裳鮮明而后獨着素裝服無
飾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卽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
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

東漢書略卷一

十八

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心曲體嘆曰修德之
勞乃如是乎後陰后漸踈每常御見輒辭以疾時帝
數失皇子后憂繼嗣不廣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陰
后見后德稱日盛不知所爲遂造祝詛欲以爲害帝
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
后聞乃對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
不爲所祐而當獲罪於天婦人雖無從死之義然周
公身請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分上以報帝之
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系之誠卽欲

飲藥宮人趙玉者固禁之因詐言屬有使來上疾已
愈后信以爲然乃止明日帝果瘳十四年夏陰后以
巫蠱事廢后請救不能得帝便屬意焉后愈稱篤疾
深自閉絕膏有司奏建長秋宮帝曰皇后之尊與朕
同體承宗廟母天下豈易哉惟鄧貴人德冠後庭乃
可當之至冬立爲皇后元興元年帝崩長子平原王
有疾而諸皇子天歿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
人間殤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爲皇太后及
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末寧二年三月

東漢書略卷一

十九

崩在位二十年年四十一合葬順陵
殤帝 在位一年 延平 壽二歲
安帝 在位十九年 末初 元初 末寧 建光
延光 壽三十一
安帝諱祐孝王慶之子章帝之孫也自在邸第時數
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盤於牀第之間殤帝崩無嗣
鄧太后立之太后臨朝封鄧騭及弟悝弘開皆爲列
侯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孩也養爲

已子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適意咸歸之太后恐勝終怨已乃迎立祐建光元年太后崩帝少號聰明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太后乃徵河間王子翼爲平原懷王後留京師帝乳母王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毀短太后致帝忿懼及太后崩官人有誣告太后兄弟懼弘閏謀立平原王者帝怒令有司奏懼等大逆無道盡誅之而以耿貴人兄竇監羽林車騎封宦者江京李閏等皆爲列侯閏后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自此宦官弄權外戚用事雖有賢

東漢書略 卷一

二十

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衰矣及崩閏后臨朝又欲久專國柄貪立幼年與顯等定冊迎章帝孫濟北惠王子比鄉侯懿爲嗣閏顯忌宦官樊豐及外戚耿寶風有司奏貶寶爲亭侯寶自殺豐下獄灰王聖母子徙鴈門而以弟景等爲卿校並處權要威福在已

順帝 在位十九年 永建 陽嘉 永和 漢安

建康 壽三十

順帝諱保安帝太子母李氏爲閭皇后所害延光三年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共構陷

太子廢爲濟陰王明年安帝崩北鄉侯立王時方十歲以廢黜不得上殿臨梓官因悲號不食内外哀之及北鄉侯薨閭顯等曰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立諸子閉官門屯兵自守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迎王卽皇帝位誅閭顯等而封程等十九人爲侯

冲帝 在位一年 未嘉 壽三歲

冲帝諱炳順帝之子也母曰虞貴人帝崩梁太后與其兄冀定策禁中迎續立之是爲質帝

質帝 在位一年 本初 壽九歲

東漢書略 卷一

三十一

質帝諱續肅宗玄孫曾祖父千乘貞王伉祖父樂安夷王寵父渤海孝王鴻母陳夫人帝聰慧冀惡之遂弑帝而立志

桓帝 在位二十一年 建和 和平 元嘉

未興 未壽 延熹 末康 壽三十六

桓帝諱志肅宗曾孫祖父河間孝王開父蓋吾侯翼母匡氏翼卒帝襲爵爲侯本初元年梁太后徵帝將妻以女弟會質帝崩卽位梁冀以外戚專權帝與宦官單超等謀誅之自是宦官益橫而黨錮之禍起矣

靈帝 在位二十二年 建寧 熹平 光和

中平 壽三十四

靈帝諱宏肅宗玄孫也曾祖河間孝王開祖淑父萇世封解瀆亭侯帝襲侯爵母董夫人祖帝崩無子皇太后與父城門校尉竇武定策迎立即位竇太后臨朝竇武陳蕃為政天下名賢徵列於朝中外想望太平既而陳竇被殺宦官專權漢祚終矣及崩子辯立何太后臨朝袁紹等勒兵入宮盡誅宦官董卓遂協太后廢辯為弘農王而立陳留王協

東漢書卷一

十一

獻帝 在位三十一年 初平 興平 建安

壽五十四

獻帝諱協靈帝中子母王美人為何皇后所害中平六年四月少帝即位封為渤海王徙封陳留王九月甲戌即帝位年九歲董卓既誅曹操為相進爵魏王操薨子丕篡位廢帝為山陽公魏青龍二年崩自遜位至崩又十四年太子早沒孫康立五十一年薨子瑾立四年薨子秋立二十年末嘉中為胡賊所滅

東漢傳卷之一

劉玄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弟為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成使人持喪歸舂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食苽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眾數百人於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地皇

東漢列傳卷一

一

二年荊州牧某發奔命二萬人攻之三年大疾疫成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聖公因往從牧等為其軍安集掾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舂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號聖公為更始將軍遂共議立為天子即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素儒弱蓋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

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是時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臺叔璽綬傳首請宛更始時在便坐黃堂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

東漢列傳

卷一

二

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趙萌專權威福自己即更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復敢言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及赤眉立劉盆子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

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劉恭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卬等以爲慮謂祿曰今諸營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陵有三子求欲鯉明年夏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封求爲襄邑侯奉更始祀歆爲穀

東漢列傳

卷一

三

執侯鯉爲壽光侯

劉盆子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三章之後也祖父憲元帝時封爲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國除因爲式人焉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

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號曰赤眉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逆說崇等相與議曰今迫近長

東漢列傳卷一

四

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赤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汗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王匡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婦穢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峭底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王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徐宣等叩頭曰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榮陽均輸官地以爲列肆使食其稅終身

東漢列傳卷一

五

王昌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爲卜相工明星歷常以爲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好奇數任俠於

趙魏間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郎緣是詐稱真子與云母故成帝詎者嘗下殿卒僮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隻身就館趙后欲害之僞易它人子以故得全年十二歲命者郎中李曼卿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二十還長安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林等愈動疑惑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規共立即會人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更始元年十

東漢列傳 卷一

六

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立郎爲天子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明年光武自薊得郎檄南走信都發兵狗旁縣遂攻栢人不下議者以爲守栢人不如定鉅鹿光武乃引兵東北圍鉅鹿郎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子輿者乎威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曰邯鄲雖鄙弁力固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辭而去因急攻之二十餘日

郎少傳李立爲反間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道次追斬之

劉末

劉末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立元始中立與平帝外家衛氏交通爲王莽所誅更始卽位末先詣洛陽紹封爲梁王都睢陽末聞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是時東海人董憲起兵據其郡而張步亦定齊地末與共連兵及更始敗末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伐末吳漢與

東漢列傳 卷一

七

蓋延等合軍圍之末將慶吾斬末首降

龐萌

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爲冀州牧將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躬敗萌乃歸降光武卽位以爲侍中萌爲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爲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已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

其言乎憲聞帝自討萌乃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
還蘭陵使茂疆助萌合兵三萬帝乃親臨四面攻憲
三日復大破之遣吳漢追擊之佼疆將其衆降憲與
龐萌走保胸劉紆不知所歸軍士高扈斬其首降憲
萌潛出襲取贛榆瑯琊太守陳俊攻之吳漢校尉韓
湛追斬憲於方與方與人黔陵亦斬萌皆傳首洛陽

張步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衆數
千轉攻傍縣下數城自爲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

東漢列傳 卷一

八

遣魏郡王閔爲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進建武三年
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齊拜步爲東萊太守
劉末聞隆至劇乃馳遣立步爲齊王步卽殺隆而受
末命五年步聞帝將攻之以其將費邑爲濟南王屯
歷下冬建威大將軍耿弇破斬費邑進接臨淄帝自
幸劇步退保平壽蘇茂將萬餘人救之帝乃遣使告
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使使奉其首
降王閔亦詣劇降八年夏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
弘藍欲招其故衆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斬之

王閔

王閔者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爲中常侍
時董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閔屢諫忤旨哀帝臨崩
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懼
閔白元后請奪之卽帶劍至宣德後閔舉手叱賢莽
篡位潛忌閔乃出爲東郡太守閔懼誅常繫藥手內
莽敗漢兵起閔獨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李憲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王莽時爲廬江屬令莽末江

東漢列傳 卷一

九

賊王州公等起衆十餘萬莽以憲爲偏將軍廬江連
率擊破州公莽敗憲據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稱淮南
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爲天子四年秋光武幸壽春遣
揚武將軍馬成等擊憲圍舒憲亾走其軍士帛意追
斬憲而降後憲餘黨浮于臨等猶聚衆數千人屯滯
山攻殺安風令楊州牧歐陽歛遣兵不能剋廬江人
陳衆爲從事白歛請得喻降臨於是乘單車駕白馬
往說而降之滯山人共生爲立祠號白馬陳從事云

彭寵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爲漁陽太守
王莽居攝誅不附已者宏與何武鮑宣並遇害寵少
爲郡吏地皇中爲大司空士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
陽聞同產弟在漢兵中懼誅卽與鄉人吳漢亡至漁
陽抵父時吏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
得專拜二千石已下鴻至薊以寵漢並鄉閭故人卽
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漢安樂令及光武鎮慰
河北至薊以書招寵吳漢說寵從光武光武承制封
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邯鄲寵轉糧食前後不

東漢列傳

卷一

十

絕及王郎歿光武追銅馬北至薊寵上謁自負其功
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
以問幽州牧朱浮及卽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爲
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建武二年春詔
徵寵寵意浮賣已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蓋延
等書盛言浮枉狀固求同徵帝不許而其妻素剛不
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
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
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及自立爲燕王其妻數惡夢

又多見怪變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
子后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五年春寵
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著牀
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僞稱寵命敕收縛奴
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寵急呼曰
趣爲諸將軍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
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愛也今爲子密所迫
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
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

東漢列傳

卷一

十一

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疋使妻縫兩縑囊昏
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
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稍留之書成卽斬寵及妻
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關封爲不義侯

盧芳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王莽時天下
咸思漢德芳由是詐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曾祖母
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爲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充
之亂太子誅皇后坐處中子次卿亡之長陵小子回

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孫卿孫卿生文伯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間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為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傑共計議以芳劉氏子孫宜承宗廟乃共立芳為上將軍西平王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遂立芳為漢帝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渠王入五原塞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芳還漢地為帝芳舉郡降光武令顧職如故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曰臣芳過託先帝

東漢列傳

卷一

十二

遺體棄在邊陲陛下以肺附之故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為代王使備北藩必欲和輯匈奴不敢遺餘力負恩貸謹奉天子王璽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及昌平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自道還憂恐乃復背叛遂反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歿

隗囂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少仕州郡王莽國師劉歆引囂為士歆歿囂歸鄉里季父崔素豪俠能得衆

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更始之崔不聽聚衆數千人謂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將軍囂辭讓不得已囂既立遣使聘請平陵人方望以為軍師望說囂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人神者也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徵囂及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為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囂等遂至長安更

東漢列傳

卷一

十三

始以囂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其冬崔義謀欲叛歸囂懼并禍即以事告之崔義誅歿更始感囂忠以為御史大夫明年夏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武即位河北囂即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不聽諸將欲劫更始東歸囂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者召囂囂稱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執金吾鄧曄將兵圍囂囂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亾歸天水復招聚其衆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

翬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承制遣使持節命翬爲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翬遣將軍楊廣迎擊赤眉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翬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翬乃上書詰闕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厚時陳倉人呂鮪擁衆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翬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

東漢列傳

卷一

十四

翬自以與述敵國耻爲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翬因使討蜀以效其信翬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蜀帝知翬欲持兩端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初翬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翬不欲東五年復遣來歙說翬遣子入侍翬聞劉末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而翬將王元王捷常以爲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元遂說翬曰元請以一

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以翬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翬復遣使周游諸關先到馮異營游爲仇家所殺帝遣衛尉鉞期持珍寶繒帛賜翬期至鄭被盜亡失財物帝常稱翬長者務欲招之聞而嘆曰吾與隗翬事欲不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亡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郡乃詔翬當從天水伐蜀因此欲以潰其心腹翬復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又多設支閼帝知其終不爲用臣欲討之遂

東漢列傳

卷一

十五

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翬疑懼卽勒兵使王元據隴坻謀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與翬戰大敗各引退翬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等擊破之八年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翬乃使王元拒隴坻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翬自率其大衆圍來歙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使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於長安遵知翬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義意以書喻之於是

鬻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王元入蜀
求救鬻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
詔告鬻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九年春
鬻病且餓出城餐糗糲悲憤而死王元周宗復立鬻
少子純爲王及輔威將軍滅宮破延岑元舉衆詣官
降元字惠孟初拜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
獄死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及降杜林馬援並
薦之以爲護羌校尉與來歙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
客數十騎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東漢列傳

卷一

十六

公孫述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哀帝時以父任爲郎
後父仁爲河南都尉而述補清水長仁以述年少遣
門下掾隨之官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
後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脩理姦盜不發郡
中謂有鬼神王莽天鳳中爲導江卒正居臨邛復有
能名及更始立豪傑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
自稱虎牙將軍入略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
縣自稱定漢將軍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

虜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此冠賊非義
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豪傑皆叩頭願效死

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
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西擊成
等大破之成將垣副殺成降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
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
險衆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於綿竹擊寶忠大破
走之由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宜改名號以鎮
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爲蜀王

東漢列傳

卷一

十七

述妻有人語之曰八子系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
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况十二
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刻
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爲天子號
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龍興元年自更始敗後光武方
事山東未遑西伐關中豪桀呂鮪等多往歸述使將
軍李育程烏將數萬衆出陳倉與呂鮪狗三輔三年
征西將軍馮異擊鮪育於陳倉大敗之五年延岑田
戎爲漢兵所敗皆入蜀是時述廢銅錢置鐵官錢

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述亦好爲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卽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明年隗囂稱臣於述述騎都尉平陵人荆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述乃止述性苛細敢誅殺而不見大體

東漢列傳 卷一

十八

唯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囂囂敗并沒其軍述懼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自王莽以來常空述卽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述省書嘆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降少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中郎將來歛悉攻

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歛述復令刺縱岑彭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圻史興並爲吳漢滅宮所破戰歛帝必欲降之乃下詔喻述述終無降意九月吳漢又破斬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表吉漢兵遂守成都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胃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亦明且岑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

東漢列傳 卷一

十九

尚宗室子孫嘗更更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麕啜羨二者孰仁良失斬將甲人之義也

東漢列傳卷之二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昔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因勸光武立高祖之業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與定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犇命得數千人令自將

東漢列傳卷之二

之別攻拔樂陽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禹曰在德厚薄不以大小光武悅肯任使諸將多訪於禹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王匡等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赤眉衆大集王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度故授以西討之畧乃拜爲前將軍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光武卽位於鄴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封爲鄼侯食邑萬戶禹

東漢列傳卷之二

昔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欵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迎降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不聽引軍北至枸邑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遣馮愔宗歆守枸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爲梁侯食四縣皆赤眉西走扶風禹迺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脩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禹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詣禹降嘉相李寶倨慢無禮禹斬之寶弟收寶部曲擊禹殺將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爲高密侯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旣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莪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

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元
元年復行司徒事從東巡狩封岱宗顯宗卽位以禹
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居歲餘寤
疾帝數自臨問以子男二人爲郎末平元年年五十
七薨謚曰元侯帝分禹封爲三國長子震爲高密侯
襲爲昌安侯琬爲夷安侯禹少子鴻好籌策末平中
以爲小侯引入與議邊事末元中與大將軍竇憲俱
出擊匈奴有功徵行車騎將軍出塞追畔胡逢侯坐
逗遛下獄歿夷安侯琬子康少有操行兄良襲封無
東漢列傳卷二
三
後末初六年紹封康爲夷安侯時諸紹封者皆僉故
國半租康以皇太后戚屬獨三分食二以侍祠侯爲
越騎校尉康以太后久臨朝政數上書長樂宮諫爭
宜崇公室自損私權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末寧元
年遂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皆宮人出入多
能有所毀譽其中者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
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詔之曰汝我家出亦敢爾
邪婢怨恚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遂免康
官遣歸國絕屬籍及從兄隲誅安帝徵康爲中順

帝立爲太僕有方正稱以病免卒

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爲著姓恂初爲郡功
曹太守耿况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遣使者徇郡國
先降者復爵位至上谷太守耿况迎上印綬恂叱使
者還况印綬而歸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恂發兵
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說况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以
圖邯鄲况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
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况子弇等俱南
東漢列傳卷二
四
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爲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群賊
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
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問於鄧禹
禹以恂對拜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於是復北
征燕代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
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温檄書至恂卽
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温下大破之恂與
馮異過河而還光武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
將軍賀因上尊號皆軍食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

前後不絕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乃遣兄子冠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爲軍鋒皆以爲偏將軍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是時潁川人嚴終趙敦聚衆萬餘與客人賈期連兵爲寇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戮之復以爲耻還過潁川謂左右曰今見恂必手劔之恂知不欲與相見乃勅屬懸盛具供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

東漢列傳卷二

五

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聞帝徵恂恂至引見而復已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相鬪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群起恂請帝親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願借冠君一年乃留恂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阨及囂歿峻據高平畏誅

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大中大夫竇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駕高峻軍師皇甫文出謁恂誅之高峻懼遂出降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十二年卒子損嗣恂同產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封列侯者凡八人初所與謀閔業者恂數爲帝言其忠賜爵關內侯官至遼西太守恂女孫爲大將軍鄧騭夫人由是寇氏得志於

東漢列傳卷二

六

末初間曾孫榮少知名桓帝時爲侍中性矜潔自貴於人少所與以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以罪辟與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惡榮恐不免犇關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自明帝愈怒遂誅榮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

子兵法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
城守爲王莽拒漢光武畧地潁川屯兵巾車鄉異聞
出爲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郡丁綝呂宴並從
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爲疆
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撫五城以効功報德光武曰
善異歸謂苗萌從之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
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爲司隸校尉
道經父城異等卽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爲主簿
苗萌爲從事異因薦邑子鮑期叔壽段建左隆等光

東漢列傳 卷二

七

武皆以爲掾史從至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
諸將皆以爲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爲尚書父
子用事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度河北詡有力焉自
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泣每獨居輒不御酒肉
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至邯鄲遣異與
鮑期乘傳撫循屬縣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
夜草舍至饒陽無葦葦乏食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
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異復進
麥飯芻肩因復度虛池河孟詵都使異別收河間兵

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諸
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
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
樹將軍時更始遣李軼田立朱鮪陳僞將兵號三十
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乃
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
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遣李軼書初軼與光武
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
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

東漢列傳 卷二

八

謀造漢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光武故宣露
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異因度河擊
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
武卽帝位光武乃召異諸鄴問四方動靜異請宜從
衆議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
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
王重慎之性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昔赤眉
延岑暴亂三輔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三年
春遣使者卽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

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續戰大為所敗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歸營復大破赤眉於般底壘書勞異曰如雖番翅回谿終能奮翼龜池可謂失之東隅叔之桑榆明年公孫述遣將程焉將數萬人就呂繡出屯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大破之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號為咸陽王帝

東漢列傳

卷二

九

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既罷帝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葦亭豆粥虛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數引謙見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柁邑異與祭遵擊破之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弁將其營及隗囂歿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子純帝復令

異行天水太守事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病發薨於軍謚曰節侯長子彰嗣

耿弇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鉅鹿徙焉父况字俠游以明經為郎與王莽從弟俱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後為朔調連率弇少好學習父業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畧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况自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會

東漢列傳

卷二

十

年二十一乃辭况奉奏詣更始因齋貢獻以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會王即詐稱成帝子與起兵邯鄲弁從更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與成帝正統弁按劍曰子與樊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及焉數十日歸發突騎以麟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亡降王即弁道聞光武在廬奴乃馳北上謁留署門下吏弁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

奔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
召官屬計議奔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
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卽奔父也發此兩郡控弦
萬騎邯鄲不足慮也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
爲邯鄲來衆皆恐旣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奔等說
曰當與漁陽上谷十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爲偏將
軍使還領其兵加况大將軍以奔弟舒爲復胡將軍
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爲蕭王
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皆光武居邯鄲宮畫

東漢列傳卷二

十一

卧温明殿奔入造床下請閒因說勿罷兵從光武擊
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由來大搶五幡於元氏
奔常將精騎爲軍鋒輒破走之光武還薊復遣奔與
吳漢景丹蓋延朱祐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
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遂窮
追於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間至浚靡而還光武卽位
拜奔爲建威大將軍與景丹陳俊攻厭新賊於敖倉
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畤侯四年詔奔進攻漁
陽奔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

者上書求諸洛陽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
之進封况陰廩侯况復與舒攻寵五年寵歿天子嘉
况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况賜甲第奉朝請封安平
侯遣奔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之因詔
奔進討張步奔與步戰大破之十二年况疾病乘輿
數自臨幸復以國弟廣舉並爲中郎將奔兄弟六人
皆番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及况卒謚烈侯少
子霸襲况爵十三年增奔戶邑以列侯奉朝請每有
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年五十六末平元年卒謚

東漢列傳卷二

十二

曰愨侯子忠嗣忠以騎都尉擊匈奴於天山有功
賈復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
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
勤於學將相之器也時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衆數
百人於羽山自號將軍更始立乃將其衆歸漢中王
劉嘉以爲校尉復兄更始政亂乃證嘉嘉曰卿言大
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相施第持我書
往復遂辭嘉受書北度河及光武於栢人因鄧禹得

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官屬以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調補副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光武至信都以爲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破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歡大饗士卒令復居前擊鄴賊破之光武卽位拜爲

東漢列傳

卷二

十三

執金吾封冠軍侯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破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定封膠東侯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

國家大事恩遇甚厚三十一年卒謚曰剛侯子忠嗣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未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遂承制拜爲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附劉公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

東漢列傳

卷二

十四

念所以誦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策侯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適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因州兵夜

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卽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勅諸郡不肯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卽収曾斬之而奪其軍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手擊殺躬光武北擊群賊漢常

東漢列傳 卷二

十五

將突騎五千爲軍鋒數先登陷陳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卽位拜爲大司馬更封舞陽侯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域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荆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裴露撓船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沂江而上會岑彭爲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漢克成都蜀平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於成都遣漢率劉尚臧官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都誅歆漢性疆力每嘗出師朝受詔夕

卽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薨謚曰忠侯子哀侯成嗣爲奴所殺吳氏侯者凡五國初漁陽都尉嚴宣與漢俱會光武於廣阿光武以爲偏將軍封建信侯

岑彭

東漢列傳 卷二

十六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棘陽歸宛與前隊貳嚴詔共城守漢兵攻之彭乃與訖舉城降更始封爲歸德侯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爲大司馬朱鮪枝尉從鮪擊王莽楊州牧李聖殺之定淮陽城鮪薦彭爲淮陽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徭偉鎮淮陽偉及擊走卬彭引兵攻偉遷潁川太守會春陵劉茂起兵畧下潁川彭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內歆欲城守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

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召見彭因進說曰韓歆南陽大人可以爲用乃賞歆以爲鄧禹軍師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拜彭爲刺姦大將軍使督察衆營授以常所持節從平河北卽位拜彭廷尉歸德侯如故行大將軍事與大司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見其誠卽許降建武二年使彭擊荊州下犂葉等十餘城初彭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

東漢列傳

卷二

十七

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爲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六年冬徵彭詣京師數召謙見厚加賞賜復南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塚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起居八年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十一年春彭與吳漢等將兵伐蜀破其浮橋遂入江關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到江州

自引兵乘利大破蜀兵延岑走王元以其衆降彭所營地名彭亾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爲亾奴降夜刺殺彭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叩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謚曰壯侯子遵嗣徙封細陽侯其後岑熙嗣侯尚安帝妹涅陽長公主少爲侍中虎賁中郎將遷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與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蠹賊岑君

東漢列傳

卷二

十八

祭遵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也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常爲部吏所侵結客殺之勅縣中以其柔也旣而皆憚焉及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容儀署爲門下史從征河北尋拜爲偏將軍以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時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與彭寵連兵四年遵與朱祐耿介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弘執豐降六年

春詔遵與大將軍耿弇從天水伐公孫述而隗囂不
欲漢兵上隴辭說解故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
日月之期遵曰囂挾姦久矣今若按甲引時則使其
詐謀益深而蜀警備增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
為前行隗囂使其將王元拒隴城遵進擊破之及囂
破帝東歸過沂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
乃罷昔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復令進屯隴下
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
卻九年春卒於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

東漢列傳 卷二

十九

轉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青袴布被夫人裳不加
緣帝以是重焉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
必雅歌投壺博士范升追稱之帝每嘆曰安得憂國
奉公如祭征虜者乎無子國除兄午至酒泉太守

耿純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艾為王莽濟平尹純
學於長安因除為納言士更始立使舞陰王李軼降
諸郡國艾降還為濟南太守皆李軼兄弟用事專制
方面純連求謂不得通久之適得見承制拜為騎都

尉授以節令安集趙魏會世祖渡河至邯鄲純即謁
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
遂來自結納會王郎及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
弟前宿植共率宗族奉迎於育拜純為前將軍封耿
卿侯前宿植皆偏將軍及至鄒世祖止傳舍鄒大姓
蘇公及城關門內王郎將李暉純先覺知將兵逆與
暉戰大破斬之從平邯鄲又破銅馬世祖卽位封純
高陽侯擊劉求於濟陰下定陶時真定王劉揚復造
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瘡揚為主揚病瘡欲以惑衆揚

東漢列傳 卷二

二十

入見純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乃閉閣悉
誅之純還京師因自請願試治一郡盡力自効帝笑
曰卿旣治武復欲修之邪乃拜為東郡太守時東郡
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清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更始
東平太守范荆降進擊太山濟南及平原賊皆平
之六年定封為東光侯純辭就國帝曰文帝謂周勃
丞相吾所重君為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復以為
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十三年卒官謚曰成侯子單嗣
植後為輔威將軍封武邑侯宿至代郡太守封遂鄉

侯訢爲赤眉將軍封著武侯從鄧禹西征戰於雲陽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爲氏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故援再世不顯援三兄况余員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爲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會况卒援行服暮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爲郡督郵送囚囚有重罪哀而

東漢列傳

卷二

二十一

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辟援及同縣原涉爲掾莽以援爲新成大尹及莽敗援兄員皆爲增山連率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世祖卽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員復郡卒於官援因留西州隗囂以爲綏德將軍與決籌策皆

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述與援相善以爲

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授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引見於宣德殿世祖笑迎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

東漢列傳

卷二

二十三

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使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問援京師得失援備道光武明聖囂意不悻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囂於囂援適上疏願得聽詣行在所極陳臧囂之術帝乃召援計事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以

離營黨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囂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滌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援具陳滅囂之計明日遂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九年拜援爲大中大夫副來欽監諸將平涼州十一年夏拜援隴西太守破西羌十三年援將四千餘人擊破參狼羌於武都援務開恩信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口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

東漢列傳

卷二

二十三

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諭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奏行五銖錢天下賴其便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拜援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阯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

傳首洛陽封爲新息侯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阯得路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詣壻貴重朝廷大人柰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援撫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

東漢列傳

卷二

二十四

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等征五溪軍次下雋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不如進壺頭帝從援策會暑甚士卒多疫疾舒以爲失利上書與弁奏之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吾愛之重

之不願汝曹効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
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而梁松竇固扇爲輕僞
帝召責松固松固扣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伯
高名迹亦京兆人爲山都長由此擢零陵太守初援
在交趾常餌慧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
慧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
土珍怪權貴皆望之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帝益怒
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詣闕請罪前後六上
書甚哀切然後得葬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
見津列傳卷之二 二十七

石嘗屏居自守而及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
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丁鴻事
相連坐歿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侯邸
第援謂司馬呂种曰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
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爲肅
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意之變帝怒
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
种亦豫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平初發
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
椒房故獨不及援建初三年肅宗謚援曰忠成侯四
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
專對賓客嘗有歿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
知援甚奇之以爲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援卒後客
卿亦天沒

陳俊

陳俊字子昭南陽郡人也少為郡吏更始立以宗室劉嘉為太常將俊為長史光武徇河北嘉遣書薦俊光武以為安集掾從擊銅馬於清陽進至滿陽拜疆弩將軍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及卽位封俊為列侯建武二年更封新處侯其秋大司馬吳漢承制拜俊為疆弩大將軍別擊金門白馬賊於河內皆破之四年轉徇汝陽及項又拔南武陽是時太山寇傑多擁眾與張步連兵吳漢言於帝曰非陳俊莫能定此郡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遂定太山五年與耿弇共破張步時琅邪未平乃徙俊為琅邪太守領將軍如故進破胸賊孫陽平之八年張步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詔俊得專征青徐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為重憂且勉鎮撫之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明年徵奉朝請二十三年卒子浮嗣

蓋延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也身長八尺鬚鬚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歷郡列掾州從事所在職辦彭寵為太守召延署督尉行護軍及上郎起延與吳漢同謀歸光武延至廣阿拜偏將軍號建功侯從平河北光武卽位以延為虎牙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擊赦倉轉攻酸棗封丘皆拔其夏遂圍劉末於睢陽數月盡拔野麥夜梯其城入末驚懼引兵走出東門延追擊大破之三年睢陽復反迎劉末延追擊盡得輜重末為其將所殺末弟防舉城降四年春延又擊蘇茂周建於漸進與董憲戰留下皆破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鄉邳之間戰或日數合頗有尅獲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及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帝自將而東徵延與吳漢王常王梁馬武王霸等會任城討龐萌於桃鄉又並從征董憲於昌慮皆破平之拜為左馮翊將軍如故十五年薨於位子扶嗣

臧宮

定封祝阿侯明年徵奉朝請二十三年卒子浮嗣

臧官字君翁潁川邠人也少爲縣亭長游徼後率賓客入下江兵中爲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察官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爲偏將軍從破群賊卽位以爲侍中騎都尉建武二年封成安侯明年將突騎與征虜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番顏於沮陽悉降之十一年將兵至中慮屯駱越

東漢列傳

卷三

三

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距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官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昔官陳兵大會擊牛灑酒饗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官與岑彭等破荆門別至垂鵠山通道出秭歸至沅州岑彭下巴郡使官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丘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官從擊大破之進軍咸門與吳漢並臧公孫述拜官爲廣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都侯十五年徵還京師十九年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傳言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

稱將軍於是遣官將北軍征之二十七年官乃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欲立功匈奴詔報不從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官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子信嗣

馬武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少時避讐客居江夏王莽未竟陵西陽三老起兵於郡界武往從之後入綠林中遂與漢軍合更始立以武爲侍郎與世祖破王尋等拜爲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共攻王郎及世祖拔郡鄴前躬及武等置酒高會因欲以圖躬不尅

東漢列傳

卷三

四

旣罷獨與武登叢臺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驚怯無方畧世祖曰將軍又將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謝躬誅歿武馳至射犬降世祖見之甚悅引置左右世祖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迫及進至安定次小廣陽武常爲軍鋒世祖卽位以武爲侍中騎都尉封山都侯建武四年與虎牙將軍蓋延等討劉永武別擊濟陰下成武楚丘拜捕虜將軍明年龐萌反攻桃城武先與戰破之會車駕至萌

遂敗走十三年增邑更封郟侯帝後與功臣諸侯謀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為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口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為人嗜酒濶達敢言時醉在御前而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其必先徧賜列侯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

東漢列傳卷三

五

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顯宗初西羌寇隴右復拜武抽虜將軍以中郎將王豐副與竇固陳詡合擊之永平四年卒子檀嗣

郟彤

郟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為遼西太守彤初為王莽和成卒正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陽彤舉城降復以為太守留止數日世祖北至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狗地所到縣莫不奉迎惟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從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

郟尹綏選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尋與世祖會信都即日拜彤為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北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譬吏民世祖夜至即開門出迎引兵擊破白奢賊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為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擊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郎

東漢列傳卷三

六

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反拔邯鄲封武義侯帝入洛陽拜彤太常六年就國彤卒子湯嗣彤張萬尹綏皆拜偏將軍亦從征伐萬封重平侯綏封平莖侯

鈔期

鈔期字次况潁川潁人也父猛為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光武畧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趣衆皆披靡及至城門門已閉

攻之得出行至信都以期爲禪將與傅寬呂晏俱屬
鄧禹狗傍縣又營房子兵禹以期爲能獨拜偏將軍
王郎戚拜期虎牙大將軍時銅馬數十萬衆入清陽
博平期與諸將迎擊之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
所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卽位封安成侯
魏郡大姓數反覆而更始將卓京謀欲相率反以期
爲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之建
武五年行幸魏郡以期爲大中大夫從還洛陽又拜
衛尉帝嘗輕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
東漢列傳卷三
七
之戒發生不意帝爲之問輿而還十年卒子卅嗣

王霸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父爲郡決曹掾霸亦少
爲獄吏嘗慷慨不樂吏其父奇之遣西學長安漢起
兵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
自知量才慕威德願充行伍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
昆陽還休鄉里及光武爲司隸校尉從至洛陽及爲
大司馬以爲功曹令史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
人稱稱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

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剡郡移檄購
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邯市人皆大笑
舉手邪揄之霸慚懷而還光武卽南馳至下曲陽傳
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
水流漸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霸曰水堅可渡乃令
霸護度未畢數騎而水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
免者卿之力也既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追斬王
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卽位拜爲偏將軍建武二年
更封富波侯九年霸與吳漢王常朱祐侯進等五萬
東漢列傳卷三
八

餘人擊虜芳將賈覽圍堪於高柳十三年增邑戶與
封向侯時虜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詔霸將
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
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
十百戰頗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
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後南
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歲三十
年定封淮陵侯永平二年以病免後數月卒子符嗣

王梁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為郡吏太守彭寵以梁守狐奴令與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偏將軍既拔邯鄲賜尚閏內侯從平河且拜野王令與河內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關朱鮪等不敢出兵世祖以為梁功及即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帝以野王衛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木土之官也拜梁為大司空封武疆侯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敕令止

東漢列傳卷三

九

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罷中斬梁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以為中郎將五年從救桃城破雁門等梁戰尤力拜山陽太守數月徵入代歐陽歆為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慚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以梁為濟南太守十四年卒官于禹嗣

任光

任光字伯卿南陽死人也初為鄉高夫郡縣吏漢兵

至宛軍人見光冠服鮮明令解衣將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光因率賓與從賜為安集掾拜偏將軍與世祖破王尋王邑更始至洛陽以光為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不肯遂與都尉李忠令萬修功曹阮况五官掾郭唐等同心固守廷掾持王郎檄詣府白光斬之更始二年春世祖自薊還狼狽不知所向傳聞信都獨為漢拒邯鄲即馳赴之光等孤城獨守恐不能全開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即時開門與李忠萬

東漢列傳卷三

十

脩率官屬迎謁世祖入傳舍謂光曰伯卿今執力虛弱欲俱入城頭子路刁子都兵中何如邪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世祖從之拜光為左大將軍封武威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城頭子路者東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與肥城劉翊起兵慮城頭襲至二十餘萬更始立魯遣使降拜曾東萊郡太守詔濟南太守皆行大將軍事是歲曾為其將所殺刁子都者東海人

更始拜徐州牧爲其部曲所殺餘黨復相聚與諸賊會於檀鄉因號爲檀鄉渠帥董次仲與五校合衆十餘萬建武元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檀鄉明年春大破降之是歲更封光阿陵侯其冬卒子隗嗣後阮况爲南陽太守郭唐至河南尹皆有能名

朱祐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往來春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伯升拜大司徒以爲護軍及世祖爲大司馬復以祐爲護軍常見親幸舍

東漢列傳卷三

十一

止於中祐侍讌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世祖曰召刺客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從征河北常力戰陷陣以爲偏將軍封安陽侯世祖卽位拜爲建義大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冬與諸將擊鄧奉於清陽祐軍敗爲奉所獲明年奉破肉袒因祐降帝復祐位厚加慰賜遣擊新野隨皆平之四年同將軍侯進等圍秦豐於黎丘破其將張康於秦陽斬之帝自至黎丘使御史中丞李山持璽書招秦豐出惡言不肯降車駕引還勅祐方畧祐盡力攻之明

年夏豐迺將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祐輜車傳豐送洛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祐廢詔受降違將帥之任帝不加罪十三年增邑定封鬲侯十五年朝京師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爲公帝卽施行又奏官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後遂從其議初祐學長安帝徙侯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二十四年卒子商嗣

景丹

東漢列傳卷三

十二

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科丹以言語爲固德侯相更始立遣使者徇上谷丹與連率耿况降復爲上谷長史王郎起丹與况共議拒之况使丹與子介及寇恂等將兵南歸世祖世祖拜爲偏將軍郎兵迎戰漢軍退卻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世祖卽位以識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衆咸不悅詔舉可爲大司馬者羣臣所推惟吳漢及丹帝曰舊制驃騎將軍官與大司馬相兼也乃以吳漢爲大司馬而拜丹爲驃騎大將軍建武二年定封

丹櫟陽侯秋與吳漢耿弇朱祐賈復馮異陳俊王常
臧官從擊破五校於蕪陽降其衆會陝賊蘇况攻破
弘農生獲郡守丹時病帝以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
事乃力疾拜命將赴到郡十餘日薨子尚嗣

李忠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父爲高密都尉忠元始中
以父任爲郎王莽時爲新博屬長更始立使使者行
郡國卽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爲右
大將軍封武回侯進圖鉅鹿未下王卽遣將攻信都

東漢列傳

卷三

十三

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令
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卽時召見責數
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
屬得全世祖因使忠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耶
鄆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迺還復爲都尉建
武二年更封中水侯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海內新
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附其
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
娶禮儀衰於中國迺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

用明經郡中向慕之舉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
五萬餘口十四年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遷豫章太
守病去官徵詣京師十九年卒子威嗣

馬成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也少爲縣吏世祖徇潁川
以成爲安集掾調守郟令及世祖討河北成卽棄官
步負追及於潯陽以成爲期門從征伐世祖卽位再
遷護軍都尉建武四年拜揚武將軍督將軍劉隆王
賞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進圖憲於

東漢列傳

卷三

十四

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挑戰成堅壁不出守之
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廼攻之遂屠舒斬李憲七
年夏封舒平侯十四年也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并領
建義大將軍朱祐營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
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
鄆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以成
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
南單于保塞北方無事拜爲中山太守二十七年定
封全椒侯就國三十二年卒子衛嗣

劉階

劉階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階父禮與安衆侯崇起兵誅莽事泄階以年未七歲故得免及壯學於長安更始拜為騎都尉歸迎妻子置洛陽間世祖在河內即追及於射犬以為騎都尉與馮異共拒朱鮪李軼等軼遂殺階妻子建武二年封亢父侯四年拜誅虜將軍討李憲憲平遣階屯田武當十一年守南郡太守是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

東漢列傳卷三

十五

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時顯宗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階以故坐徵下獄其囑董十餘人皆歿帝以階功臣特免為庶人明年復封為扶樂鄉侯以中郎將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阯蠻夷徵側等階別於禁豁口破之還更封大國為長平侯及大司馬吳漢薨階為驃騎

將軍行大司馬事三十年定封慎侯中元二年卒子安嗣

劉植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歆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聞世祖從薊還乃開門迎以植為驍騎將軍喜並偏將軍皆為列侯時真定王劉揚起兵以附王郎衆十餘萬世祖遣植說揚揚降因留真定納郭后后即揚之甥也故以此結之乃與揚及諸將置酒郭氏漆里舍建武三年更

東漢列傳卷三

十六

封植為昌城侯討密縣賊戰歿子向嗣帝使喜代將植營復為驍騎將軍封觀津侯喜卒復以歆為驍騎將軍封浮陽侯喜歆從征伐皆傳國於後向徙東武陽侯卒子述嗣末平十五年坐與楚王英謀反國除

堅鐔

堅鐔字子伋潁川襄城人也為郡縣吏世祖討河北或薦鐔者因得召見以其吏能署主簿又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別擊破大搶於廬奴世祖即位拜鐔揚化將軍封灑強侯建武二年與右將軍萬修徇南陽諸

縣而堵鄉人董訢及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麟鍾適
軍赴宛選敗歿士夜自登城斬關而入訢遂棄城走
還堵鄉六年定封合肥侯二十六年卒子鴻嗣

杜茂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也初歸光武於河北為中
堅將軍常從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樂鄉侯建武二
年更封苦陘侯與中郎將王梁擊五校賊於魏郡清
河東郡悉平時西防復及迎倭彊五年春茂率捕虜
將軍馬武進攻西防數月拔之九年與鴈門太守郭

東漢列傳 卷三

十七

涼擊盧芳將尹由於繁峙芳將賈覽率胡騎萬餘救
之茂戰軍敗引入樓煩城盧芳據高柳數寇邊十一
年遣謁者段忠將衆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先是鴈
門人賈丹霍匡解勝等為尹由所畧由以為將帥與
共守平城丹等聞芳敗遂共殺由請郭涼涼上狀皆
封為列侯詔遂委輸金帛賜茂涼軍吏及平城降民
芳遂入匈奴帝推涼子為中郎涼字公文右北平
人也初幽州牧朱浮辟為兵曹掾擊彭寵有功封廣
武侯

傅俊

傅俊字子衛潁川襄城人也世祖狗襄城俊以縣亭
長迎軍拜為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世祖
討河北俊與賓客十餘人北追及於邯鄲使將潁川
兵常從征伐即位以為侍中建武二年封昆陽侯與
大將軍岑彭擊破秦豐七年卒謚曰威侯子昌嗣

萬修

萬修字君游扶風茂陵人也更始時為信都令與太
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偏將軍封造義
侯與揚化將軍堅鐔俱擊南陽未剋卒於軍子普嗣

東漢列傳 卷三

十八

東漢列傳卷之四

王常

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陽人也王莽末為躬報仇亡命江夏久之與王鳳王匡等起兵雲杜綠林中聚眾數萬人以常為偏裨攻傍縣後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藍口號下江兵時漢兵與新市平林黎俱敗於小長安各欲解去伯升卬與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願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心獨歸漢乃曉說將帥卬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遂俱進破殺甄阜梁丘賜

東漢列傳卷四

及諸將議立宗室唯常與南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朱鮪張卬等不聽及更始立以常為廷尉大將軍封知命侯更始敗建武二年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嘆勞之曰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時共更艱厄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遺平生之言乎常頓首謝曰臣聞陛下卽位河北心開日明今得見闕庭歎無遺恨帝笑曰吾與廷尉戲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拜為左曹封山桑侯後帝於大會中指常為真忠臣是日遷為漢忠將軍南遣擊鄧奉董訢令

諸將皆屬焉又詔常北擊河間漁陽平諸屯癸五年秋攻拔湖陵又與帝會任城因從破蘇茂龐萌進攻下邳七年使使者持節書卽拜常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常別破隗囂將高峻於朝那後北屯故安拒盧芳十二年薨於屯所謚曰節侯子廣嗣

來歙

來歙字君叔南陽新野人也六世祖漢有才力武帝世以光祿大夫副樓船將軍楊僕擊破南越朝鮮父仲哀帝時為諫大夫娶光武祖姑生歙光武甚親敬

東漢列傳卷四

之數共往來長安更始卽位以歙為吏從入關數言事不用以病去歙女弟為漢中主劉嘉妻嘉遣人迎歙因南之漢中更始敗歙勸嘉歸光武遂與嘉俱東詣洛陽帝見歙大歡卽解衣以衣之拜為大中大夫建武三年帝憂隴蜀歙自請使蜀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蜀既還復說蜀遂遣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為中郎將時山東畧定帝謀西收蜀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置將王元說蜀多設疑故久允豫不決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置奔西域衆潰走圍

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欽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
欽妻縑千匹明年攻拔落門隗囂支黨周宗趙恢及
天水屬縣皆降勅王莽世老虜多背叛而隗囂招懷
其首豪遂得爲用及囂亡後五谿先零諸種數爲寇
掠皆營壘自守欽乃大修改具率蓋延劉尚及馬援
等擊羗於金城大破之十一年欽與蓋延馬成進攻
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
人大懼使刺客刺欽未殊馳召蓋延屬以軍事欽自
書表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贈欽中郎將征羗侯

東漢列傳

卷四

三

印綬謚曰節侯子衰嗣十三年帝嘉欽忠節復封欽
弟由爲宜西侯衰子稜尚顯宗女武安公主稜早歿
衰卒以稜子歷爲嗣

李通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
九尺容貌絕異爲人嚴毅居家如官廷勅事劉歆好
星歷識記爲王莽宗卿師通亦爲五威將軍從事出
補丞丞莽末百姓愁怨通素閑守說識云劉氏復興
李氏爲輔私常懷之且居家富逸爲閭里推以此不

樂爲吏乃免歸及下江新市兵起通從弟軼亦素好
事乃共計議獨劉伯升兄弟可與謀大事會光武避
事在宛通聞之卽遣軼往迎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
慕也故往荅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手極歡通因具
言識文事時守在長安光武乃微觀通曰卽如此當
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矣因復備言其計光武
旣深知通意乃遂相約結定謀議乃使光武與軼歸
春陵舉兵以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守季
於道病歿守密知之欲亡歸會事發覺通得亡走莽

東漢列傳

卷四

四

聞之乃繫守於獄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殺
守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通兄弟門宗
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漢兵亦已大合通與光武
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前隊殺彘阜梁丘賜更始立
以通爲柱國大將軍輔漢侯從至長安更拜爲大將
軍封西平王軼爲舞陰王通從弟松爲丞相更始使
通持節還鎮荊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爲寧平
公主光武卽位徵通爲衛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拜
大司農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拜爲大司空通

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恭常欲避權執素有渴疾自爲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即日封通少子雒爲召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十八年卒謚曰恭侯子普嗣李帳後爲朱鮪所殺更始之敗李松戰歿唯通能以功名終末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衆宗室會見並受賞賜恩寵篤焉

鄧晨

東漢列傳卷四

五

鄧晨字備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父宏豫章都尉晨初娶光武姊元王莽末光武常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讎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及光武與家屬避吏新野舍晨廬甚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往時曾死獨當應邪光武笑不荅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

而奔前行復見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搗曰行矣不能

相救無爲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

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冢墓更始立以

晨爲偏將軍與光武累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

王尋王邑又別徇陽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更始北

都洛陽以晨爲常山太守會王郎及光武自薊走信

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備

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迺遣晨

歸郡光武卽位封晨房子侯帝又感悼姊沒於亂兵

東漢列傳卷四

六

追封謚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封晨長子汎爲吳房

侯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讎見說故舊平生爲歡

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辯之帝大笑晨好樂郡職復拜

爲中山太守復爲汝南太守晨興鴻郤陂數千頃田

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他郡明年定封西華侯復

徵奉朝請二十五年卒謚曰惠侯小子棠嗣

竇融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

之弟封章武侯融高祖父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常

山徙焉融早孤王莽居攝中爲強弩將軍司馬東擊翟義還攻槐里以軍功封建武男女弟爲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長安中王莽末青徐賊起太師王匡請融爲助軍與共東征及漢兵起融復從王邑邑薦融拜爲波水將軍莽敗融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以爲校尉甚重之薦融爲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融於是圖出河西萌爲言更始乃得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卽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推傑懷輯羗虜甚得其歡心

東漢列傳 卷四

七

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郡英俊融皆與爲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議定咸以融世任河西爲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問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通黨述亦發使道融書遇鈞於道卽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因

授融爲涼州牧融卽復遣弟友上書至高平會囂及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問行通書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備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賜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詔令抗厲威武以應期會融祕詔卽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七年秋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先戒融期會遇兩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祕詔罷歸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

東漢列傳 卷四

八

上書請兵速征帝深美之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率五郡太守會高平第一遂共進軍囂衆大潰封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遂以次封諸將帥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入朝數月拜爲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兄弟並典禁兵融復乞骸骨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代友爲城門校尉穆子勳尚東海恭王疆女泚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

女涅陽公主顯宗即位以融從兄子林爲護羗校尉
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皆相與並時自祖
及孫官府邸第相望永平二年林以罪誅帝由是數
下詔切責融戒以竇嬰田蚡禍敗之事融惶恐乞骸
骨詔令歸第養病融在宿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
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帝大
怒盡免穆等官諸竇爲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
留融京師穆等西至函谷關有詔悉復追還會融卒
時年七十八謚曰戴侯贈送甚厚十四年封勳弟嘉

東漢列傳卷四

九

爲安豐侯奉融後及勳子憲被誅免就國嘉卒子萬
全嗣萬全卒子會宗嗣萬全弟子武

樊宏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
甫封於樊因而氏焉爲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嘗
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
禮敬常若公家其管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
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
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

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
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貴至巨
萬而賑贖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耻
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
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
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勅竟不肯受宏少有志
行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勳俱將兵攻湖陽
城守不下勳女弟爲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
出譬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帥欲殺其妻子會漢

東漢列傳卷四

十

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脫更始立欲以宏
爲將宏叩頭辭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欲前
攻宏昔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先
聞宏仁厚引兵而去遂免寇難世祖即位拜光祿大
夫位特進建武五年封長羅侯十五年定封宏壽張
侯祠重墓追爵謚爲壽張敬侯宏爲人謙柔畏慎不
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
喜榮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及
病困車駕臨視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帝善其令以

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
萬歲之後欲以爲式謚爲恭侯子儵嗣帝悼宏不已
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樊氏侯者凡五國儵字長魚
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服闋就
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建武中禁網尚濶諸王
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靜自
保無所交結帝崩儵爲復土校尉永平元年拜長水
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
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

東漢列傳卷四

十一

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
欲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春秋之義
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
大之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
請耳如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嘆息良久儵益以
此知名其後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
聞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
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
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

十年儵卒帝遣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
亡失官錢典負者坐歿及罪徙者甚衆遂委責於人
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爲姦儵常疾之又野王歲
獻甘醪膏飴每輒擾人吏以爲利儵並欲奏罷之疾
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嘆勅二郡並
令從之長子汜嗣以次子柳梵爲郎其後楚事發覺
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
焉梵字文高爲郎二十餘年三累服其重慎悉推財
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鴻臚汜卒子時嗣初

東漢列傳卷四

十二

儵剛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
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修九江夏勤皆爲三公

陰識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
先出自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因而氏
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
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
伯升更始二年封識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
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識識隨貴人至以

爲騎都尉更封陰鄉侯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及顯宗
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
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
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識所用掾史皆簡賢者
如虞延傅寬薛愔等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卽位拜爲
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子躬嗣躬弟子綱女爲
和帝皇后封綱吳房侯三子軼輔敞皆黃門侍郎后
坐巫蠱事廢綱自殺輔下獄軼軼敞徙日南識弟興
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爲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爲
東漢列傳卷四 十三

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感動左右帝遂聽
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
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羣臣能不
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
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擢廣
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永平元年詔以汝南
之銅陽封興子慶爲銅陽侯慶弟博爲滎強侯博弟
員丹並爲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帝以慶義讓
擢爲黃門侍郎慶卒子琴嗣興弟就嗣父封改封新
東漢列傳卷四 十四

賜侯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傲不得衆譽顯宗
卽位以就爲少府位特進就子豐尚酈邑公主公主
嬌如豐亦猶急永平二年遂殺主被誅父母當坐皆
自殺國除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
謂爲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
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
是已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子方常言我子孫
必將疆大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張宗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人也王莽時爲縣陽泉鄉佐會莽敗義兵起宗乃率陽泉民三四千人起兵略地西至長安更始以宗爲偏將軍宗見更始政亂因將家屬客安邑及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宗詣禹自歸禹聞宗素多權謀乃表爲偏將軍禹軍到桐邑赤眉人多畏賊追憚爲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者簡中令各探之宗獨不肯探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遂留爲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勸厲

東漢列傳卷四

十五

軍士堅壘壁以處當之及鄧禹徵還光武以宗爲京輔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大中大夫八年潁川桑中盜賊羣起宗將兵擊定之後青冀盜賊屯聚山澤宗以調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後遷琅邪相其政好嚴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於官

梁統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卽其先也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以貲千萬徙茂陵至哀平之末歸安定統性剛毅而好法律

勅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起兵保境謀共立帥勅以位次咸共推統統固辭遂共推融爲河西大將軍更以統爲武威太守建武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長史劉鈞詣闕八年夏光武自征隗囂統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爲成義侯十三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以列侯奉朝請統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爲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疏論後出爲九江太守定封陵鄉

東漢列傳卷四

十六

侯統在郡亦有治迹卒於官子松嗣松字伯孫少爲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中郎將永平元年遷太僕松數爲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乃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松弟棟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弱冠能教授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沈之顯宗後詔聽還本郡棟閉門自養以經籍爲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竦
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志嘗登高
遠望嘆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顯食如
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
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三女肅宗納
其二女皆爲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爲子
建初八年遂誅殺二貴人而陷竦等以惡逆詔使漢
陽太守鄭據傳考竦罪於獄中家屬復徙九真永元
九年竇太后崩追尊恭懷皇后追封謚皇太后父竦
東漢列傳卷如
十七
爲襄親愍侯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爲樂平侯棠弟雍
乘氏侯雍弟翟單父侯

東漢列傳卷之五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
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筭究極師法稱
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
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稱爲長者時
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
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
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
東漢列傳卷五
一
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
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勞心諄諄吏人親愛而
不忍欺之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
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
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
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
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
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
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餽遺此乃人道所以相

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
生羣居雜處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
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
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
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
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初茂到
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間者皆出其不能河南
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
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灾

東漢列傳卷五

二

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
服焉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遷茂
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
歸郡常爲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爲
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
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茂詣洛陽謁見詔以茂爲太
傅封褒德侯復以茂長子戎爲太中大夫次子崇爲
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斐子崇嗣初茂與同縣孔
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

志不仕王莽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後王莽
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爲
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卽位求休勳子孫
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
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出光武
以宣龔封安衆侯擢龔勝子賜爲上谷太守

郭伋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武帝時以任
俠聞父梵爲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

東漢列傳卷五

三

空府三遷爲漁陽都尉王莽時爲上谷大尹遷并州
牧更始新立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世祖卽位拜雍
州牧再轉爲尚書令數納忠諫平建武四年出爲中
山太守明年彭寵叛轉爲漁陽太守匈奴不敢入塞
後潁川盜賊羣起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
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
蒙福也帝以盧芳據北上乃調伋爲并州牧過京師
謝恩帝卽引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
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始至行

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復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仍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常還仍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仍爲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頃期乃入二十二年徵爲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仍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

杜詩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

東漢列傳 卷五

四

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遠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榮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拜成阜令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爲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久居大郡上疏求欲降避功臣帝惜其能不許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純及魯陽長董崇

等初禁網尚簡但以重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奏立虎符以絕姦端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爲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孔奮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爲侍中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

東漢列傳 卷五

五

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純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遂相賦歛

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其大豪奔鍾留者爲羣氏所信向奮乃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擊賊逼急乃推奮妻子以置軍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殲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爲武都太守奮自爲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郡中稱爲清平第奇游學洛陽奮以奇經明

東漢書傳卷五

六

虞延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疋練遂上昇天占者以爲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少爲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賓客放從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

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道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殺請獄既至而後去官還鄉里太守富宗召累功曹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卽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縱被誅光武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

東漢書傳卷五

七

時延爲部督都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勅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捷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爲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賜錢及劔帶佩刀還郡二十三年司徒王况辟焉時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小黃門馳問之卽日召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爲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帝謂延多所冤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阿使速去後數

日伏誅遷南陽太守未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非此人延以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詔衍請闕拜郎中遷玄武司馬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乃嘆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三年徵代趙熹爲太尉八年代范遷爲司徒會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以弘交通楚王而止並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殺家至清貧子孫不免寒餒延從曾孫放字子仲少爲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請闕追訟震罪桓帝時爲尚書以議誅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爲司空坐水灾免性疾惡宦官遂爲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以黨事誅

馮魴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某鄉城因以氏焉秦滅魏遷於湖陽爲郡族姓王莽末魴

東漢列傳卷五

九

東漢列傳卷五

九

乃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壘以待所歸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魴謝曰蒙恩得全死無以爲報思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弱弟背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魴自是爲縣邑所敬信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臺拜虞令爲政收殺伐以威信稱遷郊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羣起郊賊延襄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卽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關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悉以襄等還魴誅之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爲令作耳目是時每有盜賊爲襄等所發無敢動者十三年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代趙熹爲太僕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爲司空賜爵關內侯二年帝崩使魴持節起原陵更封楊邑鄉侯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爲五更詔魴朝賀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

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少為侍中以恭肅讓約稱位
至將作大匠杜卒子定嗣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
侯亦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遂
代楊震為太尉及北鄉侯立遷太傅與太尉東萊劉
喜參錄尚書事順帝既立石與喜皆以阿黨關顯江
京等策免復為衛尉卒子代嗣

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為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
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世祖微時見

東漢書卷五

十

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欵薦堪召拜郎中
三遷為謁者使送委輸緘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
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
日裨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
宜退師之策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拜漁陽太守
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
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
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
時珍寶山積捲擄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

折轅車布蔽囊而已帝聞良久嘆息拜顯為魚復長
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

衛颯

衛颯字子產河內修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
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
徒鄧禹府掾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
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壤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
車期年則邦俗從化先是合涇濱陽曲江三縣越之
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

東漢書卷五

十一

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
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
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又來陽縣山鐵石他郡民庶常
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
起鐵官罷斥私鑄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年徵
還光武欲以為少傳會被疾不能拜起勅以桂陽太
守歸家卒南陽茨克代颯為桂陽亦善其政教民種
植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

任延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延為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造饋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掃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

東漢列傳卷五

十一

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殺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伴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領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稀留左轉睢陽令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郡北當匈奴南接種寇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畧之士屯據要害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為置水官吏修理溝渠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誥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羗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拜潁川太守末平二年徵會辟雍因以為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

東漢列傳卷五

十三

董宣 酷吏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爲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爲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爲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卽收丹父子殺之丹宗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况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

東漢書卷五

十四

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賜騎特原宣刑宜具以狀對願殺臣活岑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爲江夏太守喜等卽時降散外戚陰氏爲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更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

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審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嬖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滅亡臣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羈項命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散車

東漢書卷五

十五

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以宣嘗爲二千石賜印綬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爲郎中后官至齊相

樊曄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傳建武初徵爲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勅光武徵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爲市吏餽餌一笥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郡誅討大姓馬適匡等盜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

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軹長隗罷戒後隴右不安乃拜擘爲天水太守政嚴猛涼州爲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州寺視事十四年卒官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爲吏

譙玄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末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爲微行立趙飛燕爲皇后

東漢列傳卷五

十七

懷忘皇太子多橫天折玄上書諫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復拜議郎四年玄爲繡衣使者持節與太僕任暉等分行天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后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請述迺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建武十一年卒時亦有健爲費貽不肯仕述乃漆身爲厲陽狂以避之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

守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爲北宮衛士令

李業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擊弩射市薄命者先必合請微養病欲殺之客說咸咸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爲酒士病不赴遂隱藏山谷及公孫述僭號徵之欲以爲博士業固疾不起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若不起賜之以藥業詞志不屈飲毒死述聞業死大驚又耻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吊祠賻贈百疋業子瑩逃辭不受蜀平光武詔表其閭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王嘉聞而嘆之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捷爲任未及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皆託青育以避世末妻滯於前世情無言見子入井恐而

東漢列傳卷五

十七

屈飲毒死述聞業死大驚又耻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吊祠賻贈百疋業子瑩逃辭不受蜀平光武詔表其閭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王嘉聞而嘆之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捷爲任未及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皆託青育以避世末妻滯於前世情無言見子入井恐而

不救信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
適平目卽清滄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夏恭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王莽末盜
賊縱橫恭以恩信爲衆所附擁兵固守光武召拜郎
中再遷太山都尉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
子牙少召家業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王階

王階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爲郎後

東漢傳四卷五

十八

避難河西爲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爲新汲令能文章
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爲謁者